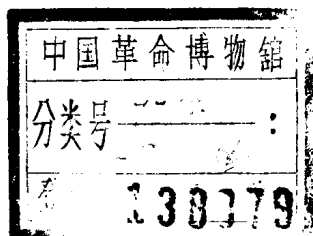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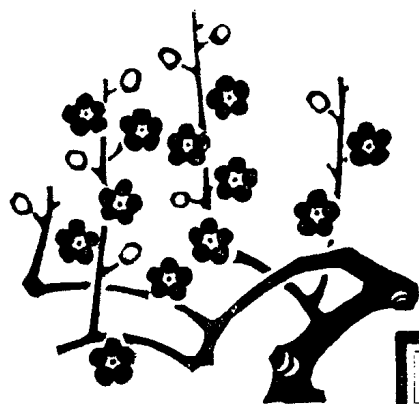


柳亚子文集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

南明史纲·史料

柳无忌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朱子恩
封面装帧 甘晓培

柳亚子文集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

南明史纲、史料

柳无忌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8 字数 249,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8-01679-8/K·394

定价 26.00 元



柳亚子先生像

出版说明

一九八三年是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位道德文章望重一方的革命老前辈和近现代著名诗人，由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柳亚子文集》，分《南社纪略》、《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录》、《书信辑录》、《自传·年谱·日记》、《苏曼殊研究》、《南明史纲、史料》等集，陆续出版。

柳亚子先生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卒于一九五八年。柳亚子先生系老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领导者，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研究南明史的专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反对旧统治、歌颂新社会的诗词和论著，反映了他的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整理出版他的著作，不仅可以充实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也将为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提供许多重要材料。

柳亚子先生的著作很多，流散各地，除已编印成册者外，还未系统整理过，这次编印文集，收集颇为不易，疏漏舛错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三年二月

目 次

图 片

出版说明

一、南明史纲初稿(八编)

第一编	3
第二编	15
第三编	30
第四编	45
第五编	59
第六编	71
第七编	82
第八编	93
附：(1) 季明四帝溢法考	104
(2) 南明追尊二帝溢法考	108

二、南明人物志

上 编	113
-----------	-----

(一) 奇女传 113

(1) 赵夫人传 (2) 杨娥传(附: 杨娥年表)

(二) 义士传 133

(1) 吴易传 (2) 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附: 夏完淳年表) (3) 吴志葵传 (4) 孙璋传 (5) 徐弘基传(6) 周之藩传

(三) 遗民传 185

(1) 吴炎、潘柽章合传 (2) 王锡阐、戴笠合传

(四) 诸王传 195

(1) 辽王术雅传 (2) 宁靖王术桂传 (3) 韩王本铉传 (4) 唐王聿錡传 (5) 邓王器鏞传 (6) 潞王常潋传 (7) 桂王由棖传 (8) 靖江王亨嘉传

(五) 宗室传 222

(1) 朱容藩传 (2) 朱议漈传

(六) 后妃传 227

(1) 郭良璞传 (2) 鲁监国元妃传

下 编 230

(一) 复社名流吴日生传 230

(二) 江左少年夏完淳传 262

三、南明史料研究

(一) 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 291

(二) 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 312

(三) 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327

(四) 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344
(五) 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363
(六) 南明史料序、跋汇编	420
(1)《南明史纲》自序 (2)《南明史纲历日表》自序	
(3)《南明史料书目》跋 (4)《残明大统历》及	
《残明宰辅年表》合钞本序 (5)《残明大统历》跋	
(6)《残明宰辅年表》跋 (7)钞本《明季北都殉难	
记》跋(8)《思文大纪》书后 (9)《弘光实录钞》书	
后 (10)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跋	

附 录

一 季明四帝世系表	433
二 南明人物志目次	434
三 南明后妃、宗藩志目次	437
四 南明史料纂征社(简称南史社)条例	438
五 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王瑞丰)	440

编后记	447
-----------	-----

后 记	455
-----------	-----

一、南明史纲初稿(八编)

一、南明史纲初稿(八编)

第 一 编

【甲申】 威宗烈皇帝崇祯十七年。

夏五月戊子朔^①。己丑,清酋多尔袞入北京^②。

庚寅,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监国于南京^③。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凤阳如故。癸巳,为大行皇帝发丧哭临。甲午,以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并入阁办事。曰广

① 烈皇帝庙号,弘光朝初上思宗,继改毅宗,至隆武朝复改威宗。此事温睿临《南疆逸史·纪宗纪略》(大兴傅氏长恩阁藏钞五十六卷本)失载,閩人某《思又大纪》亦无明文。但《大纪》中威宗五见,威庙二见。又,无名氏《隆武纪事》,载隆武皇帝亲命监国鲁王御书,亦有“荷承威宗,幸不汉祀”语,均可为证。十六奇《明季南略》谓永历朝改谥威宗,非也。纪昀从《南疆逸史·安宗纪略》。

②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原文作摄政王。按,顾炎武《圣安本纪》(《明季博史汇编》二卷本,即亭林遗书中之《圣安纪事》)作壘勒穆,当是译音之异。

③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书安法、参传恒等《通鉴辑览》。

辞，改礼部左侍郎入直。以周堪賡为户部尚书。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复官。乙未，遣河南道御史祁彪佳等安抚江南北等处。分江北为四镇，以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四人分统之。丙申，马士英率兵入朝。辛丑，召兵部尚书张国维回部，协理京营戎政。召前刑部尚书徐石麒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壬寅，监国福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弘光，以明年为元年。癸卯，马士英入阁办事，仍掌兵部。以顾锡畴为礼部尚书。分顺天、苏松为二巡抚。甲辰，以忻城伯赵之龙总督京营戎政。进封黄得功为靖南侯、左良玉为宁南侯，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乙巳，禁北来逃官入京。丁未，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谕参将王之纲迎太妃邹氏于河南郭家寨。己酉，淮阳巡抚路振飞击流贼董学礼于宿迁，败之，擒其伪防御使武愷。庚戌，命御史周一敬护送潞王常淂驻杭州。乙卯，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①。

六月丁巳朔。壬戌，上大明皇帝谥号曰思宗烈皇帝，后曰孝节烈皇后。甲子，工部尚书程注罢。丙寅，吏部尚书张慎言罢。马士英荐逆案前光禄寺卿阮大铖知兵，命予冠带、召见。廷臣交章劾奏，不省。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入朝，劾奏士英十可斩，帝命士英避位。士英

^① 以上均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祁彪佳条据《圣安本纪》补“此等地方”五字。

因内侍乞留，乃止。壬申，马士英劾光时亨，项煜，周鍾等从逆，命逮治。丙子，吏部侍郎吕大器罢。丁丑，张献忠陷重庆府，瑞王常浩遇害。戊寅，封福府千户常应俊为襄城伯。庚辰，以徐石麒为吏部尚书，何应瑞为工部尚书。壬午，巡按淮安御史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镇江兵变，焚民居数百家^①。

秋七月丙戌朔，命鲁王以海驻台州。戊子，追尊皇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妣姚氏孝诚皇太后，祖妣郑氏孝宁太皇太后。遥上母太妃邹氏尊号仁寿皇太后。谥先妃黄氏孝哲皇后，继妃李氏孝义皇后。复懿文太子谥号曰兴宗孝康皇帝，妃常氏孝康皇后。上建文帝谥号曰惠宗让皇帝，后马氏孝愍让皇后；景泰帝谥号曰代宗景皇帝，后汪氏孝渊景皇后。己丑，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偕总兵官陈洪范通使于清。癸卯，命礼部尚书顾锡畴祀海。甲辰，追封开国功臣故颍国公傅友德为丽江王，赐谥武靖；宋国公冯胜为宁陵王，谥武壮。己酉，中旨以张有誉为户部尚书。辛亥，释唐王聿键等三百余人于凤阳高墙。壬子，改正阁衔，以尚书兼大学士^②。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癸亥，敕宁南侯左良玉兼

①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纪朔据《明季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及徐鼐《小腆纪年》同。李瑶《南疆绎史·福王纪略》作“戊午朔”，误。

② 同上。《弘光实录钞》作“丁亥朔”，误。《明季南略》及《小腆纪年》均作“丙戌朔”，与《南疆逸史》合。

提督官，开藩武昌。甲子，张献宗陷成都，蜀王至澍及巡抚都御史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勃等死之^①。戊辰，皇太后至，自仪凤门入宫。命惠王常润驻广信府。癸酉，命修西宫之西园第一所为皇太后宫。丁丑，封皇太后弟千户邹存义为大兴伯。赠吴三桂父故总兵官吴襄辽国公，母祖氏辽国夫人。庚辰，命选淑女。辛巳，赐北京死节诸臣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赠谥祭葬有差，建祠鸡鸣寺，赐额精忠^②。壬午，以前文渊阁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督师，专讨蜀寇。起前宁夏巡抚樊一衡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③。以越其杰为右金都御史，巡抚河南^④。癸未，封郑芝龙为南安伯。乙酉，中旨以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巡阅江防。是月，清将杨万兴陷济宁^⑤。

九月丙戌朔。癸巳，东阁大学士姜曰广罢。甲午，左都御史刘宗周罢。己亥，三法司奏定从逆六等条例。乙巳，追赐国初诸臣陶安等及先朝谏死诸臣蒋钦等谥。庚戌，命法司逮问前吏部侍郎吕大器，前巡按御史左光先，俱不至。壬子，命刑部逮问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亦不至。甲寅，吏部尚书徐石麒罢。是月，兴平伯高杰，率兵移镇徐州^⑥。

①②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蜀王条参《通鉴辑览》。

③ 同上。参《通鉴辑览》。

④ 据《通鉴辑览》。

⑤ 以上仍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

⑥ 同上。纪昀撰《明季南略》及《小腆纪年》二书补。

冬十月乙卯朔，清酋福临入北京^①。丁巳，以李沾为左都御史。庚申，东阁大学士高弘图罢。甲子，赐北京死节太监王承恩等九人赠谥祭葬荫有差。丙寅，命于杭州选淑女。壬申，中旨以张捷为吏部尚书。癸酉，追复代宗生母贤妃吴氏尊谥曰孝翼皇太后；惠宗长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熲为吴悼王，允熹为卫愍王，允燊为徐哀王。追封惠宗子文圭为原怀王，并附祀孝康陵；复江都、宜春、南平等四郡主为公主，耿睿、于礼为驸马都尉。丁丑，以解学龙为刑部尚书。戊寅，加宁南侯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决囚。癸未，铸弘光通宝钱。是月，漳州贼陷云霄城，官兵讨之，贼走大埔^②。

十一月乙酉朔。戊子，西宫成，赐名慈寿殿^③。桂王常瀛卒于梧州^④。续封邓文尧为定远侯。庚寅，命开屯海中玉璫等山。辛卯，命生员纳银充贡。总兵官丘磊有罪，下狱死。癸巳，命长杨王术雅驻台州宁海县。乙未，端门外火。清兵陷海州，犯宿迁。庚戌，以许定国充总兵官，挂镇北将军印，镇守开封。辛亥，监下江军兵部职方司郎中杨文骢请于金山、圖山筑城，从之。壬子，复逃官御史苏京官，驻庙湾，联络海上。自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以上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

③ 同上。纪昀据《弘光实录钞》及《明季南略》二书补。

④ 据《小腆纪年》。

五月不雨，至于是月^①。

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和□驻九江府。丁巳，进封刘泽清为东平侯。庚申，赐建文朝死节诸臣赠谥。辛酉，以湖广巡抚何腾蛟总督川、广、云、贵等处军务。丙寅，改上孝宗后张氏谥曰孝诚敬皇后。命马士英阅兵。己巳，陈洪范使北还，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左懋第不屈被执。通政使杨维垣请重刊三朝要典，命礼部访求送史馆。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别复职起用。狂僧大悲自称齐王，下镇抚司讯问。甲戌，追封刘谦为临安伯。丁丑，三法司解学龙等奏从逆诸臣狱，以拟罪太轻，命再议。清兵自孟县渡河南寇，总兵李隆遇迎降。命兴平伯高杰屯归德以备之。戊寅，兴平伯高杰自徐州进兵。壬午，以应天府府丞瞿式耜为右金都御史，巡抚广西^②。

【乙酉】 安宗简皇帝弘光元年。

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贺。以马士英掌文渊阁印，充首辅办事。癸巳，命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

① 以上均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惟长杨王术雅，原作辽王而不名。按《明史·诸王世系表》，于隆庆二年国除，此时安宗有辽王，盖辽宗长杨王术雅之误耳。今据《逸史·宗藩传》改正。又按，术雅后续封为辽王，则已在隆武元年十一月矣。

② 同上。惟刘谦条原系在弘光元年四月戊寅，《小腆纪年》据文秉《南都甲乙略》（此书共八卷，辑入《荆驼逸史》中，误题顾炎武《圣安本纪》，与《明季稗史汇编》中之二卷本《圣安本纪》相混；实则此八卷本为文秉作，与炎武无涉，近人朱希祖曾有考证）移此，今从之。又，荆王原书不名；今按《明史·诸王列传》，荆王常璩，以崇祯十六年癸未正月张献忠陷蕲州之先一月薨，则此荆王当为常璩之子，故假定其名力和口也。

良佐率兵进屯颍、亳，受命不行。兴平伯高杰率军至睢州。许定国伏兵诱杰于城中，杀之。定国叛降于清。戊戌，禁宗室入京朝见。壬寅，命在京诸臣自陈。癸卯，中旨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乙巳，夺刑部尚书解学龙职。丙午，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济复官。以卫胤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标下镇将兵马，兼理本镇汛地，经略开、归防剿军务。是月，清兵陷西安，李自成走襄阳^①。

二月甲寅朔，命于嘉兴，绍兴二府选淑女。己未，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协理部事，巡阅江防如故。以高倬为刑部尚书。癸亥，续封顾其谦为镇远侯。甲子，谥皇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乙丑，命于苏州织造大婚冠服。丁卯，礼部尚书顾锡畴罢。荫方孝孺裔孙树节为翰林院五经博士。遣太监高启潜安抚兴平营将士。甲戌，进蔡奕琛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乙亥，追封皇弟由棖为颖王，谥曰冲。丙子，更上烈皇帝庙号曰毅宗。续封慈爚为崇王，命驻福州府。己卯，改铸南京各衙门印，去南京二字。癸未，狂僧大悲弃市^②。

三月甲申朔。丙戌，下王之明中城兵马司狱。以成籍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壬辰，命百官会审王之明于午门外。下童氏锦衣卫狱，逮讯河南巡按御史阮潜

①②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

夫。 癸巳，遥祭诸陵。 戊戌，三法司以王之明狱上，命再严究往来踪迹及主使者。 己亥，上熹宗懿安皇后谥曰孝哀哲皇后。更上皇考恭皇帝，谥曰孝皇帝。 壬寅，毅宗烈皇帝忌日，帝于宫中举哀，百官于太平门外设坛遥祭。 乙巳，清兵南寇，总兵官王之纲走宿州。是日陷归德，巡按御史凌驷死之。 丙午，罢安庆巡抚。以朱大典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提督广昌、靖南、池、皖等镇军务。 戊申，宁南侯左良玉举兵反。 己酉，赠兴平伯高杰太子太保。 壬子，加高杰部将李本深太子少保左都督，提督兴平伯标下兵马^①。

夏四月癸丑朔。 丙辰，左兵陷九江府。良玉寻死，子梦庚自称留后。 丁巳，追恤三案诸臣。 己未，左兵陷东流，京师戒严，以公卿分守长安等门及都城十三门。征靖南，广昌，东平三镇兵入卫。命督师史可法调度江北，阮大铖率兵巡防江上。戮光时亨，周鍾，武愷于市。赐前礼部郎中周鏊，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自尽。左兵陷安庆府。清兵自归德分道南寇，一趋扬州，一趋碭山。徐州总兵李成栋奔扬州。 壬戌，续封常澄为襄王，命驻汀州府。都督黄斌卿等与左兵战于铜陵之灰河，败之。 癸亥，复战，沉其舟三十艘。命劳诸将银币。 乙丑，清兵陷泗州。 丙寅，清兵渡淮南犯，督师史可法退保扬

① 据《疆逸史·安宗纪略》。大典条据《圣安本纪》，《小腆纪年》二书补。左良玉卒原在四月丙辰下，今据《小腆纪年》移此。

州。丁卯，选淑女于元辉殿。辛未，清兵围扬州。丁丑，城陷，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等死之。清兵屠扬州^①。

五月壬午朔。癸未，靖南侯黄得功败左兵于板子矶，左梦庚遂降于清。丙戌，进封靖南侯黄得功为靖国公。丁亥，封郑鸿逵为靖虏伯。分苏松、常镇为二巡抚。己丑夜，清兵渡大江。庚寅，靖虏伯郑鸿逵以水师南走，清兵陷镇江府。辛卯，帝逊于太平。壬辰，马士英奉皇太后奔杭州，京师溃。癸巳，帝至芜湖，遂幸靖国公黄得功军。命阮大铖、朱大典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督师。清兵自丹阳趋句容。乙未夜，前队至京师外郊坛门，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蔡奕深，礼部尚书钱谦益出降。清酋多铎至，营于郊坛北。丙申，广昌伯刘良佐叛降于清。己亥，清多铎入京师。癸卯，刘良佐引清兵追帝于芜湖；左柱国太师靖国公黄得功死之。其将田雄，张杰，马得功等奉帝如清军^②。

六月壬子朔，职方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等起兵于吴江之太湖，是为东南义师之始创者。乙卯，潞王常淦监国于杭州。分巡宁、绍台道于颖请诛马士英，不报。甲子，清兵至杭州，监国潞王出降。钱塘知县顾咸建，临安

卷四 南明史·安宗纪略。扬州条参《小腆纪年》。纪朔从《弘光实录钞》，《南明史》及《小腆纪年》补。傅以礼《残明大统历》亦同。

卷四 南明史·安宗纪略。癸未条据《小腆纪年》补。丙戌条亦从《小腆纪年》补。以下多参酌《小腆纪年》处。蔡弈琛据傅以礼《残明辛酉年表》补。

知府唐自綵等死之^①。戊辰，靖虏伯郑鸿逵，户部右侍郎翰林学士苏观生奉唐王聿键至衢州，时太子太保礼部尚书黄道周已三疏劝进矣。辛未，唐王聿键朝见人民于建安，始允监国之请^②。

闰六月辛巳朔。癸未，唐王聿键舟次水口铎，南安伯郑芝龙、福建巡抚张肯堂等分班迎谒。甲申，前江苏巡抚祁彪佳殉义于绍兴。丁亥，唐王聿键监国于福州，建行在太庙社稷。睿制缙绅、戎政、儒林三便览序。命参将金崎宣谕金华，衢州。敕谕吏、兵二部，起故大学士蒋德璟于泉州^③。戊子，左都御史刘宗周殉义于绍兴。己丑，九江道僉事孙嘉绩，吏科给事中熊汝霖起兵于余姚。庚寅，诸生郑遵谦起兵于绍兴。辛卯，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宁波。于是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于东阳；东阁大学士朱大典起兵于金华；湖广道僉事沈宸荃起兵于慈谿，故靖江知县陈函辉起兵于临海。钱肃乐遣举人张煜言诣台州迎鲁王以海^④。癸巳，吴淞提督吴之葵，福山副总兵鲁之珪，职方主事吴易，诸生陆世钥等

① 以上据《弘光实录钞》。惟吴易、孙兆奎条则据施世杰《孙烈士传》。纪昀从《残明大统历》补。又于颖职衔据《小腆纪年》改正。

② 以上据《思文大纪》，并参《南疆逸史·绍宗纪略》。苏观生、黄道周职衔，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 以上据《思文大纪》。纪昀从《残明大统历》补。又，甲申条据《小腆纪年》补。

④ 戊子条据《小腆纪年》及《南疆逸史·刘宗周传》。以下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并参全祖望、赵之谦两家所撰《张苍水年谱》。熊汝霖职衔据《小腆纪年》。

合兵攻苏州，不克^①。己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第殉义于北京^②。丁未，监国唐王即皇帝位于南郊，祭告天地祖宗。建福建省为福京，福州府为天兴府。以布政司为行殿^③。大赦，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④。追尊皇考唐裕王曰裕皇帝，妣毛氏曰裕皇后。遥上弘光皇帝尊号曰圣安皇帝^⑤。改上烈皇帝庙号曰威宗^⑥。进封靖虏伯郑鸿逵为定清侯，南安伯郑芝龙为平夷侯，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力、定难守正功臣、上柱国，特进光禄大夫，赐铁券。封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肯堂为吏部尚书；夏尚纲为户部尚书；曹学佺为礼部尚书；吴春枝为兵部尚书；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何楷为左都御史；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猷守正文臣^⑦。召旧辅蒋德璟，高弘图，姜曰广，傅冠，黄士俊，吴钝入直；弘图已先卒，曰广、钝道阻未至。以陈洪谧、林欲楫、朱继祚、黄鸣骏、何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左懋第传》。系日己亥，从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安宗皇帝纪》。惟《小腆纪年》则作庚子，未知孰是。

③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参《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④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⑤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长恩阁五十六卷本。原文为“追尊皇考为皇帝妣为皇后。”而国光书局排印四十四卷本《思文帝纪略》，则作“追尊祖考为皇帝，妣为皇后。”疑温睿临初稿作《祖考》，后乃改作“皇考”也。故今从改定本。）按，《思文大纪》云：“温唐国高曾四代，亲上洪号。”又，《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云：“追尊唐国高曾祖考谥号。”语意含混，今皆不从。

⑥ 详见第8页注①。

⑦ 以上均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惟定清，平夷二号，则据《思文大纪》。

楷、叶廷桂、李先春、吕大器、徐人龙、郑三俊、陈子壮、陈奇瑜、顾锡畴、王锡衮为东阁大学士；锡衮督师黔滇，洪谧、人龙、三俊、子壮、奇瑜皆未至^①。封皇弟聿錡为唐王，主唐国祀；皇叔器壖为邓王^②。是月清下令东南各省剃发；人民誓死弗从。江阴、松江、金山卫、昆山、嘉定、嘉兴、嘉善等处，皆举兵城守，于是东南义旅大起^③。

①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③ 据《南疆逸史》纪事传，参《小腆纪年》。吴江起义已见前，故不赘。

第 二 编

【乙酉】 绍宗襄皇帝隆武元年。

秋七月庚戌朔，帝在天兴府^①。乙卯，诛清使马得厂。改天兴府学为国子监。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至自衢州，入阁赞助机务。拒逆辅马士英入关。辛酉，召封永胜伯郑彩于便殿。始议亲征，命唐王聿錡监国，邓王器壘协守。以都察院为唐王府，南察院为邓王府。帝幸芋江，将出师亲征，以父老遮道恳留，不得已复返。特设储贤馆，命大学士苏观生专理其事。辛未，命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出师江西^②。是月，故兵部尚书张国维等奉鲁王以海监国于台州，旋移驻绍兴，以明年为监国鲁元年，任旧辅朱大典，与张国维、宋之普并为东阁大学士。寻进国维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大典镇守金华；之普司票拟。以章正宸为左侍郎，署吏部事；李占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

① 纪昀据《残明大统历》。以下均同，不再注。

② 以上据《思文大纪》。唐、邓二王名原缺，今依《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补正。

张文郁为工部尚书；沈宸荃为金都御史；陈函辉为詹事府少詹事；陈潜夫为太仆寺少卿。分兵列江上，画地戍守。命方国安守七条沙；王之仁守西兴；郑遵谦守小壘；孙嘉绩，熊汝霖守瓜里。加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皆督师左金都御史。拜方国安为镇东将军；王之仁为武宁将军；郑遵谦为义兴将军^①。

八月庚辰朔。乙酉，颁祖训五十七条本于阁部科道，大学士林欲楫率诸臣表谢。靖江王亨嘉僭号于桂林。庚寅，命肃虏伯黄斌卿出镇舟山。命吴江诸生孙久中赉手敕召淮抚路振飞，录旧恩也。壬辰，册妃曾氏为皇后，赠后父曾文秀吉水伯。癸巳，命妇朝后于太和殿^②。赐平夷侯郑芝龙长子森姓名曰朱成功，总督禁旅，以驸马都尉体统行事。封方国安为靖夷伯^③。甲午，帝类于上帝。乙未，禋于太庙。丙申，禡于社。丁酉，帝幸西郊，以定清侯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永

①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查继佐《罪惟录·鲁王监国纪》，及《残明幸辅年表》。沈宸荃据《南疆逸史》本传。陈函辉、陈潜夫据《小腆纪年》。陈函辉职衔，《逸史》作吏部右侍郎；以《罪惟录》载隆武二年正月任吏部左侍郎云云。左、右形近易淆，恐即一事，故改依《纪年》之说。又按鲁王监国地点及月日，各书记载不同。《小腆纪年》作闰六月二十八日戊申监国绍兴，未言所本。徐芳烈《浙东纪略》谓闰六月二十一日辛丑监国台州，八月初三日壬午始抵绍兴。中间相隔一月有余，疑其不合情理。《隆武遗事》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谓七月十七日丙寅监国台州，八月十六日乙未迎至绍兴。但据他书所载，多言七月已在绍兴者，亦嫌矛盾。《罪惟录》则谓七月至自台州，监国绍兴，而不系日。今参酌《隆武遗事》，《罪惟录》两家之说。

② 以上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靖江王条据《小腆纪年》移此。

③ 以上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朱成功条则参《南疆逸史·绍宗纪略》，移封忠孝伯于二年三月。

胜伯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行授钺礼^①。戊戌，遣平夷侯郑芝龙诣太庙行礼。己亥，皇后庙见。丙午，祀天于南郊^②。以曾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掌吏部事。大学士何楷罢；顾锡畴督师温州。监国鲁王以田仰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续封桂端王常瀛第三子安仁王由援为桂王，居肇庆府^③。是月，清兵尽陷松江，金山卫，江阴等处，东南义旅多溃散^④。

九月己酉朔。甲寅，圣安皇帝北狩^⑤。清兵陷湖广，李自成走死，其部将郝永忠、刘体仁等降于湖广总督何腾蛟；别将李赤心、高必正等降于湖北巡抚堵胤锡。奏闻，以腾蛟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封定兴伯；胤锡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永忠、体仁、赤心、必正等皆封列侯。赐赤心、必正等军名忠贞营^⑥。吏部右侍郎杨廷麟，国子监祭酒刘同升，自赣州复万安，遂复吉安、临江，疏请移蹕赣州。加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擢同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江西^⑦。进曾樱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召林增志为东阁大学

①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② 据《思文大纪》及《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③ 据《残明幸辅年表》。安仁王条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惟原书误安仁为永明，今依钱秉镫《所知录》改正。

④ 据《通鉴辑览》及《小腆纪年》。

⑤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

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小腆纪年》。

士，辞不至^①。监国鲁王召旧辅方逢年入阁；宋之普罢。命督师左佥都御史熊汝霖进监西渡诸军。进方国安镇东侯，拜张名振为富平将军^②。两广总督丁魁楚遣总兵陈邦傅讨擒亨嘉于桂林^③。

冬十月己卯朔。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颁诏于浙东，监国鲁王不受诏^④。以路振飞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召旧辅何吾驺入朝。命大学士苏观生募兵安南；黄鸣骏督师衢州。进杨廷麟武英殿大学士。以熊开元为右副都御史，兼东阁大学士，权理监察院事^⑤。壬辰，清兵寇江上，监国鲁王遣将击破之，追至杭州草桥门，乃还。拜方国安为大将军，进封荆国公，赐尚方剑，节制诸军。进朱大典文渊阁大学士^⑥。

十一月己酉朔。帝下诏亲征，命唐王聿錡，邓王器壖监国；大学士曾樱，平夷侯郑芝龙留守。以吴震文为随征兵部侍郎，王观光为随征户部侍郎，皆兼吏、户、礼三部事；张家玉，陈履贞为随征兵科，亦兼吏、户、礼三科事。命礼部尚书曹学佺修威宗实录，设兰台馆以处之^⑦。召

①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罪惟录》。原文有以熊汝霖为兵部尚书句；今按《残明宰辅年表》，则进尚书系隆武二年五月事，故削去之。

③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⑥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方国安事据《罪惟录》；朱大典事据《残明宰辅年表》。

⑦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威宗原作思宗，据《逸史·曹学佺本传》改正。

旧辅黄景昉入直。大学士林欲楫罢^①。戊辰，续封长杨王术雅为辽王^②。监国鲁王劳军江上，驻蹕西兴。马士英、阮大铖窜入荆国公方国安军，欲朝见，不许。封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拜陈万良为平吴将军^③。

十二月己卯朔，云南土司沙定洲作乱，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督师大学士王锡爵死之^④。甲申，帝戎服登舟，大学士何吾驺等随行。舟次芋江五日，百姓壶浆迎者沿道，皆赍以银牌。因驻蹕建宁。壬寅，大学士黄道周师溃于婺源，被执。南赣巡抚刘同升卒于军中；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万元吉兼巡抚事^⑤。监国鲁王还驻绍兴。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铸大明通宝钱。兵部主事署余姚县王正中进诸生黄宗羲所造监国鲁元年大统历^⑥。是月，帝手书宣谕监国鲁王^⑦。

【丙戌】 隆武二年(监国鲁元年)。

春正月己酉朔，帝在建宁，不受朝贺，以三大罪自责，

①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隆武遗事》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及《南疆逸史·宗藩传·宁靖王术桂传》。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王之仁以下据《罪惟录》。

④ 据《小腆纪年》。王锡爵事据《残明宰辅年表》。

⑤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末条参《刘同升、万元吉本传》。

⑥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造历事参黄宗羲《鲁纪年》。所谓某者，即宗羲自称也。

⑦ 据《隆武遗事》所载御书。

百官皆戴罪从征^①。监国鲁王驻绍兴，以陈函辉为吏部左侍郎；熊汝霖、孙嘉绩为兵部右侍郎^②。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贡。定清侯郑鸿逵部将黄光辉守关外，清兵来犯，败绩。鸿逵扼仙霞关，檄诸路收兵。帝闻之大怒。遣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封剑即军中斩光辉。鸿逵惶恐上疏谢，械光辉至行在，乃赦之。马士英叩关求入朝，帝数其罪，论守关兵弗纳。士英七疏自理，终不许。邵武知府吴士璋、推官朱健，以敌未至先弃城逃，下狱诛。监国鲁王遣柯夏卿、曹维才来聘。帝加夏卿兵部尚书，维才光禄寺少卿。手敕优谕，谓：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命取浙东所用职官，同列朝籍。以苏观生兼吏、兵二部尚书，进行在文渊阁大学士，督师南安，经略江西、湖广，赐尚方剑。召见泉州布衣蔡鼎，授为军师^③。追加皇弟聿錡封谥为陈愍王，以其子琳渙为陈世子^④。

二月戊寅朔。 马胥岭兵变，命文渊阁大学士路振

①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监国鲁元年据黄宗羲《纪年》。按《罪惟录》作监国元年，无鲁字。然宗羲所造历，确为监国鲁元年大统历。又，谢国桢《晚明史籍考》称新会陈垣藏有监国鲁五年大统历。则当时纪元，监国下确有鲁字无疑。故今从宗羲之说。

② 熊、孙职衔，据《残明宰辅年表》假定为是月事。《罪惟录》载是月以熊为东阁大学士，孙为兵部尚书，与《残明宰辅年表》相龃龉，今不从。陈函辉则据《罪惟录》。

③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④ 据《思文大纪》。

飞驰往浦城安抚之^①。诏宽逆党之禁。以堵胤锡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丁亥，大雨雹，闽所无也。广西有僧，自称弘光帝，下狱伏诛。亨嘉俘至福京，下诸王议，废为庶人，以幽死。诛其臣顾奕、吴之琮、杨国威等。封丁魁楚为平粤伯；陈邦傅为富川伯^②。桂王由援卒于梧州。遣司礼太监庞天寿册封桂端王常瀛少子永明王由榔为桂王，居肇庆府^③。进朱大典为文渊阁大学士，封婺安伯，督师金华。以吴春枝为东阁大学士，辞不拜。大学士蒋德璟、熊开元罢。监国鲁王进张国维上柱国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以章正宸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④。

三月戊申朔，清兵犯钱塘江西兴渡，鲁武宁侯王之仁率水兵奋击之，大捷。进封之仁为宁国公^⑤。柱国少傅、吏兵二部尚书、督师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殉义于南京。帝闻，恸哭辍朝，赠文明伯，赐谥忠烈。帝将出汀州入赣。平夷侯郑芝龙使军民数百人遮道呼号，拥驾不得行，芝龙因具表请还天兴。帝不得已，驻蹕延平。辛未，清兵陷吉安，永胜伯郑彩弃广信，奔入杉关。未几，抚州亦陷，永宁王由禧死之。报至，行在大震。诏削郑彩职，命戴罪立功。命朱成功出巡关内外，封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封丁魁楚事，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移此。

③ 由榷事据《所知录》当在是月。册封永明王事，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系月则从《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与封丁魁楚同时。

④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⑤ 据《罪惟录》，参《小腆纪年》。

召募义旅，扈驾西幸。清兵围赣州，督师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兵部右侍郎万元吉坚守不下^①。命文渊阁大学士傅冠督师恢复江省，总理湖南剿抚事宜。进户兵二部尚书张肯堂少师，兼东阁大学士，总制北征，赐尚方剑，出屯鹭门^②。

夏四月丁丑朔。辛巳，万寿节，不受朝贺。命礼部追复建文年号，立忠臣方孝孺等祠^③。赠松江死难原任长乐令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给祭葬，谥文忠^④。遣金都御史陆清源赍饷十万两犒江上军，马士英唆鲁荆国公方国安兵尽夺其饷，清源见杀^⑤。鲁御史王正中兵渡海盐，攻澈浦城，复之^⑥。

五月丙午朔。鲁监军查继佐招东义健卒千人，副将黄国柱总之，渡钱塘江西击，自临山先发。翌日，复渡千人。风覆凤凰山，贼仗尽没。寻驰援御史王正中于檀山，大捷。因尽捣清军守江诸汛，纵火焚五十里，声威大振^⑦。监国鲁王以熊汝霖、孙嘉绩为兵部尚书，兼东阁

①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黄道周职衔据《残明幸辅年表》；赐谥据《逸史》本作。吉安条据《小腆纪年》，惟系月仍据《逸史》。又，永宁王由橧原作慈炎，今据《南疆逸史·宗藩传》改正。

②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③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④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惟《南疆逸史·夏允彝传》，作左春坊左庶子，未知孰是。

⑤ 马士英唆方国安夺饷事，据《通鉴辑览》。清源见杀事，据《罪惟录》，并与《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合。惟系月则从《罪惟录》。

⑥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⑦ 据《罪惟录》。

大学士，仍督师防江^①。辛亥，圣安皇帝崩于北京，潞王常淂等并遇害^②。琉球入贡。甲寅，廷试贡生，取万荆等十二人为萃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习。以章旷为金都御史，巡抚湖北。杀监国鲁王使臣都督陈谦^③。督师大学士傅冠罢。进郭维经吏、兵二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援赣。进何吾驺吏、兵二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④。壬申，江上兵溃，荆国公方国安先奔。监国鲁王自绍兴走台州，将自石浦出海，富平将军张名振以舟师随扈之，总兵张国柱劫宫眷北降，元妃张氏自刭以殉^⑤。

六月丙子朔，清兵陷绍兴，遂及东阳，台州。鲁督师上柱国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礼部尚书王思任、兵部尚书余煌、吏部左侍郎陈函辉、大理寺卿陈潜夫、宁国公王之仁等死之。方逢年、方国安、马士英、阮大铖、谢三宾并降于清。清兵陷金华，督师文渊阁大学士婺安伯朱大典死之^⑥。监国鲁王航海入闽，随扈者大学士

①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② 《南疆逸史·安宗纪略》，言帝崩于丙戌五月而不日。戴名世《弘光纪略》，谓帝崩于丁亥五月六日。颇疑戴氏偶误一岁，故假定为丙戌五月六日辛亥。

③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廷试系日甲寅，则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④ 据《残明幸辅年表》。原文建极作谨身。按《明史·职官志》云：建极殿大学士旧名谨身殿。则此时不应仍有谨身殿，故改为建极。

⑤ 据《罪惟录》，参《小腆纪年》。系日壬申，亦从《小腆纪年》。

⑥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罪惟录》、《小腆纪年》。并据《残明幸辅年表》，补谢三宾出降事。

熊汝霖、孙嘉绩等。进嘉绩为文渊阁大学士^①。清兵袭执兵部尚书忠义伯吴易于嘉善，械至杭州，不屈死之^②。总兵官贺君尧杀督师东阁大学士顾锡畴于温州。进苏观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督师经略如故。进王应熊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仍总督川、湖、云、贵军务^③。辛丑，兵部右侍郎江楚总督袁继咸殉义于北京^④。赐赣州名忠诚府^⑤。

秋七月乙巳朔。皇子琳源生，大赦。进封郑芝龙为泉国公，寻改平国公；郑鸿逵为漳国公，寻改定国公。封施天福为武毅伯；林习山为忠定伯；张进为忠匡伯；陈祥为忠靖伯；陈豹为忠勇侯。加恩从龙诸臣，悉进爵。御史钱邦芭言：浙东新破，唇亡齿寒；举朝同仇之日，非覃恩受赏时也。不报^⑥。己巳，帝御午门，命锦衣卫焚搜得诸臣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⑦。清兵陷衢州，巡按金、衢二府兼视学政御史王景亮等死之^⑧。

① 据《残明宰辅年表》。《小腆纪年》云：嘉绩是月蹈海死，今不从。

②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本传。

③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④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本传。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参《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皇子诞生，《野史》作六月朔。今据《所知录》与黄宗羲《隆武纪年》，并作七月，与《逸史》合，从之。皇子御名，各书不载，《野史》作琳原。今据五行偏考改琳源，可与上文封陈璘王聿錡子琳源为陈世子互证。平国、定国之封：《逸史》在元年初即位时。今据《野史》，与施天福以下并移于此，则与钱邦芭之言亦相吻合矣。

⑦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⑧ 据《通鉴辑览》。按衢州之陷，《小腆纪年》系六月下，与《辑览》不合，未知孰是。

八月甲戌朔。皇子琳源薨，谥庄敬。定国公郑鸿逵驻军关外，闻清兵将至，徒跣奔还，诏削其封爵^①。甲申，清兵陷建宁，兵备金事倪懋熹死之。乙未，清兵陷浦城，上游巡按兼守关御史郑如虹、给事中黄大鹏、都督洪祖烈等死之^②。平国公郑芝龙通款于清，撤兵赴安平镇。帝下诏留之，不得^③。丙申，帝发延平，将自汀州入赣。丁酉，抵顺昌。清兵陷延平，上游巡抚吴闻礼、知府王士和等死之。鲁文渊阁大学士孙嘉绩卒于舟山。庚子，帝至汀州，清兵踵其后。辛丑，帝将幸忠诚府，命前军都督府总兵官忠诚伯周之藩护皇后曾氏先行；出汀州西门之罗汉岭，为清兵追及，之藩战死，后投水崩。帝戎装待发，清兵猝至，从官迸散。帝崩于都司署，给事中熊纬、郎中赖垓、随征御史王国翰、都督同知王凉武、百户闵时等俱死之^④。

九月甲辰朔。辛亥，清兵陷泉州，太子少保户部

①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郑鸿逵事，《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在六月，今据《野史》系此。《通鉴辑览》亦同。

② 甲申条据《小腆纪年》。乙未条据《小腆纪年》，参《通鉴辑览》。其郑如虹职衔，则据《思文大纪》。

③ 据《小腆纪年》。惟原系六月，似嫌太早，今以意移置于此。

④ 丙申发延平，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丁酉抵顺昌，据《小腆纪年》。是日清兵陷延平，王士和殉节事，亦据《小腆纪年》。吴闻礼事，则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补入。孙嘉绩卒于舟山，全祖望《张苍水年谱》作六月二十四日。《残明辛酉年表》作八月，疑全书六月为八月之误字，而实为八月二十四日丁酉，故系于清兵陷延平之次。辛丑以下，均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熊纬、赖垓、闵时事，据《小腆纪年》补入。王国翰、王凉武事，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补入。

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死之。澄济伯郑芝豹奔安平镇。壬戌，清兵陷福京，唐王聿键、辽王术雅等航海奔粤。阳曲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王演汉、西城王通衢等遇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曹学佺、定远侯邓文昌、太仆寺少卿王瑞相、右卫指挥使胡上琛等死之^①。富平将军张名振奉监国鲁王至舟山，威虏侯黄斌卿拒不纳^②。

冬十月癸酉朔。丙子，清兵陷忠诚府，督师太子少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吏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郭维经、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广总督万元吉等死之^③。壬辰，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监国于肇庆，祭告天地宗庙。加魁楚东阁大学士；进式耜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摄尚书事^④。以李永茂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旧辅吕大器中极殿大学士，辞不拜^⑤。甲午，湖广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巡抚兵部右侍郎堵胤锡上表监国桂王劝进，优诏答之。进腾蛟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胤锡兵部尚书^⑥。忠诚府警报至肇庆，丁魁楚奉监国桂王走梧州。故旧辅苏观生欲

① 九月辛亥陷泉州，据《小腆纪年》。壬戌陷福京，据《思文大纪》及《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曹学佺、胡上琛殉节事，亦据以上两书。邓文昌事据《小腆纪年》补入。王瑞相事据《通鉴辑览》补入。阳曲诸王遇害事，亦据《辑览》。惟《小腆纪年》系福京之陷于八月清兵陷汀州以前，非特与《思文大纪》、《南明野史》不合，即与《辑览》亦相矛盾，未知何故。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小腆纪年》。惟杨、郭职衔，则据《残明辛辅年表》。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残明辛辅年表》。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残明辛辅年表》及《逸史》何、堵本传。

预推戴，魁楚拒之；观生乃自南韶还师广州①。

十一月癸卯朔，苏观生立唐王聿錡于广州，改元绍武。甲寅，监国桂王自梧州还肇庆②。丁巳，郑芝龙自安平镇出降于清③。庚申，监国桂王即皇帝位于肇庆。大赦，以明年为永历元年④。追尊皇考桂端王曰端皇帝，陵曰兴陵。尊继母太妃王氏为宁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昭圣皇太后。册妃王氏为皇后；子慈□为皇太子⑤。遥上隆武皇帝尊号曰思文皇帝；隆武皇后尊号曰思文皇后⑥。追谥皇兄桂王由援为桂恭王⑦。封宁圣皇太后弟王国玺为武靖伯；昭圣皇太后侄马九功为镇远伯；皇后父王略为长洲伯⑧。进丁魁楚为武英殿大学士；瞿式耜为文渊阁大学士。进李永茂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知经筵。永茂乞终制，不拜⑨。命兵科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宣谕广州，为苏观生所杀。进旧辅陈子壮

①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追尊母后事，据王夫之《永历实录》，并依李慈铭《受礼庐日记》改正之。立储事，各书均不载。惟《南疆逸史·吴炳传》，载永历元年八月，清兵入武冈，帝仓卒幸靖州，命炳与吏部主事侯伟时傅太子走城步云云。此太子决非永历二年三月诞生之皇子慈烺，则必别有一太子可知。又徐嘉《小腆纪传》宗藩传后，引清代国史，载顺治四年十一月孔有德奏克宝庆，杀永历太子朱尔珠云云。尔珠之名虽不可信，但太子之称，与《逸史》合，必非虚谬。故以意补立储一事于此，而假定其名为慈口也。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传》永历纪及后纪传。

⑦ 据《永历实录》。

⑧ 同上，仍依《受礼庐日记》改正。

⑨ 据《残明辛辅年表》。

太保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节制两广、江西、福建、湖广军务。命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师三水，问罪广州。以萧琦为兵部尚书；晏日曙为工部尚书；周光夏为都察院都御史。癸亥，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傅冠殉义于汀州。丙寅，故永胜伯郑彩奉监国鲁王次厦门，寻改次长垣。庚午，总兵李明忠、龙伦、苏聘等败广州兵于三水^①。

十二月癸酉朔，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故文渊阁大学士曾樱、路振飞并入其军，以明年为隆武三年^②。甲戌，督师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与广州兵战于海口，佳鼎败没。肇庆大震，以王化澄为兵部右侍郎，督师往讨。寻进化澄为兵部尚书。清遣其巡抚佟养甲，总兵李成栋由漳、泉寇潮、惠，俱陷之。丁亥，清将李成栋潜师陷广州，唐王聿憺殂。辽王术雅与周、益等二十四王俱遇害。苏观生自缢，太仆寺卿霍子衡死之。故辅何吾驺出降于清。丁酉，报至肇庆。大学士瞿式耜请守峡口，司礼监王坤难之，乃奉帝幸梧州。以朱治恂为两广总督，留守肇庆。清兵陷川北，张献忠战死，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冯双礼等溃走川南^③。韩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监国鲁王纪略》。陈子壮、傅冠职衔，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及《通鉴辑览》。

王本铉自立于房山，改元定武^①。

- ① 《罪惟录》以韩王本铉为张献忠部将郝永忠所拥立，然事有不可解者数端焉。永忠为李自成部将，与献忠无涉，一也。永忠归降何腾蛟，徘徊楚粤之交，至腾蛟殉国后，始退守襄阳之竹溪、竹山、房县、保康四县，何从于隆武二年拥立本铉，二也。《明史》载韩王童瞻为韩端王朗铎之曾孙，万历三十九年袭封，崇祯十六年贼陷平凉被执，不知所终，世系踪迹甚明，可能以本铉代替童瞻，三也。《永历实录》皮熊传，载韩王□□者，以失国迁流，侨居贵阳，熊厚奉之，王纳熊女为妃，后薨于水西安氏；此韩王□□当为童瞻被执后袭封者；水西安氏为滇、黔间土司，地与房山远隔，既不能指本铉为即此韩王，则此韩王之外，安得复有本铉，四也。《罪惟录》称本铉尝移书永历帝，叙长幼而不称臣；以韩府世系及五行偏傍按之，本铉应为朗铎一辈，故辈行长于永历帝；但何以不名朗铎而名本铉，此事亦滋疑窦，五也。综此五端观之，本铉决非永忠所拥立，亦决非正式之韩王。殆为韩宗支庶，窜入房山，初擅韩王之号，其后遂窃帝位耳。踟躇一隅，不足以系天下之望，《罪惟录》列诸帝纪谬矣。至其末路有忠贞同尽，盖亦偶尔牵连，非永忠自始即推戴之也。故为辨正如



第 三 编

【丁亥】 昭宗匡皇帝永历元年(监国鲁二年)。

春正月癸卯朔,帝在梧州^①。监国鲁王驻长垣,进熊汝霖太子太傅辅政。以刘中藻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浙闽^②。清将李成栋分兵犯南韶,自率兵犯肇庆。戊午,两广总督朱治恂弃城走。大学士瞿式耜奉帝幸平乐,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浔州,李永茂、晏日曙走博白。成栋别将杨大福、张月等尽陷高、廉、雷三府。癸亥,帝至桂林。加瞿式耜太子太保。遣使至湖南,慰劳督师大学士定兴伯何腾蛟,并趋其兵入卫。乙丑,清兵陷梧州,巡抚曹烨降。兵科给事中陈邦彦起兵于高明。金都御史张家玉起兵于东莞。大学士陈子壮起兵于九江镇。丁魁楚叛降于清李成栋,成栋杀之。清兵陷平乐,行在闻报大震。会定蛮侯刘承胤率兵至全州,帝乃

① 昭宗匡皇帝之谥法,各书向无纪载。兹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王夫之永历实录》条下,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夹注,谓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云云。李氏博极群书,熟精晚明掌故,所语必有来历,故从之。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残明辛辅年表》。

定幸全之谋^①。辛未，监国鲁王禔牙出师，提督杨耿、总兵郑联皆以兵来会。进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杨耿为同安伯，郑联为定远伯，周瑞为闽安伯，周鹤芝为平夷伯，阮进为荡胡伯。鹤芝兵复海口，以参谋林霭舞，总兵赵牧守之^②。

二月壬申朔，鲁师复海澄。癸酉，进攻漳平，失利，总兵陈国祚死之。甲戌，清救海澄，鲁师退入于海。丙子，鲁师复漳浦，以闽人洪有楨为县令。辛巳，复陷，有楨死之^③。丙戌，帝幸全州，大学士瞿式耜谏阻，不从，因自请保桂林。乃进式耜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书，督师留守，以总兵新兴伯焦璉兵隶麾下。进封定蛮侯刘承胤为安国公。封马吉翔、郭承吴、严云从等皆为伯。以吴炳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以文安之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道阻未至。安国公刘承胤遣部将率兵三千人援桂林，自奉帝幸武冈^④。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入贵州^⑤。

三月壬寅朔。癸亥，帝至武冈，改武冈为奉天府，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及《残明幸辅年表》。张家玉取衔，《逸史》及《纪年》均作兵部右侍郎。按《劫灰录》家玉本传，载苏观生立唐王聿錡于广，以兵部右侍郎召家玉，辞不拜。则仍依降武朝原衔金都御史为是。子壮起义，《逸史》原系六月。今按当时情事，似子壮与家玉、邦彦同时并起，故改系于此。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③ 同上，参《小腆纪年》。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残明幸辅年表》。

⑤ 据《通鉴辑览》。

以岷王宫为行宫。清兵犯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督新兴伯焦璘率军击却之。捷闻，进式耜少师，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封临桂伯^①。加兵部尚书湖广巡抚堵胤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仍总督江楚军务。以严起恒、周鼎瀚、唐诚、王化澄、晏日曙、方以智并为东阁大学士，以智辞不至^②。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入云南。清兵陷长沙，督师大学士定兴伯何腾蛟退保衡州^③。

夏四月壬申朔，以张家玉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提督岭东军务，联络漳潮^④。清兵陷海口，鲁参谋林簪舞、总兵赵牧死之。平夷伯周鹤芝退保火烧屿^⑤。清总兵吴胜兆谋以松江反正，不克，遇害。户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浙直总督沈廷扬自舟山率水师赴援，遇风，胶舟被执，殉义于南京。清吏株连穷治，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陈子龙，兵部主事兼御史杨廷枢等俱死之^⑥。进严起恒太子太傅。加何腾蛟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封定兴侯。加兵部左侍郎湖北巡抚章旷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寻进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仍总督恢剿军务^⑦。

五月辛丑朔。 乙丑，清兵再犯桂林，留守大学士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 据《通鉴辑览》。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⑥ 据《小腆纪年》。廷扬职衔参《南疆逸史》本传。廷枢职衔据顾炎武《亭林诗集》。

⑦ 据《残明宰辅年表》。

瞿式耜仍以新兴伯焦璘军击却之。以御史鲁可藻巡抚广西^①。

六月庚午朔，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朝于行在，帝慰劳再三，赐以金币^②。以李若星为东阁大学士^③。鲁攻漳州。不克^④。

秋七月庚子朔。甲辰，大学士陈子壮、给事中陈邦彦率舟师会攻广州，不克。清兵陷衡州，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退保永州^⑤。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永茂卒于梧州^⑥。郧阳王常潮起兵复建宁，守之。别将王祁复邵武，并下寿宁、政和二县。捷闻，封王祁为郧国公^⑦。监国鲁王自长垣出师，会郑彩、周瑞、周鹤芝、阮进之兵攻福京，败绩^⑧。忠孝伯朱成功率兵攻海澄，不利。遂会故定国公郑鸿逵军，败清兵于桃花山。进围泉州，不克^⑨。

八月己巳朔。甲戌，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章旷卒于柳州军次，赠太子太保华亭伯，赐谥文毅^⑩。壬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④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邦彦会师事，参《小腆纪年》。

⑥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⑦ 据《罪惟录》，《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系月从《罪惟录》。常潮《罪惟录》作常湖，按《明史·诸王年表》，常湖于万历二十五年薨。则此时安得更有关湖耶？今从《小腆纪年》作常潮。

⑧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⑨ 据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⑩ 据《南疆逸史·章旷传》，赠谥则据《永历实录》。

午，清兵陷宝庆^①。丙戌，鲁师复连江^②。辛卯，清兵进逼奉天府，锦衣卫马吉翔奉帝及三宫斩关出，夜走靖州。壬辰，安福公刘承胤叛降于清，皇太子慈[□]遇害。东阁大学士吴炳、李若星，兵部尚书傅作霖等死之。叛将刘承胤以清兵追帝于古泥关，参将谢复荣力战死之。帝幸柳州，进封迎扈总兵商丘伯侯性为祥符侯^③。

九月戊戌朔^④。清兵陷清远，兵科给事中陈邦彦、指挥白常灿、诸生朱学熙等死之^⑤。丙辰，职方司主事钱柄、徐尔谷，中书舍人夏完淳，延安推官顾咸正，进士刘曙，诸生夏发英、张宽、钦浩等四十三人殉义于南京^⑥。鲁建国公郑彩围福京，连破长乐，闽清，永福等县^⑦。

冬十月戊辰朔。土司覃鸣珂与守道龙文明治兵相攻，遂陷柳州，大掠，矢及御舟。丁丑，帝幸象州。兵部尚书张家玉与清兵战于增城，败绩死之。留守大学士瞿式耜督新兴侯焦琏率兵复阳朔及平乐府，别将思恩侯陈邦傅亦自宾州复浔州，寻合兵复梧州，粤西大定。式耜疏请返辟桂林，从之^⑧。监国鲁王以马思理为东阁大学士，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③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李若星事据《癸明辛辅年表》。皇太子事详见第二编注文。

④ 《小腆纪年》作己亥朔，误。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

⑥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牙子龙、夏允彝诸传，《罪惟录·何人传》。系月从《割驼逸史·刘公死义记》。

⑦ 据《罪惟录》。长乐下原有连江，以已见八月条下，削之。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林正亨为户部尚书，钱肃乐为兵部尚书，沈宸荃为工部尚书，余颙为左都御史，刘沂春为右副都御史，吴鍾峦为通政使，林嵎为吏科都给事中，黄岳为吏部考功司郎中^①。鲁大学士刘中藻起兵于福安，与建国公郑彩合兵攻福宁州。总兵官涂登华以城归郑彩，鲁王封登华为振威伯。中藻连攻罗源、宁德、诏安诸县，悉下之。布衣蔡奶愁、杨威、孙凤亭、丁化、林杨、王休、王俊等起兵于山东，攻围东昌、青兗、登莱、高唐、东平及青城、长山、淄川等处，诛降臣孙之獬^②。邓藩审理陈世亨起兵复瑞安，兵败被执，不屈死之。兵部左侍郎林汝翥，吏部文选司主事林垓起兵攻福清，不克，死之^③。忠孝伯朱成功从大学士曾樱、路振飞议，颁明年隆武四年戊子大统历于海上，用文渊阁印印之，时道阻未能知行在正朔也。监国鲁王亦颁监国鲁三年戊子大统历于海上^④。

十一月丁酉朔，帝回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与严起恒、王化澄并入直。命定兴侯何腾蛟督师出全州。清兵陷高明，督师太保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陈子壮，御史麦而炫，主事朱实莲等死之^⑤。

①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② 据《罪惟录》，参《小腆纪年》。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小腆纪年》。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及《残明宰辅年表》。按子壮殉义，《劫灰录》亦作十一月，与《逸史》纪略合，今从之。《逸史》本传作九月，《纪年》及《年表》作八月，并误。又，十一月丁酉朔，《纪年》作戊戌朔，亦误。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①。进瞿式耜吏部尚书^②。御史李长祥、杨文瓚，主事王翊、华夏、屠献宸、杨文琮，评事王学勤、董志宁，都事杨文球，推官董德钦、杨文琦，诸生杜懋俊、施邦炆等，谋以海师复宁波；事败，文赞、夏、献宸、学勤、德钦、文琦、懋俊、邦炆皆死之^③。

【戊子】永历二年（监国鲁三年）。

正月丁酉朔，帝在桂林^④。监国鲁王驻闽安镇。同安伯杨耿会故辅朱继祚攻兴化，复之。王命继祚仍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督师兴化^⑤。四川总督樊一蘅。巡按御史钱邦芭奏四川全省恢复，帝视朝受贺。进一蘅太子太傅户兵二部尚书。擢邦芭右金都御史，巡抚四川。封杨展华阳伯，王祥綦江伯。诸将进爵有差。以詹天颜为右金都御史，巡抚川北。癸丑，鲁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熊汝霖及兴国公郑遵谦见杀于郑彩。监国鲁王辍朝五日，赠遵谦太保，谥武闵；不敢问郑彩罪也。癸亥，清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以南昌内附，迎故辅姜曰广入其军中^⑥。

二月丙寅朔。南安侯郝永忠之兵溃于兴安。丁亥，入桂林大掠，帝夜半幸南宁。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残明宰辅年表》。

⑥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罪惟录·郑遵谦传》。

蛟在永宁，闻警驰回，与留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同调诸镇兵，入城守御^①。监国鲁王以钱肃乐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②。

三月丙申朔。丁巳，清兵犯桂林，至于北门，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率诸军御却之^③。大学士周鼎瀚罢。进严起恒吏部尚书^④。清兵陷兴化，鲁吏科给事中林嵎，兴泉道汤棻等死之。陷莆田，督师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朱继祚，知县郑廷谏死之。陷永福，兵科给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经死之。陷长乐，御史王恩及死之。寻陷建宁，郧阳王常潮与郧国公王祁俱死之。监国鲁王所复闽中三府、一州、二十七县，至是尽陷，仅保宁德、福安二城而已^⑤。

闰三月丙寅朔，皇子慈烺生，皇后王氏出也，大赦^⑥。庚辰，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以广东内附^⑦。进何腾蛟上柱国太师，瞿式耜左柱国。进唐诚文渊阁大学士，总督五省义师^⑧。忠孝伯朱成功率兵攻同安、安溪，皆复之。以吏部主事叶翼云署同安县事^⑨。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⑤ 据《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⑦ 李成栋事，系月从《小腆纪年》。系日则从卞露《峤雅·赵夫人歌自序》。《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作二月，误。

⑧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⑨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四月乙未朔，遣吏部侍郎吴贞毓，祥符侯侯性劳李成栋军。封成栋为惠国公，佟养甲为襄平伯，杜永和为江宁伯，杨大甫为乐安伯，罗成耀为宝丰伯，董方策为宣平伯，郝尚文为新奉伯，张月为博兴伯，阎可义为武陟伯。以晏清为吏部尚书^①。以朱天麟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督师少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长寿伯王应熊卒于毕节卫军次^②。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③。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复全州。壬午，复宝庆府^④。进吕大器少保，总督川、湘、云、贵军务^⑤。忠孝伯朱成功率师围泉州，先后七十日，不克而回^⑥。

六月甲午朔，帝幸浔州，进封思恩侯陈邦傅为庆国公^⑦。戊戌，鲁吏兵二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肃乐卒于瑯琦，监国鲁王震悼，辍朝三日，赐祭九坛，赠太保，谥忠介^⑧。封金声桓为豫国公，王得仁为建武侯。进姜曰广少师，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督师江西，恢复京、湖、闽、浙^⑨。

① 据《小腆纪年》。杨大甫从《所知录》补入，未知即杨大福否？

② 据《残明辛辅年表》。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残明辛辅年表》。

⑥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⑧ 据《小腆纪年》。参《罪惟录》。

⑨ 据《小腆纪年》，参《残明辛辅年表》。

秋七月甲子朔，帝幸梧州，谒兴陵。惠国公李成栋请帝移蹕广东，遣宝丰伯罗成耀将甲士五千迎驾。留守大学士瞿式耜请回桂林，廷议以肇庆为监国之地，居两省中，遂定移蹕肇庆^①。鲁大学士刘中藻连复奉宁、庆元、泰顺等县^②。

八月癸巳朔，帝幸肇庆，拜惠国公李成栋为翊明大将军，以其子李元胤为锦衣卫指挥、掌丝纶房事^③。诏赠故太保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陈子壮为吏部尚书番禺侯，谥文忠；故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张家玉为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增城侯，谥文烈；故兵科给事中陈邦彦为兵部尚书，谥忠愍^④。以曹烨为兵部尚书，耿献忠为工部尚书，袁彭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⑤。召户部尚书周堪虞，兵部尚书郭都贤兼东阁大学士，辞不至。监国鲁王进刘中藻为武英殿大学士^⑥。朱容藩僭称监国于夔州，督师大学士吕大器命川将李占春诛之^⑦。戊申，清兵陷同安，吏部主事署县事叶翼云及镇将丘缙、林壮猷、金作裕，教谕陈鼎俱死之。清兵遂屠其城。忠孝伯朱成功遣光禄寺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罪惟录》。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所知录》及黄宗羲《永历纪年》。子壮赠衔，原作东阁大学士。按子壮在生前已加太保中极殿大学士，决无身后反从贬损之理，故特为改正之如此。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茂明辛辅年表》。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卿陈士京，中书舍人江于灿、黄志高等奉表入朝^①。

九月壬戌朔。召旧辅何吾驺、黄士俊入阁^②。

冬十月壬辰朔。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复永州，遂复衡州。惠国公李成栋命其子元胤以兵三千宿卫，遂为禁旅^③。大学士何吾驺、黄士俊罢。以朱由棖为东阁大学士。命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晏日曙督师袁州、吉安两府，道卒。鲁东阁大学士马思理卒，赠少保，谥忠宣。监国鲁王以沈宸荃、刘沂春为东阁大学士^④。

十一月辛酉朔。襄平伯佟养甲谋反，伏诛^⑤。兴国公李赤心破清将线国安于湘潭，遂复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督师大学士光化伯堵胤锡率师围长沙，弗克^⑥。召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于海上^⑦。

十二月辛卯朔。封李元胤为南阳伯、马吉翔为文安侯。清兵救长沙，诸将皆溃，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退保湘潭^⑧。原任中书舍人何兆龙起兵于温州，布衣俞天素起兵于天台，皆不克^⑨。

【己丑】永历三年（监国鲁四年）。

①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参《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与《残明宰辅年表》合。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残明宰辅年表》。马思理赠谥，据《南疆逸史》本传。惟传中谓思理殉丙戌江上之难，则大误耳。

⑤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⑦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⑨ 据《罪惟录》。

春正月庚申朔，帝在肇庆^①。监国鲁王次沙埕^②。进封忠孝伯朱成功为延平郡王^③。壬申，大学士朱天麟、朱由棖罢。戊寅，清兵陷南昌，督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姜曰广及豫国公金声桓、建武侯王得仁并死之^④。

二月庚寅朔，清兵陷湘潭，鄂国公马进忠败走，督师上柱国太师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死之。督师右春坊右谕德文渊阁大学士唐减走还行在^⑤。惠国公李成栋兵败于信丰，渡河堕水死之。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谥文忠；李成栋为宁夏王，谥忠烈；金声桓为南昌王，谥忠毅；王得仁为建国公，谥忠壮；姜曰广为进贤伯，谥文愍；设坛致祭。以江宁伯杜永和为两广总督，守广州；宝丰伯罗成耀守南雄。忠贞营之众亦溃于茶陵，由道州入粤西。督师大学士堵胤锡以兴宁伯胡一青、新宁伯赵印选之兵守衡州^⑥。再召何吾驺、黄士俊入直^⑦。

三月庚申朔。赐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彤弓铁钺，兼督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③ 据黄宗羲《赐姓始末》及《永历纪年》。又《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所载亦同。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朱由棖事无考，据《残明幸辅年表》类系于此。姜曰广职衔，亦依《年表》。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按腾蛟殉国事，《小腆纪年》及《残明幸辅年表》并作正月，今仍依《逸史》。唐减事，《逸史》及《纪年》均不载，《年表》作正月，今亦类移于此。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永历实录》。

⑦ 据《残明幸辅年表》。



江楚诸军^①。清兵陷衡州、永州，督师大学士堵胤锡走道州^②。清兵陷宁德^③。

夏四月己丑朔。孙可望疏请封王，廷议弗许。武康伯胡执恭矫册印入滇，封可望为秦王^④。清兵陷福安，鲁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刘中藻死之^⑤。大学士王化澄罢。柱国少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路振飞奉召自海上赴行在，未至，卒于道。赠太傅，赐谥文贞^⑥。

五月己未朔。以兵部尚书张同敞总督军务。进封新宁伯赵印选为开国公；兴宁伯胡一青为兴宁侯。封总兵王永祚为宁远伯^⑦。

六月己丑朔，督师大学士光化伯堵胤锡入朝行在，进上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天下兵马，开府梧州^⑧。鲁定西伯张名振复健跳所^⑨。清漳浦守将王起俸谋以城内附，不克，走归延平王成功；成功授以都督同知，挂统练将军印^⑩。

秋七月戊午朔。封孙可望为平辽王，赐名朝宗；李定

① 据《小腆纪年》，参《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残明宰辅年表》。

⑥ 据《残明宰辅年表》。赠谥据《罪惟录》本传。

⑦ 据《小腆纪年》。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残明宰辅年表》及《小腆纪年》。

⑨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⑩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国、刘文秀、艾能奇等皆为公。可望却弗受^①。大学士何吾驺复罢^②。清兵尽陷闽地，鲁建国公郑彩奔监国鲁王而去。定西伯张名振与荡胡伯阮进迎监国鲁王于沙埕，扈从至浙之南田。壬戌，驻健跳所。诸臣从王者，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鍾峦，兵部尚书李向中，侍郎孙延龄，左副都御史黄宗羲，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户部主事林瑛数人而已。封王朝先为平西伯、徐仁爵为定南伯。监国鲁王分使使浙东山寨，以王翊为河南道御史、王江为户部主事。翊寻朝于健跳，授右佥都御史。壬午，清兵寇健跳所，鲁荡胡伯阮进率楼船数百艘入卫，金鼓动天，清兵解围而去^③。

八月戊子朔。壬辰，监国鲁王世子生^④。监国鲁王召旧辅张肯堂入朝，进太傅^⑤。

九月丁巳朔。鲁定西伯张名振、荡胡伯阮进、平西伯黄朝先等合兵讨黄斌卿于舟山，诛之^⑥。

冬十月丙戌朔。癸丑，鄂国公马进忠等复奉天府。乙卯，复宝庆靖州。封黔镇皮熊为匡国公、播镇王祥为忠国公^⑦。鲁定西伯张名振等奉监国鲁王移驻舟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徐仁爵事据《小腆纪年》。王翊事及阮进解围事均据《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

④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⑤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⑥ 据《小腆纪年》。原文系日丁酉，各书皆同。但九月无丁酉，故略之。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山。大学士刘沂春以疾乞罢。进沈宸荃为太保，与张曾堂共掌枢务。任吴鍾峦礼部尚书、李向中兵部尚书，以孙延龄为户部尚书、朱永佑为工部尚书、李长祥为兵部左侍郎、徐孚远为国子监祭酒兼左佾都御史、陈九征为太常寺少卿、王衡、杨玘为钦天监。进封张名振为定西侯，总督军马；阮进为荡胡侯，治水师；周鹤芝为平夷侯；周瑞为闽安侯。任涂登华振威伯加少保。以阮骏为义英将军^①。延平王成功败清兵于云霄港，进攻诏安^②。

十一月丙辰朔。辛巳，督师上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光化伯堵胤锡卒于浔州军次，赠太傅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镇国公，赐谥文襄^③。延平王成功解诏安围，督师入潮州，抵黄冈，平许龙、张礼等^④。

十二月乙酉朔。戊申，以史馆乏员，帝亲临试士，取刘蒞、钱秉鐙、杨在、李来、吴龙楨、姚子庄、涂弘猷、杨致和八人，俱授庶吉士。清兵犯粤东，宝丰伯罗成耀自南雄遁还^⑤。新泰伯郝尚久以潮州叛降于清^⑥。

①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罪惟录》，《小腆纪年》及《残明幸辅年表》。朱永佑职衔，《逸史》及《罪惟录》均作吏部侍郎，今从《小腆纪年》。徐孚远兼左佾都御史，亦从《纪年》说。

②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及《残明幸辅年表》。

④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⑥ 据《小腆纪年》。

第 四 编

【庚寅】 永历四年(监国鲁五年)。

春正月乙卯朔,帝在肇庆^①。监国鲁王驻舟山,以李长祥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庶吉士张煌言自平岗入扈,趋拜兵部左侍郎^②。己未,闻清兵陷庾关,问守备之策,无对者。辛酉,帝登舟。戊辰,清兵陷韶州。辛未,帝西幸。命戎政尚书刘远生,给事中金堡宣谕广州,令江宁伯杜永和出师。留文安侯马吉翔,南阳伯李元胤居守。庚辰,帝至梧州,驻舟江干。大学士黄士俊罢。复召朱天麟入直。命严起恒兼掌兵部事^③。

二月甲申朔。清兵围广州,调庆国公陈邦傅,郧国公高必正等东援。丁亥,户部尚书吴贞毓等合疏论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刘湘客朋党误国十大罪。帝以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残明大统历》以是年为鲁王监国后元年,与各书均不合,未知所据。今不从,仍依鲁纪年作监国鲁五年,以下均同。

② 据《罪惟录》。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残明辛辅年表》。

彭年反正有功，置不问，余下锦衣卫遣戍。戊戌，清兵陷奉天府，鄂国公马进忠退守靖州^①。以礼部尚书郭之奇兼东阁大学士。复召王化澄入直。督师少保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吕大器卒于都匀军次，赐谥文肃^②。

三月甲寅朔。大学士严起恒罢^③。鲁右金都御史王翊朝监国鲁王于舟山，陞兵部左侍郎^④。延平王成功复潮阳，破平和，降狮头寨^⑤。

夏四月甲申朔。进瞿式耜太保中极殿大学士^⑥。延平王成功移师揭阳，破新庵寨。清潮州守将郝尚久来援，大败之^⑦。

五月癸丑朔。郧国公高必正、南阳伯李元胤同朝于行在。复召严起恒入朝，进文渊阁大学士。进封新兴侯焦璘为宣国公，兴宁伯胡一青为卫国公。改封永国公曹志建为保国公。进封江宁伯杜永和为江宁侯^⑧。

六月癸未朔。延平王成功讨苏利于碣石卫，不克；旋师围潮州。清兵陷云霄、诏安，进攻盘陀岭，延平王部将柯宸枢死之^⑨。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残明幸辅年表》。吕大器赐谥，据《南疆逸史》本传。

③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④ 据《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

⑤ 据《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⑥ 据《残明幸辅年表》。

⑦ 据《海国纪》。

⑧ 据《小腆纪年》，严起恒事参《残明幸辅年表》。

⑨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秋七月壬子朔。命大学士曾櫻督师闽、浙，总理官义、兵马、钱粮，恢剿直省^①。

八月壬午朔。大学士文安之朝于行在，命入阁办事^②。孙可望遣使至行在，自称秦王，且以不愿改号为请；付廷臣集议^③。鲁兵部左侍郎王翊率师复新昌虎山^④。延平王成功袭厦门，取之，杀鲁定远侯郑联。遂取金门，鲁建国公郑彩奔三沙^⑤。

九月壬子朔。进朱天麟太子太保建极殿大学士^⑥。孙可望由云南东袭贵州，执匡国公皮熊。又遣贺九仪袭遵义，忠国公王祥兵败死之。荆江侯张先璧，鄂国公马进忠等皆降于可望^⑦。鲁闽安侯周瑞，平夷侯周鹤芝，以楼船三百余艘分屯温州洋外之三盘，为舟山犄角也^⑧。清兵陷浙东之大兰山、大皎山诸寨，兵部左侍郎王翊入海，御史冯京第、张梦锡死之^⑨。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⑩。延平王成功取铜山、南澳、闽安诸岛，始设五军^⑪。

①②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

⑤ 据《海国纪》。惟原文不系八月；今按成功袭厦门在中秋月夜，当系八月无疑，决为误脱，故据《小腆纪年》系此。郑彩奔三沙，据《罪惟录》。

⑥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⑧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⑨ 据《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张梦锡事据《小腆纪年》。

⑩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⑪ 据《海国纪》。

十一月辛亥朔，清兵陷广州，江宁侯杜永和奔琼州。甲寅，清兵陷桂林，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总督张同敞被执不屈^①。乙卯，报至行在，帝乘炮船夜发。明晓，从官踉跄遁走。庆国公陈邦傅遣兵劫百官卤簿之舟于藤汪。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化澄走端平，为乱兵所害。吏部尚书晏清等走北流。文安侯马吉翔、南阳伯李元胤追扈，及帝于南宁。从官稍集，饥冻无人色。帝括行橐并吉翔所献四千金散给之。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率滇兵驻滨州。袁彭年自佛山复降于清^②。以兵部尚书杨畏知兼东阁大学士^③。

闰十一月庚辰朔。丙申，督师留守左柱国太保中极殿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江广总督兵部尚书张同敞殉义于桂林。擢兵科给事中张孝起为副都御史，巡抚南宁。郧国公高必正、南安侯郝永忠等率众走川东。必正寻卒，以兴国公李赤心子来亨代领其众，时赤心已先卒矣。延平王成功奉诏勤王，率舟师南下援粤^④。

十二月己酉朔。进封南安侯郝永忠为益国公，并封李来亨为临国公、刘体仁为皖国公、袁宗第为清国公、王光兴为荆国公、王友进为宁国公、塔天宝为宜都侯、马腾云为阳城侯、党守素为兴平侯、李复荣为渭南侯、谭弘为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残明李辅年表》。

④ 据《小腆纪年》。瞿式耜职衔据《残明李辅年表》。郝永忠事据《南疆逸史·洪育繁传》。延平勤王事据《海国纪》。

新津侯、谭诣为仁寿侯、谭文为涪侯、郝珍为岐侯，命右金都御史洪育鳌监其军，所谓西山十三家之兵也^①。延平王成功命定国公郑鸿逵以兵还镇厦门^②。

【辛卯】永历五年（监国鲁六年）

春正月己卯朔，帝在南宁^③。监国鲁王驻舟山。以兵部尚书杨鼎和兼东阁大学士，总督川、黔军务^④。进文安之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军务，赐上方剑，便宜行事^⑤。延平王成功率舟师至天星所，攻其城，下之^⑥。

二月戊申朔。乙卯，鲁定西侯张名振攻杀平西伯王朝先于舟山。癸亥，清兵陷梧州。癸酉，清兵陷柳州^⑦。帝闻柳州之警，移蹕田州^⑧。延平王成功师次平海卫。清兵袭厦门，守将郑芝鹏不战遁。督师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曾樱死之，奏闻行在，诏赠樱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师，赐谥文忠^⑨。

三月戊寅朔。清兵陷高州^⑩。使编修刘蒞封孙可望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洪育鳌传》。

② 据《海国纪》。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⑤ 据《残明宰辅年表》。惟文安之事原系十二月，恐误。今依《永历纪年》移此。《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小腆纪年》均系去年十二月，今亦不从。

⑥ 据《海国纪》。惟原文作至南海，攻其城下之，恐误。今寻绎注文，为之改正。

⑦ 据《小腆纪年》。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⑨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郑芝鹏《纪年》作芝莞，《海国纪》则作芝鹏，未知孰是。《南疆逸史·郑成功传》初稿作芝莞，而定稿改作芝鹏，今姑从之。

⑩ 据《小腆纪年》。

为冀王，至平越，不得入^①。以户部尚书吴贞毓兼东阁大学士^②。定国公郑鸿逵率师复厦门，大败清将马得功于圆当港，清兵遂遁去^③。

夏四月丁未朔。丙辰，延平王成功归厦门，谕失机罪，诛镇将郑芝鹏以徇^④。戊午，宁圣皇太后王氏崩于田州^⑤。延平王部将施琅叛降于清^⑥。

五月丁丑朔，帝返南宁。葬宁圣皇太后于南宁杨美山，上尊谥曰孝正庄翼宁圣皇太后。孙可望以不允秦封，遣贺九仪、张明志等将兵入行在，贼杀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严起恒，督师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鼎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等，皆主不予秦封者也。于是始真封可望为秦王^⑦。大学士郭之奇遁入交趾，畏可望之逼也。命大学士朱天麟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以为勤王之助。以礼部尚书杨鸿兼东阁大学士，进太子太保，募兵乌罗土司，寻遇害。杨畏知自滇入朝，进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辅政。寻为可望胁归，不屈，死之^⑧。延平王成功大破清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并参《晚明史籍考》所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之说，加宁圣二字于皇太后之上。

⑥ 据《海国纪》。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帝自田州还踰南宁事，《逸史》无明文；但下书葬皇太后于南宁，则必已还踰无疑，故意补于此。宁圣原作康圣，今依李慈铭之说改正。皇字下后字上，原无太字，今据《永历纪年》补入。严起恒，杨鼎和职衔，均据《残明宰辅年表》，系月则仍依《逸史》。

⑧ 据《残明宰辅年表》。惟杨畏知入朝辅政事，《年表系》二月，今依《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系此。

兵于漳浦之瓷灶，报厦门之役也。清兵寻寇厦门，复大破之^①。

六月丙午朔。

秋七月丙子朔，闻清兵将犯舟山，定西侯张名振、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奉监国鲁王亲捣吴淞以牵制之^②。

八月次丙午朔，兵部右侍郎傅鼎铨殉义于南昌^③。诏赠瞿式耜吴国公，赐谥文忠；张同敞江陵伯，赐谥文烈^④。丙辰，鲁兵部左侍郎王翊殉义于定海^⑤。辛酉，清兵试舟海口，鲁荡胡侯阮进邀击之，大胜^⑥。丙寅，清兵犯舟山，舟抵螺头门，荡胡侯阮进邀战，败绩，与副将李锡祚俱死之^⑦。

九月乙亥朔。丙子，清兵陷舟山，鲁太傅户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鍾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朱永佑，通政使郑遵俭，副使高世昌，监军御史梁隆吉，河南道御史朱养时，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郎中李国桢，吏部主事杨鼎臣，户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礼部主事董玄，兵部主事李开国、朱万年、顾珍、刘午阳，工部主事顾宗尧，中书舍人苏兆人、顾楫、江中汜、陈所学、顾行，学录曾应选，安洋将军刘世勋，左都督张名扬、焦文

① 据《海国纪》。

②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赐谥据逸史本传。

⑤ 据《小腆纪年》。

⑥⑦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小腆纪年》。

玉，工部所正戴仲明，锦衣李向荣、王朝相，总兵马泰，副将单登云，诸生顾明楫、林世英，布衣林伯起，太监刘朝等俱死之。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张煌言，扈监国鲁王走三沙。监国继妃张氏率宫眷赴井死，世子北去^①。鲁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李长祥弃官行遁^②。庆国公陈邦傅以浔州叛降于清，定国公焦琏死之。报闻，帝发南宁^③。延平王成功复攻漳浦，清将王邦俊来援，大败之^④。

冬十月乙巳朔。辛亥帝次新宁。加上昭圣皇太后寿号曰昭圣仁寿皇太后，册皇子慈烜为皇太子^⑤。

十一月乙亥朔。丙子，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江西军务揭重熙殉义于建宁^⑥。延平王成功败清兵于小盈岭，进围漳浦，清守将杨世德、陈尧策以城降。复攻诏安、平和，克之^⑦。

十二月甲辰朔，清兵陷滨州。庚戌，清兵陷南宁。卫国公胡一青、开国公赵印选以败卒同文安侯马吉翔抵桂滩，请帝弃舟登陆，尽焚龙舟重器而行。由土司安平、北雷、归顺、归朝一路进发，诸蛮各供粮饷，并从官夫役。

① 据《罪惟录》及黄宗羲《鲁纪年》。沈宸荃扈从事，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海国纪》。

孙可望遣将狄三品、陈国能、高文贵等以兵三千来迎，并书致从官，谓南宁不守，当驻安隆所，从之，时可望已据有川东西矣^①。

【壬辰】永历六年（监国鲁七年）。

春正月癸酉朔，帝次龙英^②。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奉监国鲁王至厦门，寻移驻金門^③。甲戌，延平王成功取海澄^④。乙亥，帝次归朝司。甲申，次富川。乙酉，次沙斗。丙戌，次西洋江。丁亥，次宝月关^⑤。戊子，帝次广南府，孙可望遣总兵王爰秀奉表请居安隆所^⑥。丁酉，帝发广南，次童卜。戊戌次晒利。己亥，次鼎贵。庚子，次加蒲。辛丑，次那羊。壬寅，次侄堂^⑦。

二月癸卯朔，帝次呼马。甲辰，次扁牙。乙巳，次板屯。丙午，次坂桥。丁未，次峒沙。戊申，至安隆所。诏改安隆所为安龙府，驻驿焉。可望岁以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上供，从官皆取给于此^⑧。丁卯，清将吴三桂陷嘉定，川南巡抚范文光死之，守将白文选走还云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小腆纪年》。癸酉朔，《永历纪年》及《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诸书均同。惟《残明大统历》独作甲戌朔，今不从。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④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⑤ 据《永历纪年》及《小腆纪年》。归朝司原作皈朝，今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改。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⑦ 据《永历纪年》及《小腆纪年》。

⑧ 据《永历纪年》及《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南^①。孙可望出师御清兵，使李定国与冯双礼等以步骑八万人窥桂林，刘文秀与张先璧等以步骑五万人窥成都。疏闻，封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张先璧为沅国公，冯双礼为兴国侯^②。延平王成功攻长泰^③。

三月壬申朔，建行在太庙^④。甲申，延平王成功与清兵战于江东桥，大败之。清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长泰，进围漳州。库成栋等刺杀清总督陈锦，献其首于延平王军前^⑤。鲁定西侯张名振、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义英将军阮骏联师入长江，登金山，遥祭孝陵而还^⑥。

夏四月壬寅朔。

五月辛未朔。西宁王李定国等进规靖州、沅州及奉天府，皆下之，疾趋广西^⑦。清兵救漳州，相持不下^⑧。

六月辛丑朔。清兵陷石泉，川北巡抚詹天颜死之^⑨。

秋七月庚午朔。癸酉，西宁王李定国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死。获降将陈邦傅及其子曾禹，送贵州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张先璧、冯双礼封爵据《小腆纪年》，但系月则仍从《逸史》。

③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⑥ 据赵之谦《张苍水年谱》，参《罪惟录》。惟两书均不系月；以《罪惟录》在刺杀清总督陈锦下，故意系于此。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⑧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⑨ 据《小腆纪年》。

伏诛。定国遂尽复梧州、柳州诸地^①。清兵陷琼州，江宁侯杜永和出降，南阳侯李元胤及其弟安肃伯李建捷死之^②。南康王刘文秀复叙州，别将白文选复重庆，清将吴三桂遁走保宁。文秀追击之，败绩，讨虏将军王复臣死之。文秀罢职归云南^③。

八月庚子朔。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朱天麟卒于广南府之西坂邨，诏赠少保，赐谥文靖^④。鲁太保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沈宸荃舟覆闽海卒^⑤。

九月己巳朔。西宁王李定国复衡州，别将白文选复辰州，叛将徐勇伏诛^⑥。延平王成功之师败绩于九龙江，遂解漳州之围，退屯古县^⑦。川陕总督樊一蘅卒^⑧。

冬十月己亥朔。延平王成功复败于古县，退屯海澄^⑨。

十一月己巳朔。辛卯，西宁王李定国败清兵于衡州，斩其主将敬谨亲王尼堪。帝以孙可望跋扈不可恃，遣使密谕西宁王李定国统兵入卫。定国拜受命，谋得当以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通鉴辑览》。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④ 据《残明宰辅年表》。赠谥据《南疆逸史》本传。

⑤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⑥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⑦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⑧ 据《小腆纪年》。

⑨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报^①。杖杀坤宁宫宫人郭良璞及内监李安国，赐宗室巴东王某某及王妃悉自裁^②。

十二月己亥朔。

【癸巳】永历七年（监国鲁八年）。

春正月戊辰朔，帝在安龙府^③。监国鲁王驻金门^④。

二月戊戌朔。清兵陷永州，西宁王李定国自湖南还广西，驻师柳州^⑤。清兵陷廉州^⑥。

三月丁卯朔。清兵败孙可望于宝庆，可望还贵州^⑦。监国鲁王始通表于行在^⑧。

夏四月丙申朔。清将郝尚久复以潮州内附^⑨。

五月丙寅朔。清将固山金励以骑兵万人犯海澄，延平王成功率师大破之^⑩。

六月乙未朔。西宁王李定国自柳州规广东，复平乐，

①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⑤ 据《小腆纪年》，参《通鉴辑览》。

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通鉴辑览》。

⑧ 自莽宗彝《鲁纪年》于癸巳三月下系上自去监国号一语，余书皆纷然从之。然查继佐《罪惟录》无此语；且自癸巳至壬寅，每岁大书监国年号及驻蹕金门，直至壬寅监国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薨逝为止。黄、查皆浙东故臣，而所载歧异至此，殊难索解。今姑依《罪惟录》为正，不取《鲁纪年》之说。惟全祖望撰《张煌言神道碑铭》，亦有时王已去监国号，通表滇中语。以意度之，监国在癸巳以前，帝制自尊，绝不与行在通问。及舟山陷后，寄食金门，延平仅修寓公之礼，形势已非昔比；故不得不奉表行在，以图联络而弭嫌已耳。至于监国之名号，则未必遂去也。姑假定其书法如此，以俟来者订正云。

⑨ 据《小腆纪年》。

⑩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及《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尽收高州、廉州、雷州诸府。帝复降密敕，再促定国入卫^①。延平王成功遣使至行在，疏陈克敌功。诏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利为建安伯，郝文兴为祥符伯，王秀奇为庆都伯，陈辉为忠靖伯，洪旭为忠振伯。擢参军冯澄世为太仆寺卿，兼右佥都御史。延平王成功始筑海澄城^②。

秋七月甲子朔。西宁王李定国率师攻肇庆，不克^③。

闰七月甲午朔。西宁王李定国率师复化州、吴川、信宜、石城、贺县、平乐，遂进围桂林，不克^④。

八月癸亥朔。

九月癸巳朔。清兵复陷潮州，守将郝尚久败死。延平王成功遣兵救之，不及^⑤。

冬十月癸亥朔。清兵复陷吴川，守将陈彝典、陈其策死之^⑥。

十一月癸巳朔。

① 据《通鉴辑览》。促定国入卫事据《小腆纪年》。

② 据《海国纪》。其陈辉、洪旭二人封号，则据《小腆纪年》永历纪补入。惟《纪传》作永历十二年正月事，今依《海国纪》类移于此耳。郝文兴与王秀奇封号，《纪传》互倒，今亦依《海国纪》为准。《纪传》又有马信封建威伯事，今按此时马信尚未归附，故不录。

③ 据《小腆纪年》。但改原文闰六月为七月。按《残明大统历》，是年闰七月，非闰六月也。

④ 据《小腆纪年》。但改原文七月，为闰七月。

⑤ 同上。《海国纪》系郝尚久来降于是月，误。

⑥ 据《小腆纪年》。

十二月癸亥朔，魯定西侯張名振全師進崇明，大捷于平洋沙^①。清兵陷郴州，巡撫朱俊臣死之。帝親行考選^②。

① 据《小腆紀年》。平洋沙原文系平陽沙，今依《罪惟錄》。

② 据《小腆紀年》。

第五编

【甲午】 永历八年(监国鲁九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在安龙府。改云南府为云兴府,辰州为沅兴府,沅州为黔兴府。诏起南康王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①。监国鲁王驻金门,遣定西侯张名振,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合延平王部下诸将,联师入京口。战不利,留四日返。延平王复遣戎政司马陈六御,及将军程应蕃等,协抵平洋沙,攻崇明,复不克。鲁仁武伯姚志卓,定南伯徐仁爵死之。还触吴淞关,掠清战舰二百七十艘。名振以沙船九十艘泛登莱,及高丽乃还^②。

二月壬戌朔。开科取士四十名,以四川熊渭为第一,授庶吉士。余授知县教职有差^③。

三月辛卯朔。孙可望遣部将郑国、王爱秀至行在,贼杀户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贞毓,都督僉事郑允元,太仆

① 据《永历纪年》及《小腆纪年》。

② 据《罪惟录》,参《张苍水年谱》。徐仁爵事据《小腆纪年》。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寺少卿赵庚禹，给事中徐极、张镌，御史李颀、周元吉、胡士端、朱议屺，编修蒋乾昌、李元开，检讨陈麟瑞，郎中蔡缙，员外郎林青阳、任斗墟、朱东旦，主事刘议新、易士佳等十八人。并杀内监张福祿，全为国^①。

夏四月庚申朔。以吏部右侍郎张佐辰兼东阁大学士入直^②。西宁王李定国复取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诸县^③。

五月庚寅朔。清宁波镇将张洪德反正，纳款于监国鲁王，封定宁伯^④。

六月己未朔。西宁王李定国遣兵攻梧州，不克^⑤。

秋七月戊子朔。清兵复陷平远^⑥。

八月戊午朔。鲁定西侯张名振，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与延平王部将水军总制崇明伯甘辉联兵规吴淞，遭风变旋师。移攻舟山，克之。清将巴臣兴出降，陈虎伏诛。监国鲁王遣义兴将军阮骏与延平王部将戎马司马陈六御共守舟山^⑦。

九月丁亥朔。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十八人姓名职衔，均据《南疆逸史·吴贞毓传》。惟传作六月，今仍依《纪略》系三月。因《小腆纪年》及《残明辛酉年表》均系三月也。

② 据《残明辛酉年表》。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罪惟录》。

⑤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张苍水年谱》及《罪惟录》。

冬十月丁巳朔。西宁王李定国率师围广州^①。

十一月丁亥朔。改都康、万承、安平、安龙诸州俱为府^②。

延平王成功遣效用官林云璿奉表诣行在。命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率水陆军勤王，并护云璿南下，期与西宁王李定国会师于广东^③。

十二月丁巳朔，延平王成功攻漳州，守将刘国轩举城内附，属邑皆下，遂进略泉州^④。清兵援广州，西宁王李定国战不利，旋师攻肇庆，复不克^⑤。清台州镇将马信反正，纳款于监国鲁王，封建威伯^⑥。甲申，鲁太师定西侯张名振卒于舟山，遗言以所部付兵部左侍郎张煌言。监国鲁王震悼，辍朝赐祭^⑦。

【乙未】永历九年（监国鲁十年）。

春正月丙戌朔，帝在安龙府^⑧。监国鲁王驻金门^⑨。延平王成功率师取仙游^⑩。

①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

④ 同上。《海国纪》称国轩内附在十二月朔，今从之，故次第与《小腆纪年》不同。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罪惟录》。建威伯之封，则据《小腆纪传》永历纪。惟《纪传》原文为永历十二年事，今依张洪德封定宁伯例移此。

⑦ 据《罪惟录》及《张苍水年谱》，系日甲申据《罪惟录》本传。署衔太师据《小腆纪年》。惟《小腆纪年》谓名振卒于永历九年十一月丁未，未知孰是。《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亦作永历八年十二月，与《罪惟录》及《张苍水年谱》并合，故从之。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⑨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

⑩ 据《海国纪》。

二月丙辰朔。延平王成功承制置官属，始设六官及储贤、育贤二馆。改厦门为思明州，以邓愈知州事^①。南康王刘文秀率师驻川南^②。

三月丙戌朔。西宁王李定国与清兵战不利，率师归南宁^③。

夏四月乙卯朔。延平王成功筑潯州城^④。

五月甲申朔。南康王刘文秀攻常德，败绩^⑤。延平王成功行祭旗礼，大演陆师，集缙绅观之，戈甲耀目，军威大振。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以舟师次虎头门，闻梧州失守，仓猝旋师。延平王成功责其迟滞失策，命各戴罪立功。统军黄梧等降级有差。清增兵寇闽，延平王成功堕安平镇，及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县城，旋师保思明州^⑥。

六月甲寅朔。延平王成功祭海，大演水师。命永安伯黄廷、建安伯万礼统兵二十镇南下窥粤；崇明伯甘辉、庆都伯王秀奇统兵二十镇北上，会忠靖伯陈辉、忠振伯洪旭、戎政司马陈六御之师入长江^⑦。

秋七月癸未朔。

①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通鉴辑览》。

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海国纪》。

⑦ 同上。依《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补祭海二字。

八月壬子朔。永安伯黄廷率师破揭阳城，进克澄海、普宁^①。

九月壬午朔。祥符伯郝文兴卒^②。监国鲁王设四屯，命兵部左侍郎张煌言屯临门，别将陈文达、阮春雷等分驻玉环山、楚山、牛头山；于是东南不剃发者咸来集焉^③。

冬十月辛亥朔。

十一月辛巳朔。

十二月辛亥朔。孙可望遣兵袭击西宁王李定国于田州^④。忠振伯洪旭率师入台州港^⑤。

【丙申】永历十年（监国鲁十一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安龙府^⑥。监国鲁王驻金門^⑦。西宁王李定国败孙可望之兵于田州，率师疾趋安龙府，将迎帝入滇。可望侦知之，遣其部将白文选先至，促驾移黔。太后闻之哭，从官亦哭。文选见而心动，因以情告，曰：姑迟行，俟西府至。遂以輿徒不集报可望，阴留俟定国。数日，定国至，与文选共奉帝西巡云南。可望复遣兵邀之，不及而返^⑧。清将尚可喜遣兵寇揭阳，左先锋

①② 据《海国纪》。

③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罪惟录》。系月则从《罪惟录》。

④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⑤ 据《海国纪》。

⑥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⑦ 据《罪惟录》。

⑧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苏茂迎战败迹，援剿右镇黄胜，殿兵镇林文灿死之^①。

二月庚戌朔。庚申，帝至曲靖。西宁王李定国率精兵先入云兴府，南康王刘文秀出迓之^②。黔国公沐天波迎帝于乌龙驿^③。延平王成功调部将苏茂、杜辉、黄梧等还思明州。命永安伯黄廷率舟师南下，兼访问行在消息^④。

三月庚辰朔。西宁王李定国、南康王刘文秀，诣曲靖迎驾，奉帝至云兴府，以故定北将军艾能奇府为行宫，暂驻蹕焉。建云南省为滇都^⑤。进封西宁王李定国为晋王、南康王刘文秀为蜀王。封白文选为巩国公、王尚礼为保国公、王自奇为夔国公、贺龙仪为保康侯、张虎为淳化伯、李本高为崇信伯、高文贵为广昌伯。余进职有差^⑥。以金维新为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龚铭为兵部侍郎。加沐天波柱国少师。除光禄寺少卿高勳、御史邬昌期名，寻复官。命兵部尚书文安侯马吉翔、吏部左侍郎雷跃龙、太常寺卿扶纲并兼东阁大学士^⑦。进张佐辰吏部尚书^⑧。以王应龙为工部尚书^⑨。进封延平王成功为潮王，固辞

① 据《海国纪》。

②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⑥ 同上。参《小腆纪年》。

⑦ 据《小腆纪年》。末条参《残明辛酉年表》。

⑧ 据《残明辛酉年表》。

⑨ 据《小腆纪年》。

不拜^①。进封定国公郑鸿逵为真定王，从晋王李定国之请也^②。延平王成功命振威伯马信、定宁伯张洪德北驻舟山协防^③。

夏四月己酉朔。清兵寇思明州，延平王成功督部将林顺、王明、陈泽等击败之于泉州港。寻移寇金门之白沙寨，忠振伯洪旭又败之^④。

五月己卯朔。永安伯黄廷率舟师至石阳卫，粮食告乏，兵多逃亡，遂回师^⑤。

闰五月戊申朔。

六月戊寅朔。遣巩国公白文选、淳化伯张虎赍玺书赴黔，慰谕可望。可望夺文选兵，羁之营中，遣张虎复命^⑥。延平王成功议揭阳丧师之罪，斩左先锋苏茂，余各责罚有差。辛丑，延平王部将黄梧以海澄叛降于清^⑦。

秋七月丁未朔。辛亥，延平王成功率师北伐，复闽安镇，诛清将胡希孔，俘获百七十余人。己巳，战于南台，夺桥。辛未，战于桥北，再胜。甲戌，战于教场，获马二十五匹，擒清将张礼，遂进围福京^⑧。

八月丙子朔。晋王李定国奏请归可望妻子于滇，遣

① 据《罪惟录》。

② 据明遗民刘彬所撰《晋王李定国列传》，见《云南杂志》周年纪念增刊《滇粹》，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年日本东京出版。

③④⑤ 据《海国纪》。

⑥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⑦ 据《海国纪》。黄梧事系日辛丑，则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⑧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进围福京句，则据《海国纪》及《小腆纪年》。

张虎护送之。以秦王府为行宫^①。己卯，延平王成功克连江^②。壬辰，延平王成功退屯闽安镇^③。辛丑，清兵再陷舟山，鲁义英伯阮骏、诚意伯刘永锡、定宁伯张洪德、将军杨晋爵、太常寺卿陈九征、副使俞师范及延平王部将戎政司马陈六御俱死之。清兵堕舟山城，迁其民于陆地^④。鲁户部主事王江复起兵于四明山，败绩，死之^⑤。

九月丙午朔。清兵陷辰州^⑥。延平王成功城闽安镇及罗星塔。优恤舟山死难诸将家族^⑦。

冬十月乙亥朔。晋王旧部祁三升不服可望，转战来朝，封咸宁伯以旌之^⑧。夔州巡抚邓希明、总兵张元凯叛降于清^⑨。清兵寇铜山，延平王部将后冲镇华栋，护卫右镇黄元击走之^⑩。

十一月乙巳朔。

十二月甲戌朔。延平王成功克罗源、宁德，寻班师还思明州。崇明伯甘辉斩清将阿克襄于护国岭^⑪。

①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③ 据《小腆纪年》及《海国纪》。

④ 据《海国纪》，参《罪惟录》及《小腆纪年》。义英伯《海国纪》作英毅伯；《纪年》作英义伯。按阮骏初封义英将军，则进封之号，自以义英伯为是。疑《海国纪》与《纪年》皆误，今以意改正之。

⑤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海国纪》。

⑧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⑨ 据《小腆纪年》。

⑩ 据《海国纪》。

⑪ 据《小腆纪年》及《海国纪》。

【丁酉】永历十一年(监国鲁十二年)。

春正月甲辰朔,帝在滇都^①。监国鲁王驻金门^②。

二月甲戌朔 甲申,皇太子出阁讲学^③。司礼监庞天寿卒^④。延平王部将复温州^⑤。

三月甲辰朔。真定王郑鸿逵卒于金门^⑥。

夏四月癸酉朔,上圣安皇帝谥号曰安宗简皇帝,后黄氏曰孝哲简皇后,李氏曰孝义简皇后;思文皇帝谥号曰绍宗襄皇帝,后曾氏曰孝毅襄皇后;皇考端皇帝庙谥曰礼宗端皇帝,皇妣孝正皇太后王氏曰孝正端皇后。下诏大赦^⑦。延平王部将施举、李顺与清兵战于定海关,败绩,死之^⑧。监国鲁王遣总兵何达武奉表诣行在,请会师出吴楚。帝优诏慰问,命仍监国号。进张煌言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师浙海,赞理恢剿军务。夔国公王自奇举兵反于楚雄,西犯永昌^⑨。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罪惟录》。

③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⑤⑥ 据《海国纪》及《小腆纪年》。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孝哲、孝义,均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孝毅襄皇后之谥,则据《小腆纪传》后妃传补入。

⑧ 据《小腆纪年》及《海国纪》。

⑨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张煌言入阁据《罪惟录》补入。又据《残明宰辅年表》补仍督师浙海以下十一字。惟《年表》以煌言入阁为永历十三年六月事,今不从。盖十三年六月,帝已深入缅甸之赭碛,马吉翔复隔绝内外,致巩昌王白文选与威宁侯祁三升迎驾之使均不得通消息;况越在海外之煌言,而谓能勅使遥授耶?其不足信明矣!故仍依《罪惟录》作永历十一年事,并类系于监国鲁王奉表诣行在之下。

五月癸卯朔。

六月壬申朔。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使至思明州求通商，延平王成功许之^①。

秋七月壬寅朔。延平王成功出师北伐，攻兴化，进屯狼崎^②。

八月辛未朔。壬申，延平王成功率大军入海门港，取黄岩，进围台州，克之。于是天台、太平、海门各县，望风归附，悉为我有^③。举行滇都乡试，以演武场为贡院，取中王肇兴等五十四人^④。孙可望举兵反。诏削其王爵，命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率诸镇兵讨之。帝亲御五凤楼，宴饯簪花，犒赏三军。时久雨忽霁，人心踊跃^⑤。

九月庚子朔，晋王李定国率兵至曲靖，屯于三岔。与可望战不利，退守曲靖，坚壁不出。癸丑，巩国公白文选通款于晋王李定国，自可望军中轻骑来奔。可望遣其将张胜、马宝、武大定间道犯滇都。丁巳，鄂国公马进忠自可望军中遣密使通款于晋王李定国。定国悉发兵攻可望军，大败之，可望溃走白水。晋王李定国露布奏捷，使蜀王刘文秀、巩国公白文选东追可望，自引兵还援滇都。庚申，张胜潜师至滇都，途遇中书科中书朱斗垣，被执不屈，死之。胜欲入城，为守者所阻。过三市街，见

①② 据《海国纪》。

③ 据《海国纪》。

④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⑤ 同上。削可望王爵事，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补入。

金马坊垂露布长丈余，知可望军已败，遂纵兵焚掠。至横山塘，而晋王凯旋之师已至，马宝迎降。张胜拒战竟日，败走亦佐县山谷中，逻卒获之以献，磔于市。晋王李定国凯旋，诸臣郊迎，入朝庆贺。蜀王刘文秀获可望将张虎于西水，械送滇都系狱。可望奔还贵州，兴国侯冯双礼纵炮伏之。可望挈家口輜重走镇远，旋至楚南，降于清军。双礼阳为断后，掩其子女玉帛，偕蜀王刘文秀、巩国公白文选归滇都^①。

冬十月庚午朔，晋王李定国率师讨王自奇于永昌，擒其将关有才。自奇走腾越，势穷自刎^②。晋王李定国班师归滇都，奏请行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马进忠为汉阳王、冯双礼为庆阳王、马宝为淮国公、马惟兴为叙国公、贺九仪为广国公、靳统武为平阳侯、祁三升为咸宁侯、高文贵为广昌侯。磔张虎、关有才于市，军民大悦^③。论从逆罪，降荆江伯张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会诸人爵，程源、郑逢元、万年策、刘泌等降级有差^④。

十一月己亥朔。追卹安龙死难大学士吴贞毓以下十八人。赠贞毓左柱国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谥文忠；郑允元太子太傅武安侯，谥武简；赵庆禹大理寺卿；徐极、张鏐兵部左侍郎；李颀、周元吉、胡士端、朱议爌右佥

①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其朱斗垣事，则据《小腆纪年》补入。

②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③ 同上。贺九仪封爵，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补入。

④ 据《小腆纪年》。

都御史；蒋乾昌、李元开、陈麟瑞翰林院侍读学士；蔡缙通政使；林青阳、任斗墟、朱东旦太常寺卿；刘议新、易士佳太仆寺卿，各赐荫有差。遣使谕祭，并立庙安龙府，大书十八先生成仁取义之碑。并荫内监张福祿，全为国弟侄一人锦衣卫指挥金事^①。

十二月己巳朔。议开缅甸为行省，以元江土知府那嵩任总督，不果。寻命嵩巡抚元江^②。复南宁^③。思明州火药局灾^④。

① 据《南疆逸史·吴贞毓传》，并参《永历帝纪略》及《小腆纪年》。其所系年月，则从《纪略》及《纪年》，不从吴传。

②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原文为是冬，今系十二月。又原文为议开缅甸为省，以元江上府为总督，不果云云。上府二字不可解。按《永历帝纪略》知为土府之误，即土知府之简称也。是时元江土知府为那嵩，见《南疆逸史·那嵩本传》，故为改正如此。巡抚元江事亦见本传。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海国纪》。

第六编

【戊戌】 永历十二年(监国鲁十三年)。

春正月戊戌朔，帝在滇都^①。监国鲁王驻金门^②。遣漳平伯周金汤、内监刘国柱赍玺书从安南航海至思明州，慰问延平王成功，赐招讨大将军册印，并尚方剑，许便宜行事。于是成功始设长史、审理、典宝、典仗、典仪、典膳诸官焉。擢徐孚远为左副都御史^③。以程源为礼部尚书。命钱邦芑掌都察院事^④。清兵陷横州，知州郑云锦被执，不屈死之^⑤。

二月戊辰朔。赐前滇黔总制范矿赠卹。赐故辅严起恒、杨畏知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五臣赠卹。左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罪惟录》。

③ 据《小腆纪年》及《海国纪》。徐孚远事则专据《小腆纪年》。按两书均系延平王封于是岁；《罪惟录》系永历十年，《行在阳秋》又系八年。余据黄宗羲《永历纪年》，《赐姓始末》，及《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均系永历三年，今从之。复依《赐姓始末》，以玺书慰问于是岁焉。至招讨大将军之命，更早在隆武二年，意者此时复赐正式册印耳。

④⑤ 据《小腆纪年》。

副都御史徐孚远随使入覲，道阻安南，仍返思明州^①。清兵由楚、蜀、粤三路寇黔。晋王李定国遣部将刘正国与潯国公杨武等守三陂、红关诸险，以防蜀。命汉阳王马进忠驻贵州^②。清总督李率泰寇闽安镇，陷之。延平王成功返思明州，寻复督师南下^③。

三月戊戌朔。清将吴三桂陷重庆^④。

夏四月丁卯朔。清将洛托陷贵阳，汉阳王马进忠遁归，巡抚冷孟铎死之。庚辰，清将吴三桂犯三陂，守将刘正国遁，遂陷遵义。庚寅，大招讨蜀王刘文秀卒。遗表云：敌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帝嘉之，命以亲王礼优卹^⑤。延平王成功克鸥汀坝寨，取粮而还^⑥。

五月丁酉朔。潯国公杨武与清将吴三桂战于开州之倒流水，失利。荆国公王光兴、永西宣慰使安坤、酉阳宣慰使冉奇鏊、藺州宣慰使奢保受等并叛降于清^⑦。

六月丁卯朔。

秋七月丙申朔，以晋王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赐黄

①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杨武封爵据《小腆纪年》。

③ 据《海国纪》。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同上。刘文秀条参《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⑥ 据《海国纪》。

⑦ 据《小腆纪年》。王光兴原作王兴，据《小腆纪年》附考改正。其封爵原作兴中伯，今据《南疆逸史·洪育鳌传》改。《逸史》亦言王光兴出降于清也。

铖命出师以御清兵^①。清将卓布泰陷独山州。戊戌，督师大学士文安之率川东诸军由水道袭重庆，不克。督师大学士张煌言自舟山率师合延平王成功北伐。甲辰抵羊山，风涛碎船，浮没士卒八千人，义阳王□□溺焉。乃返旆^②。

八月丙寅朔，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率勋镇出师，帝亲御五凤楼宴饯。庚辰，清兵陷文安，兴宁伯王兴死之^③。

九月乙未朔。延平王成功取象山^④。

冬十月甲子朔。清兵三路集贵州，统帅铎尼自北至，会于杨老堡，戒期寇滇。晋王李定国命庆阳王冯双礼守鸡公背，沅国公张先璧守黄草坝，巩昌王白文选守七里关^⑤。

十一月甲午朔。

十二月癸亥朔。甲子，清将吴三桂出遵义，由水西趋天生桥，入乌撒。巩昌王白文选弃七里关，走霑益。清将卓布泰寇盘江之罗颜渡，我军据险沈舟，敌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继祿叛降清，导清兵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龙府。晋王李定国遣怀仁侯吴子经御之，败绩。定国自将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李定国条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王兴条据《南疆逸史》本传。《小腆纪年》系王兴事于永历十八年，今不从。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小腆纪年》。

兵三万人倍道趋援，战于炎遮河，复败绩，退保北盘江。庆阳王冯双礼之师亦溃于鸡公背，清兵遂陷曲靖^①。戊寅，晋王李定国微服入行在，密奏请移蹕。敕黔国公沐天波宣谕缅甸。乙亥，晋王李定国谕滇民避兵。时清兵三路会于曲靖，朝议莫知所向，太仆寺卿辜延泰与故蜀王刘文秀部将陈建举文秀遗表，请帝幸蜀。大学士马吉翔力阻之。晋王李定国请就湖南之峒蛮，如事急，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就延平王成功于思明州。吉翔复不可。黔国公沐天波请幸迤西，地近缅甸。帝从之^②。丁丑黎明，帝发滇都，从而南者，军民数十万人。故定北将军艾能奇子艾承业谋纠德安侯狄三品劫驾，事泄，晋王李定国亲为殿后，承业乃不敢追。帝至碧鸡关，军民塞路，哭声动地。帝谕住辇起立，手扶天波肩，四顾城中宫阙，挥涕曰：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若还宫死社稷，以免生灵惨毒之为愈。谕毕大哭，天波俯伏奏慰。定国亦飞驰至，共请前发，以慰众心。帝乃就辇，间关至大理，扈从者相失过半^③。延平王成功驻军沙门^④。

【己亥】 永历十三年（监国鲁十四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次永平县^⑤。监国鲁王驻金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小腆纪年》。

②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及《小腆纪年》。

③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门^①。乙未，清兵陷滇都，户部主事刘之谦死之^②。丙申，帝至永昌，下诏罪己。晋王李定国还黄钺待罪，自请削秩，不许^③。新津侯谭弘、仁寿侯谭诣共杀涪侯谭文，遂叛降于清^④。督师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安之卒于川东军次^⑤。

闰正月壬戌朔^⑥。癸亥，清兵自滇都西犯^⑦。辛未，总兵王国勋败绩于普洱。丙子，巩昌王白文选败绩于大理之玉龙关，由沙木河走镇康，入木邦，总兵吕三桂死之^⑧。丁丑，行在闻玉龙关之报。晋王李定国遣平阳侯靳统武以兵四千扈帝发永昌，黔国公沐天波、大学士马吉翔从行。工部尚书王应龙扈驾不及，死之^⑨。己卯，帝至腾越。晋王李定国设三伏于潞江之磨盘山，以待清兵。辛巳，清将吴三桂渡潞江，大理寺卿卢桂生叛降于清，泄定国谋，三桂先发炮击伏兵，我师不得已，仓猝迎战。苦斗终日，竟败绩，泰安伯竇名望、总兵王玺俱死之。晋王李定国走孟定府。清兵以死伤重，亦引还。壬午，帝自腾越入南甸。乙酉，野次未定，闻磨盘山之报，跟

① 据《罪惟录》。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同上。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残明宰辅年表》。

⑥ 是年闰正月，《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失载；今从《残明大统历》改正。《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及《小腆纪年》亦均有闰正月。

⑦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惟原作二月癸亥，今改正。

⑧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⑨ 据《小腆纪年》。王应龙事据《南明史野·永历皇帝纪》。

跼夜发。叛将孙崇雅邀击资装于道中。时随扈兵士尚四千人，疾驰迷道，互相惊扰，群臣妻子不相顾。叛卒乘机剽掠，贵人宫嫔，相失过半。平阳侯靳统武亦弃帝而去。丙戌，帝至囊木河。己丑，抵铁壁关。庚寅，抵铜壁关，即缅甸界也。缅甸遣使来言：大兵压境，诸蛮惊惧，请从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大学士马吉翔矫旨从之。辛卯晦，帝至蛮漠。土官思绵迎入土司城，进衣衾食物，执礼甚恭^①。雅州伯高承恩率诸土司敛兵拒守。诸生薛大观举家殉义于滇郡城外之黑龙潭^②。

二月壬辰朔，帝次大金沙江，缅甸遣四舟来迎。丁酉，浮江东下。从官自觅舟江上，得渡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总兵潘世荣、内监江国泰等六百余人，马九百四十余匹，俱陆行纤道入，朔会于缅甸阿瓦城^③。晋王李定国自孟定府移兵驻猛缅甸。丙申，巩昌王白文选以兵迎帝于缅甸阿瓦城，不得^④。己酉，帝至井亘。缅甸人禁勿进，遂止其地，朝议遣总兵邓凯、行人任国玺赍敕如巩昌王白文选营，大学士马吉翔阻之，不果。乙卯，缅甸人请大臣问国故，遣大学士马吉翔之弟马雄飞偕御史邬昌琦赍敕往谕。缅甸人发神宗敕书，对校不同，疑为伪。及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惟《逸史》误二月为三月，今改正。

④ 据《小腆纪年》。

见黔国公征南将军印，乃信服。盖缅自万历二十二年因乱来滇求救不许，遂绝朝贡，故所知惟神宗朝故事也^①。延平王成功驻兵磐陀桥，传谕各军候令北伐^②。

三月辛酉朔。清将吴三桂率兵至姚安，大学士张佐辰、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翰林刘蒞、布政使宋企琰等皆迎降。清兵还至滇都，大学士扶纲、侍郎尹三聘、淮国公马宝、叙国公马惟兴、武靖侯王国玺、怀仁侯吴子圣、宜川伯高启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士官先后降。德安侯狄三品执庆阳王冯双礼以叛降于清。黔国公沐天波、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谋奉帝出缅甸，大学士马吉翔阻之，不果。缅人戕我从官之陆行者于阿瓦城，通政使朱蕴金，中军姜承德，副总兵高陞，千户谢安祚、向鼎忠、范存礼、温如珍、李胜、刘兴隆、段忠等皆死之。总兵潘世荣降于缅。余安插远方，多被缅甸分给土人为奴，久之悉自杀无存者。惟岷王世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罗国^③。

夏四月辛卯朔。咸宁侯祁三升以兵迎帝于缅甸，大学士马吉翔遣锦衣卫丁调鼎、考功司杨生芳以敕书止之曰：朕已航海赴闽，将军善自为计。三升痛哭撤师。吉翔复予缅官之守隘者敕曰：后有一切官兵，都与截杀。盖缅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井亘《纪年》作井梗，今依《逸史》及《野史》。

② 据《海国纪》。

③ 据《小腆纪年》。末条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人畏兵，吉翔以此悦其心，而不知适为所愚也^①。

五月辛酉朔。甲子，缅甸具龙舟鼓乐，遣使迎驾。乙丑，帝发井亘。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戊辰，陆行五六里，始达赭碛。缅人构台于赭碛，以栖车驾。置草屋十间，编竹为城，兵士百余人护之。从宫多结茅散处，蛮男妇自来贸易。初至馈献颇丰，后乃渐薄^②。癸酉，延平王成功、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会师舟山，大举北伐以援滇都。戊寅，抵崇明。己卯，经江阴，舟楫蔽江而上^③。

六月庚寅朔。丁酉，延平王成功、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以舟师从大江突京口。壬寅，泊焦山，祭天，旗盖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祀山川岳渎，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高皇帝毕，缟素祭威宗烈皇帝、绍宗襄皇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成功、煌言恸哭誓师，三军皆哭，声震百里。丙午，延平王成功大军抵瓜州城下，清师御之大败，满汉兵死者千余，遂克其城。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以偏师溯江而上，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者，相属于道。癸丑，延平王成功克镇江城。大殓将士于京岷山。命右武卫统领周全斌、援剿后镇黄

①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咸宁侯《纪年》作咸阳侯，今改正。

② 同上。赭碛《纪年》作者梗，今依《逸史》及《野史》。

③ 据《小腆纪年》。参《海国纪》。

昭守镇江，右佥都御史冯澄世权常镇道；兵都事李微知镇江府；分徇属道皆下之^①。丁巳，督师大学士张煌言率师规南京，兵抵观音门^②。清兵陷成都。雅州伯高承恩为其弟承裔所杀^③。

秋七月庚申朔，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以哨卒七人略江浦，取之^④。癸亥，延平王成功传檄所都诸镇，直指南京^⑤。甲子，芜湖降书至。延平王成功谓督师大学士张煌言曰：芜湖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丙寅，煌言至芜湖，传檄郡县，大江南北，相率送款。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和州、广德、无为，凡四府，三州，二十三县。江、楚、鲁、豫人士，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而下游之常镇各属，亦皆乘时为迎降计。清漕督亢得时率淮安兵援镇江，未至而溃，得时投水死。自巡抚而下，仓皇欲走，东南大震^⑥。戊辰，延平王成功全军抵南京，由仪凤门登岸，军于狮子山。合八十三营牵连固守，诸舟列阵于江门外。乙亥，南京清兵

① 据《小腆纪年》。并参《罪惟录》及《张苍水年谱》。冯澄世职衔见前。

②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及《张苍水年谱》。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及《小腆纪年》。

⑤ 据《海国纪》。

⑥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及《小腆纪年》，《海国纪》。

出千骑扑狮子山副将余新，新击败之。清总督郎廷佐益震惧，乃以诈降缓师，延平王成功遂弗备。辛巳，清将梁化凤夜穴神策门，引五百骑突犯余新营，我师出不意，惊溃。新败入萧拱宸营，化凤乘之，拱宸亦败遁，新被擒。壬午，清兵尽出南京城外，驰攻我师，延平王成功督诸军御之，败绩。崇明伯甘辉、建安伯万礼、吏官潘庚锺、镇将张英、林胜、蓝衍、陈魁、魏标、林世用、洪复等俱死之。癸未，延平王成功至镇江，遂全师入海。瓜州、镇江皆复陷于清^①。鲁建国公郑彩卒于思明州^②。

八月己丑朔。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以孤军留滞芜湖，清将郎廷佐贻书招降，峻拒之。潜行山谷中，间道走归林门^③。己亥，延平王成功攻崇明，不克。癸卯，黔国公沐天波以夷礼见于缅甸，礼部郎中杨在、行人任国玺疏劾之^④。元江巡抚那嵩、延长伯朱养恩、将军那崙、高应凤，总兵许名臣等起兵攻石屏，不克^⑤。

九月己未朔。缅人进新稻于赭碇行在，帝命分给从

①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梁化凤神策门之役，《海国纪》作七月十五日甲戌，误。《纪年》作二十三日壬午，亦与下文冲突。今根据事实，定为二十二日辛巳，盖《纪年》本作二十二日，而误刊为二十三日也。

② 据《罪惟录》熊汝霖传。参《南疆逸史·郑成功传》。

③ 据《张苍水年谱》。参《罪惟录》及《小腆纪年》。林门从《纪年》，即《年谱》之临壘，《罪惟录》之临门也。

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南疆逸史·那嵩传》。参《小腆纪年》，元江《纪年》作沅江，误。今依《逸史》改正。

官之贫者^①。延平王部将刘猷败绩于温州，死之^②。乙丑，延平王成功还师思明州。以北伐无功，遣使从龙门间道上表行在，请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行事。立忠臣庙，祀崇明伯甘辉以下死事诸臣^③。

冬十月戊子朔，颁历于缅甸^④。清将吴三桂统满汉大兵寇元江，巡抚那嵩等婴城固守不下^⑤。晋王李定国移营孟艮，承制加各土司勋爵，令起兵讨清。孟艮有女酋，纠众梗化，定国破擒之，遂据其城^⑥。故蜀王刘文秀部将郝永奇以邛、眉等州叛降于清。宁国公王友进叛降于清^⑦。

十一月戊午朔。癸亥，清兵陷元江，巡抚那嵩、知府那焘、将军那崙、高应凤、总兵许名臣、孙应斗、周长统、马秉忠、鲁二力、赖世勋、许甲桂等俱死之。延长伯朱养恩，奔晋王李定国军，道卒^⑧。巩昌王白文选至孟艮，与晋王李定国合营^⑨。

十二月丁亥朔。巩昌王白文选复移军猛壤^⑩。延平王成功大举规闽，败清兵于嵩门^⑪。

① 据《小腆纪年》及《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小腆纪年》。

③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乙丑《纪年》作甲子，误。今依《海国纪》改正。

④ 据《小腆纪年》，及《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⑤ 据《南疆逸史·那嵩传》。参《小腆纪年》。

⑥ 据《小腆纪年》，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⑦ 据《小腆纪年》。王友进封爵原作镇宁侯，今据《南疆逸史·洪育鳌传》改正。

⑧ 据《南疆逸史·那嵩传》。参《小腆纪年》。

⑨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⑩ 同上。参《小腆纪年》。

⑪ 据《罪惟录》。原文作冬延平师大扰嵩门而不系月，今附于岁尾焉。

第七编

【庚子】 永历十四年(监国鲁十五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赭岷^①。监国鲁王驻金门^②。德阳王至濬自交趾之高平出降于清^③。

三月丙辰朔。颍国公杨武叛降于清。广国公贺九仪谋叛降于清,晋王李定国诛之。督师大学士张煌言驻师林门,寻移驻桃渚^④。

夏四月乙酉朔。巩昌王白文选移军景线^⑤。

五月乙卯朔。甲子,清将达素、李率泰寇思明州,延平王成功督诸将讨拒之。初接不利,闽安侯周瑞、五府督陈尧策先战歿。寻潮平风转,遂大破清兵,斩千六百人,俘其将哈喇土星等。达素逃归福京,畏罪自杀。海陵将军陈奇策殉义于肇庆^⑥。

秋七月甲寅朔。巩昌王白文选以兵迎帝于阿瓦城,

①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据《罪惟录》。

③④⑤ 据《小腆纪年》。

⑥ 第一条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第二条据《南疆逸史·陈奇策传》。

不得^①。

八月甲申朔。郝承裔复以雅州内附^②。

九月癸丑朔。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陈时事。碎御玺以给从官^③。御史任国玺请皇太子出阁开讲^④。

【辛丑】永历十五年(监国鲁十六年)。

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赭径^⑤。监国鲁王驻金门^⑥。丁巳,清酋福临死。己未,其子玄晔袭位于北京^⑦。

二月辛巳朔,延平王成功率兵攻台湾^⑧。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再以兵迎帝于缅甸,不得。击缅兵于锡箔江,大败之,进驻大金沙江。咸宁侯祁三升、孟津伯魏勇、总兵刘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叛降于清。清将吴三桂陷马乃,土司龙吉兆、龙吉佐死之^⑨。甲辰,延平王成功兵抵澎湖^⑩。

三月庚戌朔。锦衣卫赵明鉴等谋诛大学士马吉翔及内监李国泰,奉皇太子慈烺出缅甸,不克。何爱、李某等死之^⑪。

夏四月庚辰朔。癸未,延平王成功克赤嵌城,进围

①②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⑥ 据《罪惟录》。

⑦ 据《小腆纪年》。

⑧ 据《海国纪》。

⑨ 据《小腆纪年》。

⑩ 据《海国纪》。

⑪ 据《小腆纪年》。

台湾，不下。成功移驻七鯤身，筑炮台以逼之^①。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谋渡大金沙江，不克，移军驻亦渺赖山。清兵陷雅州，守将郝承裔死之^②。

五月己酉朔。御史任国玺、礼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邓居诏疏劾大学士马吉翔及内监李国泰，不报。辛未，缅甸弟莽猛白弑兄自立，遣使来索贺礼，无以应^③。

六月戊寅朔。铜山守将蔡禄、郭义叛降于清，忠匡伯张进死之^④。

秋七月戊申朔。缅使复来，言三年供给之劳，索报礼，亦无以应^⑤。乙丑，缅人请从官渡河盟誓，既至，以兵围歼之。诸臣之被戕者，自松滋王某某以下，柱国少师黔国公沐天波，少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文安侯马吉翔，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侍郎邓士廉、杨在，御史任国玺、鄜昌期，部司王祖望、裴廷谟、郭磷、张崇伯、杨生芳、邓居诏，学录潘璜，典簿齐应选，总兵魏豹、马雄飞、王启隆、王自京、龚勋、陈谦、吴承爵、安朝柱、任子信、张拱极、刘相、宋宗宰、刘广寅、宋国柱、丁调鼎，内监李国泰、李茂芳、杨宗华、杨强益、李崇贵、沈由龙、周某、曹某、卢某等凡四十一人。既而缅兵入宫搜财帛，宗藩贵人及诸臣自缢死者，吉王慈煊偕其妃某氏，贵人杨氏、刘氏，松滋王妃

① 据《海国纪》。

②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某氏，总兵姚文相、黄华宇、熊相贤、马宝，锦衣卫赵明鉴、王大雄、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吴千户、郑文远、李既白、凌云、严麻子、尹襄，宗室朱议漆、戚畹、王国玺等凡二十三人。兵既退，姜承德妻某氏，王启隆妻吴氏，妾周氏，吴承爵妻某氏，及马吉翔第四女，复自缢死，齐环妻某氏抱子赴水死。盖从亡者几无噍类矣^①。戊辰，缅人修葺草殿，奉帝居之，寻移于故黔国公沐天波所居室。从者宫眷二十五人，并进衣食^②。

八月戊寅朔。晋王李定国复以舟师攻缅甸不克^③。

九月丁未朔。清将吴三桂率兵窥缅甸^④。

冬十月丁丑朔。己卯，清人杀故平国公郑芝龙于柴市，灭其家，遂勒迁沿海居民于内地，禁舟出海^⑤。

十一月丙子朔。癸巳，帝召见都督同知邓凯于行在，犹以滇黔民瘼为念^⑥。清将吴三桂分兵追击巩昌王白文选于茶山，降之。宫嫔某氏在文选军中，散发结喉以殉^⑦。

十二月丙午朔。清将吴三桂入缅甸境，驻兵于旧晚坡^⑧。戊申，缅人奉帝如清军，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

① 据《小腆纪年》。系日乙丑，即七月十八日，则从《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作丁丑；七月无丁丑，盖即乙丑之误也。《永历纪年》与《也是录》并作七月十九日，相差一日，未知孰是。

②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③④ 据《小腆纪年》。

⑤ 据《海国纪》及《小腆纪年》。

⑥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⑦⑧ 据《小腆纪年》。

同行^①。甲寅，清将吴三桂拥帝北旋^②。延平王成功克台湾，红夷酋长揆一出降^③。延平王成功祭告山川神祇，建台湾为东都，以赤嵌为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二县^④。

是岁，督师大学士张煌言驻师福京之沙关。初闻滇都告警，草疏遣职方郎中吴鉷南访行在，兼入川东鄖阳山中，说韩王本铨与益国公郝永忠、临国公李来亨、皖国公刘体仁等十三家之军出楚，以窥中原，期救滇都之难，俱不得达^⑤。

【壬寅】永历十六年（监国鲁十七年）。

春正月丙子朔，帝在清军。延平王成功奉正朔于东都^⑥。监国鲁王驻金门^⑦。督师大学士张煌言还师驻浙江之林门^⑧。

二月乙巳朔。延平王成功遣使赴吕宋，与西班牙议通商^⑨。

三月甲戌朔。丙戌，帝至滇都，户部尚书龚彝死之。忠勇侯陈豹叛降于清^⑩。清陕西总督李国英等以七

①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小腆纪年》。

③④ 据《海国纪》。

⑤ 据《小腆纪年》，参全祖望、赵之谦两家所撰《张苍水年谱》。

⑥ 据《海国纪》及《小腆纪年》。丙子朔《纪年》作乙亥朔，误。今依《残明大统历》。

⑦ 据《罪惟录》。

⑧ 据《小腆纪年》，参赵之谦《张苍水年谱》。《年谱》引煌言复曹从龙书云：今春风至矣，决计回浙。故系正月。

⑨ 据《海国纪》。

⑩ 据《小腆纪年》，陈豹条参《海国纪》。

将军之师，由陕、楚、蜀三省分道寇川东。临国公李来亨、益国公郝永忠、皖国公刘体仁等据险拒守^①。

夏四月甲辰朔。戊午望，逆臣吴三桂进帛，帝崩于滇都，年三十有八，梵葬北门外。皇太子慈烜亦遇害，年十二。皇太后、皇后及妃嫔等俱北狩。讣至东都，延平王成功上帝谥号曰昭宗匡皇帝，奉正朔如故^②。昭圣仁寿皇太后马氏，皇后王氏北行，至黄茆驿，道崩。匡国公皮熊殉义于滇都。清兵陷叙州之马湖，石泉、王聿谿死之^③。

五月癸酉朔。庚辰，招讨大将军延平王成功薨于东都，年三十有九^④。乙酉，建威伯马信卒。丙戌，延平王世子经嗣位于思明州^⑤。

六月壬寅朔。癸卯，延平王以周全斌为五军都督，陈永华为谘议参军，冯锡范为侍卫，议奔丧东都。旋以清寇告警，缓发^⑥。戊辰，招讨大元帅晋王李定国卒于猛猎军次^⑦。

八月辛丑朔。己未，光泽王俨钺、太子太保礼部尚

①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参《张苍水年谱》及《南疆逸史·洪育整传》。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参《小腆纪年》及《受礼庐日记》。梵葬《逸史》定稿作丛葬，今仍依初稿作梵葬。因他书载三桂弑帝后，复有燔尸之惨也。

③ 据《小腆纪年》。

④ 据《海国纪》。参《小腆纪年》。

⑤ 马信事据《海国纪》，系日则据丸山正彦《台湾开创郑成功传》。世子嗣位东据《海国纪》，系日则据江日昇《台湾外记》。

⑥ 据《台湾外记》。

⑦ 据《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参《小腆纪年》。

书东阁大学士郭之奇、总兵杨祥殉义于桂林^①。

九月辛未朔。丁亥，监国鲁王殂于金门^②。

冬十月辛丑朔。丙午，延平王发思明州。丁未，抵澎湖。丙辰，延平王莅东都，叛将黄昭、萧拱宸等拒命不纳。丁巳，延平王讨叛将黄昭、萧拱宸等诛之，遂定东都，敕胁从者弗问^③。

【癸卯】永历十七年。

春正月庚午朔，延平王在东都^④。清将李国英陷羊耳山，清国公袁宗第退守茶园坪，寻走巴东巫山。甲戌，临国公李来亨、阳城侯马腾云、兴平侯党守素等讨拒清兵于李家店，败绩，退守长坪。己卯，再战，复败，来亨等退保七连坪^⑤。庚辰，延平王率师莅思明州，命勇卫营营将黄安留守东都^⑥。督师大学士张煌言遣使入闽，祭告监国鲁王^⑦。

三月己巳朔。临国公李来亨弃七连坪，退保谭家寨^⑧。

① 据《小腆纪年》。郭之奇职衔据《残明宰辅年表》。

② 据《罪惟录》及赵之谦《张苍水年谱》。其全祖望《张苍水年谱》。作永历十八年甲辰，则赵氏已改正之矣。惟《小腆纪年》系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辛卯，未知所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亦作九月十七日，与《罪惟录》合。

③④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⑤ 袁宗第事据《小腆纪年》。李来亨事据《明季南略》。按《罪惟录·李来亨传》，退守七连坪似为去年事，但不著月日。故今依《南略》卷十八所载清湖广总督张某奏报为准，系于本年正月。

⑥ 据《台湾外记》。

⑦ 据赵之谦《张苍水年谱》。

⑧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

六月丁酉朔。守金门户官郑泰有罪自杀。

秋七月丙寅朔。以黄而辉为思明州知州^①。清兵日迫川东，临国公李来亨愤起，合益国公郝永忠、皖国公刘体仁诸军，与清将李国英力战四昼夜，大破之。俘斩国英部下文武二百余员，军民二十余万人。国英遁走当阳^②。

冬十月乙未朔。清与红夷合兵寇思明州，延平王命五军都督周全斌出御之，诛清将泉州提督马得功。清兵寻陷思明州，延平王退保铜山。于是金门、临门、鹭门、玉环山、楚山、牛头山诸岛师悉解，其地尽陷于清。清堕思明州及金门二城，迁其民于陆地，死者无算^③。

十一月乙丑朔。清兵复大举寇巫山^④。

十二月甲午朔。乙卯，清兵陷巫山之天地寨，皖国公刘体仁死之。己未，进陷黄家坪，益国公郝永忠、清国公袁宗第俱死之。东安王盛蕙遇害。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洪育鳌被执不屈。寻併陷房山，韩王本铉殂^⑤。临国公李来亨等自谭家寨移守茅麓山之通梁^⑥。

【甲辰】 永历十八年。

春正月甲子朔，延平王在铜山。

① 据《海国纪》。

②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

③ 据《海国纪》及《罪惟录》。

④ 据《明季南略》。

⑤ 据《明季南略》及《小腆纪年》。韩王本铉事据《罪惟录》韩主附纪。东安王《南略》作朱安王；洪育鳌《南略》作洪育勋；当是军中奏报之误。

⑥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及《小腆纪年》。茅麓山《罪惟录》作茅绿山，今从《纪年》。

二月甲午朔。延平王发铜山，将返东都。太仆寺卿兼右金都御史冯澄世中道遇害。

三月癸亥朔。壬申，延平王返东都。五军都督周全斌及永安伯黄廷叛降于清^①。改东都曰东宁，陞天兴、万年二县为州，置凤山、诸罗二县。课耕稼，通鱼盐，征租赋，税丁庸，兴学校，招商旅，安抚土番，百废俱举，于是遗民皆视新都为乐土焉^②。

六月壬辰朔。督师大学士张煌言散军居悬壘^③。

秋七月庚寅朔。清将张杰遣人袭执督师大学士张煌言于悬壘^④。

八月庚申朔。清兵陷通梁，临国公李来亨死之。宜都侯塔天宝、阳城侯马腾云、兴平侯党守素等先后出降，于是川东十三家之军烬矣^⑤。

九月己丑朔。乙未，督师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煌言殉义于杭州^⑥。

冬十月己未朔。庚午，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洪育鳌殉义于巫山^⑦。

【乙巳】 永历十九年。

① 据《台湾外记》及《海国纪》。

② 据《南疆逸史·郑经传》。

③④ 据《张苍水年谱》。

⑤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来亨之死，《南疆逸史·洪育鳌传》谓与刘体仁同时，今不从。

⑥ 据《张苍水年谱》。参《小腆纪年》。

⑦ 据《南疆逸史·洪育鳌传》。

春正月戊子朔，延平王在东宁。集文武官于安平镇，遥祭昭宗匡皇帝^①。

夏四月丁巳朔。清将施琅等率师寇东宁，遇风而还。

秋七月乙酉朔。勇卫营营将黄安卒。

八月甲寅朔。以谘议参军陈永华兼领勇卫营^②。

【丙午】 永历二十年。

春正月壬午朔，延平王在东宁。清遣使招降，延平王拒却之^③。

八月己酉朔。忠振伯洪旭卒。以洪磊为吏官，杨英为户官，叶亨为礼官，陈绳武为兵官，柯平为刑官，叶贤为工官。命刘国轩领左武卫，薛进思领右武卫，何祐领左虎卫。

九月戊寅朔。以江胜为水师一镇，复驻思明州。

【丁未】 永历二十一年。

春正月丙子朔，延平王在东宁。

【戊申】 永历二十二年。

春正月庚子朔，延平王在东宁。

【己酉】 永历二十三年。

春正月乙未朔，延平王在东宁。

秋七月壬辰朔。清又遣使来招降，延平王仍峻拒之。

① 据《海国纪》。原文作遥拜明帝。按昭宗已殉滇都，谁欤可遥拜者？故改正之如此。

② 据《台湾外记》。

③ 据《海国纪》。

九月辛卯朔。以丘輝为义武镇, 驻达濠^①。

【庚戌】 永历二十四年, 春正月己未朔, 延平王在东宁。

【辛亥】 永历二十五年, 春正月癸丑朔, 延平王在东宁。

九月己酉朔。东宁秋禾大熟^②。

①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惟《海国纪》以忠振伯洪旭之卒系永历二十三年, 与《南疆逸史·郑经传》同, 而与《外记》不合。今已先从《外记》, 系于永历二十年八月癸。

② 据《海国纪》, 与《台湾外记》合。

第 八 编

【壬子】 永历二十六年。

春正月戊申朔，延平王在东宁。

【癸丑】 永历二十七年。

春正月壬申朔，延平王在东宁。

十一月丙寅朔。清平西王吴三桂以云南、贵州、四川反正^①。

【甲寅】 永历二十八年。

春正月丙寅朔，延平王在东宁。

三月乙丑朔。靖南王耿精忠以福建反正。与吴三桂共遣使来，约合从讨清。延平王许之^②。

夏四月乙未朔。延平王传檄天下，出师讨清。命侍卫冯锡范、左武卫刘国轩先率舟师至思明州。

五月甲子朔。延平王命谘议参军陈永华为总制使，留守东宁。亲率右武卫薛进思、吏官洪磊、兵官陈绳武等

① 据《海国纪》，与《台湾外记》合。

② 同上，参鹿石《郑成功传》。

以大军渡海而西，驻兵思明州。会耿精忠背约，延平王震怒，遂攻同安，下之^①。

六月癸巳朔。海澄赵得胜、潮州刘进忠、泉州王锡璠、漳州黄芳度先后以城来降。以赵得胜为左提督，封兴明伯；刘进忠为右提督，封定虏伯；黄芳度为前提督，封德化公；王锡璠为锦衣卫指挥使。延平王率师抵泉州^②。

秋七月癸亥朔。清平南王尚可喜以兵寇潮州，定虏伯刘进忠渡海告急。延平王遣殿兵镇杨燮，援剿后镇金汉臣、宣毅右镇吴世德分率水陆各师援之^③。

九月辛酉朔。耿精忠遣王进以兵三万人寇泉州，延平王命左武卫刘国轩督诸镇及五营兵讨之。围轩屯兵枫亭，列营二十余里^④。

冬十月辛卯朔。左武卫刘国轩大败王进于涂岭。以许耀领右虎卫，赏涂岭之功也^⑤。

十一月庚申朔。吴三桂遣周文骥来思明州，为耿精忠乞和。清漳浦守将刘炎、云霄守将刘成龙，并以城来降。授刘炎为安东将军^⑥。命兴明伯赵得胜为总督，率诸军援潮州，与清平南王尚可喜之兵遇于黄冈，大破之。

① 据《海国纪》，参匪石《郑成功传》，并参《南疆逸史·郑经传》。四月传檄，据匪石《郑成功传》。先遣冯、刘，及五月亲征，据《南疆逸史》，余均据《海国纪》。

② 据《海国纪》。赵得胜、刘进忠、黄芳度、王锡璠官爵，均据《台湾外记》。延平王率师抵泉州，亦据《台湾外记》。

③④ 同上，参《台湾外记》。

⑤⑥ 同上，参《台湾外记》。涂岭《海国纪》作涂炭，疑误。今依《台湾外记》。

潮州之围以解^①。

十二月庚寅朔。置六科都事、都吏、承宣司、宾客司等^②。命左武卫刘国轩、右武卫薛进思、左虎卫何祐、右虎卫许耀并将亲军，节制诸镇将。以兵官陈绳武与侍卫冯锡范赞划机务^③。以郑省英为宣慰司，总理各府县钱粮^④。

【乙卯】 永历二十九年。

春正月庚申朔，延平王在泉州。耿精忠遣张文韬来贺正朔，并言和议。延平王许之。命协理礼官郑斌、刑官柯平往报聘，以枫亭为界。定虜伯刘进忠攻饶平，败清安远公尚之信于百子桥，饶平守将沈瑞出降。封沈瑞为怀安侯，迁其家于思明州^⑤。

二月己丑朔。毁逆臣洪承畴祠，以祀文明伯黄道周。流承畴侄士昌、士恩及其眷口于东宁之狼峒。流降臣杨明琅于狼峒。永春寨民吕华梗化，诛之^⑥。

夏四月己丑朔。命定虜伯刘进忠为正总督，左武卫刘国轩副之；左虎卫何祐，宣毅前镇江胜为先锋，督诸镇进屯新墟，讨清将尚可喜。以吏官洪磊为潮州宣抚使。

五月己未朔。延平王自泉州返思明州，旋驻师海澄。清平南王尚可喜以兵十万人寇新墟，战于蜚母山。左虎

① 据《海国纪》。系月从《台湾外记》。

② 据《南疆逸史·郑经传》。

③ 同上，参《台湾外记》，改许辉为许耀，削去施福姓名。

④ 同上，参《海国纪》。

⑤⑥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卫何祐身先士卒，冒死奋击，将士效之，无不以一当百，清兵大败遁去。我军日夜追之，斩首二万有奇，俘虏七千人^①。

六月戊子朔。德化公黄芳度复以漳州叛降于清，延平王督军三路以讨之。王亲率侍卫冯锡范、右武卫薛进思、右虎卫许耀等从万松岭进；命兴明伯赵得胜从石碣古县进；安东将军刘炎从马口木县进，俱会于漳州^②。

冬十月乙卯朔。庚申，清漳州标将吴淑开城迎降，延平王遂入漳州。叛将黄芳度伏诛，戮其父逆臣黄梧尸。以吴淑为后提督，授平虏将军。延平王移驻漳州^③。

【丙辰】永历三十年。

春正月甲申朔，延平王在漳州。遣右虎卫许耀、前卫镇洪羽等率舟师南下，会在潮各军，进攻广东。清平南王尚可喜势蹙，降于吴三桂。三桂檄可喜割惠州于我以乞和，延平王命左武卫刘国轩守之^④。

五月壬午朔。汀州守将刘应麟等以城来归。以刘应麟为前提督，封奉明伯^⑤。

八月辛亥朔。兴化守将马成龙以城来降。以马成龙为援剿左提督，封殄虏伯。命右虎卫许耀驰师入兴化，与殄虏伯马成龙共拒清兵。

九月庚辰朔。尚可喜死，子之信袭位。耿精忠释平

①②③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④ 据《海国纪》，与《台湾外记》略异。

⑤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北将军王进功，使返泉州。延平王以进功为中提督，封匡明伯。耿精忠屡为清兵所败，欲航海归依延平王，其部将徐光武阻之，遂复降于清^①。

冬十月庚戌朔。命右虎卫许耀为总督，督诸镇兵马进屯乌龙江以御清兵。

十一月己卯朔。总督右虎卫许耀与清兵战于乌龙江，败绩^②。

十二月己酉朔。清兵寇邵武，平虏将军吴淑与战不利，退保建宁。右武卫薛进思弃汀州，前提督奉明伯刘应麟死之。平虏将军吴淑弃建宁，走归漳州^③。

【丁巳】 永历三十一年。

春正月戊寅朔，延平王在漳州。清兵寇兴化，左提督兴明伯赵得胜死之。左虎卫何祐弃城走^④。

二月戊申朔。 丙辰，清兵陷泉州，标将林孟、参宿镇谢贵死之。 丙寅，清兵陷漳州，延平王退海澄，复退思明州。欲遂还东宁，百姓号泣攀留，延平王从之，乃复议守备。命建威中营吴桂坚兵防御，众赖以安。延平王亲祭兴明伯赵得胜。问失律诸将罪，斩右武卫薛进思；笞右虎卫许耀，数日而死。命左虎卫何祐、后提督平虏将军吴淑皆戴罪自效。擢吴桂为五军都督，以其子吴天禄领箕宿镇^⑤。

①②③④⑤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三月丁丑朔。漳州巫者蔡寅聚众袭击清兵，屡败之^①。

六月丙午朔。右提督定虏伯刘进忠以潮州叛降于清。左武卫刘国轩弃惠州，率师航海还^②。

十二月癸卯朔。清兵围天成寨，蔡寅率众来援，平虏将军吴淑突围出走^③。

【戊午】 永历三十二年。

春正月癸酉朔，延平王在思明州。命左武卫刘国轩总督诸军，后提督平虏将军吴淑副之。

二月壬寅朔。庚戌，总督刘国轩出师。辛亥，攻玉川，清守将刘宗邦降。癸丑，徇三叉河福河，悉取之。己未，进攻江东桥，清守将吕韬、王重标兵溃遁去。清漳州救兵至，国轩复分兵击败之。三战三捷，军威大振^④。

三月辛丑朔。辛亥。总督左武卫刘国轩败清兵于水头山。壬子，捷闻。擢国轩为中提督，仍总督诸军，得专征伐。戊午，中提督刘国轩复败清兵于祖山头，进克平和、漳平。遂围海澄。吴三桂僭帝号于衡州^⑤。

夏四月庚午朔。清征各路兵救海澄^⑥。

①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② 同上。《海国纪》作刘进忠叛降于吴三桂，三桂恶其反覆，诛之。与《台湾外记》大异，今从《台湾外记》。

③ 据《海国纪》。

④⑤ 据《台湾外记》，参《海国纪》。

⑥ 据《海国纪》。

六月庚午朔。乙亥，中提督刘国轩克海澄，诛清将提督段应举、副都统伯穆黑林、总兵黄蓝等，歼清兵三万余，马万余匹。国轩乘胜，尽复漳平、长泰、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东南震动。封蔡寅为荡虏将军，改名明文。中提督刘国轩率兵围漳州，遣别将围泉州。断漳之江东桥及泉之万安桥，以阻清兵。清将杨捷陷惠安；吴兴祚赖塔陷漳平。中提督刘国轩乃解泉州之围，率二十八镇还困漳州，筑十九寨。后提督平虏将军吴淑、左虎卫何祐亦率十一镇军于溪西^①。

秋七月己亥朔。授中提督刘国轩为平北将军，封武平伯。封后提督平虏将军吴淑为平虏伯。进左虎卫何祐为左武卫；前虎卫林陞为右武卫；左先锋镇江胜为左虎卫，援剿左提督^②。

八月己巳朔。吴三桂死，孙世璠袭位。

九月己亥朔。武平伯刘国轩与清兵战于龙虎山，败绩，退保海澄。武平伯刘国轩入江东桥，进至长泰，遇险得脱。遂退守汉河，列营于观音山^③。

【己未】永历三十三年。

春正月丁酉朔，延平王在思明州。武平伯刘国轩请停文武官俸，自出私资供军饷三月，延平王许之^④。

三月丙申朔。平虏伯吴淑破清兵于果堂寨。命楼船

① 据《海国纪》。

②③ 据《台湾外记》。

④ 据《海国纪》。

右镇朱天贵守海坛。以援剿左镇陈谅为水师总督，进窥定海^①。

夏四月乙丑朔。留守总制使陈永华请命世子克塽监国东宁，延平王许之^②。

六月甲子朔。遣杨忠掘得尾盐埕，遇清兵来攻，力战死之^③。

秋七月癸巳朔。筑得尾寨成。清兵陷东石寨，守将陈申死之^④。

冬十月壬戌朔。筑版尾寨成。庚午，武平伯刘国轩败清兵于漳州，诛清将章巴石儿^⑤。

十一月壬辰朔。清兵寇版尾寨，后提督平虏伯吴淑死之。以其子吴天驷为建威左镇，统其众^⑥。

十二月壬戌朔。清兵大举寇思明州，延平王命右武卫林陞为总督，左虎卫江胜、楼船右镇朱天贵为左、右副总督，率诸军讨拒之^⑦。

【庚申】 永历三十四年。

春正月辛卯朔，延平王在思明州。亢宿镇施明良谋劫延平王叛降于清，事发，伏诛。

二月辛酉朔。总督林陞败清兵于围头，清水师提督万正色窜入泉州港。命武平伯刘国轩出兵攻泉州，以师溃不果。清闽浙总督姚启圣大举入寇，楼船将军朱天贵

①②③④⑤ 据《海国纪》，参《台湾外记》。

⑥⑦ 同上，参《台湾外记》。

先叛，诸军悉溃。武平伯刘国轩弃海澄，退思明州，复奉延平王还师东宁。五军都督吴桂叛降于清。于是思明州及金门诸岛，复归沦陷矣。

清贝子赖塔以书来乞和，议如朝鲜日本例，不协而罢^①。

三月庚寅朔。朱天贵陷铜山，左冲镇马兴隆死之。天贵旋降于清。总制使陈永华卒，赐谥文正。刑官柯平、户官杨英先后卒^②。

【辛酉】永历三十五年。

春正月乙卯朔，延平王在东宁。壬午，延平王经薨于东宁承天府之行台，年三十有九。侍卫冯锡范矫太妃董氏旨，废监国世子克塽，袭杀之，年十八。世子妃陈氏自经以殉^③。

二月乙酉朔，侍卫冯锡范、武平伯刘国轩奉延平王次子克塽嗣王位，锡范甥也。年才十二，冲幼不能蒞事，锡范专政，众心遂离涣。封冯锡范为忠诚伯。进刘国轩为武平侯。大赦。以王叔聪为辅政公，领护卫；明为左武骧将军，智为右武骧将军，并主募兵^④。

六月壬午朔。庚戌，延平太妃董氏薨^⑤。

冬十月庚辰朔。宾客司傅为霖等谋叛，事觉，伏

① 据《海国纪》，参《台湾外记》。施明良《海国纪》作施福，今从《台湾外记》。

② 据《台湾外记》。陈永华之卒，《海国纪》系六月，未知孰是。

③ 据《台湾外记》。壬午条据《海国纪》。

④ 据《海国纪》，参《南疆逸史·郑经传》及《小腆纪年》。

⑤ 同上。系日从《台湾外记》。

诛^①。

【壬戌】 永历三十六年。

春正月己酉朔，延平王在东宁。武平侯刘国轩命诸将守澎湖，以备清寇^②。承天府灾^③。

【癸亥】 永历三十七年。

春正月癸卯朔，延平王在东宁。

六月壬申朔。清水师提督施琅自铜山寇澎湖，武平侯刘国轩自督兵二万应之。丁亥，合战，风发潮涌，清兵前锋船簸荡飘散。国轩挥军乘之，分两翼夹击，矢集琅目，创其将蓝理，清兵却退^④。癸巳，清将施琅复悉兵来犯，武平侯刘国轩亦悉兵应战。战酣，自辰至申，清兵势益厉。国轩不支，乘船自吼门逸。诸将林陞、丘辉、江胜、陈启明、吴潜、王隆等俱死之。清兵遂陷澎湖。是役也，我军失部将一百六十五人，士卒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战舰三百余艘，兵尽力竭，将士遂无复战意矣^⑤。乙未，武平侯刘国轩率残师抵东宁^⑥。

闰六月辛丑朔。甲辰，忠诚伯冯锡范欲奉延平王以兵规取吕宋。武平侯刘国轩阻之，不果行^⑦。

①② 据《海国纪》。系日从《台湾外记》。

③ 据《海国纪》。

④ 同上，参匪石《郑成功传》。

⑤ 同上，参匪石《郑成功传》。纪日癸巳，《海国纪》原文作癸丑，误。盖自丁亥起七日乃癸巳，非癸丑也。匪石及《南疆逸史·郑成功传》，均以第二次会战之日为六月十九日庚寅，今亦不从。惟《小腆纪年》作癸巳，与此合。盖《海国纪》即根据《小腆纪年》，但误排癸巳作癸丑耳。

⑥⑦ 据《台湾外记》。

八月庚子朔。壬子，清将施琅入东宁，武平侯刘国轩、忠诚伯冯锡范奉延平王出降^①。癸丑，宁靖王术桂殉义于东宁，侍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等五人俱从死，明亡^②。

① 据《台湾外记》。

② 据李慈菴《受礼庐日记》引郑达《野史无文》中所载宁靖王传。按《台湾外记》谓清将施琅以八月十三日壬子入东宁，而《野史无文》谓宁靖王以八月十四日癸丑殉义，情节极相符合。盖至此而明朔已穷，宁靖王不得不死矣。《台湾外记》系宁靖王死事于七月十一日，疑为传闻之误。惟施琅奏报清廷，亦称清兵陷澎湖后，宁靖王即合家自缢而死，殆有所忌讳，而不欲以防护不严之罪贻累于诸降将欤？附侍妾五人从死事，系以明亡。亦“五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意耳，呜呼痛哉！

附：(1) 季明四帝谥法考

崇祯帝讳由检，明太祖十一世孙，神宗之孙，光宗第五子也。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天启二年封信王。七年八月，即皇帝位。崇祯十七年三月，北都陷，自缢于万寿山，年三十五岁。是年五月，弘光帝嗣位南都；六月，上尊谥曰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改上庙号曰毅宗。是年闰六月，隆武帝嗣位福京，再改上庙号曰威宗。是为威宗烈皇帝。（威宗改谥，不见于《南疆逸史·绍宗纪略》。即《思文大纪》亦无明文。但所载隆武二年正月敕谕，有：“朕心切拜孝陵，更念威宗未葬”句；六月赐何腾蛟谕，有：“以必见孝陵，必葬威宗为任”句。其他威宗、威庙凡五见。又，《隆武纪年》载隆武元年十二月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言：“朕性至淡，遇每违心，家难垂三十年，荷吾威宗，始不坠祀”云云。此改谥威宗在隆武朝之确据。《明季南略》谓永历朝始改谥威宗，非也。至满清入关，初上崇祯帝谥号曰怀宗端皇帝；后又诋为亡国之君，

不当有庙号，改称庄烈愍皇帝。故清人撰《明史》，遂只称庄烈帝，并削怀宗之号。其实此等异族擅加之谥法，皆不足取也。揆诸“名从主人”之例，自以称威宗烈皇帝为是。《南疆逸史》屡称怀宗，余深憾其史法之未能精严耳。）

弘光帝讳由崧，神宗之孙，福恭王常洵长子也。初封德昌王，进封福世子。崇祯十六年七月，袭封福王。十七年五月，即皇帝位于南都。弘光元年五月，南都陷，被执。九月北狩。隆武改元，遥上尊号曰圣安皇帝。明岁隆武二年五月，遇害于北都。永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上尊谥曰简皇帝，庙号安宗。是为安宗简皇帝。（隆武元年七月，鲁王以海监国浙东，谥弘光为赧皇帝。按是时弘光未崩，以言谥法，则为豫凶事；以言尊号，则不当以恶名加之。二者均非礼也，殊伤国体。至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谓隆武即位，豫以质宗谥之，亦非事实。隆武自遥上弘光尊号曰圣安皇帝，何以而有质宗之豫谥耶？当为传闻之误，不足征信也。）

隆武帝讳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唐定王桢八世孙也。万历三十年四月五日生。祖唐端王硕熿，父裕王器壘。裕王先卒，立为唐世孙。崇祯五年，袭封唐王。九年八月，以勤王被废，安置凤阳高墙。十七年七月，以大赦释出，命徙驻广西之平乐府。弘光元年四月，行抵杭州。五月南都不守。六月甲子，潞王常淂复以杭州出降。靖虏伯鄒鸿逵、户部主事苏观生遂奉王入闽，时礼部尚书

黄道周已有三笏劝进矣。戊辰，至衢州。辛未，过仙霞关。甲戌，次浦城县。丁丑，朝见人民于建安，始允监国之请。闰六月癸未，御舟次水口驿，福建各官咸来迎謁。甲申，次洪塘。丁亥，入福州监国，建行在太庙社稷。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于南郊。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十一月，下诏亲征。十二月甲申，戎服登舟。隆武二年正月己酉朔，驻蹕建宁。三月，移蹕延平。八月，闻景宁关陷，将之汀州。二十三日丙申启行，二十七日庚子入汀州城。二十八日辛丑，清兵猝至，遂被执，寻遇害，年四十五岁。十一月，永历帝嗣位肇庆，遥上尊号曰思文皇帝。永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上尊号曰襄皇帝，庙号绍宗。是为绍宗襄皇帝。（隆武帝自浙入闽行程，《南疆逸史·绍宗纪略》所载不详，今据《思文大纪》补载。自延平至汀州月日，《纪略》所载多误，今据傅以礼《残明大统历》及叶绍袁《甲行日注》改正。）

永历帝讳由榔，神宗之孙，桂端王常瀛第四子也。天启五年生。崇祯九年，封永明王。十七年八月，端王薨于梧州，世子与次子先陷贼中。隆武元年八月，帝命端王第三子安仁王由棖袭封桂王，徙居肇庆府。二年，闻广州警，复返梧州，未一月薨，后谥桂恭王。是年二月，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册封永明王为桂王，仍居肇庆府。八月，隆武帝蒙尘于汀州。十月壬辰，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

抚瞿式耜等奉王监国肇庆。十一月甲寅，即皇帝位。自后流离奔窜，靡有定处。永历十二年十二月，自滇都出奔。十三年闰正月，入缅甸。十五年十二月戊申，缅人奉帝如清军。十六年三月丙戌，旋辟滇都。四月戊午望日，蒙难，年三十八岁。讣闻东都，延平王成功上尊谥曰匡皇帝，庙号昭宗。是为昭宗匡皇帝。（永历帝讳由榔，《明史》、《南疆逸史》、《行在阳秋》及钱秉铨《所知录》、黄宗羲《永历纪年》并同。《劫灰录》独作由根，今不从其说。常瀛谥桂端王，《明史》、《行在阳秋》、《所知录》、《永历纪年》与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引王夫之《永历实录》亦并同。惟《南疆逸史》据《劫灰录》作桂恭王，今亦不从。《永历实录》原书未见，依谢氏所引，则恭王为永历时赐谥皇兄嗣桂王由援之号，安得常瀛先称恭王耶？《行在阳秋》谓桂端王生四子，长由口，次由□，俱为献贼所害；三安仁王，四永明王。《所知录》略同，而于端王、恭王递嬗之迹较详。《明史·诸王世表》言安仁为三子、永明为四子，与《行在阳秋》、《所知录》相合。但列传中又言端王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季为永明，自相矛盾。《劫灰录》言常瀛二子，长安仁王，次永明王，而无先卒之世子。《永历纪年》言帝为常瀛第二子。《南疆逸史》则以帝为常瀛四子，而安仁王为长子。今从《行在阳秋》及《所知录》。惜未见《永历实录》，不知所语云何耳。常瀛薨逝，《所知录》、《南疆逸史》及《明史·诸王世表》并系崇祯十七年而不月。

《南明野史》作十七年八月；《永历纪年》作十七年十一月。《明史》列传与《劫灰录》均系清顺治二年，即明弘光元年。今从《南明野史》。隆武册封永明为桂王，据《所知录》应在隆武二年，而未有明文。《南疆逸史》亦只称丙戌春。今从《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作隆武二年二月，与《南疆逸史》之说亦相符合。至《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又以册封为隆武元年八月事，此与《永历纪年》略同，盖并误以册封安仁为册封永明耳。他时求得《永历实录》读之，当更有发现也。至昭宗匡皇帝之谥号，则各书均未载，兹从《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十页所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评《永历实录》条夹注中语，谓系延平所上，王氏远隔楚南，故未知也云云。慈铭博学多闻，语当有据。惜未详其出于何书，为遗憾耳。异时当更考证之。）

（2）南明追尊二帝谥法考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也。万历二十九年封，四十二年就国河南府。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被害。世子由崧袭封。十七年五月，即帝位于南都；七月追谥皇考为恭皇帝。九月，上陵名曰熙陵。弘光元年三月，改谥曰孝皇帝。

桂端王常瀛，神宗第七子也。万历二十九年封，天启

七年就国衡州府。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陷衡州，世子、次子俱被执，王由永州入粤西，居梧州。十七年八月薨，葬梧州。隆武元年，第三子安仁王由援袭封，二年复薨。第四子永明王由榔始嗣王位焉。是年十一月，嗣王即帝位于肇庆，追谥皇考为端皇帝，上陵名曰兴陵。永历十一年四月癸酉朔，上庙号曰礼宗。是为礼宗端皇帝。（《所知录》与《劫灰录》，并以端皇为神宗第五子，非也。今据《明史》作第七子为是。余详《季明四帝谥法考》永历帝条下。《行在阳秋》于永历帝即位下，称追尊皇考桂端王为兴宗皇帝。徐鼐《小腆纪年》因之，书追上端王尊号曰兴宗端皇帝。两说并误。永历帝即位时，只追尊皇考曰端皇帝，并无庙号。至十一年四月始上庙号曰礼宗，始终无兴宗之说。盖兴宗乃孝康皇帝之庙号，必无相犯之理也。意者是上陵名曰兴陵误耳。又《南疆逸史·绍宗纪略》云：“追尊祖考为皇帝。”而《思文大纪》则云：“谥唐国高、曾、祖、考四代，亲上洪号。”两说既不同，又均简略不详。故不能备列焉。）

the same time, the fact that the same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s not a contradiction. It is only a contradiction if the same person is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if the relation is a relation of self-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of 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and the person is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Therefore, the fact that the same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s not a contradiction. It is only a contradiction if the same person is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if the relation is a relation of self-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of 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and the person is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Therefore, the fact that the same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s not a contradiction. It is only a contradiction if the same person is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if the relation is a relation of self-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of 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and the person is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Therefore, the fact that the same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s not a contradiction. It is only a contradiction if the same person is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the same way if the relation is a relation of self-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in different ways. For example, a person can be both a subject and an object of a relation of love. In this case, the person is the su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and the person is the object of the relation of love.

二、南明人物志

2014年11月10日

二、南明人物志

上 编

(一) 奇 女 传

(1) 赵夫人传

赵夫人者，明宁夏武烈王李成栋副室也。故隶扬州乐籍，敦说诗雅，明古今治乱之数，尤以歌舞独步一时，后乃归成栋^①。成栋先世山西卫官，少从高杰，以勇决闻。及杰封兴平伯，成栋挂镇徐将军印，守徐州。弘光元年乙酉，杰为许定国所杀，成栋以徐州降清。因从渡江，破吴志葵、黄蜚军，授松江总兵。明岁隆武二年丙戌十二月，陷广州。又明岁永历元年丁亥，西寇平乐，前驱及桂林。

^① 李成栋死后，进封宁夏王，谥武烈，据《南疆逸史·李允胤传》。赵夫人身世，则据卞露《赵夫人歌》序文，见国学保存会影印本卞湛若手写《妍雅》下册第十三页。

会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等起兵于粤东，屡攻广州。清酋佟敦甲遣人告急，成栋遂还师，往复攻击，自春徂秋，义师悉破灭。永历二年戊子，金声桓、王得仁以江西反正，密书约成栋。初，成栋自念世受国恩，降清非得已。其在粤，密阁中尝奉高皇帝像礼拜焉。每得粤东起兵诸臣，必礼待之；及将就义，为之咨嗟流涕。其与敦甲共事也，摧锋陷阵，皆倚成栋，敦甲受成而已。故威令抗行，互为主客。及奏功虜廷，而敦甲以两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成栋仅得提督衔。受勅之日，戎服趋走甚卑，由来愈不平^①。夫人新自故乡来，揣知其意，劝以匡复大义^②。为言：“泛长江，过彭蠡，讴吟思汉，不谋同声，天下脱有微风，义旗将集君所矣！”^③成栋抚几曰：“如松江百口何？”^④盖成栋全家眷属，犹在松江也^⑤。夫人曰：“我敢独享富贵乎^⑥？请先死尊前^⑦，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⑧。成栋抱尸大哭曰：“我乃不及一妇人！”^⑨拜而殓之^⑩。遂奉广东全省版

① 以上并据《南疆逸史》。虜廷所授佟敦甲及李成栋职衔，则参《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② 据“赵夫人歌”序文。《南疆逸史》云：“成栋有爱妾，松江伉也，揣知其意，劝之举事。”《南明野史》云：“一爱妾揣其意，劝之举事。”

③ 据“赵夫人歌”序文中语。

④ 据《南明野史》。

⑤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南疆逸史》。

⑧ 据《小腆纪年》。

⑨ 据《南疆逸史》。

⑩ 据《小腆纪年》。

图来归与明，时闰三月十五日也^①。南海鄺露撰“赵夫人歌”以颂之，歌曰：“琼花一枝天下无，新妆绝胜秦罗敷。掌中学得平阳舞，赵璧堪偿十五都。自矜娇艳无双质，嫁与将军北射胡。胡骑凭陵风雨急，金陵铁锁嗟何及。都尉惭恩夜受降，桃根感义春相泣。感义惭恩春复秋，汉家宫阙水东流。高台爱妾魂将断，南雁方过翡翠楼。翡翠楼前月如练，二十四桥花似霰。鼓吹云旗锦浪堆，牵牛织女重相见。相见相欢无几何，蓬莱清浅近无波。泰山东倾作平地，日南铜柱高巍峩。将军高阁临江起，湘帘一派珠江水。羌笛胡笳沸绮城，美人一见心先死。婉转蛾眉毳幙边，霜摧杨柳风打莲。李陵胡服不报汉，申胥泪出玉婵娟。脱笄解珮重乌邑，哀鸾半映菱花立。就桀阿衡负鼎干，兴周吉甫山龙缉。自古英雄畏失时，将兴将废女红知。奉春既衍留侯策，陶侃休迴温峤旗。将军沈吟目如电，手提长戈日轮变。诟肯将谋及妇人，任它死后开生面。闺中春暖草初薰，白水歌通管细君。鹣鹣飞上凌烟阁，双兔雌雄世莫分。”鄺露字湛若，号海雪^②，时方以故辅何吾驺荐，擢中书舍人^③，其事盖得闻之于吾驺云^④。

① “赵夫人歌”跋语云：“永历三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是成栋以闰三月十五日宣布反正也。今从之。《南疆逸史》、《南明野史》及《小腆纪年》所纪反正日均互异。

② 鄺露字号，据今人周恂撰“馆藏清代禁书述略”，见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四年刊。

③ 鄺露戊子以荐擢中书舍人，亦据周恂文。以旧辅何吾驺荐，则据记忆所及，不能定其见于何书矣。鄺露为何吾驺门下士。“赵夫人歌”序文所称香山何夫子者，即指吾驺也。

④ “赵夫人歌”跋语云：“过何夫子，见其述忠媛赵夫人事甚悉，率尔漫赋。”

明岁永历三年己丑，成栋驻兵信丰，闻南昌陷，声桓、得仁俱死。部将请拔营归，成栋独不可。一夕，坐城楼，召麾下计事，则去者太半矣。成栋慷慨流涕，举杯痛饮，左右挽之上马，披甲渡河，马蹶沉水死^①。又明岁永历四年庚寅，清兵围广州，邝露以奉使归粤，与诸将戮力死守，凡十阅月，城陷，亦就义^②。

柳亚子曰：成栋以降将反噬，罪綦重矣。得赵夫人一死激之，使永历帝返蹕肇庆，一时似有中兴之望，殆所谓晚盖者非欤？《南疆逸史》暨《南明野史》俱不能详夫人姓氏，《逸史》第言曾隶松江乐籍，而《小腆纪年》复以为陈子壮故妾张氏。传闻异词，盖自昔所弗免也。余以邝露为何吾驹门下士，而吾驹则亲从成栋反正者，渊源有自，疑若可信，故定其姓氏为赵夫人。而错综《逸史》、《野史》及《纪年》所载，以写是传云^③。后有诵“赵夫人歌”者，庶几与“杨娥曲”媲美乎。

① 据《南疆逸史》。

② 据周亮文。

③ “赵夫人歌”序文云：“夫人神明之胤……俟采凤者据焉。”文中“歌舞独步一时”云云，显非良家子女，故定为扬州乐籍。督院李公虽未明言成栋，顾以事实考之，则为成栋无疑。镇抚三吴，始纳夫人，盖即挂镇徐将军印守徐州时也。所纪夫人劝成栋情事，与群籍不同云者，成栋既以反正功自矜，必不肯自言其谋书出于夫人。而“如松江百口何”之语，亦非成栋当日所能直认；但于夫人之死，又不忍一笔抹杀，遂令何吾驹辈附会其说，强谓淮肯将谋及妇人耳！故邝露之歌，纪夫人出身姓氏虽确，而其它则转非信史也。今仍以《南疆逸史》、《南明野史》及《小腆纪年》三书所载对语为正，惟不取《纪年》陈子壮故妾张氏之说，则以其抵牾綦甚耳。

(2) 杨娥传

杨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为明黔国公家武艺教习。娥之兄曰杨鹅头，艺尤精，然与娥角力辄负。娥貌美而矫捷过人。黔府卫张小将者，美少年也，以勇力闻，鹅头以其妹妻之。隆武元年乙酉，娥归张氏，时年十六矣。冬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黔国公沐天波出奔楚雄，娥夫妇及鹅头踪至，从天波西走永昌^①。越二稔，为永历元年丁亥，孙可望逐定洲，遣其部将刘文秀诣永昌迎天波，娥夫妇及鹅头复从之归滇^②。又九稔，永历十年丙申正月，西宁王李定国奉帝自安龙至普安。二月，帝次曲靖，天波出迎与马龙驿；三月，扈驾抵昆明，遂

① 刘均杨娥传原文云：“娥年十六归张氏，隆武二年也。时黔国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奔楚雄，娥夫妇及鹅头踪至，从之而西。”按《南疆逸史》沐天波传及杨畏知传，俱言定洲乱滇在乙酉十二月。乙酉乃隆武元年，非二年也。刘传“二”字应作“元”字，当是传写时偶误耳。（南沙三余氏撰《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亦系定洲乱滇事于隆武元年十二月，可与《逸史》互证。）又按永明王即帝位于肇庆，在隆武二年丙戌十一月，时天波正间关永昌。明年丁亥，虽还至昆明，而道路间隔，无缘相奉。直至永历十年丙申，李定国奉帝自安龙至滇，始以世臣受寄心膂。（据《南疆逸史·沐天波传》。惟传中误丙申为丁酉，今依《逸史》永历帝纪略改正。）刘传此处颇误。天波始出走时，由楚雄西奔永昌，刘传失载永昌，今亦据《逸史》天波传补正。

② 孙可望入滇逐沙定洲，《逸史》天波传不系年岁。据清人所纂《通鉴辑览》，则为永历元年丁亥事。按《逸史》杨畏知传，于乙酉十二月定洲陷昆明后，续言明年春，定洲至楚雄，畏知以好言给之。俟其西去，乃移郭外民入城缮雄堞，浚濠池，清田野，为固守计。迨定洲还师复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攻不能下。逾年而可望乘虚入云南，定洲还战大败，遁归阿迷云云。乙酉之外年为丙戌，又逾年则为丁亥无疑，与《通鉴辑览》纪年合，今从之。可望遣刘文秀至永昌迎天波归滇，亦据《逸史》天波传。刘传云：“明年，流寇孙可望入滇，天波奔滇西徼外。”纪年与纪事并误。

建昆明为滇都^①。居三载，吴三桂以清兵内犯，定国师败，帝与天波定计走缅甸，时永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也^②。天波命娥夫妇充帝护卫。值寇盗四起，道路梗塞，娥与张奋力捍御，无能当之者。明岁十三年己亥闰正月，始达缅甸界焉^③。三桂既营滇三载，复以兵至缅，索帝甚急，缅人竟执帝以献。时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天波与从臣数百人则已先死之矣。娥闻之愤慨曰：“吴三桂何人？彼独非大明臣子耶！”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三桂弑帝^④，张悲愤成疾卒。娥遂从兄归滇都，卖酒三桂伪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靓妆艳服，自当垆，纤腰玉貌，见者惊为天人。三桂帐下纨绔子弟，闻两人当垆，皆来肆中饮。饮既醉，游谈谑浪，稍稍侵娥。娥视其壮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诸狗窦，沸汤浇之。群惊起来夺，娥略以手挥之，皆倒地负痛逸去。明日，聚恶少数十人噪而来。娥出之街中。群聚围，娥耸身一跃，疾于鹰隼，自恶少头上飞出，立于围外。众相顾惊愕不敢动，视娥则神色不变，

① 永历十年丙申正月，李定国奉帝自安龙至普安，二月初曲靖，三月抵滇，改云南为滇都，均见《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天波迎帝于马龙驿，则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② 永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清兵寇滇，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见《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③ 永历十三年己亥闰正月，抵铁壁关，即缅甸界，见《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

④ 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缅人执帝献清军，见《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十六年壬寅四月，吴三桂弑帝，亦同上。惟弑帝事，《逸史》作四月十五日，《野史》则作四月二十五日，未知孰是耳。是时中原沦陷，而延平王成功方建台湾为东都，仍奉永历帝正朔，下至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始为汉奸施琅所攻陷，盖延明祚又二十余载云。

意甚暇。众遂散，娥亦不复卖酒矣。三桂闻之，欲纳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鹅头往视之。时已深夜，入其房，一灯碧色，寒风飒然，床头设永历皇帝与其夫张之灵。鹅头呼妹不应，就视之，奄奄然仅存一息。鹅头抚之泣，娥忽跃推兄曰：“汝亦健儿，何作女子态耶！”遂启其襟，臄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视。娥左手把兄袖，右手执匕首，东向指曰：“吴三桂逆贼，弑吾帝，致吾夫死绝域，誓不与共天地，故觅此报仇物以待之。计吾之貌与艺足以动之，故忍耻自炫，冀老贼闻而纳我，吾计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为国家报仇也。”言已，一恸而绝，犹握匕首东指云。娥死后数十年，三桂已破灭，而酒垆故址犹在。昆明王思训乃作《当垆曲》以吊娥，其辞曰：“娥娥红粉森须眉，习成技勇何英爽。天陨孤臣抱恨归，讎仇欲雪生奇想。雌季布兮酒家佣，柳花满店香春风。窈窕文窗压曲槛，穴容庞也三条通。倭髻环环挟锦瑟，芙蓉笑靥葡萄浓。涤器无人著接鼻，脱珰露钏擎瑶钟。艳声冀入倚虹殿，献图斫脰藏霜锋。不见影纓见纨绮，紫骝嘶过垂杨路。银瓶索酒看罗敷，霍奴恶趣蛾眉怒。提投狗窦沸汤浇，无能转辗成溷鮒。合座惊趋捉细腰，街前早作崑崙度。党聚忿围周，观者迥生愁，从空斗一掬，鹰隼摩高秋。飞扬出其外，独立神弥遒。纵身搏击复横掉，纷纷败箠遭飏飏。铁钏鸾尖金约臂，再撓烂额还焦头。诘朝群恶思报赐，屹然大树空蜉蝣。偶尔乡人至，正容难与戏。背面拭啼痕，咸识

巧心伸大义。阴谋不就遽离魂，玉折兰摧岂天意！娘子军，气凌云；夫人徽，锋特杆。绿眉绿鬓绣能传，红拂红绡剑可怜。南中少妇真其侣，国破家亡更豪举。烈骨长埋留玉颜，未舒孤愤云何死？西门驿道通西山，劫芦寒起昆池烟。夕阳衰草连重关，断垣高树啼春鹃。故老指言泪相续，杨家小妹当垆曲①。”

柳亚子曰：曩于《警钟日报》见所载杨娥传，云录自刘均《江上草堂诗存》。余读而美之，曾写副畀《女子世界》，距今盖三十六载矣。刘均不知何许人，疑更有诗歌咏娥事，因求其所谓《江上草堂诗存》者，亦终未获也。嗣读亡友陈去病撰《五石脂》；复睹王思训《当垆曲》，其首端有序文，述娥事与刘传无大殊异，特较简略耳。三稔以还，海隅孤寄，羸病侵寻，神智都尽。偶检刘传，纪沙定洲乱滇年岁，暨沐天波与孙可望关连事，持校《南疆逸史》，颇多

① 王思训《当垆曲自序》云：“杨娥者，杨鹅头小妹也。杨世为黔府武艺教习，娥艺习迈诸兄。年十六，适张氏，张亦黔府武卫。沐国公西去，两家以族随。会吴三桂执永明王，张道死，娥随兄归，恨三桂入骨。永明遇害，娥遂日以杀吴为念，痛苦其难近。娥固美艳，计惟色蛊行刺。爱卖酒城西市，饰肆六断瓮檐下，云便犬出入。时吴藩多纨绔子弟，见少妇靓妆当垆，日饮群恶谑。娥窥其尤桀骜者，提投狗窦，沸汤浇之。群惊起来捉，娥早跃出，立街中。群聚围，娥复跃出立国外，奋其技勇，当之无不披靡。群复诟击，娥先金约臂，铁钁履端，逼近扑掉之，各破身首负痛去。明日，众群少来报，娥卓立不动，众亦憚其能，不敢动。乡人就饮，娥正色拒之，人悟，不敢犯。吴稍稍得闻，纳有日矣，娥忽中寒病而死。今过酒肆故址，父老每为余言，因作歌记之。”所云：“沐国公西去，两家以族相随。”不知指天波初奔永昌，抑后奉帝奔缅甸事，不甚明晰，意或指后者为近似耳。系杨娥跃出国外事于第一日，与刘传在次日者不同，盖传闻异词也。置六断瓮檐下，及正色拒乡人就饮两节，刘传并不载，今补详于此注云。

乖舛。爰为奋笔删定，草成斯传，殿以思训“当垆曲”。世有撰南明史者，当郑重取裁，毋使奇女子无传于万禩也。思训为滇之昆明人，著有《见山楼诗集》，余未得见，盖陈去病云。

附：杨娥年表

明崇祯三年庚午 一岁

生于云南省云南府昆明县。清兵自去岁十一月入龙井关内犯，直薄北京城下，至是年五月，始撤兵东还。七月，崇祯帝磔杀前督师尚书袁崇焕，中清人反间计也。

崇祯四年辛未 二岁

八月，清兵围大凌城，及冬陷之。闰十一月，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叛降于清。

崇祯五年壬申 三岁

崇祯六年癸酉 四岁

七月，清兵陷旅顺。

崇祯七年甲戌 五岁

八月，清兵入上方堡，陷宣府，北京戒严。

崇祯八年乙亥 六岁

崇祯九年丙子 七岁

七月，清兵入喜峯口，由间道犯昌平，连陷畿内州县，至八月始归。

崇祯十年丁丑 八岁

二月，清兵下朝鲜。

崇祯十一年戊寅 九岁

九月，清兵入塞，北京戒严。

崇祯十二年己卯 十岁

三月，清兵始自青山口出塞。

崇祯十三年庚辰 十一岁

崇祯十四年辛巳 十二岁

七月，朝命洪承畴援锦州，师次松山，时锦州方为清兵所攻围也。

崇祯十五年壬午 十三岁

二月，清兵陷松山，洪承畴叛降于清，遂陷锦州。十一月，清兵入蓟州，连陷畿南，山东州县。

崇祯十六年癸未 十四岁

四月，清兵始北还。

崇祯十七年甲申 十五岁

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死。四月，吴三桂叛降于清，迎清兵入关，自成西走。五月，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弘光元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乙酉 十六岁

适黔国公府护卫张小将。五月，清兵陷南京，弘光帝被执。闰六月，唐王聿键即位于福州，以福建省为福京，福州府为天兴府，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七月，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不奉隆武正朔。十二月朔，安南土司沙定洲叛陷昆明，黔国公沐天波出奔楚雄，娥夫妇及兄杨鹤头踪至，从天波西走永昌。

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丙戌 十七岁

在永昌 沙定洲攻楚雄，守将杨畏知拒战不下。六月，清兵陷绍兴，监国鲁王航海。八月，清兵陷汀州，隆武帝被执，崩于天兴府。十一月，桂王由榔即位于肇庆，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十二月，清兵陷广州，唐王聿錡等死之。

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丁酉 十八岁

故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自黔入滇，沙定洲方围楚雄，闻耗，还战于革泥关，定洲大败，遁走阿迷。可望等入昆明，遂攻楚雄，杨畏知兵败被执。可望释而礼之。畏知说以共扶明室，优礼黔国公，禁屠戮焚掠，可望悉从之。以书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显来报，可望加礼焉。乃使刘文秀偕至永昌，以天波还昆明，可望以勋旧礼待之。姚夫妇暨鹅头亦从天波东归。是年，大学士陈子壮、兵部右侍郎张家玉、兵科给事中陈邦彦并起义于粤东，联兵围广州不克，俱死之。永历帝追赠子壮为太师番禺侯，谥文忠；家玉为少保增城侯，谥文烈；邦彦为兵部尚书，谥忠愍。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戊子 十九岁

在昆明。李定国以兵破阿迷，执沙定洲夫妇归，磔之，为天波复仇也。天波具衣冠谢可望。是年，清总兵李成栋以广东反正。初，成栋受妻某氏数言以匡复大义说成栋，成栋颇心动，顾以妻子在松江，不能决，诮儿曰：“非不能从，恰此云间眷属耳。”妻曰：“我敢独富贵乎？请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栋抚尸哭曰：“我乃不及一妇人！”计遂定。时清提督金声桓亦以南昌反正。永历帝封成栋为惠国公、声桓为豫国公，声势大振。

永历三年(鲁监国四年)己丑 二十岁

在昆明。正月，清兵陷南昌，金声桓败死。二月，清兵陷

湘潭，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死之。李成栋以兵援南昌，战败至信丰，渡河堕水死。永历帝追赠腾蛟为中湘王，成栋为宁夏王，声桓为南昌王，设坛赐祭。四月，孙可望遣杨畏知入朝于肇庆，疏请封王，廷议弗许。武康伯胡执恭矫册印入滇，封可望为秦王。七月，畏知还滇，封可望为平辽王，赐名朝宗，李定国，刘文秀等皆为公，可望却不受。是年，封忠孝伯朱成功为延平郡王。

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庚寅 二十一岁

在昆明。正月，清兵陷庚关，永历帝奔梧州。八月，可望遣使至梧州，自称秦王，且以不愿改封为请，付从官集议，仍弗许。十一月，清兵陷桂林，留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总督兵部侍郎张同敞死之。永历帝奔南宁。明年，追赠式耜为吴国公，同敞为江陵伯。

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辛卯 二十二岁

在昆明。三月，使编修刘蒞封孙可望为冀王，至平越，不得入。五月，可望怨廷议不允秦封，遣其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率兵入南宁，贼杀大学士严起恒，兵部尚书杨县和及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等，皆主不予秦封者也。于是始真封可望为秦王。杨畏知自滇入朝，诏进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寻为可望召归，不屈死之。永历帝追赠少保，谥文烈，建祠楚雄。十二月，清兵陷南宁，永历帝出奔归朝司。可望遣将狄三品，陈国能、高文贵等以兵三千来迎，并致书从官，谓当驻蹕安隆所，从之。时可望自滇黔外，并据有川东、川西矣。

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壬辰 二十三岁

在昆明。二月，永历帝至安隆所，改为安隆府。可望岁以

饷八千两，米六百石上供，从官取给焉。时锦衣卫马吉翔、内侍庞天寿私通款可望，议受禅，可望度众心未附而止。乃自昆明移驻贵州，大造官殿，署百官，逆迹益昭著矣。是月，清兵入蜀，守将白文选遁还云南。可望乃使李定国与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岗，以图桂林，步骑八万。刘文秀与张先璧由永宁取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取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步骑五万。疏请封定国为西宁王，文秀为南康王，双礼、先璧等皆为公侯。五月，西宁王李定国进规靖沅、武岗，皆下之。由西延大埠疾趋广西。七月，复桂林，叛将伪定南王孔有德伏诛，遂尽复梧州、柳州诸地。南康王刘文秀复叙州，白文选复重庆，清将吴三桂遁走保宁，文秀追击之，败绩，讨虏将军王复臣死之，文秀罢职，归居昆明。十一月，西宁王李定国败清兵于衡州，斩其主将亲王尼堪。是月，永历帝杀坤宁宫宫女夏良璞。良璞年十九，兰蕙捷敏，雅擅三绝，能击剑走马，坐与可望部下张应科有私，被杖杀。并赐巴东王与王妃悉自裁。

永历七年（鲁监国八年）癸巳 二十四岁

在昆明。二月，西宁王李定国自湖南还广西，驻师柳州。三月清兵败可望于宝庆，可望走归贵州。六月，西宁王李定国自柳州烧广东，复平乐，尽收高州、廉州、雷州诸府。秋，永历帝以可望跋扈不可恃，遣使密召西宁王李定国统兵入卫，许封晋王，赐以“屏翰素臣”图章，敕谕情辞哀切定国读之感泣，军中皆流涕，誓得当以报。

永历八年（鲁监国九年）甲午 二十五岁

在昆明。三月，可望遣部将郑国、王爱秀至安隆府，矫永历帝命，杀东关大学士吴贞毓，都督金事郑允元，太仆寺少卿赵麐

禹，给事中徐极、张铎，御史李颀、周允吉、胡士端、朱议爌，编修蒋乾昌、李元开，检讨陈麒瑞，郎中蔡纘，员外郎林青阳、任斗璫、朱东旦，主事刘议新、易士侠等十八人，并杀内监张福祿、全为国。十月，西宁王李定国率师复高明。

永历九年(鲁监国十年)乙未 二十六岁

在昆明。三月，西宁王李定国与清兵战不利，率师归西宁。六月，西康王刘文秀率师规常德，失利，还驻昆明。是月，改安隆府为安龙府。十二月，可望遣兵袭攻西宁王李定国。

永历十年(鲁监国十一年)丙申 二十七岁

在昆明，正月，西宁王李定国败可望兵于田州，率师疾趋安龙府，迎永历帝入滇，可望使知之，遣白文选先至，促驾移贵州。太后闻之哭，从官亦哭，文选见而心动，因以情告曰：“姑迟行，俟西府至。”遂以輿徒不集报可望，阴留俟定国，数日，定国至，与文选奉帝西巡云南，可望复遣兵遏之，不及而返。二月，永历帝至曲靖，西宁王李定国先率精兵入昆明，南康王刘文秀出迎。黔国公沐天波迎驾于马龙驿。三月，西宁王李定国、南康王刘文秀诣曲靖迎驾，奉永历帝至昆明，建昆明为滇都。封定国为晋王，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加黔国公沐天波少师，天波始以世臣受寄心膂焉。六月，遣巩国公白文选赍玺书赴黔，慰谕可望。可望夺文选兵，羁之营中，明年乃复用为将。

永历十一年(鲁监国十二年)丁酉 二十八岁

在滇都。四月，王自奇反于楚雄，西犯永昌。八月，可望举兵反。诏削其王爵，命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率诸镇兵讨之。帝亲御五凤楼，宴伐簪花，犒赏三军。时久雨忽霁，人心踊跃。九月朔，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兵至曲靖，屯于三岔，

与可望接战不利。退守曲靖，坚壁不出。十四日，巩国公白文选通于晋王，自可望军中轻骑奔来。可望遣将马宝、张胜、武大定间道犯滇都。十八日，鄂国公马进忠自可望军中遣密使通款于晋王，晋王悉发兵攻可望，大败之，可望溃走白水。晋王露布奏捷，遣蜀王与巩国公东追可望，自引兵还援滇都。二十一日，张胜、马宝等潜师至滇都，欲入城，为守者所阻。过三市街，见金马坊垂露布长丈余，知可望已败，遂踪兵焚掠。至横山塘而晋王凯旋之师已至，宝迎降道左。胜拒战竟日，败走亦佐县山谷中，逻卒获之以献，磔于市。晋王凯旋，诸臣郊迎，入朝庆贺。蜀王获可望将张虎于西水，械送滇都系狱。可望奔还贵州，冯双礼纵炮恠之。可望挈家口辎重走镇远，旋至楚南，降于清军。双礼阳为断后，掩其小女玉帛，偕蜀王及巩国公归滇都。十月，晋王率师讨王自奇于永昌，擒其将关有才。自奇走腾越，势穷自刎。晋王班师归滇都，奏请行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马进忠为汉阳王，冯双礼为庆阳王，马宝为淮国公，马惟兴为叙国公，贺九仪为广国公，靳统武为平阳侯，祁三昇为威宁侯，高文贵为广昌侯。磔张虎、关有才于市，军民大悦。

永历十二年(鲁监国十三年)戊戌 二十九岁

在滇都。二月，清兵自蜀楚粤三路寇黔，晋王遣部将刘正国、杨武等守三坡、红关诸险以防蜀，命汉阳王马进忠驻贵州。四月，蜀王刘文秀卒。遣表云：“敌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永历帝嘉之。命以亲王礼优卹。清兵犯三坡，刘正国自水西奔还。晦日，清兵陷遵义，并犯贵州，马进忠亦败走。五月，清兵陷贵州，巡抚冷璽任死之。杨武与清兵战于国州之侧流水，失利。七月，以

晋王为招讨大元帅，赐黄钺，命出师以御清兵。清兵陷独山州。八月，招讨大将军晋王率勋镇出师，永历帝御五凤楼宴饯。十月，清兵三路集贵州，戒期寇滇。晋王与庆阳王冯双礼等扼鸡公背，图复贵州。别遣巩昌王白文选将四万人守七星关，示攻遵义以牵制之。清将洪承畴致书晋王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候吴王之至，即当会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云云。吴王指三桂，与承畴合兵寇滇者，书盖为缓师计也。十二月，清兵出遵义，由水西趋大生桥，入乌撒，白文选弃七星关，走还沾益州。清兵寇盘江，我师据险沈舟，敌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继祿叛降于清。导清兵潜师自下流宵济，遂入安龙。晋王遣安仁侯吴子圣御之，败绩。晋王由盘江回师拒战，连败于安龙之罗炎、凉水井撒岩。晋王微服入滇都，密妻移辇。勅黔国公沐天波宣谕缅甸。时清兵三路会于曲靖，朝议莫知所向。陈建举蜀王遣表语，请入蜀，大学士马吉翔恐蜀将夺其权，力阻之。沐天波请走迤西，地近缅甸，帝从之。十五日，黎明，永历帝发滇都。天波命娥夫妇充帝护卫，值寇盗四起，道路梗塞，娥与张小将奋力捍御，无能当之者。岁暮间关至大理，扈从相失过半。

永历十三年(鲁监国十四年)己亥 三十岁

正月朔，永历帝次永平县。初三日，清兵陷滇都。初四日，帝至永昌，下诏罪己。晋王李定国还黄钺待罪，自请削秩，不许。闰正月，白文选兵败于大理之玉门关，由沙木河走镇康，总兵吕三桂死之。十五日，帝发永昌，将入缅甸，沐天波、马吉翔从行。工部尚书王应龙扈驾不及，死之。十八日，帝次腾越。晋王伏兵于潞江之磨盘山中。清兵抵永昌，二十日过潞江，有泄其谋者，晋王乃出其战竟日，部将莫名望、王国玺皆战死，

晋王走孟定。报闻腾越，帝乘夜入南甸，平阳侯孙崇雅邀劫资装于道中。时随行兵士尚四千人，夜疾驰迷道，互相惊扰，群臣妻子不相顾。叛卒乘机剽掠，贵人官嫔亦散失过半。时溃兵散乱，永历帝敕沐天波率禁旅及文武百余人前进。二十六日抵襄本河。二十八日抵铁壁关，即缅甸界也。缅甸遣使来言：“众兵压境，诸蛮惊惧，从官勿佩兵器，乃可入国。”马吉翔矫旨从之。三十日，至蛮汉，土官思绵迎入土司城。蛮汉旧为宣抚司，属永昌府，自万历中始为缅甸。沐天波请奉太子入莽山监国，勿俱入缅，永历帝不许。盖天波时已知缅甸不足恃矣。二月朔，帝次大金沙江，缅甸以四舟来迎，从官自见舟江上，得从者六百四十六人。故岷王子及总兵潘世荣，内督江国泰等九百余人，马九百四十余匹，俱由陆行，期会于缅甸。十八日，帝次井亘，缅人止之，不听前进。二十四日，缅请大臣问国故，帝遣马雄飞、鄢昌琦赍敕书往谕。缅发神宗时敕书，对校不同，疑其为伪。及见黔国公印，乃信服。盖缅甸自万历二十三年请教不许，遂绝朝贡，故所知惟神宗朝故事也。是月，晋王命白文选以兵入缅迎驾，使人至井亘求撤止兵。文选与缅人战不胜，走还孟瓦。三月十七日，通政使束蕴金，中军姜水□□驾不克自杀。四月，咸宁侯祁三昇率兵至蛮漠，帝遣丁调鼎、杨生芳往止之。复传谕守关者，驾已航海赴闽，兵勿复来。盖缅甸人畏兵，故马吉翔以此悦其心，而不知为其所愚也。沐天波、蒲缨、王起龙谋奉帝乘间走户腊二撒，亦不许。五月四日，缅甸具龙舟鼓乐，遣人迎驾。五日，帝发井亘，七日至阿瓦城，距河止焉。八日，陆行五六里达赭经。知前陆行者潘世荣等，被缅甸分给土人为奴，多自杀。惟岷王子等八十人，后流入暹罗云。缅甸人构台于赭经，以栖车驾，置草屋十间，编竹为

城，每日兵士百余护之。从官结芳散处蛮男妇自来贸易。初至饷，献颇丰，后乃渐薄。八月望日缅甸大会群酋，诱黔国公沐天波渡河，令椎髻跣足，以臣礼见。天波归而恸哭，怒为马吉翔所误也。吉翔与李国泰等，犹以令节饮后弟王维恭家。维恭有女妓黎维新，已老矣，吉翔强之为梨园舞，维新泣下曰：“公何时，顾犹为歌舞欢耶！”吉翔等怒挞之蒲嫪家复踪博喧呼，声彻于内。时帝卧病不能禁，叹息而已。九月，缅进新稻帝命分给从官之窘者。十月朔，颁历于缅甸。晋王移营于猛良，内有女土官，晋王破擒之，遂据其城。十一月，白文选至，与晋王合军。十二月，文选移营猛稟。

永历十四年(鲁监国十五年)庚子 三十一岁

在边界。(按：刘均杨娥传云：“吴三桂追之，王与天波走缅甸，天波命娥夫妇卫王。时流寇四起道路梗塞，娥与张奋力捍御无能当之者，王始得达缅。”其后未言娥夫妇行止。余疑永历帝入缅后，娥夫妇必徘徊边界。不然即能逃辛丑咒水之祸，亦必为缅人缚送吴三桂军中矣。宁能俟壬寅之岁，从容复归于滇都耶？故为假定如此。)三月，晋王部将贺九仪谋降清，王杖杀之。其士卒多溃还云南。四月，白文选移车景线，晋王遣使约会兵攻缅，欲迎帝出险，不果。败缅兵于瑞羊，缅人终不肯出帝。九月，白文选再以兵攻缅，不克。从官资用尽竭，有数日不举火者。帝出御玺，命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椎散分给，人各数铢。

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 三十二岁

在边界。正月，晋王与缅人战于洞坳。白文选以兵来会，复败缅兵，缅仍不肯出帝。文选驾浮梁，将济师，缅人断之，不克济。晋王遣副将董朝用、高三允往马得狼造舟，二人焚舟出降于

清，三月，从臣有欲杀马吉翔、李国泰，奉太子出瓴者，事泄被害。五月，晋王与白文选复会师攻緬，不克。緬酋弟猛莽白弑兄自立，遣使来索贺礼。七月，复来言三载供给之劳，索报礼，俱无以应。緬人请从官渡河盟誓，既至，以兵围杀之。自松滋王而下，勋臣沐天波，武臣马吉翔、王维恭、魏豹、马雄飞、王起龙、蒲缨、王自京、龚勋、陈谦、吴承爵、安朝柱、任之信、张拱极、刘相、宋宗宰、刘广寅、宋国柱、丁调鼎，文臣邓士廉，杨在、邬昌期、邓居诏、任国玺、王祖望、斐廷谟、杨生芳、潘璜、齐应选、郭璘、张伯宗，内监李国泰、李茂芳、杨家华、杨强益、李贵、沈犹龙、周某、卢某、曹某等，凡四十二人，俱被害，所谓咒水之祸也。緬人复发兵围行在，帝几自缢。吉王与王妃同缢死。官人命妇，缢者不下百人。緬兵尽劫所有而去。緬杀诸人后，有驰呼而止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国公。”盖恐清人索之，思留以献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复治天波所居室，移帝及官眷二十五人入居之，并进衣食。八月，晋王以十六舟攻緬，复为所败，覆其五舟，乃与白文选俱引还。睢水之役，都督同知邓凯以病是未赴，得免。十一月十八日，永历帝召见，谓凯曰：“太后病矣，未知骸骨得归故里否。”又曰：“白文选未封亲王，马宝未封郡王，吾负之。滇黔百姓，我师在彼，苦？多年，今又不知何如？”十二月朔，清兵至缅甸境，白文选自木邦出降。初三日，緬人请帝移辟，诈言赴晋王军，皇太后、皇后及太子同行。及三更渡河，始知其为清兵也。盖吴三桂以重金购致之。是月，延平王定台湾。

永历十六年（鲁监国十七年）壬寅 三十三岁

正月，帝在清军。延平王仍奉永历正朔，改台湾为东都。三月，帝至滇都。四月望日，逆臣吴三桂进帛，帝崩于滇

都，年三十有八，梵葬北门外。皇太子慈烺亦遇害。皇太后马氏及皇后王氏俱北狩，行过黄茅驿，两后推辇相望，噤不得，语同时扼吭死。张小将悲愤成疾卒。娥从兄鹅头归滇都，卖酒三桂伪平西王府西，欲以色艺炫三桂，因而刺杀之。三桂闻其事，纳有日矣，娥忽中寒疾死。是年五月八日，延平王成功薨于东都，年三十有九。六月二十七日，晋王李定国歿于猛腊军次。九月十七日，监国鲁王殂于金门。惟延平世子经嗣王位，仍奉永历正朔，延明祚又几二十载。经薨，子克塽嗣位。至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始为逆臣施琅所破灭云。

(二) 义士传

(1) 吴易传

吴易,字日生,号惕庵,亦作惕叁(斋),明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①。生有膂力,駢弛不羈^②。甫弱冠,即挂名复社

① 吴易之名,清康熙五十六年周廷爵辑《吴江诗粹》(此书未刊行,余家藏有钞本)始作吴易。其后乾隆间沈彤《吴江县志》亦从之。然余家旧藏明崇祯九年丙子易自刻其时文二十首,题为《东湖草堂传稿》者,固自署“吴易、惕庵著”也。近谢国楨《晚明史籍考》卷十九第十页《甲行日注》条下,引叶廷琯《鸥波渔话》卷二云:“国初家仲韶先生,避居光福山,所著《甲行日注》,有一条云:‘丙戌六月十七日壬辰,山中遥传日生凶问,初未敢信。琯云:营中人言,确实。夏至日为课,遇大壮之夬,六五,丧羊于易。今未月也,易则其名,异哉。’日记之,有无名氏按语云:‘吴日生名,《明史》作易,而他书或有作易者。今先生以丧羊于易作证,则作易无疑。先生与日生同邑同时,有书札往还,必无传说。是易、易二字,分别甚微。传钞翻刻,易于混淆。今有确证,自应据此以定作易之误。’此书从钱映江(缙)借阅,按语疑即映江所题。余谓《说文解字》引秘书语,日月为易,则名易而字日生,义盖取于此。”按钱缙字映江,号竺生,元和人,清道、咸间诸生。熟精明季遗事,著有《南阴书》三十六卷。虽未见传本,而颇为傅以礼辈所称。按语倘出其手,自可徵信。又余于名易而字日生之义,恒觉不解。故尝谓当时有易、易二名之说以调停之。今得叶氏“日月为易”云云,其疑始释。亡友陈去病于民国纪元前五十年撰“吴长兴伯传”,印入《吴长兴伯集》时,称“吴公讳易,或名曰易”。而民国十八年将此传修改为“长兴伯吴易传”,印入《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二期时,则删去“或名曰易”四字,亦颇与钱、叶二氏之说暗合也。至《亭林全集》作吴阳,则当为传写之误耳。惕庵根柢见前。沈彤《柳塘词话》亦同。惕斋之称,则见吴慎《客问十三篇跋语》及潘耒《遂初堂集》,周铭《松陵绝妙词选》。又计六奇《明季南略》,谓易字朔潜。去病初撰传时列入,而附注疑其所本。修改时亦删去,今从之。(民国十五年,吴江薛氏遼汉斋排印本《松陵绝妙词选》,吴易亦作吴易。原叙题康熙十一年,尚在《吴江诗粹》之前,而兹不引及者,因薛氏所据为道光时秦清易钞本,已在沈彤《吴江县志》之后。或秦氏改易作易,亦未可知。不能必其为周铭原本作易也。

② 据《明史》原文。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同。

中^①。负气矜奇，兼好兵法，通任侠，雅不欲以经生自见。间为诗文，传诵士林，非其好也^②。崇祯十六年癸未成进士，不谒选而归^③。明年，北都陷。又明年弘光元年乙酉正月，谒阁部史可法于扬州^④。可法异其才，题授职方主事，为已监军^⑤。随征至徐州，抚定高杰军，甚有劳绩。复奉檄征饷江南，未还而扬州陷^⑥。旋南都亦不守^⑦。六月朔日，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同起兵太湖中^⑧。命秀水诸生周耀始城守吴江^⑨。是月四日，清兵陷苏州^⑩。寻至吴江，知县林颯走归闽；县丞朱廷佐以册籍献，城遂陷，耀始走死^⑪。诸生吴鉴字子仪者，易从子也。愤廷佐降虏。会闻镇南伯黄蜚已率军至无锡，则大喜，徒手入县骂廷

① 据陈寿熊《吴节愍公家传》原文。见《静远堂文集》及《松陵文录》中。称吴节愍公者，清乾隆四十一年，通溢明臣殉节者八百八十二人，皆曰“节愍”，而吴易亦在其列也。然此等异族追谥，余所不取，故传中弗著云。

② 据潘柽章《松陵献集》原文。

③ 据沈彤《吴江县志》。

④ 据陈去病《长兴伯吴易传》。

⑤ 据《明史》。

⑥ 据陈去病传。参《松陵献集》、《吴江县志》、《明史》、《明季南略》及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史勘本》、汪有典《史外》、徐鼐《小腆纪传》。

⑦ 按扬州之陷，在弘光元年四月。南都之陷，即在是年五月。

⑧ 吴易起兵日期，陈去病以为即吴鉴殉义之日。据无名氏《启、祯记闻录》，当为弘光元年闰六月十一日。但施世杰《孙烈士传》则云，兆奎与易六月朔起兵湖中。湖中即太湖也。二说不同，而施氏为明季人，不应有误。疑易与兆奎起兵太湖，为六月朔日事。至闰六月十一日，闻吴鉴殉义，始杀降虏之朱县丞，而据吴江城以号召耳。

⑨ 陈寿熊传云：“乃与秀水诸生周耀始谋守吴江。”

⑩ 据《启、祯记闻录》。

⑪ 据陈寿熊传。廷佐之名，《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明季南略》及徐鼐《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均作国佐。陈去病从之。但余按叶绍袁《年谱续纂》作廷佐，与寿熊合。绍袁为吴易同邑同时之人，当较可徵信也。又，施世杰《孙烈士传》亦作廷佐。

佐。廷佐执送苏州，虜吏以党与询，鉴抗声曰：“颜常山、张睢阳、岳武穆、文信国皆是也。”问头目为谁？曰：“孔子、孟子。”遂杀于胥门之学士街^①。时闰六月十一日也^②。易闻而哀之^③。即夕至吴江，攘臂呼于市，得三十人，擒廷佐，授鉴父汝延，命杀之以祭鉴。遂据城号召，一日得三百人，三日而集三千。同邑诸生华京、吴旦、徐钊、赵汝珪等，皆募兵至^④。十三日，与陈湖陆世钥合兵薄苏州。吴淞提督吴志葵、福山副总兵鲁之屿以舟师来会。之屿率三百人先入，中计覆没。易亦敛兵返^⑤。立营于邑之大漾，往来为游军，败清兵五龙桥。复游弈旁近诸县，江浙之道以不通^⑥。时东南义旅蜂起，顾主事者咸书生，不习军旅，其军率多乌合。独易与兆奎素讨论兵略，长于部勒训练，故其师威严有节制，号孙、吴军。而易所部兵悉着白抹额以标异，故又别号白头军云。同邑沈自征字君庸者，恢奇士也。知天下将乱，造渔船千艘于陈湖，事未集而

① 据陈寿熊、陈去病两传及《明季南略》、《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颜常山等四人，各书皆作张睢阳、颜平原、岳武穆、方正学。但据《吴长兴伯集》后附录《袍泽遗音》，载吴鉴“在狱致亲族书”，则云：“关龙逢、比干、颜常山、张睢阳、嵇侍中、岳武穆、文信国及吾朝方、铁、杨、左、倪、范等数十人。”并无颜平原。故今以常山易平原，庶符真相。又以文信国易方正学，意取有关民族主义也。

② 据《启、禎记闻录》。

③ 据《明季南略》原文。

④ 据陈去病传。赵汝珪据《南疆逸史》后文及《小腆纪年》、《小腆纪传》补入。孙兆奎已见前，故不列。

⑤ 据《孙烈士传》及《小腆纪年》。系日则从《启、禎记闻录》。

⑥ 据《孙烈士传》。并参陈寿熊传。

歿。及军兴，其弟中书舍人自炳、诸生自弼因以其船佐易。又袭击松江群盗沈潘等，降之，併其军，得千四百人，益船七十，屯长白荡。而自炳复别造舟五百，号箭艘，屯烂谿，并出没太湖、淀、泖间，与易军相犄角。于北兵之来犯者，多所杀伤^①。时北骑初至，俱不习水战。而箭艘顾窄小，多利便往来；施两桨则捷如飞，人不可测度。于是易遍拜军中曰：“得镇江谍报，某日有北军二千过，愿击之。”皆许曰：“诺。”乃佯以舟杂农民，散处湖荡间。北兵至，争掠舟济，劫人操之。前散处者即来操舟，计其棹至中流，则猝起凿沈之。北兵溺死者无算^②。而某贝勒之自浙江还者，方振旅过八测，易又使兆奎等以神枪邀击之塘上。塘高渠长，更番阑截，咸相应。而北兵所持皆短兵，斫斩不及。又塘窄难旋马，则大发矢。众以平基御之，矢皆著其上，无所伤。易又缚草人邀箭，箭集，则弯弓反射，且以火器夹击。北兵大败，死者殊众^③。会绍宗襄皇帝已正位福京，擢易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事。监国鲁王在绍兴，亦遥授兵部尚书，兼浙直总督。说者谓易于一日之间，同拜二命，东南莫不荣之^④。

① 据陈去病传。参陈寿熊传及《吴江县志》、《明季南略》、《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

② 据陈去病传。参《明季南略》、《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及黄宗义《弘光实录钞》。

③ 据陈去病传。参《孙烈士传》及《明季南略》。

④ 据陈去病传。参《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明史》、《史外》、《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及徐芳烈《浙东纪略》。

时部郎王期昇、吴景奩等，方奉通城王盛澈起兵太湖之西山，克长兴居之。武进吴福之、徐安远、任源邃、宜兴卢象观、丹阳葛麟等亦起兵湖西，声势甚集。然兵弱，咸倚易为援^①。独黄蜚兵数万在太湖中，稍强，前却观变。兆奎乃劝易致书与联，顾其书不得达。蜚逕由吴淞屯泖湖，合吴志葵军，并为北帅李成栋、李延龄等所擒。而降将吴胜兆亦率北军大至矣^②。初，胜兆既破卢象观、葛麟军，乃引兵而东。其将李遇春率五十四艘先至，自平望北抵白龙桥，列阵三十里。易与兆奎合沈自炳军破走之。胜兆继进，易又设伏芦苇中，袭杀甚众，获其舟二十。胜兆大沮，忿城中民不救，屠之。已率四郡兵复至，屯石桩桥，断港汊。会天大雨，兼旬未休。易营泥泞，发炮不震，弓弦皆解胶。又军无现粮，诸营内赍，遂为北军所袭。先是，北帅土国宝患易甚，预遣人入易军伪降。易以诚待之，未加备也。遇变猝起，自相击杀，易知中计，急觅舟南走。而舟皆连系，不得解。遂登小艇，艇不任重载，易与所携壮士三十人俱沈于水，军竟大败。父承绪、妻沈氏及女皆投水死。自炳、自驹及华京、吴旦、赵汝珪等力战死之，一军皆歼。兆奎被获送南都，亦不屈死^③。易既沈，泖半里许。其犹子某见有朱履颺水面者，谓易已死，以追急不得

① 据陈去病传。参《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

② 据陈去病传。参《孙烈士传》，并参顾炎武“都督吴公死事略”。

③ 据陈去病传。参《孙烈士传》，《明季南略》、《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明史》、《史外》、《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及徐秉义《明季忠烈纪实》。

挈，急系以遯。又半里，昇出抚视，则气息属焉。力救之，得苏。众喜，将拥以行。易命且止，索酒饮数大觥，张目问曰：“敌既退，吾军尚有几何？”众曰：“百人耳。”易急奋起曰：“然则速追之，必有获。”乃复还军返战，果大捷，夺其輜重而还，军以复集。时隆武元年乙酉八月二十二日也^①。而吴福之、徐安远、任源邃等亦以军败先后死^②。王期昇遁走福京，吴景奩不知所终^③。陆世钥散军去为僧。于是大江以南，钱塘以北，惟易一军而已^④。易有部将曰茹文略者，余姚人也。字振先，骁勇善战。少从军长兴，为千夫长。浙西既陷，文略携壮士十余人入太湖，从徐云龙复长兴，战屡有功。云龙死，乃归易。易优礼之，奏授总兵，每持长矛陷阵。八月之败，文略手刃数十人，身亦被创十余，血尽而仆。敌疑其诈，数刃之，始去。久之，复甦。捧其头走南浔，休野庙中。庙祝识之，敷以药，十旬始愈。间行至长兴，访其母与妻子，皆遇害，则复走归易。明年隆武二年丙戌正月，再与北兵战于麻湖，所杀伤过当，援绝死之^⑤。其偏裨周志韬突围出，收余众自

① 据陈去病传。参《明季南略》、《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系日则从《孙烈士传》。《甲行日注》、《弘光实录》钞作八月二十一日。《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明季忠烈纪实》则作八月二十五日。未知孰是？隆武元年即弘光元年，因绍宗襄皇帝正位后，即以弘光元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也。

② 据《明季南略》、《小腆纪年》。

③ 王期昇遁入福京，见《南疆逸史·曾櫻传》。吴景奩后事，各书均未见，故云不知所终。

④ 据陈去病传。末数语借用“孙烈士传”。

⑤ 据陈去病传。参《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

保。鲁监国遥授参将。久之，兵败，赴水死^①。时易已收拾溃散，声威复振。遂以丙戌元夕，遣其将陈继攻入吴江城，擒清令孔胤祖及诸生之应清试为举人者，悉诛戮之^②。初，易之起兵诛朱廷佐而据吴江也，奉训导潘承祚，使知县事。甫匝月，为清将李延龄所陷，承祚死之。至是，易乃诛孔胤祖以报承祚云^③。于是邑人周瑞、朱斌、张贵等，复聚众长白荡，争迎易入其营^④。而嘉善孙璋、倪抚、孙钜、陈槐等，亦以兵隶易麾下，愿受约束^⑤。三月二十三日，北帅土国宝遣其将汪茂功来攻，易檄周瑞御之。瑞善鸟銃，二十六日，与北兵战于分湖之梅墩，败之^⑥。追北去庞山湖四十里^⑦。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衣甲器械无算^⑧。苏州为之戒严^⑨。杨文骢疏奏福京，进易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爵忠义伯^⑩。陈子龙复驰蜡帛，间行入浙东，以捷闻。监

① 据《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年》、《小腆纪传》。

② 据陈去病传。参《明季南略》。

③ 据陈去病传夹注。

④ 据陈去病传。参《甲行日注》、《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明史》、《史外》、《小腆纪年》、《小腆纪传》、《吴江县志》及陶煦《周庄镇志》。又参《吴江县志》夹注中所引戴笠《殉国汇编》。

⑤ 据周乃勋“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

⑥ 据陈去病传。参《南疆逸史》、《松陵献集》、《吴江县志》。又参《吴江县志》夹注中所引《殉国汇编》。

⑦ 据叶绍袁《湖隐外史》。

⑧ 据闽人某《思文大纪》。

⑨ 据陈去病传。参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

⑩ 据陈去病传。参《思文大纪》。又参《吴江县志》夹注中所引《殉国汇编》。

国亦封易为长兴伯^①。授孙璋运粮监督，倪抚、孙钜为职方，陈槐为将军^②。周瑞以下，俱授职有差^③。而子龙亦拜浙直视师之命。易乃制旗铸印，设官部署，开幕府于大泽中，登坛誓师，请子龙临其军。子龙归而私语人云：“长兴，一代人豪也。然矜其意殊轻敌，而幕客多浮薄，师众而不整，其将为长荡之续乎^④。”当是时，易以为天下事未可知，将东联闽、浙以图大举。而武林吴思、沈纶锡、沈士钜、蒋翊文亦愿以三千人来附，即驰书叶绍袁定计。密约总兵黄斌卿自海上至，督师熊汝霖自江上至。易则躬率大军，于苏、松间策应，以规复南都^⑤。监国乃益封易清河伯、宝应伯、娄东伯、武康伯，赐佩印者八，曰：奋扬将军、平朔将军、复宇将军、度辽将军、仪汉将军、兴原将军、灭虏将军、破虏将军，以策励之^⑥。会别将周毓祥、周谦、张飞远等屯朱泾之四保汇，以五月五日，泛蒲酣饮，为北军所袭，丧师数百，失骁将罗腾蛟。明日，飞远出不意取金山卫，又不克，死者颇众^⑦。而孙璋方大败北师于嘉

① 据陈去病传。参《松陵献集》及高燮“陈卧子先生传”。又参《吴江县志》夹注中所引《殉国汇编》。

② 据“孙璋父子殉节记”。

③ 周瑞等授职未见记载。但叶绍袁《湖隐外史》有云：“画半募兵，人进射声之号。”即可概见。况梅墩庞山湖之战，瑞为首功，必无功高不赏之理也。

④ 据“陈卧子先生传”。参“孙璋父子殉节记”。

⑤ 据陈去病传。参《甲行日注》、《湖隐外史》及《明季南都殉难记》。

⑥ 据陈去病传。参杨凤苞《秋室集》。

⑦ 据陈去病传。参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及《小腆纪年》。又，《小腆纪传》以屯兵四保汇为周瑞事，今不从。

善，蒋德广亦起兵蒋湾，有众七百余，与周瑞合，声势益壮。易乃自将攻海盐，复之，诛其伪令，士民大悦。时陈万良在临平，马万方在平湖，駸駸与易合，踞浙西肩背。北帅张存仁汹惧，急自杭州驰至湖州，檄兵围攻。而江海之师，终莫能至。易孤军困斗，为存仁所败，势不支，乃退走西塘，思合孙璋军以复嘉善^①。六月，江上师溃，浙东尽陷，监国航海去，事愈左^②。先是，周瑞移书虜嘉善县令刘肃之，说其反正。刘阳诺而阴严戒备，且遣人入易军刺探消息。是月九日，刘发使约易等会饮于嘉善。易与孙璋、倪抚、孙钜、陈槐等至自西塘，将赴饮，先集议于东郊外孙璋家。虜总兵张国勋引北师猝至，易等悉被执。孙璋及其子钜死于水，阖门殉焉^③。易与倪抚、陈槐械至杭州。北帅张存仁甚重易，馆之署中。劝以官，不可。劝以薙发，不可。曰：“然则髡首缙衣乎？”乃听之。然卒不屈，以六月某日，磔于杭之草桥门^④。倪抚、陈槐并从死^⑤。孙璋字玉璋；子钜，字若弘，余别有传^⑥。倪抚字曼倩，并嘉善人^⑦。易之临刑也，赋“浪淘沙”两阙，复北面从容再

① 据“孙璋父子殉节记”。参《南疆绎史勘本》熊汝霖传。

② 据《南疆逸史·监国鲁王纪略》。参陈去病传。

③ 据“孙璋父子殉节记”。其张国勋姓名，则据陈去病传补入。

④ 据陈去病传。参陈寿熊传及《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史外》、《松陵献集》、《吴江县志》。

⑤ 据“孙璋父子殉节记”。

⑥ 见《世界文化》第三辑，民国二十九年出版。

⑦ 据陈去病传夹注。参《南疆逸史》及《明季南都殉难记》。

拜曰：“今日臣之事毕矣。”遂死之。年三十有五，无子^①。友人包捷收其尸，武林僧敬然为葬之菜园中^②。捷字惊几，吴江人，与易及孙兆奎善。当兆奎之死，尝哭诸南都之内桥。及易亡，竟弃家为僧，别号磴庵，终老于西山，论者高之^③。易有宠姬曰香娘，亦同被执。易既殉，北帅欲犯之。香矢死自守，且泣曰：“我相公每饭不忘故君，妾宁忍负之。若必相迫，有死而已。”乃放归，择族子为易嗣而已则入一草庵，洁身削发终焉^④。秀水朱大定者，字君永，始倡义守嘉兴。及城陷，民蜂拥争出，大定手剑当门护之，存活甚众。既航海至浙东，备陈方略。监国授监军副使，命还收旧部，与易合。易死，大定代领其军，以病痢居亡父大学士国祚墓堂，虏骑猝至，送杭州，亦不屈死^⑤。初，易之见执于嘉善也，周瑞独留干窑，未与会。闻耗，悉兵攻县城，杀清兵无算。已而援卒大至，乃却走。部将唐民望、姚景民、丁蓬寰，参军程天仪、沈茵，悉被执。瑞等伪降于北帅吴胜兆，与戴之儒说胜兆举松江反正。明年

① 据陈去病传。参陈寿熊传及《松陵献集》、《吴江县志》。

② 据陈去病传。参《柳塘词话》。

③ 据陈去病传。

④ 据陈去病传。参陈寿熊传及《小腆纪传》、《松陵献集》、《吴江县志》。又参李瑶《南疆绎史摭遗》。

⑤ 据《明季南都殉难记》。参《南疆逸史》。惟《南疆逸史》作大定字君求，今不从。

昭宗匡皇帝永历元年丁亥四月，事败遇害^①。孙兆奎，字君昌。祖履恒，习兵家言，兆奎能世其学。崇祯九年丙子，与易同举于乡，相得甚欢。已遂同起兵长白荡^②。或阻之曰：“清起辽左，胁西虏，逐土蛮，併高丽，五边为一。我自神祖以来，竭中华全力，谋臣武将之略，仅能支柱。今已据幽都形胜之地，跨燕赵云骑之乡，荡群寇，混南北，其国内固，其势外成。且精兵突骑，所当必破。江南所持，惟在水战。而大众深入，擅湖山之利，诸险要悉为所守。舟楫无所用其长，奇智无所运其权，时势至此，而欲图功，难矣。”兆奎曰：“我岂不知国家大势，不在江南；戎马至此，而欲御之，无异游步于牛蹄，行兵于井底。但恨神州陆沈，两都茂草。在北诸臣，死节寥寥，在南诸臣，义声寂寂。以养士三百年之天下，一朝至此，诚可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义士之气，一以羞懦夫之颜。上不负

① 据《孙璋父子殉节记》。参《吴江县志》。《殉节记》未言伪降，但云：“越年，吴胜兆谋泄被杀，周瑞、钱旗、曹子加、沈庭桂等亦死，江浙闻义师遂绝。”《吴江县志》则云：“后瑞以降被杀。”比而观之，真相自见。又按《明李南都殉难记》与《南疆逸史》并有周天惠，与周瑞极相类。周天或即周瑞之别名，亦未可知。惟周天为嘉兴人，而周瑞为吴江人，又不甚吻合，岂传闻异词耶。姑存疑俟考。徐鼐《小腆纪传》误以周瑞起兵长白荡为起兵四保汇，并误据李瑶《南疆绎史》翻本，谓“与吴易被杀于孙璋家，见杀。”悉非是。又云：“周瑞一作周流祥，盖名字之互见也。”按周流祥事见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谓“丙戌七月，获周流祥，送南京杀之。”则决非周瑞可知，而徐鼐误以名字附会牵合，其误实甚。《三藩纪事本末》又有周谦，初为吴易部将，后降吴胜兆，胜兆反正之役，谦为谋主，事败见杀。此周谦较近周瑞，惟瑞为农夫，而谦则云稍知文墨，亦非一人可知。总之，以周流祥或周谦为周瑞，均不如以周天为周瑞之较近于事实也。昭宗匡皇帝谥法，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

② 据《松陵献集》。

国家累世之厚泽，下不负男子平生之壮志。其成与否，听之而已。”时有浙东人李九成者，假名建义，战舰千艘，宵昼劫掠，民罹其害。兆奎与易密谋歼之，伪为结好，以弛其备。约以某日，两军合营。众谓军形羸露，大敌方强，不宜自翦羽翼。兆奎曰：“不然。今日之事，正如寸刃刺鲸，空拳搏虎，所恃以号召人心者，惟此区区信义而已。若纵彼焚掠，且假我为名，则所在之民，谁非寇仇。是敌未至而先自败也。”于是密约乡之豪杰为内应。八月初七日，遣骁将许某统十三艘往讨。先是，有黑氛如长堤，当李营而陨。北风大起，尘埃障天。未几，复大雾，咫尺不见人。许兵已渐迫李营，李众咸喜，以为吴军来合营也。俄而炮声忽起，兵已四集，李众大溃。九成突围，欲西走北麻，而乡兵已塞其前。李众大惊，弃仗受缚。遂斩九成于烂谿，所俘妇女皆遣还。又有参将杨应泰，大掠于简村，日俘良民妇女，遗黎怨愤。兆奎统舟师往击，未克，伪引兵退。应泰喜，纵酒解严。兆奎觇知其无备，遂潜还军，乘夜袭击，大破之。斩应泰，俘其众。时起事诸人，咸潜行泽国，啸聚水乡，未见大敌。拥一、二千人，志气盈溢，自以黄金横带，裂土分茅，指日可俟。缘是人无战心，兵至冲散，甚有自相违贰而溃者。惟兆奎整辑戍卒，戒无侵掠，众颇效命^①。论者谓号召之远，联属之众，兆奎不如易。而临事之慎，赴义之烈，易亦不如兆奎云。易在

^① 据“孙烈士传”。略参《小腆纪传》。

军中，每置酒高会。兆奎劝其节饮，且以谨斥堠为戒。易不能用，竟坐是败^①。当吴胜兆之来寇也，或劝兆奎走海。兆奎曰：“今四围皆兵，即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将横尸水上，遂其以身许国之志。岂能窜伏海洋，苟求存活耶？”黎明，清兵鳞集，八面环攻，炮火雷飞，箭如雨注。兆奎往来督战，自寅至午，清兵益多。易军内溃，自相击杀，赴水死者不可悉数。兆奎见势不可为，乃与父诀别。先沈妻子于河，视其死而后自溺。父亦遇害。兆奎溺水，气未绝，为清兵所缚。至苏州，土国宝欲降之，不屈。遂械赴南都，见降臣洪承畴。兆奎厉声诘之曰：“先帝时闻督师洪承畴死，亲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畴，一人耶？两人耶？”承畴无以应，曰：“汝无问一人、两人也。汝自为一人事耳！”驱出斩之。兆奎临刑赋诗，颜色不变，时年三十九^②。沈自炳字君晦。自驹字君牧，咸负大志，并从史可法于扬州。既归，乃佐易起事。自炳造箭船，募水卒，立别营，与易相首尾。自驹好大言，其在扬州，谓可法躬细务，遇人媼，非戡乱才，去之。既就易，亦以易不谨斥堠，数置酒高会为言。盖与兆奎所见略同。屡谏不从，辄仰天恸哭，而军亦遂溃败矣^③。华京之遇敌也，先驱妻子入水，格杀清卒数人。卒继至，手与搏战，相持溺死。自炳、自驹及吴旦、赵如珪等皆战死。独徐钺得脱，走武

① 据《松陵献集》引载笠《发潜录》。

② 据《外烈士传》。与陈去病传及《南疆逸史》、《小腆纪传》均略异。

③ 据陈寿熊传。参《南疆逸史》、《小腆纪传》。

康山中，涕泣不食死。京字壮舆，旦字尔赤，一字海曙；汝珪字子玉；矿字掌文，皆诸生中之有志行知名于时者也^①。当易起义时，吴县杨廷枢、长洲文秉，咸与有关连，亦先后被执死^②。而华亭夏完淳、崇德吕宣忠，年尤少^③。完淳十五从军，十七殉国，余别有传^④。宣忠字亮功，生而英奇，好用剑，究心奇门遁甲。沈自炳见而异之。史可法开府扬州，辟宣忠父顺良为赞画推官。自炳遇之幕，谓可法曰：“是碌碌者奚能为！乃儿可耳。”可法问其状，亟召之，未至而南都陷。宣忠走谒监国于绍兴。监国与语，悦之，使从易起兵太湖。既战败，走匿洞庭山中。土人执以献，慷慨骂虏。虏捶其膝，至碎，不屈。在狱正襟危坐，意气怡然。临命过市，大呼曰：“今日乃大明义士殉国之日也。诸君何不来观乎！”时年十有六。盍视完淳

① 据《南疆逸史》、《小腆纪传》。徐矿事则据徐达源《黎里镇志》补入。

② 据《明季南都殉难记》。惟谓“廷枢战败被执，死之。”则误。廷枢但与易通声气而已，未尝亲战阵也。其死亦与吴胜兆反正事有关，详见张方湛《忠文靖节编》。文秉原书亦误作文秉。今按秉为乘之兄，字荪符，一作荪甫，著《烈皇小识》、《先拔志始》、《甲乙事案》、《前星野语》、《定陵注略》、《先朝遗事》等书。（《烈皇小识》八卷，刊入《明季稷史汇编》。《甲乙事案》六卷，则刊入《荆驼逸史》，惟误书名为《圣安本纪》，又误作者为顾炎武。其实炎武别有《圣安本纪》二卷，亦刊入《明季稷史汇编》，与《亭林遗书》本之《圣安纪事》同。其六卷本则为文秉之《甲乙事案》，确非炎武作也。）隐居终老，未遭兵难。故今据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改正。《甲行日注》及陈宏病传亦并作文秉。

③ 据《明季南都殉难记》。

④ 见《中美周刊》一卷三十期，民国二十九年出版。完淳十五岁参吴志葵军事，十六岁为吴易参谋，十七岁殉国。《明季南都殉难记》谓十六岁从陈子龙起兵太湖，子龙战败，走吴易军，被执，死时亦年十六。均误。

又少一岁云。^①又有徐尔谷者，字似之，嘉兴诸生，吏部尚书石麒之义子也。妇孙氏，即孙璋女。岁丙戌，尔谷从易起兵，官职方司主事。往来嘉兴、湖州二郡，转输粮饷。嘉善之难，以所善毛和尚左右之，独得脱。丁亥四月，吴胜兆反正事败，词连陈子龙。北帅求子龙急，以尝一入尔谷座，遂并逮赴南都。子龙中道沈水死。尔谷被繫，词气慷慨。闻杨廷枢殉义，以诗吊之曰：“太湖遥望水汪洋，楼橹牙樯旧战场。闻说杨生能尽义，愿为后死姓名香。”又遗妇书曰：“已知必死，死后卿自决。”妇发书恸绝，引縗数四，每为守者所觉，不得绝。夜半，潜启户，自沈于河。尔谷闻之，抚掌曰：“吾可以死矣！”因赴讯不屈。是年九月十九日，与钱枬、夏完淳、夏发英、张宽等四十三人同尽。江浙间义师遂绝^②。久之，复有华亭钱达事。达初事监国为总兵，守钱塘江，有战功。绍兴陷，航海至闽，廷平王成功承制授破虏将军。后走太湖，集易旧部，纵横濒湖郡县，北帅以舟师邀击，屡为达所败。乃堙太湖诸口以困

① 据《明季南都殉难记》。惟原益图书公司排印本“十”上误衍一“四”字，乃成年四十有六，则大误。观屈大均赞语，谓“吕、夏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建义，誓死相从”云云。则宣忠死时，年十六而非四十六无疑矣。《南疆逸史》误宣忠为宜宗，误年十六为年二十四。而查继佐《东山国语》又谓宣忠起兵时年二十二，明岁与吴易同死，均误。其他事实，亦有同异，今不从。

② 据查继佐《罪惟录》。参《明季南都殉难记》及“孙璋父子殉节记”。末句亦借用“殉节记”。按《南疆逸史》亦有徐尔谷传，与《罪惟录》互异，今不从。又，《明季南都殉难记》尔谷作有谷，沈起《东山国语补》则作式谷，盖并为传闻之误。

达。虏廷且闻达名，令必生俘以献。日久粮绝，兵士死者过半。达将潜行入海，谍者以告。北师伺于道，大呼曰：“请见钱将军。”达知不免，跃登虏舟，厉声曰：“大丈夫事败死耳！”至苏州，北帅羈之钜宅，列锐骑环守。自守令以降，朝夕候视。一日，有楼船忽至，报曰：“钱夫人来叩将军起居。”骑引之入，则达之妻杨、妾王也。居竟日，妻留。妾与诸媵婢俱去。守者问之，达曰：“吾遣妾还太湖，传谕诸部解散耳。”北帅信之，送至湖口。越二日，达置酒召守令饮，其妻亦出见。达与妻南向坐，守令东西向。酒半换席，妻拜而入，遂赴井。守令大惊，遣人亟救，达止之。诘旦，达谓守者曰：“汝等各以土三石见赠，当有厚赏。”诸骑欣然负土，达使填井。须臾井平，达亲铺石版其上，拜而祭之。又数日，虏廷令械赴北都，已复命还杀于华亭。行次山东境，达不食死。其妾返太湖，亦自经以殉^①。呜呼，如钱达者，倘亦闻易之风而兴起者欤？故附箸于篇。

南史氏曰：撰次吴易事者，自始有邑人戴笠《殉国汇编》及《发潜录》，惜其书不可得而见矣。其他载于史乘者，如潘怪章《松陵献集》，沈彤《吴江县志》等。载于别史稗史者，如叶绍袁《年谱续纂》、《甲行日注》、《湖隐外史》，计六奇《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

① 据《南疆逸史·钱达传》。

史》，汪有典《史外》，徐薰《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等，都可采撷。而陈寿熊复有《吴节愍公家传》之作。其间详略互异，盖有不胜有裨牾者在焉。亡友陈去病既辑《吴长兴伯集》五卷，复撰《长兴伯吴易传》一首，其详备自非寿熊可比。顾去病于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①、黄宗羲《弘光实录钞》^②、徐芳烈《浙东纪略》^③及无名氏《思文大纪》^④、《启、禎记闻录》^⑤、《武塘野史》^⑥诸书，仍均未获睹。固宜其美犹有憾也。余近取群籍，校去病所作，颇有同异。因为奋笔补正，重写此篇。昔班孟坚撰《汉书》，多袭司马子长之成文。前型具在，读者当勿以余为郭象也。

-
- ①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共十卷，向无刊本。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日本静嘉堂文库与南京国学图书馆各有抄本。今南京所藏，已不可问矣。友人陆丹林告余，谓海盐朱希祖与番禺屈沛霖亦各藏有钞本，屈本残佚，朱本较完备，惜均未能见。今所据者，为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排印本《明季南都殉难记》，实即《成仁录》中之弘光朝二卷，但亦有残缺处。
- ② 见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原书不著撰人姓名，祇题“古藏室史臣”。余以内容考之，知为黄宗羲所撰。嗣检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云：“黄宗羲《弘光实录》，一名《弘光实录钞》，又名《弘光纪年》。”足证吾说之不诬矣。
- ③ 见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
- ④ 同上。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云：“有专纪隆武事者，闽人，《思文大纪》是也。”杨凤苞《南疆逸史跋》云：“闽人《思文大纪》，一名《三山野录》。”惜终未详为何人所撰。
- ⑤ 同上。不详撰人姓名。《痛史》误以叶绍袁《自撰年谱》之叙文妄冠于首，一若《启、禎记闻录》为绍袁所撰者，可谓荒谬绝伦。无论绍袁《自撰年谱》具在，此序无从窃取。即《启、禎记闻录》亦决非绍袁所撰，因行履与语气均大相径庭也。特为附辨于此。
- ⑥ 《武塘野史》原书未见，亦不详为何人所撰。今见周乃勋“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一文，刊入民国二十五年出版之《乡心月刊》第二期，据云即根据《武塘野史》而作者。武塘为嘉善之别名，又称魏塘。

(2) 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

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明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少敏悟，与同郡陈子龙、太仓张溥、吴县杨廷枢俱以文名。弱冠后举万历戊午孝廉，益肆力于学，将二十年^①。当是时，东林方讲学，溥、廷枢慕之，结文会名曰复社。允彝与子龙、何刚、徐孚远、王光承辈，亦结几社相应和，名重海内^②。年四十余，登崇祯丁丑进士。授长乐知县，有异政。居五年，邑大治，将举卓异^③。会丁母忧，未及用。北都变闻，恸哭累日，毁家倡义，走谒尚书史可法，与谋兴复。及闻安宗即位，乃还。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请终制，不赴^④。明岁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南都陷。翌月，北骑南下，分迫诸郡邑，诸郡邑文武争献版籍，开门迎附，反为之守。江南副总兵吴志葵者，允彝门生也，顿兵海上独不屈。先是，有十将官屯兵千余于陈湖中，湖旁诸生陆世钥亦聚千余人，为犄角。闰六月，虏廷剃发令下，乡民皆惊怒。吏胥复乘势鱼肉民，民益洶洶思故

① 据《明史稿》、《明史》、《南疆逸史》、《南疆绎史勘本》、《小腆纪传》。“举万历戊午孝廉”，各书不载，据侯玄泓所撰家传补。下文云：“年四十余，举崇祯丁丑进士。”戊午至丁丑恰二十年，故知举孝廉在弱冠后也。侯传见《国粹学报》十四期。

② 同上。参侯玄泓传。

③ 同上。“年四十余”句，据侯玄泓传补。允彝生年，各书不载。据此可以推知其殉国之岁在五十左右。

④ 同上。参侯玄泓传。

国。十将官因之，邀世钥同起兵，杀吏胥而焚其舟。时子龙方以兵科给事中家居，与同郡举人徐孚远、章简，阴联陈湖兵。志葵乃与参将鲁之璵率舟师三千，自吴淞江入淀、泖，谋窥苏州。允彝与子完淳入志葵军中，飞书檄联络士大夫，四方闻之，争为响应。华亭则总督兵部侍郎沈犹龙，下江监军道荆本彻，中书舍人李待问；嘉定则左通政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总兵蒋若来；昆山则郅阳抚治金都御史王永祚，编修朱天麟；吴江、太湖间则职方主事吴易，总兵黄蜚；太仓则总兵张士仪；宜兴则行人卢象观；南则连休宁金都御史金声，西则达于浙中，而嘉兴吏部尚书徐石麒，翰林屠象美，嘉善职方监军钱枬，知县钱默，平湖总兵陈梧，海宁举人周宗彝等，竞以家赀助军，为恢复计。方北师之陷南都也，胜兵数十万，及陷苏、杭，又藉郡邑无赖子弟刈发以充之，势益盛。其大军驻南都，一军驻苏，一军驻杭，一军驻沿海吴淞等处。允彝计欲身与志葵入据苏州，断其首尾；石麒等率嘉、湖民兵，子龙、孚远、枬、默等联络浙东西之师；共办南寇，破杭而守之；峒曾率其邑兵，联络海东舟师荆本彻、张士仪等，歼驻海上者；句容、溧阳、溧水、宜兴之兵，直走南都；驰檄九江总督袁继咸及江楚、江北诸宿将，观望顺逆间者，伏舰江中，伺敌穷北渡，半济而后击之。计定，约苏州捷音至，克日同发。而志葵所率海上军素怯，方攻苏州，副将鲁之璵以三百人先登，斩胥门而入。清帅匿其骑于学宫，兵入城四五里不

见敌，内自疑，欲退，骑兵出突驰之，三百人皆陷，之珣斗死。于是军中争思引退，志葵不能止，允彝流涕遍拜之，得少留。吴中民兵十余万，客贾僧道，咸来助师。及嘉兴、平湖、嘉善、江阴、华亭、青浦、嘉定、昆山、上海、句容、溧阳，所在逐杀清吏，为明守，得首级及輜重器械无算，城守近百日。然诸民兵皆猝起，无甲仗，又少马，什不当一。苏州之虏，据仓廩，凭坚城，方闻外变，督民剃发尤急。又虑民开城出，则严闭诸城门，率骑巡视城中，掩杀数千人；民不得不刈发，发刈则驱之登陴拒守。志葵数出师仰攻，不得入。而清兵驻杭及沿海者复大出，攻陷诸郡邑矣^①。八月三日，清兵陷松江，沈犹龙、李待问、章简等俱死之。初，志葵之自苏州还师也，与黄蜚共屯泖湖。是月六日，清兵至泖湖，战于春申浦，以轻舟截浦，乘风纵火，志葵舟不能运，潮落风烈，水师都尽。志葵与蜚并见执死。于是子龙亡命^②。允彝避居曹溪，或说之入海趋闽。允彝曰：“吾昔吏闽，闽中八部咸怀思我。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乃作绝命词，以九月十七日自沈于淞塘，尸浮

① 据《南疆逸史》死事诸臣列传叙论，略有增损处。吴易起兵吴江，其游击区域在太湖一带；黄蜚则屯兵太湖，而于吴江无涉；故于原文吴江下加“太湖间”三字。参侯玄泓传。

② 据近人陈乃乾、陈洙合纂《徐阁公先生（孚远）年谱》，及顾炎武《都督吴公（志葵）死事略》。《明史》及《南疆逸史》等谓志葵与黄蜚兵败在先，松江城陷在后，俱误。

水面，衣带不濡，三日乃殁。时绍宗襄皇帝正位福京，方用大学士黄道周荐，以翰林侍读兼给事中召允彝。使者捧檄至，则已殁矣，痛哭而去。明年丙戌四月，福京赠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赐祭葬，谥文忠。监国鲁王亦赠左春坊左庶子，谥与福京同。而友人私谥则曰忠惠云。遗著《四传合论》一卷、《私制策》一卷、《禹贡合注》一卷，而《幸存录》为绝笔^①。允彝妻盛氏，妾某氏生子完淳^②。完淳初名复，乳名端哥，字存古，号小隐，别号灵首^③。生有异禀^④，四岁能属文。诵群书数十万言，文采弘逸，江左绝俪^⑤。年十五，从允彝起兵，佐吴志葵戎幕^⑥。志葵既败，

① 允彝避居曹溪事，据夏完淳“题曹溪草堂壁”诗中语。自沈事，《明史稿》及《明史》作八月；《逸史》、《绎史》及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作九月；《小腆纪传》及侯玄泓传则不纪月。余初见宋征舆“夏瑶公私谥说”云：“乙酉秋八月，华亭夏瑶公先生自沈于渊以死。”征舆与允彝同时，又为其交旧，说似可信。但继见《国粹学报》三十三期载王弘撰“夏孝子传”云：“乙酉松江之难，忠惠赋绝命词，以九月十七日自沈于淞塘。”又《国粹学报》三十七期载允彝“幸存录自叙”，末署“乙酉年九月朔”，则无死于八月之可能矣。故今以王弘撰之说为准。祁京潜道据閩人某《思文大纪》及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监国亦赐谥文忠，撰桐城方授“南冠草序”。《逸史》、《绎史》及《纪传》均作赠左春坊左庶子，与《思文大纪》及《南明野史》不合，今假定为监国追赠，亦想当然耳。私谥忠惠见宋征舆文。遗著据侯玄泓传。

② 妻盛氏，据侯玄泓传。完淳庶出，据所撰“狱中上母书”。娄县庄师洛辑完淳遗著为《夏节愍全集》，后附“追悼”一律，署“考功侍妾陆氏”，又自注“一作宁氏”，未详何据。此陆氏或宁氏或即完淳生母，但未敢断定。

③ 据庄辑《夏节愍全集》。

④ 据《明史稿》。

⑤ 据侯玄泓传。

⑥ 《夏节愍全集》卷首引《明史稿·夏允彝传》，附载庄师洛案语云：“节愍生于崇禎四年辛未”，故知弘光元年乙酉为十五岁。集中有“哭吴都督六首”，为志葵作，述从军戎幕始末颇详。又“大哀赋”云：“凶威虜以于征，从长兴而再起。”戚虜伯为福京追谥志葵封号，见《思文大纪》，长兴伯则鲁监国所封吴易爵位也。

允彝亦殉，江南义旅尽歼灭。独吴江、太湖间吴易一军，蹶而复振，与浙东画江之师相犄角^①。完淳暨其师陈子龙、妇翁钱棣，乃复歃血谋举义^②。上书监国鲁王，王授完淳中书舍人^③。完淳遂尽以家产餉士，而身走吴易军为参谋。时隆武二年丙戌，完淳年十六矣^④。三月二十三日，北帅苏州巡抚土国宝遣其将汪茂功来攻吴易军，易倣部将周瑞御之。二十六日，与北师战于分湖之梅墩，败之，追北至庞山湖四十里，斩伪将廿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衣甲器械无算，苏州为之戒严。于是易以为天下事大可为，将东联闽、浙以图大举，密约总兵黄斌卿自海上至，督师熊汝霖自江上至，而躬率大军于苏、松间策应，以期规复南都。会别将孙璋大败北师于嘉善，易益悉军规海盐，克之，诛其伪令，士民大悦。未几，北帅浙闽总督张存仁至湖州，檄兵围攻，易败退西塘，与孙璋合军，图复嘉善。六月，江上师溃，浙东尽陷，鲁监国航海去。先是，周瑞移书虜嘉善县令刘肃之，说其反正，刘阳诺而阴严戒备，且遣人入易军刺探消息。是月九日，刘发

① 据陈去病“长兴伯吴易传”，见《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二期。

② 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原书未见，见《夏节愍全集》卷首所引，作“屈氏《成仁录》”，实即屈氏也，因清代忌讳，故改屈为“屈耳”。别见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排印本《明季南都殉难记》，即从《皇明四朝成仁录》中割裂单行之本也。

③ 据《逸史》、《绎史》及《纪传》。又，侯玄淑传亦同。

④ 据《皇明四朝成仁录》。弘光元年乙酉闰六月，唐王聿键即位于福京，是为绍宗襄皇帝。帝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故明年丙戌成为隆武二年，完淳年十六也。

使约易等会饮于嘉善，易与运粮监督孙璋，职方孙钜、倪抚，将军陈槐至自西塘。将赴饮，先集议于东郊外孙氏别墅。虏总兵张国勋引北师猝至，悉被执。易与倪抚、陈槐械至杭州，不屈死之。孙璋及其子钜死于河^①。完淳预于海盐之役，既失主帅，乃复亡命江海间，成“大哀赋”万余言^②，淋漓怆痛，世争传诵^③。翌岁，昭宗匡皇帝永历元年丁亥四月，虏提督吴胜兆谋以松江反正，事败，词连子龙，踪迹得之于昆山顾天遼所，执送松江，舟泊跨塘桥下，跃水以殉^④。而完淳亦以通表鲁监国事被捕。初，监国之航海也，完淳纠合东南义士，拜表慰问^⑤。且陈虏中虚实，约海师以某日会某所^⑥。赍表者谢尧文，既抵淞阕，谋渡海，其衣冠颇异于众，逻卒诘之，复为大言，乃缚献虏

① 据陈去病“长兴伯吴易传”。参叶绍袁《湖隐外史》，闽人某《思文大纪》，无名氏《武塘野史》。《武塘野史》未获见，据近人周乃勋“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见《乡心月刊》第二期。

② 完淳与于海盐之役，讹传被执送南都，不屈死，见《武塘野史》。《皇明四朝成仁录》云：“走吴易军为参谋，被执至留都”，似完淳在军中被执者，疑与《武塘野史》之误说，同出一源也。“大哀赋”见《夏愍节全集》。《明史稿》、《绎史》及《纪传》并云：“年十三，拟庾信作‘大哀赋’”，误。赋中明言“弱龄则海筹十六”。其为十六岁所作无疑。况完淳十三岁为崇祯十六年癸未，时北都且无恙，安得有如赋中所云：“乙酉之年，壬午之月，玉鼎再亏，金陵不复”者耶？

③ 据《皇明四朝成仁录》。

④ 据《南疆逸史·陈子龙传》。

⑤ 据《南疆逸史》。《绎史》及《纪传》均同。“纠合东南义士”句，参善家驹《说梦》所载。

⑥ 据方授《南冠草序》。授字子留，桐城人，序为永历六年壬辰作。

柘林守备陈可一，复从旅舍孙龙家搜获所赍表文及名籍，上之胜兆。时胜兆反正在之谋已决，置不问，第以尧文徽府鞫禁，聊掩众目而已。不数日，而胜兆事败，尧文仍在狱中。会虏吏至松阅囚，询尧文来历，知以通海被捕，而发觉由柘林，遂讯颠末于陈可一。陈取所录表文、名籍副本进，虏吏据以上闻。土国宝借北来满酋至松，按籍面求，无得脱者^①。完淳方匿其妇家，闻逻者至，奋然曰：“天下岂有畏人避祸复存古哉！”遂与妇翁钱梅并就逮，械送南都^②。虏经略洪承畴故降臣，见完淳年少，欲以不义陷之。讯起兵始末，谬曰：“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心知为承畴，亦故为谬言曰：“我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动华夷。吾尝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左右曰：“上座者即洪经略。”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名，以污忠魄！”因跃起奋骂不已。承畴色沮，无以

① 据《孝子》“说楚”。原文见《夏节愍全集》卷首所引。

② 据《孝子》“说楚”。原文见《夏节愍全集》卷首。参王弘撰《夏孝子传》。钱梅事见《皇明四朝成仁录》。

应。时钱旗亦同在讯，气稍不振。完淳厉声曰：“当日者，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上启监国，为江南举义之倡，江南人莫不踊跃。今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亦奇伟大丈夫哉！”桎遂不屈，与完淳同死^①。其列名表籍者，昆山顾咸正，长洲刘曙、管定，华亭董佑申、袁国楠、朱用枚、张谢石、董刚，上海钦浩等四十余人，咸及于难^②。而咸正子天遼、天遴，则以藏子龙故先殉云^③。完淳在狱中，谈笑如平生，作新声乐府数十阕，临刑意气扬扬，神色不变^④。年甫十七^⑤。其殉国之

① 据《四朝成仁录》。

② 同难姓名，据曹家驹《说梦》。别据《全集》所引《苏州府志·刘曙传》补管定一人，又据《南疆逸史·刘曙传》补钦浩一人。《逸史》云：“丁亥，上海诸生钦浩通款舟山疏吴中忠义士二十三人，以曙为首。”《全集》又引《苏州府志·顾天遼（咸正子）传》云：“丁亥，上海诸生钦浩通款舟山，疏吴中忠义士二十三人，首及咸正，乃与同事四十余人并死。”按，丙戌六月，鲁监国航海，明年丁亥，驻蹕长垣。黄斌卿在舟山，亦与监国通声气。是完淳上表监国，与钦浩通款舟山，同为一案无疑矣。又，侯玄泓传云：“完淳为钱梅娟，居禾郡，颇通问浙东，授试中书舍人。后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与顾咸正，刘曙同系建康狱。”亦与曹家驹《说梦》合。玄泓字研德，嘉定人，峒曾之侄，岐曾之子，玄洵之弟，与完淳交极厚，所言必可信。普陀与舟山密迩，距长垣或亦不远，意者，监国来往闽浙群岛间，或曾驻蹕其地欤？

③ 据《全集》引《苏州府志·顾天遼传》。《全集》中有“闻大鸿，仲熊讎”一诗。天遼字大鸿，其弟天遴字仲熊，故知其兄弟之殉国，在完淳先也。

④ 据侯传。末句依《明史稿》补。

⑤ 据侯玄泓《夏允彝传》，王弘撰《夏孝子传》，蔡嗣襄《夏存古事略》。按，完淳生于崇祯四年辛未，殁于永历元年丁亥，其为十七岁无疑。《皇明四朝成仁录》作十六，《明史稿》、《南疆绎史》、《小腆纪传》作十八，均误。惟侯、王、蔡三文及《紫陵村志》所载卒年为正确耳。《紫陵村志》原文亦见《全集》卷首所引。

辰，乃丁亥九月十九日也^①。遗著《续幸存录》八卷，存没参半。《代乳集》佚。《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土室余篇》存^②。妻钱氏，字秦篆，即桡女，痛父夫俱殉，母复从死，乃削发为尼^③。遗腹一子不育，允彝之后遂亡^④。允彝兄之旭，字文伯，一字元初，与侯岐曾、张宽并以匿子龙死^⑤。或曰：胜兆之反正也，完淳与子龙、钱桡并参预密谋。尝合子龙约海上舟山黄斌卿，以海师达吴淞，吴淞守者为胜兆腹心，乐内应，完淳日往来其间，故常

- ① 据《全集》所引杜登春《童心犯难集》后何其伟附记。查继佐《罪惟录》徐石麟传亦同。
- ② 《续幸存录》八卷，据《全集》中自序。通行本《明季裨史汇编》，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明季裨史初编》，仅有《南都大略》及《南都杂志》二目，相当于本书之前三卷，但内容尚多删节处。闻上海涵芬楼藏有钞本，向借观未获。据近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之篇目，亦非完璧。《代乳集》据《四朝成仁录》，云系完淳九岁时所作，庄师洛辑《全集》时已不可见矣。《玉樊堂集》以下三种，已为庄氏散入《全集》中，惜未能重睹原编面目为憾。《土室余篇》钞本在涵芬楼，亦未获见。
- ③ 完淳妻字秦篆，据《全集》卷十“遗夫人书”。母徐氏殉节，据《小腆纪传》钱樛传，樛为桡之从兄也。削发为尼事，据蔡嗣襄《夏存古事略》。
- ④ 据《紫陵村志》。
- ⑤ 据《南疆逸史·夏允彝传》。参同书陈子龙传。《南疆绎史勘本》略同。惟两书均言顾咸正亦以匿子龙死，非是。说详《全集》所引《苏州府志·顾天逢传》。当时“匿陈”与“通海”两案，并为一谈，各书所载同异纷纭。即完淳之死，《明史稿》、《明史》、《绎史勘本》、《小腆纪传》等，亦多谓因子龙狱词连及者。盖陈案为吴胜兆反正所株连，胜兆之外援，即为舟山黄斌卿之海师，而完淳通表监国，亦约海师内渡，其被祸则在胜兆事败，子龙蹈水以后。两案实有合并之可能，宣传闻乃多异说也。惟《童心犯难集》称完淳以事表唐王（即编宗）谢恩，为海上逆卒所获，遂致名捕，则可断其不确。因绍宗已于丙戌八月殉国于汀州，安得丁亥岁复有完淳通表之举？或杜氏误记鲁王为唐王耳。

在舟中。会飓风覆舰，海师失利，事竟败。而檄文又出完淳手笔，遂以不免。其同难者，复有殷之辂、薛去疾、夏发英、徐尔谷云^①。完淳女兄淑吉，字美南，号荆隐，又号龙隐。适侯岐曾子玄洵，早寡，励志操，善词赋。允彝尝语人曰：“弘光之世，余得洁躯者，吾女之力也。”允彝既殉，侯氏复遭家难，遂与母盛氏并弃家入道，法名神一，著有《龙隐斋诗集》^②。女弟惠吉，字昭南，号兰隐，亦恒与姊、兄相酬和^③。一门风雅，而抗节不屈，尤世所难能焉。

南史氏曰：“允彝、完淳，奇才硕学，父子济美，感愤家国，并以身殉，千秋正气，无间然矣。王鸿绪《明史稿》，张廷玉《明史》，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徐鼐《小腆纪传》，并有允彝传。顾王及张氏不载起义事，仅言其“傍徨山泽间，欲有所为”而已。温氏传文，稍见端倪，疏略殊甚。李、徐踵袭，无所补正。即侯岐曾子玄泓

① 据沈起《东山国语补》。檄文出完淳手笔语，则据王弘撰《夏孝子传》及蔡嗣襄《夏存古事略》。同难者姓名，殷之辂，薛去疾据《东山国语补》；夏发英，徐尔谷据《罪惟录》徐石麒传，尔谷为石麒之义子也。《国语补》尚有沈犹龙、章简、李待问、徐式谷、黄蜚、沈云生六人，俱误。沈犹龙、章简、李待问三人乙酉八月殉松江之难；黄蜚则以是年九月被杀于南京，又安得有丁亥与完淳同难事耶？徐式谷即徐尔谷之误，《四朝成仁录》又误作徐有谷。沈云生为沈犹龙之字，沈起分为两人，则误中之再误矣。

② 淑吉事据侯玄泓《夏允彝传》。并参《全集》所引《太仓州志》。

③ 惠吉之名，不载《全集》，惟近人汪辟疆所撰“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学家——夏完淳”一文内有之，未详所据。余均见《全集》。

为允彝撰家传，亦不敢详言焉。顾《逸史》于东南死事诸臣列传之首，冠有叙论，独备载允彝起义始末，及其恢复南都之奇谋秘计。岂文家所谓互见者欤。余特为取而传之，无使其泯灭无闻也。完淳附传，《明史》仅著姓名。其余诸家，并仅寥寥数十字。王氏言“以子龙狱词连及”得祸。温氏则谓“监国航海，完淳拜表慰问，为逆者所得见杀。”二说互异。李、徐调停弥缝，靡所执中。余考曹家驹“说梦”所言，与温氏合，而叙次较详。故于斯传，备载其说。复取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无名氏《武塘野史》，增补其所未备。而沈起《东山国语补》所载异闻，亦附缀焉。次于允彝事略后，庶几略存梗概云尔。

编者按：《中美周刊》（第一卷第三十期）刊出之南史“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在文后、注前有附记一段，今补录于此：余年十七，读完淳遗集，即心仪其人，曾为撰传略一首，今其稿不可得矣。四十年来，头颅老大，一事无成。比复幽居海曲，惟以故书雅记自娱，于完淳父子遗事，仍未能忘情。闻《新西北月刊》暨《民族诗坛》，并有完淳传记，求之弗获。只依据篋中剩帙，摭拾成此，盖不胜其惭恧也。廿九年四月二日灯下，削稿并记。

附：夏完淳年表

明崇祯四年辛未 一岁

娄县庄师洛(菟川)辑《夏节愍全集》卷首，引《明史稿·夏允彝列传》中附案语：“节愍生于崇祯四年辛未。”

崇祯五年壬申 二岁

崇祯六年癸酉 三岁

崇祯七年甲戌 四岁

《南疆逸史》：“四岁能属文。”

崇祯八年乙亥 五岁

桐城方授(子留)《南冠草》序：“五岁知五经。”

姚宏绪《松风余韵》：“《眉公集·童子赞》四则为夏彝仲长子端哥作。包云：‘包身胆，过眼眉。谭精义，五岁儿。’又云‘矢口发，下笔灵，小叩应，大叩鸣。’自注：‘时讲上下《论语》老儒弗及。’计其当在甲戌、乙亥间。甫阅一纪，而慷慨授命。‘包身胆’三字，征君若有先见焉。”

崇祯九年丙子 六岁

邗城黄鹤醉翁撰事略：“六岁能诗文，与嘉善钱默均有神童之誉。”

李延是《南吴旧话》：“昆山葛靖调挟一客龚姓者至云间，晤夏璠公。璠公偶出，存古方六岁，闻为葛也，乃披衣出迎。时璠公时艺，半为他人借刻。靖调戏曰：‘尊公近日，何以喜为裁翦？’存古请故。靖调又曰：‘不然，窗稿多为人作嫁衣裳？’存古对曰：‘幸有

未去葛龚者，得稍遗一二耳。’靖调绝倒。”

崇祯十年丁丑 七岁

《明史稿》：“七岁能诗文。”

《南疆逸史》：“（允彝）登崇祯丁丑进士。”

崇祯十一年戊寅 八岁

钱谦益《赠夏童子端哥》诗自注：“云间夏彝仲之子。”庄师洛案语：“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戊寅，节愍时方八岁，盖随考功在京师也。”

晋江蔡嗣襄撰事略：“父彝仲先生令长乐，存古从之任。时八岁，即能赋诗。”

崇祯十二年己卯 九岁

方授《南冠草》序：“九岁善词赋古文。”

屈大均《成仁录》：“余友周子秋驾，幼时与华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生，尝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彝为宰长乐。秋驾师文忠而友存古，为学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时年止九龄，才华飙发。而秋驾亦以髫髻能文章，为文忠所器重。”

崇祯十三年庚辰 十岁

崇祯十四年辛巳 十一岁

崇祯十五年壬午 十二岁

蔡嗣襄撰事略：“壬午冬，余游云间，谒彝仲先生，执弟子礼。盖彝仲分校己卯闽闾也。彝仲每见余辈，必令存古陪。存古时年十二岁，秀目竖眉，举止一如老成人。出所为诗赋相示，已成帙。席间，抵掌谈烽警及九边情形，娓娓可听。其伯父文伯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啧啧为！’……”

《南疆逸史》：“（允彝）授长乐知县，有异政。居五年，邑大治。

将举卓异，会丁母忧归。”

按：允彝以戊寅授长乐县令，完淳随任，五年而允彝丁母忧归，当在是岁，与蔡嗣襄所言正合。

崇祯十六年癸未 十三岁

崇祯十七年甲申 十四岁

是年三月，北都陷。

杜登春《社事本末》：“甲申正月，余辈数人称江左少年，上书邻绅四十家，乞举义勤王，为众绅所嫉，又于哭临时草檄讨从叛者，一时投阇之辈皆侧目。而主其说者，实余与夏存古二人。”

按：完淳所撰《讨降贼大叛檄》，见《全集》卷十，首称：“崇祯十有七年夏四月，江左诸少年讨降贼大逆臣”云云。

弘光元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乙酉 十五岁

是年五月，南都陷。六月，完淳从父允彝起兵，参吴志葵戎幕。八月，兵败，允彝殉国，完淳亡命。

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丙戌 十六岁

《南疆逸史》：“丙戌，上书监国，授中书舍人。”

屈大均《成仁录》：“年十六，从师陈子龙起兵太湖。遵父遗命，尽以家产餉军。鲁监国遥授编修。子龙战败，完淳走吴易军为参谋。”

是年六月，浙东陷监国鲁王航海。吴易至嘉善，与职方倪抚合营，而会饮孙璋家，为清兵所执，不屈死之。完淳再亡命。

《明史稿》：“年十三，拟庾信作《大哀赋》，文采弘逸。”庄师洛案语：“十三当作十六，本集《大哀赋》云：弱龄则海筹十六。”

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丁亥 十七岁

《南疆逸史》：“监国航海，完淳拜表慰问，为逆者所获，见杀。”

蔡嗣襄撰事略：“遯年至其妻家，存古奋然曰：‘天下岂有畏人避祸夏存古哉！’遂被执，至金陵，死焉。时年十七。”

《明史稿》：“下吏，谈笑自如，作乐府数十阙。临刑神色不变，年甫十八。”庄师洛案语：“节愍生于崇祯四年辛未，后考功二岁殉节，则为国朝顺治四年丁亥，是时年方十七。此云十八，误。他书或作十六，亦非。”《紫腿邨志》：“完淳有异才，年止一十有七。遗腹子仍不育，允彝之后遂亡。”

杜登春《童心犯难集》：“顺治丁亥七月望，夏子存古以奉表唐王谢恩，为海上遯卒所获。（按：隆武帝已于丙戌八月殉国，无完淳丁亥奉表之可能。此唐王疑为鲁王之误。）洪经略密行土抚军，索存古甚急。时余读书虎丘石佛寺，不知也。一日，乘凉散步，将至憨憨泉，见一小沙弥同青衣数人，汲水而饮。遥望沙弥，有似存古，趋视之，则竟是也。问之，则曰：‘我已就缚，上道无资斧，其为我谋之。’余急索囊中所有倾付之，送其登舟。有经略差官王姓者，虑有他谋，诘询姓名，词气甚厉。余以世谊交情详告之，且曰：‘吾为行者治装，于尔未尝无益，何怒之有？’于是沽酒脯为别。存古口占一律赠余曰：‘竹马交情十五年，飘零湖海更谁怜。知心独吊离墓，亡命难寻小伯船。山鬼未回江上梦，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凭君在，极目乡关思惘然。’又曰：‘此行殆不免。妇钱有娠，男与尔为婿，女与尔为媳。倘不育绝嗣，幸勿立后。’寄遗属数纸而别。余泣数行下，而存古并无一点泪。余归告沈子羽霄，约往金陵探听，羽霄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道上有鸣锣声，视之，则存古与刘公公旦讳曙者，携手出就戮。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之而绝。余与羽霄敛存古之尸归其椁于小昆山新茔，葬于考功先生昭位。得朋诸子，咸来会葬。余与羽霄亲视覆土，

凡四日而毕其事。”何其伟附记：“节愍归葬父塋，九高司马述之甚详，已无可疑。而其殉难究不知何日。比阅苏州府志，载：‘刘曙（长洲县人，癸未进士）以舟山事械送金陵，下狱八旬，与昆山顾咸正，松江夏完淳，及同邑管定纵横诗酒，谈说忠义为乐。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连呼高皇帝而死。’司马既称与刘公携手就戮，则节愍之卒日又可知矣。”

钟渊映云：“陈大樽选明诗，存古年才十余尔。而宋辕文援其论诗以作序，此时已许其作后进领袖矣。迨十五从军，十七授命，磨盾草檄，不异老生宿儒，信异稟也。”

（3）吴志葵传

吴志葵，字昇阶，明南直隶华亭璜溪人也^①。少负奇气，与群儿戏，辄自称将军，为队伍，颇有法。赘于陈。陈世业贾，多秦晋游侠之客，弯弓说剑，投石超距，与志葵相得甚欢。学穰苴、孙、吴兵法，中崇祯六年癸酉武举，会试不第。尝谒前门关羽庙，举青龙偃月刀舞于衢，观者如堵，由是名动京师。东阳张国维巡抚江南，委署金山营把总。八年乙亥三月，流寇犯安庆，志葵以标兵五千人为前锋御之，身被重创，中四矢，溃围力战，擒贼家口，夺其骑而回^②。所谓宿松之役也。以功授定波营把总，擢钦依

① 据顾炎武“都督吴公死事略”，见《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十六期，陈去病所辑《亭林外集》内。《金山县志》作吕巷人。盖明代以金山隶华亭，而璜溪则吕巷之别称也。昇阶似有别作圣嘉者，忘其出于何书矣。

② 以上均据《金山县志》。见庄师洛辑《夏节愍全集》卷三第五页夹注内所引载者。

标营守备，历应天坐营游击将军、京口参将。十七年甲申，以左军都督府僉事充总兵官，镇守吴淞，颇著威信。是冬，进都督同知^①。明岁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南都陷，自常州以南，皆望风披靡。志葵独建牙海上，与采石黄蜚、京口郑鸿逵、九江黄斌卿、定海王之仁、温州贺君尧、扬州高进忠等合谋拒守。号七总兵官。志葵既击走叛将洪恩炳，进薄苏州，不克。以舟师营于黄浦。清兵奄至，以轻舟截浦，纵火焚之。潮落风猛，志葵部下皆大舟碇浦中，一时不得去，焚溺殆尽。水为之不流。时八月六日乙酉也^②。志葵与黄蜚皆被执不屈，九月四日壬子，杀于南京之笪桥，年四十有二。妻范氏先自刎死。子永思，后九年亦被杀。福京追封志葵威勇伯，谥桓愍，设坛致祭。与副总兵鲁之珪、金山参将侯承祖、参将董明弼、都司丁有光、守备季宁、坐营游击吴之藩，俱建祠于舟山。赠范氏义烈夫人。吴之藩者，志葵部将，从吴淞力战八日而溃，

① 以上据《亭林外集》。颇著威信句，则据《金山县志》补。

② 以上仍据《亭林外集》。七总兵官，自志葵与黄蜚外，郑鸿逵入闽，王之仁入浙东，黄斌卿据舟山而贺君尧且为斌卿所杀，惟高进忠不详其始末。黄浦之败，《南疆逸史》卷二十八死事诸臣传但言八月。《亭林外集》云：“或曰，是役焉，岁、月、日、时皆乙酉，盖有天焉。”按是年为弘光元年乙酉，八月一日以后，改隆武元年，而夏正建寅，则八月为乙酉月可知。又按叶绍袁《甲行日注》，八月二十五日甲辰，则是月为庚辰朔，而乙酉日为初六日，亦无疑义。惟《南疆逸史》卷十一陈子龙传，称八月三月李成栋破松江。又，卷二十八死事诸臣传，载沈犹龙，李待问事，谓黄浦之败，在松江城陷之前，与《亭林外集》说不合，余考近人陈乃乾、陈洙合辑《徐闇公先生年谱》谓：“八月初三日，清兵破松江，犹龙死之。初六日，败吴志葵于黄浦。”又所引《松江府志》，并称志葵“待兵败被获，在八月初六日。则当以《亭林外集》之说为正。《南疆逸史》与《明史》沈犹龙传所载清兵先破志葵，后陷松江云云，皆不足据也。

被执至南京，与志葵同日死^①。鲁之珪字瑟若，苏州之役，以三百人先登，斩胥门而入，兵败，与丁有光俱巷战死。季宁身中四矢，犹手斩二级，没于阵^②。侯承祖以守金山卫死。《南疆逸史》自有传。董明弼不详^③。而黄浦之役死难者，则有赞画举人傅凝之、诸生戴泓、施圣烈、游击聂豹、蔚川兵营参将孔虎师、都司黄用伦、宝山守备顾清晏、守备桐用、宗铎、顾之兰、把总陆进等三十余人云^④。黄蜚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少随舅黄龙镇辽阳。龙死而无子，蜚袭荫，遂冒其姓。积官至后军都督。清兵南下，蜚孤军驻池、太间，未知所向。南安伯郑芝龙自闽贻书于蜚，约发兵下江南。蜚大喜，按兵江口。抵苏州，而芝龙兵不出。遂与志葵联营黄浦，为清兵所袭。蜚先取妻子投水中，乃自沈。清兵钩致之，仍不屈，与志葵骈斩于南京，盖先断左右手而后就难云。隆武二年丙戌五月，福京有诏，以镇臣黄蜚一家殉难，准予祭六坛，再加二坛，并

① 以上仍据《亭林外集》。按黄斌卿时以肃虏伯镇守舟山，志葵卹典，疑即斌卿所请，故建祠于舟山也。原文作瀛州，即舟山之别称。

② 以上仍据《亭林外集》。鲁之珪事，则据《南疆逸史》卷二十八死事诸臣传，江浙篇序言，及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补。《外集》原文，但言苏州之役，丁有光从之珪巷战死云。《明末忠烈纪实》称之珪以千人入城，《南疆逸史》则作三百人，今从《逸史》。

③ 侯承祖事，见《南疆逸史》卷二十八死事诸臣传。董明弼无考。

④ 黄浦之役死难者姓名，并据《亭林外集》。惟诸生戴泓，则据《南疆逸史》卷二十八死事诸臣传补，盖与傅凝之并附见于松江死难者章简传中也。守备桐用云云，桐姓似少见，未知有误字否？

行原籍建坊旌表，以示功焉^①。华亭夏完淳曾参志葵戎幕，有“哭吴都督”诗六首。其一云：“星陨中台坼，天高北斗斜。阵图传鹤鹤，战地隐龙蛇。故垒虚寒月，灵旗捲暮霞。五湖风雪夜，尊酒哭平沙。”其二云：“幕府归何地？孤臣血未干。杜鹃江月苦，精卫海潮寒。烟草空残壁，云山旧筑坛。孟尝宾客散，齐铗为谁弹？”其三云：“知己功名尽，伤心叩九阍。余光留日月，遗恨满乾坤。湖海门生谊，荆榛国土恩。滔滔江水阔，万里独招魂。”其四云：“丞相门谁扫，公孙阁不开。白龙千古恨，黄犊几人哀？江海犹生气，风尘未尽才。云旗排浩荡，毅魄独归来。”其五云：“野哭樵苏径，浮家战伐年。画图空督亢，虚冢像祁连。白草荒春月，青燐大泽烟。渔灯明两岸，犹是水犀船。”其六云：“感交悲故吏，绕指痛孤臣。有客留沧海，无人哭寿春。王孙城下饭，公子属车尘。知己今谁报？高歌泣鬼神。”完淳复有六哀诗，其第三首“黄镇南蜚”云：“镇南三万师，家世辽西将。秋风捲大旗，落日满牙帐。五湖驾艨艟，吞波偃风浪。大功一战摧，弧矢天骄壮。将星落南浦，夜半旌头抗。衰草白茫茫，风雨肃遗像。”其第四首“吴都督志葵”云：“威虜负奇气，膂力恣轻

① 黄蜚事据杨陆荣《殷顽录》，见《夏节愍全集》卷三第五页夹注所引载。原文云：“与吴志葵结营湖乡间”，而此作“联营黄浦”者，黄浦与湖乡，正一水相连耳。又原文云：“我师钩致之，断其左右手，而后戮之。”可解为被擒后即殉难。但观《亭林外集》语气，又似与志葵同死南京者，今姑假定从后说焉。其福京予祭事，则见閩人《思文大纪》卷六云。

矫。持重齐一发，谋断苦不早。蛟龙失大泽，千里帆樯倒。复楚计不就，宝剑埋荒草。又十五百人，同死田横岛。云旗破长风，恍惚神灵藐。”其第五首“鲁副镇之珩”云：“瑟若轻健姿，一往仗奇气。宝剑酬君恩，深入无退志。孤军矢一战，光响振横厉。慷慨受命时，白虹贯吴市。猛虎困樊笼，长啸惊飙利。要离千古愁，浮云渺无际。”淋漓怆痛，疑若可以当诗史者。今并著录之，聊以见梗概云①。

柳亚子曰：温睿临《南疆逸史》不为志葵及黄蜚立传。其于阎应元传记江阴城守事，则曰八月松江破，李成栋率所部四十万至，驱黄蜚、吴志葵作书招降，志葵至城下，陈说利害，为应元所叱云云。似二人有失节之嫌矣。然顾炎武为志葵撰“都督吴公死事略”称：“公之执也，与镇南俱不屈，九月四日，杀于南京之笪桥。”绝无贬词。而夏完淳哭吴都督诗，暨六哀诗中涉及志葵与黄蜚者，并极哀痛之致。炎武遗民，完淳烈士，具班马作者，其于二人推重若此，则二人无招降事明甚。况福京褒恤之典，亦赫然备其荣哀耶！意者世方多难，传闻异词，秉笔者弗察，遂据郢说以诬贤者欤？抑成栋攻江阴不下，鼯鼠技穷，或使奸徒伪为二人，恣其簧鼓，以灰城守之心，而应元亦不能知其真相欤？是咸未可必也。余悯志葵之忠而被谤，故据

① 诸诗并据《夏节愍全集》。

炎武文，辅以《金山县志》，缀成此传，并取杨陆荣《殷顽录》所载黄蜚事附焉。如曰发潜德之幽光，则吾岂敢！

此文成后数月，于长乐郑西谛处见大兴傅以礼长恩阁藏钞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则黄蜚传赫然在焉，惟仍不及吴志葵耳。兹附录于后，以备参考。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亚子记。

黄蜚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从其舅都督黄龙镇辽阳。龙有战功，死于疆，无后，以蜚袭荫，因姓焉。官守备，历升应天后军府都督。崇祯辛巳，召对称旨，予宴，赐金鱼服及上方剑。命援剿东北各师。挂平虏将军印，出镇天津、山海、登州、辽阳等处。甲申国变，望阙恸哭。南都建，改镇芜湖。乙酉四月，左兵内犯，命蜚统八路官军御之。筑石台于板子矶旁，两岸架炮夹击，大败左师于铜陵。捷闻，封镇南伯。及南都陷，诸镇相继降。蜚收军往太湖，谋恢复，招降海寇顾三，令协力，屡败清军，杀所署官吏。及秋，水落，海艘不得进，相距六七十里。清兵截之黄茱河，应援不至。蜚力战矢尽，挟妻子投湖中，未死被执。帅礼拜之不答，谕降不听，指而骂。帅怒，断两臂，骂愈厉。割其舌，含血以喷。乃腰斩于水西门，乙酉九月五日也。家属死者百数十人。参将涂旭初，先三日不屈死^①。

① 黄茱河不知所在，疑为黄歇浦之误，未知是否？又，乙酉九月五日，与《亭林外集》所称乙酉九月四日，相差一日，或此传有误字欤？

(4) 孙璋传^①

孙璋原名元璘，字玉璋，明浙江嘉善人也。以贡生授州同。子鉅，字若弘，邑诸生，工诗文，好兵家言，有声于几社。弘光元年乙酉，南都不守，邑人巡抚钱继登自淮上归。六月九日，满贝勒陷嘉兴。时故相马士英在杭州，遣都督陈洪范协潞王常涝出降。已而清监军刘履丁来寇嘉善，屯师北关外。守城兵先奔溃，知县詹承志、教谕秦世镗俱挂印去。县丞罗连第以城降，资送册籍。旗兵入城，无耻者争揭顺民字以迎。璋与钱榑独阴结死士，图恢复。钱榑者，相国士升子，而璋之中表也。闰六月九日，璋父子偕榑及邑人倪抚、钱栢、沈受禔等，率义军迎故令詹承志于干巷，以兵守九里湾，断西关外界泾桥，继登亦与谋焉^②。翌日，义军击败刘履丁于北关外，杀之，士民大悦。遂复嘉善城。当是时，尚书徐石麒、翰林屠象美起兵于嘉

① 此文以周乃勛《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为蓝本，而增补其所未备，于舛误处则改正之。钱榑原作钱旂，他书亦有作旂者，今从庄师洛所辑《夏节愍全集》作榑。因夏集为木刻本，校讎当比较足信也。（编者按：孙璋传注，录自初稿，而订正稿仍作钱旂者，今从之。二稿均系柳亚子手迹。）

② 周记不言继登与谋，但论赞中云：“继登、榑、栢虽有传，弗详义兵事。”则继登心与闻义师无疑。否则上文之“自淮上归”为浮词，而下文之“又以事去”亦无着落矣。故补此一语。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皇明四朝成仁录》之一）嘉兴起义诸臣传中，载钱榑与从祖淮安巡抚继登、从兄栢分防嘉善，足为我说作证。

兴^①，职方主事吴易起兵于吴江^②，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总兵黄蜚起兵于松江，诸生戴之儔起兵于陈墓^③，马万方起兵于平湖，争诛清吏，复为明守，声势颇振。未几，清兵大集，诸郡邑义兵皆不能支柱。闰六月二十六日，嘉兴复陷，徐石麒死之，屠象美先被害^④。七月二十三日，嘉善亦陷。满贝勒入城，纵兵屠杀，尸横市野间，沟渠为之尽赤，掠去妇女财物无算。詹承志从北关逸，训导钱一选、陈鹤鸣，诸生王灿、卜吉、沈龙翼、钱士谦、陈六奇、陆鸣等俱遇害^⑤。璋父子以众寡不敌，退守西塘。方貽书结黄蜚为外援，而蜚已为清将李成栋破灭矣。钱樸战死震泽，继登又以事离去，独吴易一军，转战太湖中，亦屡为清兵

① 嘉兴起兵，周记不言徐石麒，今从《南疆逸史》死事诸臣传补。否则下文叙石麒死难事，嫌于无根也。又，诸起兵者职衔，周记并不载，今亦从《逸史》补。

② 周记原文云：“吴易起兵于太湖，周瑞起兵于吴江。”按，太湖三万六千顷，范围广阔，吴江亦在其边隅。吴易后来屯兵及战斗处，或间入太湖。但其最初起兵，则确在吴江。《南疆逸史》及陈去病所撰“长兴伯吴易传”，均可证明。至周瑞起兵，则在丙戌岁，事详叶绍袁《湖隐外史》。乙酉起兵时，并无周瑞其人，今均为改正。

③ 此处原文作“戴武功起兵于陈墓。”按陶煦《周庄镇志》，戴之儔字务公，一作武功，号药房，长州诸生。初从义师起兵，后为清将吴胜兆所执，佯为屈服，居其幕府中，阴说胜兆反正。丁亥四月，事败死之。《周庄镇志》不在手边，无从征引其原文，然记忆所及，大旨不误。镇志外，或尚参他籍，亦未可知，今不能悉举其名矣。现改武功为之儔，因本文体例，称名而不称字号也。陈墓在昆山属，与之儔家长洲之周庄相近。

④ 闰六月二十六日，嘉兴复陷，据《南疆逸史·徐石麒传》。查继佐《罪惟录》以为七月二十六日，则反在七月二十三日嘉善沦陷之后矣，与周记原文次序不符，疑不可信。屠象美在城陷前先被害，据《南疆逸史》死事诸臣传。

⑤ 周记此下有“戴武功为吴兆胜所获”句，今以行文之便，移下补叙。（编者按：吴兆胜应为吴胜兆，见注十一。）

所困。明岁隆武二年丙戌^①，璋父子与倪抚、陈槐等益招募义勇，迎吴易主军事^②。会易部将周瑞有三月二十六日梅墩之捷，陈子龙为驰蜡帛，间道入浙东，奏闻监国鲁王。王乃封易为长兴伯，授璋为运粮监督，钜于倪抚为职方，陈槐为将军，制旗铸印，设官部署；以舟师分驻淀山湖、长白荡、祥符荡、分湖诸大泽中^③。初，乙酉之役，戴之儔兵败，见执于清提督吴胜兆，佯为降服，居其幕府中，而阴与璋父子关连。璋乃奉子龙为盟主，益联络马万方、陈万良、沈泮诸军，欲因之僞说胜兆反正，图合兵大举。会胜兆中怀犹豫，不果行^④。璋父子独锐意恢复，率兵攻嘉善，与北军战，大败之。蒋湾蒋德广、符朝用得璋捷

① 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南都沦陷，安宗（即弘光帝，一称圣安帝）北狩。闰六月二十七日，唐王聿键即位于福京，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故明年丙戌为隆武二年也。

② 周记原文云：“迎太仆卿吴易主军事。”按，乙酉起兵时，绍宗（即隆武帝，一称思文帝）即位福京，授吴易兵部左侍郎，右金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事。鲁王以海监国浙东，亦遥授易尚书，而无太仆卿之称，故今删去之。

③ 据陈去病《长兴伯吴易传》，并参高奕《陈卧子先生传》。

④ 周记原文云：“连结陈万良、陈子龙、马万方、沈泮，力劝提督吴兆胜反正，合兵大举，不果行。”按，己酉起兵时，绍宗已授陈子龙为兵部右侍郎，左金都御史。鲁监国复授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至丙戌岁，更拜鲁监国浙直视师之命，位望甚高。原文属于陈万良、马万方之间，似不舍式。今改奉子龙为盟主，庶近事实。盖孙璋与长兴伯吴易有统属关系，而吴易在名义上与子龙平行也。陈万良见查继佐《罪惟录》，本浙西大盗，鲁监国授平元将军，其根据地当在崇德、桐乡一带。马万方即乙酉岁起兵于平湖者，已见前文，但他书俱不载，莫能详其履历。沈泮亦不详。“长兴伯吴易传”有沈泮，谓本为松江群盗，乙酉起兵时来归降者，未知即此人否；吴胜兆周纪误为吴兆胜，今改正。劝胜兆反正，周记不言因戴之儔游说，但以丁亥事证之，必与之儔有关无疑。合兵大举，不果行，周记亦不言因胜兆犹豫，今第以事势断之耳。

报^①，散财募士，得七百余人，与吴易部将周瑞联合，军势渐壮。易以兵攻海盐，克之，诛其伪令，遗民大欢抃。未几，清浙江总督张存仁至湖州，檄府兵反攻，易不支退走^②。时璋方为清将王仪民所败，而清提督李某亦击破蒋德广之众。于是璋父子与易，复退守西塘，图复嘉善，屯兵于丁栅、陶庄、芦墟诸村市间^③。五月二十七日，诸将集议于西塘^④。周瑞贻书虜令刘肃之，劝其来归，刘阳诺之，而阴严戒备，且遣人入易军刺探消息。六月九日，刘发使约诸将会饮于嘉善，璋父子暨吴易、倪抚、陈槐并自西塘来会；将赴饮，先至东郊外孙氏别墅集议，清兵猝至，悉被执。吴易、倪抚、陈槐就义于杭州之草桥门。而璋与子钜死于河，阖门同殉焉。时周瑞方屯兵干窑，闻耗

① 蒋湾当是嘉善县属地名，蒋德广与符朝用均人名。周记原文此处无符朝用。但观其论赞中云：“璋父子及倪抚、沈受祺、蒋德广、符朝用皆举义兵，乃并其姓氏勿传。”则符朝用为当时举义之人无疑。且次列在蒋德广下，必与蒋起兵有关连。疑原文此处脱去符朝用三字耳。今为补列之，亦毋使其姓氏无传之意也。沈受祺已见乙酉起兵姓氏中，惜失详其履历及结局为憾耳。

② 周记原文作“北院张存仁”，北院二字不解。余初疑院字为巡抚或总督部院之简称，张存仁当是清之浙江巡抚或总督。嗣检“长兴伯吴易传”，知张存仁果为浙江总督，因改从今文。“易不支退走”下，原有“而夏完淳被执，送至南京，死之”句，极可怪异。完淳本为吴易军参谋，见《夏节愍全集》及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但其被押及殉难，均在丁亥，无丙戌被执事。屈大均亦误以完淳为丙戌在吴易军中被执，似与周记同出一源。颇疑海盐之败，完淳实在兵间，且败后与吴易散失。故完淳得不预于六月九日嘉善之难，而传说则讹言其被执于海盐之役也。今从删雍，以符史实。

③ 丁栅、陶庄均嘉善县属，芦墟则为吴江县属，均在分湖之滨。又前文之淀山湖，分属青浦、吴江两县，长白荡属吴江，祥符荡属嘉善，分湖则分属嘉善、吴江两县也。

④ 周记原文作“来自斜塘”。按，斜塘即西塘，为嘉善县属之钜镇。故孙璋两次退守，均在此处，且欲以西塘为克复嘉善县城之根据地也。

力攻县城，杀清兵无算。已而援师至，反围攻周瑞军。瑞战败脱走。唐民望、姚景明、丁蓬宴、程天仪、沈茵皆被执。又，明岁永历元年丁亥，吴胜兆用戴之儼策，以松江反正，事泄遇害。周瑞、钱梅、曹子加、沈庭桂等复先后死，江浙间义师遂绝^①。璋有女适徐石麒子尔谷，亦以丁亥之祸死，女赴水殉焉^②。倪抚字曼倩，亦嘉善人^③。

柳亚子曰：三十年前，从亡友陈去病辑长兴伯吴易遗事，知易以丙戌六月至嘉善，与倪抚合营，而会饮孙璋家，为其家仇人所侦，以告清总兵张国勋，北军猝至，遂被执云云。未能详孙璋、倪抚为何许人，与夫合营会饮之始末也。顷于《乡心》月刊第二期，得周乃勋所撰“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自言原本《武塘野史》者，纪璋事略备，因

① 周瑞殉义事未见他书，莫详其事实。钱梅与夏完淳同死，陈子龙亦死是岁。曹子加、沈庭桂不知何许人，疑亦籍隶嘉善者，借原文之简略不详也。

② 周记原文，系“石麒子尔谷，娶璋女，尔谷被戮，璋女赴水死”于“尚书徐石麒同绝”下，似尔谷亦殉乙酉之难者，其实不然。《夏节愆全集》卷六第五页分注，引《明诗综》云：“徐尔谷，字似之，嘉兴人，国子监生，坐事逮死白门”。其语焉不详。余按查继佐《罪惟录·徐石麒传》：“丙戌，吴易复起太湖，尔谷常与谋……前毛和尚者，为曲护尔谷于难；及死，以布囊其尸归”。据此，则尔谷死于丁亥之狱无疑矣。妻孙氏赴水殉，亦与周记吻合。吴圣兆即吴胜兆之误。

③ 倪抚，字曼倩，见“长兴伯吴易传”分注。他书有谓周瑞字曼青者，非是。（补注）清监军刘履丁率兵来寇嘉善，后为义军诛杀者，不知何许人。顾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嘉兴起义诸臣传中，别有刘履丁传，略云：“履丁字渔仲，漳州人，大学士黄道周高弟。聪敏绝人。字画篆刻，皆极其妙。博物好古，诗自成一家。崇祯间，以贡为郃州知州。见天下方乱，致书友人曰：‘孔贼犯天津，一日而弑两藩，吾辈不知死所矣。’因研究诸家兵法。至是，与石麒等起义，虏至，为仇所害，并杀其子以降。”此刘履丁为嘉兴起义人之一，与附章被诛之刘履丁，截然两人。顾姓名皆同，亦一奇也。虑有曾参杀人之疑，为考正之。

点窜之为斯传也。

(5) 徐弘基传

徐弘基字绍公，明中山王徐达十世孙也。万历二十三年七月，袭封魏国公，金书南京军府。三十五年，协守南京，领后府。三十七年四月，提督操江。天启四年，以疾辞任，加太子太保。崇祯十四年，复守南京，加太傅^①。甲申之变，南京诸臣迎立安宗，定议于弘基邸第。其后马士英、阮大铖乱朝政，弘基与之忤，因乞退休，以子允爵嗣封魏国公。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南京不守，允爵出降，弘基率妻基氏及幼子文爵，遁迹于吴江之赵田袁崧家^②。崧字四履（一作世奇），尚宝少卿袁黄之孙，而高要令袁俨之子也。性忠悦，负奇气^③。见弘基貌魁岸，须长过腹，骨节珊然，日与邨童牧竖徜徉阡陌间。因以匡复大义相劝勉，谓弘基位隆望重，举事必有成。弘基以为然。遂树帜招兵，得乡勇千数百人，而粮不继。乃建助饷之策，劝谕村庄富户。时有陆醇儒字季先者，松江人^④，家豪富。其弟某同客过邻村，弘基遣人要致之，坐厅事，抑之拜跪，

① 以上据《明史》功臣世表。字绍公，则据徐鼐《小腆纪年》。

② 据《小腆纪年》及杨凤苞《南疆逸史跋·六》。袁崧两书均作袁进士世奇，今据叶绍袁《年谱续纂》。世奇当即袁崧字四履者。其祖黄，父俨，均以进士起家，本身尚非进士也。

③ 见袁氏家乘，有崧传，载其品性行事甚详，惜不在手边，无从征引。

④ 据叶绍袁《年谱续纂》。

愉以助饷，某坚不从。弘基拘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脱归，报醇儒。醇儒悬重赏募兵，期破弘基，应者麋至。会镇南伯总兵黄蜚方屯兵浞渚间，与北师相持，而军纪不甚严肃。有别将田胜嘉，徘徊持两端，专事剽夺^①。醇儒以厚币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来，遂乘夜袭赵田。先令健仆登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悉兵进攻，尽焚袁氏室^②。得弘基眷属，杀而投诸湖^③。弘基持矛出，投分湖叶绍袁家。绍袁以为伪缚而致之陆。陆拴弘基于柳树，令兵士集鸟枪击毙之。弘基少子文爵，年十五^④。方被围时登屋，发三矢，殪三人，已而被执，亦丛射死。时七月十五日也^⑤。后永历朝以弘基倡义遭难，追谥曰壮武，一作庄武云^⑥。从子仁爵，从鲁王以海于台州。王监国绍兴，以功封定南伯。江上师溃，扈王入海。永历八年甲午正月，从定西侯张名振攻崇明，战于海岛，败绩，与郁离公子刘永

① 杨凤苞原文云：“会总兵黄蜚败死，其部将田胜嘉收集散亡，徘徊湖渚间。”《小腆纪年》亦云：“总兵黄蜚溃降，部将田胜嘉收余众，出没湖间，专事剽夺”。按叶绍袁《年谱续纂》纪是事在乙酉七月，而《南疆逸史》死事诸臣传，谓清兵破黄蜚在八月，安得七月中已有蜚败死事耶？故为修正之。

② 焚屋事据叶绍袁《年谱续纂》。

③ 杨氏原文：“尽拘袁、徐家属，杀而投之湖。并湖郡绅士避祸于袁者，悉被难。”按叶绍袁云：“中元之日，若思夫人挈诸孤孙、孙女，徒跣奔避余家。”若思为袁严字，若思夫人即松母，诸孤孙、孙女，当是崧之从子及女侄辈。则袁氏家属未遭杀害无疑。下又云：“四履复谋于余”。是崧亦未被难。或当时只修怨于弘基一家耳。“湖郡绅士”云云，疑亦传闻过甚之词，特削之。

④ 《明史》及杨跋均以袭封者为文爵，杨跋亦不详十五岁从死者名。今据《小腆纪年》，袭爵出降者为允爵，其以十五岁从死者则文爵也。

⑤ 七月十五日，据叶绍袁《年谱续纂》。

⑥ 弘基谥法，《小腆纪年》作壮武，杨跋引茅元铭《三藩总记》则作庄武，与《明史》合，今两存之。但因起义不成而死，则以壮武为长。

锡同日死^①。弘基有女，为宁河王邓愈十一世孙文昌妻。文昌字汝言，隆武朝袭封定远侯，从大学士曾樱守福京。清兵陷景宁关，樱出走，依延平王成功于思明州；文昌慷慨绝吭死，年十九。弘基女少文昌二岁，先仰药卒。将死，谓文昌曰：“君母自辱，妾请先于地下待君。”闽人哀之，合葬于城北芙蓉山。

柳亚子曰：弘基事杂载吴蕃昌《三朝大事记》，施世杰《西戍杂记》，茅元铭《三藩总记》，陆云祥《甲乙义师本末》，而杨凤苞为掇拾成篇，见所撰《南疆逸史》跋第六首中。余复因之为斯传焉。自叶绍袁斥弘基为金陵大盗徐复，假称中山王裔；而诟袁崧，为比之匪人。其后吴伟业《绥寇纪略》虞渊沈中卷云，弘基率于弘光元年春，谥庄武。《明史·徐达传》，第言弘基率，谥庄武，子文爵嗣，明亡爵除，而不详其卒年。功臣世表则云，文爵崇祯末袭，与伟业说不尽同^②。沈彤《吴江县志》又据《明史》以疑

① 杨氏原文作丙申年事。但据查继佐《罪惟录》，张名振以永历八年甲午十二月病卒，则仁爵安得有丙申从征事耶？同书，是年正月，有名振攻崇明不利，平原将军姚志卓愤而自刎云云。则仁爵之死，当在是时，故为改正。又，《小腆纪年》亦系仁爵死难于永历八年甲午正月，与余说正合。惟原文云：“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败绩，仁武伯平原将军姚志倬、定南伯徐仁爵死之。”而不言从名振出征，未知何故。至刘永锡之死，《罪惟录》系于丙申秋八月舟山第二次失陷下，与杨说不同。《小腆纪年》亦以为疑，姑存待考。

② 《南疆逸史·圣安帝纪略》载南都定策事，首列魏国公徐弘基名，又云：“乙酉，弘基等迎王于江浦……庚寅，王行告天礼，升殿，百官行四拜礼。魏国公徐弘基跪进监国之宝。王受訖，再行四拜礼，乃退。”与《三朝大事记》所云，定义于弘基邸第中者相合。如依《明史·功臣世表》说，文爵崇祯末袭爵，则弘基必崇祯末已卒，复安得有《南疆逸史》云云。故疑《明史》之言，不足征信也。

《大事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信哉。顾杨氏引施世杰说，谓弘基在南都时，与马、阮忤退休，子文爵嗣公。而茅元铭则云，永明王闻弘基创义被害，赐谥庄武^①。及徐鼐撰《小腆纪年》，又谓弘基退休时，袭封者为子允爵，清兵至，出降；而文爵则殉赵田之难。所言似弗类虚构。吾乡分湖滨，有丛祠祀徐大将军，其塑像面血赤，怒目裂眦，须髯戟张。亡友沈昌眉以为即弘基遗爱，尝撰“徐中山王庙祀记”，其文甚详贍，惜求之未获，姑附见于此云。

(6) 周之藩传

周之藩^②，字长屏，南直隶睢宁县风山乡人也^③。崇

① 永明王即永历帝。余参《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永历皇帝纪》及《明史·诸王世表》，考定永历帝讳由榔，神宗孙，端王（据《明史》）常瀛第四子。崇祯九年，封永明王。十七年甲申八月，端王薨于梧州。明年岁，隆武元年乙酉八月，封端王第三子安仁王由棖为桂王。又明年，隆武二年丙戌二月，桂王由棖复薨，无子，绍宗襄皇帝遣司礼监太监庞天寿册封永明王为桂王，居肇庆府。是年九月，福京不守。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以十月壬辰奉王监国肇庆。十一月庚申，即皇帝位，改明年丁亥为永历元年。至十六年壬寅，崩于滇都。无谥，故史称永历帝。或有沿其故封者，则称永明王云。（编者按：据《南明史纲初稿》，永历十六年，帝在滇都遇害后，迁至东都，延平王朱成功曾上帝谥号曰昭宗匡皇帝。）

② 江日昇《台湾外纪》、全祖望《鲒埼亭外集》、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史摭遗》、徐鼐《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均作之藩，而友人上杭丘复所撰“前明汀州总兵官忠诚伯周公传”，独作之蕃，颇为疑。记丘君旧曾语余，传中资料，根据李士淳所撰“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状”及黎士弘《仁恕堂笔记》。《笔记》余未获见。见丘君辑印《李鲁庵余集》，内附“家状”，确作之蕃。惟又附刘有庆及李世熊所撰“李公家传”，则作之藩。而《小腆纪传·李鲁传》，亦作之藩。似蕃字为孤证，姑存异说，以待他日考定云。

③ 据《睢宁风山周氏族谱》。惟谱中作之藩抑之蕃，则不能记忆矣。

桢中，仕闽为参将^①。绍宗襄皇帝正位福京，进前军都督府总兵官。时方大举出师，诏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遥受御营右先锋郑彩节制。已而郑氏观望，师不果行^②。帝乃封之藩为福清伯，寻进忠诚伯，仍驻汀州^③。隆武二年丙戌七月，帝将由延平趋汀，命兵部职方司主事李鲁先返汀办屯练。鲁字得之，汀之上杭人也。既抵汀，闻流寇围上杭，鲁驰杭收抚。临行，密谓之藩曰：“大驾旦晚至，公其速振师旅，扈驾踰岭。倘上杭不守，则风声遥沸，驾行又复次，切虑变生意外。鲁今先解杭围，即同扈驾而来。”盖之藩素忠义，誓死报国，故鲁独以密语相告云^④。八月二十四日丁酉，延平陷，帝自顺昌奔汀

① 据《鲑埼亭外集》、《南疆绎史摭遗》、《小腆纪年》、《小腆纪传》。

② 据《鲑埼亭外集》。郑氏观望事，参《南疆逸史》等书。郑彩为御营右先锋，亦见《南疆逸史·绍宗纪略》，故《外集》言“之藩遥受御营右先锋郑彩节制”也。惟《外集》刊本，似有误“受”作“授”者，此本显而易见之误。不知如何《南疆绎史摭遗》竟妄加改革，改成“遥授御营右先锋，属永胜伯郑彩节度”，加一“属”字，使“授”字坐实之藩身上，于是“御营右先锋”变成之藩之官衔矣。《小腆纪传》及《纪年》更删去“属永胜伯郑彩节度”一句，以泯痕迹，尤为周到。以误传误，细思之足发一噱也。今依《鲑埼亭外集》原意改正。

③ 之藩封号，《鲑埼亭外集》及《南疆绎史摭遗》不载。《台湾外记》、《南疆逸史》及丘复“前明汀州总兵官忠诚伯周公传”均作忠诚伯。惟《小腆纪传》作福清伯。而《小腆纪年》于隆武二年八月辛丑条下作福清伯，其十一月癸亥傅冠条下则作忠诚伯，自相矛盾。今两号并存，谓初封福清伯，晋封忠诚伯，未知有当否？“仍驻汀州”四字，以意添入。《鲑埼亭外集》等先言“诏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后言“已而不果”；则之藩始终在汀州可知，与丘复“忠诚伯周公传”“官汀州总兵”之说相合。惟恐读者或有误解，故添此四字，以醒耳目。

④ 据丘复“前明汀州总兵官忠诚伯周公传”。

州^①。之藩闻讯，踉跄迎扈，与给事中熊伟率兵五百随行^②。中途，皇后曾氏鞭坠地，之藩不令士卒，自下马捡献，亲为帝后前驱。帝后不名其官，惟呼“我儿”，盖居臣焉而父子矣^③。会帝口渴觅饮，之藩以小桶汲之进，曰：“愿陛下一统！”帝喜，亟饮之，袍袖俱湿^④。二十七日庚子，抵汀州^⑤。时已薄暮，之藩请就教场训练兵士，备御追兵。帝不可，命护卫行在，至三鼓始回宿^⑥。明日五鼓，之藩朝行在，犹闻帝、后交谪声。私叹曰：“此何时也！倘敌兵突至，将奈何？”^⑦天明，帝出视事，加之藩总督御营^⑧。命护曾后先行入赣，出西门^⑨。时清兵已追蹶至。

① 丁酉，延平陷，是日帝发顺昌，均据《小腆纪传·隆武纪》。帝发顺昌者，应作为帝由顺昌奔汀州解。《小腆纪传》隆武曾后传作“丁酉上出奔”，似是日由延平出奔者，颇觉谬误。因隆武纪明言“八月甲午，上知仙霞不可守，决意幸赣，自延平出奔”，远在丁酉前四日也。《小腆纪年》作“丁酉奔顺昌”，亦误。今依隆武纪为正。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出奔，二十四日丁酉，始抵顺昌；已刻，闻清兵已及剑溪，乃复自顺昌奔汀州，序次最为详晰。《南疆逸史·绍宗纪略》作“丁酉，清兵至延平”，与隆武纪合。而复云“上先一日启行，如汀州”，则发延平在丙申，与隆武纪及《南略》均相差二日矣。未知何者为是？发顺昌之日，《逸史》不载，似当以《南略》所记为准。丘复“忠诚伯周公传”谓“八月二十一日启行”，盖即发延平之日也，亦与隆武纪合。

② “踉跄迎扈”，据《鲚埼亭外集》及《南疆绎史摭遗》。“迎扈”原文作“趋扈”，余曾一度误解作“随扈”之意，疑与丘复“忠诚伯周公传”矛盾，故今改为“迎扈”，以免误会。熊伟事据《台湾外记》及《小腆纪年》。惟《外记》作熊伟，疑为排印之误。

③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较略。

④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同。

⑤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南疆逸史·绍宗纪略》作“庚子入城”，丘复“忠诚伯周公传”作“二十七日至汀”，均合。

⑥ 据《台湾外记》。

⑦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传》及《小腆纪年》略同。

⑧ 据《台湾外记》及《小腆纪传》。《小腆纪年》系于二十七日抵汀州以前，误。

⑨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百户闵时守丽春门，流矢洞胸，死之^①。寻及曾后于罗汉岭^②，哗问：“谁是隆武？”之藩挺身曰：“吾乃大明皇帝也^③！”盖意欲诡词脱帝于难云^④。乱兵争前执之藩，已知其非是，群矢集如猬毛^⑤。之藩拔箭鏖战，手击杀数十人，俄脑后中箭，坠马被杀^⑦。曾后自投于水^⑥。帝在行宫，方戎装待发，而清兵猝至，从官迸散，遂遇弑于都司署^⑧。熊纬督二十余人格斗，亦中箭伤喉死^⑨。时二十八

① 据丘复“忠诚伯周公传”。《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略同。

②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③ 据《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台湾外记》、《鮑琦亭外集》及《南疆绎史摭遗》互有详略。

④ 据丘复“忠诚伯周公传”。《台湾外记》及《南疆逸史》并同。

⑤ 据《鮑琦亭外集》及《南疆绎史摭遗》。《台湾外记》、《南疆逸史》、《小腆纪传》、《小腆纪年》及丘复“忠诚伯周公传”均较略。

⑥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鮑琦亭外集》、《南疆逸史》、《南疆绎史摭遗》及丘复“忠诚伯周公传”均较略。

⑦ 据《南疆逸史·绍宗纪略》。

⑧ 同上。绍宗帝、后蒙尘事，各书歧异最多。邵廷采《东南纪事》云：“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曾后被执，自投九龙滩”。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云：“二十四日抵顺昌，大兵追及，获之，与曾妃同斩于汀州。”计六奇《明季南略》云：“贼至福州，隆武、曾后遂遇害。”张廷玉《明史》云：“方至汀州，大兵奄至，从官迸散，与妃曾氏并被执；妃至九洑，投于水；丰键死于福州。”《台湾外纪》云：“隆武与后逃入汀州府堂，腹饥，从者市汤员二进。方举觞，成栋领骑冲入，挥箭齐发，隆武与后嫔诸人悉为射死。”又云：“诸家纪事，悉书隆武被执，送福州斩于市。但时有锦衣卫陆昆亨从行，眼见隆武帝后戎装小帽，与妃嫔被难。昆亨脱出。百姓收群尸，葬于罗汉岭，竖其碑曰：隆武母后光华太姬伟英忠烈徐娘娘之墓。后昆亨归邦，为口述云，故特表出。”国光书局排印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初稿，思文帝纪略云：“后至九龙潭投水，上遇害于福京。”与《明史》之说略同。而大兴傅氏长恩阁藏钞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定稿则云：“后自投于水；上戎装待发，清兵猝至，从官迸散，见害于都司署。”与前说大异。疑温氏必有所本，特未能悉其根源耳。《南疆绎史摭遗》完全依据《逸史》初稿。《小腆纪年》从《台湾外记》说。《小腆纪传》云：“上与曾后遇害于汀州府之大堂。或曰：遇害于福京，后投九龙潭死。”则又为两可之说。今姑据《逸史》定稿。

⑨ 据《台湾外记》、《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略同。

日辛丑也^①。之藩既殉罗汉岭，陈尸九日夜。时秋暑犹炽，群死者或臭腐虫出，而之藩尸独不变，玉色莹然，面目如生。汀人奇之，为收葬于岭畔云^②。是年十一月，大学士傅冠自泰宁被执赴汀州，度岭见新冢巍然。与人曰：“此忠诚伯周之藩墓也！”冠下舆赋诗云：“闻道延津簇羽骑，翠华飞越五云迷。汀州草色空迎辇，谁覆周郎裹革尸？”遂流涕再拜而去^③。冠至汀州，不屈被难。家人傅国桢收其骸，亦葬罗汉岭上，与之藩墓相望^④。而李鲁则先于上杭沦陷时绝吭死^⑤。

南史氏曰：自江日昇、全祖望、温睿临、李瑶，举不能言之藩籍贯；而徐鼐独以为四川之井研人，亦未知其何所据也。亡友周祥骏，世居睢宁之风山，曾出族谱见示，则

① “二十八日”，据《台湾外记》。《南疆逸史》初稿思文帝纪略、《南疆经史摭遗》、《唐王纪略》、《小腆纪传》、《小腆纪年》均作“辛丑”。按叶绍袁《甲行日注》：傅以礼《残明大统历》，辛丑即八月二十八日也。惟《南疆逸史》定稿帝系纪略作“九月辛丑朔”，大误。辛丑为八月二十八日，决非九月朔日。岂“九月”二字为“八月二十八日”六字之误，而“朔”字则衍文耶？今已为改正。丘复《忠诚伯周公传》作“壬寅”，则为八月二十九日，相差一日，盖据《汀州府志·周自户传》。而李士淳所撰“李公家状”，谓汀州之陷，在九月朔日，疑即《逸史》所本。两说似均为孤证；不如八月二十八日辛丑之较为可信也。丘君于家状附注，谓八月小建，二十九日壬寅为晦日，亦非。据《甲行日注》及《残明大统历》，八月为大建，晦日乃三十日癸卯，并附正于此。（编者按：近人郑鹤声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隆武二年丙戌阴历八月三十日晦。）

② 据《台湾外记》。略参《崑崎亭外集》、《南疆逸史》、《南疆经史摭遗》、《小腆纪传》、《小腆纪年》及丘复《忠诚伯周公传》。惟各书均作陈尸五日，今从《台湾外记》作九日夜。

③④ 据《台湾外记》。亦见《小腆纪年》。

⑤ 据《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

之藩与周遇吉之名均赫然在。并云：遇吉以睢宁人而占籍辽东锦州，故明史称锦州人。然则之藩之署并研，或类是欤？琐尾从亡，卒效纪信代死，烈矣哉！

(三) 遗民传

(1) 吴炎、潘柟章合传

吴炎，原名锡珩，字显庚，一名如晦，字赤溟，更字赤民，号槐庵。潘柟章，字圣木，号力田。并明季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人也。炎家烂溪，寄籍浙江归安，为诸生。柟章居平望之韭溪，亦补桐乡弟子员。国变后，皆弃去，结逃之盟于吴越间，继称惊隐诗社，以午日祀屈原，九日祀陶潜，除夕祀林逋、郑思肖云。炎、柟章交莫逆，其才学识尤相埒。居恒累欷明兴三百年间，圣君贤辅、王侯外戚、忠臣义士、名将循吏、孝子节妇、儒林文苑之伦，天官郊祀、礼乐制度、兵刑律历之属，粲然与三代比隆。而学士大夫，上不能为太史公叙述论列，成一家言；次不能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声韵，鼓吹风雅。独两人故在，且幸未老，以为不此之任，而谁任之？因相与定为目：凡传记十八、言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传二百，为《明史记》。又疏述炎、柟章耳目、足感慨后人者，得百事，作《今乐府》。《今乐府》先成，则刊以行世。常熟钱谦



益者，先朝负重望，南都之变，竟以礼部尚书首列降楼。为士林所弹射。顾失职怨望，复惓怀故国；而延平王朱成功、临桂伯瞿式耜，皆其门下士，则颇思自振拔。尝以蜡丸书通款粤西，取棋局为喻，陈中兴三策。末谓“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藁自裁”云云。益延揽后进，欲补前过，世亦赅赅忘其丑恶。谦益既见炎、桎章《今乐府》，大善之，叹曰：“老夫耄矣，不图今日复见二君；绛云楼余烬尚在，当悉以相付。”遂连舟载其书归。而昆山顾炎武、江阴李逊之、长洲陈济生，皆熟于掌故，家多藏书，闻炎、桎章作史，亦并出以相佐。于是炎、桎章益自慕，为《明史记》益力。炎长叙事，分撰世家、列传；桎章长考核，分撰本纪及诸志。同邑王锡阐、戴笠皆与同志，咸为撰述。锡阐精于天算，任撰年表、历法；笠明于近事，为志流寇，各竭其能而从事焉。自《今乐府》成后半岁，竟得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有奇。盖《明史记》属稿已过半。而南浔庄氏史狱起，辞连炎、桎章，遂被逮。初，邑人庄胤城者，家富，居乌程之南浔，与故相朱国桢府第邻。国桢生时，撰稿殊众。歿后，其裔贫不自存，则举而质之庄。庄子廷铨得之，喜甚。因更予千金，市其书，益聘名士足成之，为《明书略》。书多触时忌，不肖者辄挟持以为利。久之，事愈昭著不可掩。按吏联翩自北来，尽逮庄氏族及诸名士，入于狱。而炎、桎章故与庄史无与，刻成且未寓目。徒以名

重为窜列参阅姓氏中，因是并株及，遂罹惨祸。天下既惜两人之才，更痛其书之不就，并已就者亦不传也。祸将作，或劝炎、桎章自为计，皆笑不应。阖户，摄明衣冠，危坐以待捕者至。当鞠讯时，有巽辞求脱者。炎独廷辩，侃侃不挠；已知其无济，则益慷慨大骂。清吏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桎章以有母在，不骂亦不辩。两人在狱中，并意气自若，赋诗不辍，神色扬扬如平时。永历十七年癸卯六月，同磔死于杭州之弼教坊。炎年四十，桎章三十有八。两家家属皆随坐北徙。炎妻张氏，行至北都齐化门外，服鸩毒死。桎章妻沈氏，故乙酉起义中书自炳女，以有身，不即死，赍药自随。既免身，至塞外广宁城，所生子又殇，即日饮药自杀。炎、桎章所撰《明史记》残稿，分藏王锡阐及崇德吕留良家。锡阐门人姚汝璈、字九铉者，尝欲与王、吕共足成之而未果。及桎章弟耒，自北归，求其书，而王、吕继丧，已无获矣。《今乐府》尚有传本，民国初顺德邓实辑入《古学汇刊》中。桎章别著《国史考异》六卷、《松陵献集》十五卷，弟耒曾刊行之。遗诗《观复草庐剩稿》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民国元年邑人钱祖颐、祖宪昆季始以铅字印行。《杜诗博议》、《星名考》、《壬林韭溪集》、《松陵文集》悉弗传。炎著述有《浩然堂集》、《汉铙歌解》、《明文正气集》、《传文百六》、《庚寅诗谱》、《癸巳文谱》诸目，存佚不可考。仅民国纪元前七年，邑人陈去病印行其骈、散文都六十有八篇，为《吴赤溟先生文集》云。”柳亚子曰：庄氏

史獄，株連坐死者七十余人，皆當時知名士，而吳江預其禍者凡四人。炎、桎章外，又有張雋、字西廬，董二酉、字誦孫。董先歿二歲，剖棺到其尸。母年九十，亦緣坐徙邊，中道而歿。異族之謠威可謂烈矣！而炎、桎章所著《明史記》因以無傳，論者尤痛惜之。顧炎武有“書吳、潘二子事”一文，蓋三致意焉。戴笠撰《發潛錄》，為桎章立傳，頗詳瞻，其弟潘耒刻入《松陵獻集》中；而《獻集續纂》復有炎傳，較略，疑耒自為之。今《發潛錄》不可得，惟《獻集》中桎章傳尚在。陳去病輯《吳赤溟先生文集》，則穿穴群書，別為炎傳。余以炎、桎章生同邑，幼同志，長同學，又同隱，且同著書，而卒同難以殉。洵如顧炎武挽詩所謂：“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者，為合傳最宜。因取去病文為藍本，別參顧炎武、戴笠、爰丹生諸作，刪訂之如右云。《平望續志》謂炎、桎章死于癸卯五月五日，陳去病則云五月二十六日，咸未知所本。今據戴笠文，作癸卯六月者，以笠固與炎、桎章及王錫闡同撰《明史記》，相從最密，有王、戴、潘、吳四子之稱，所言當可徵信也。惜其殉難之日，則不可得而考矣。

（2）王錫闡、戴笠合傳

王錫闡字寅旭，號曉庵。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并明季南直隸蘇州吳江人。錫闡家震澤鎮西圩。生而穎異，性孤僻，即嬉戲不与儕輩偶。成童即搦管為

文，多深湛之思，所作峭劲有奇气。乙酉之变，发愤欲死者再：一，投河，会有救者，不死；一，绝粒，勺水不入口者七日，又不死。父母强持之，不得已，乃复食。遂弃诸生及制举业，专力于古学，博极群书，尤嗜天文历象家言。明代用大统历，惟畴人子弟习之，儒生已罕有知者。至西历尤深奥，非专门授受，莫能通。锡闾聪悟绝伦，览西人书，辄能明其法数，并所以立法之故，久而洞澈源底。谓中历、西历，互有短长，乃自创新法，同以候日、月食，颇密于前人。诸割圆、句股、测量之法，他人所目眩心迷者，锡闾手画口谈，如指黑白。每言：坐卧常若有一浑天在前，日月五星，错行其上，其精专如是。所著关于历法诸书，由通其术者视之，以为专家不逮也。为人孤介寡合，著明衣冠，独立踽踽，不用时世一钱。论者叹其志节，谓为谢翱、郑思肖之流亚云。论学岳岳自持，同时如昆山顾炎武、桐乡张履祥、崇德吕留良辈，皆推重之。与同邑吴炎、潘柟章尤善。吴、潘为《明史记》，其历书及十表皆出锡闾手。又共为《今乐府》，人各一卷。吴、潘书成，刊行之。而锡闾与吴宗汉所作，皆不肯问世。后吴、潘殉南潯庄氏之难，《明史记》未成稿，分藏锡闾及留良家。锡闾门人有同邑姚汝薰、字九铉者，拟足而成之。考锡闾与留良书云：“九铉近与四夏、九华，共录力田史稿略备。其赤民手笔在篋笥中者，闻已请诸吾兄，许其兑钞矣。九铉所以身任此行，一则切欲望长者，一则欲面商史事，望吾兄以赤

民稿本界之全钞。钞毕，汇置案头，取大总裁，补苴删削，以成一书。使异日有志此事者，得有所考，则晚村先生功在三百年间，亦不细矣。”又与顾炎武书云：“二、三敝友欲葺潘、吴两君遗书，成两君遗志。书在语水者，晚村已许之矣。敝友复询于仆，仆以两君旷世逸才，专精数载，未有成稿。今则外有□□□□，不敢昌言求书；内有饥寒之迫，又不能专事其事。纵使两君而在，犹或难之，而况灭灶更燃者乎。然而两君一生事业，惟在此书。尚幸劫火之余，略存百一，岂忍听之复就湮灭耶！况乎当日作书之心何心？不意残编断简，□□□□，墨守之具，反为输攻之藉，□□□□□□□□。两君有灵，宁不叹息痛恨于九泉也哉！是以敝友之意，仆不敢阻。惜其力有未逮，至于借助于疏陋之仆，失之远矣。先生故有成竹，两君所恃以为取裁。两君之遗憾，虑亦先生所切齿腐心者也。故敢走笔，质诸明智，望有以教之。昨闻行旌将返，未知信否？若得搢臂联床，摅二十年积愫，论十九叶污隆，岂独仆之私幸乎！”锡闾之惓惓于史事如此。顾其事卒未集，稿亦不可得而问矣。怪章弟耒，字次耕，为锡闾弟子，以鸿博污伪命入明史馆，锡闾遗书规之云：“腊月两接手教，知旅邸和畅，锐志史事，追忆写怀佳什，真所谓情随事迁，令人感慨系之。昔与媿庵、观物，三人一心，与次耕、参隐，名则友生，情踰骨肉。媿庵、观物，倏已千古；参隐复早世。我二人仅存，而又出处异途，如形影之相离也。屋梁落

月，拊枕太息，为我友熟筹利害，不得面相谏悉，故敢托诸短笺。然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幸勿以为过。世称良史三家：司马氏、陈氏、欧阳氏。龙门进吕雉于本纪，而孝惠两少帝不序；子弘尚著其名，前少帝名且逸之。陈寿帝魏，退蜀名吴，寇忠武而贼壮缪。永叔于乱臣贼子，一切帝制，予之名号；稍正者悉被贬黜。千古谓之良史。良史矣！《紫阳网目》俗尚薄之；下至《季汉书》、《宋史新编》，谁复野齿？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义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史无定例，例贵从时，□□□□，而次耕思以立言自寿乎？据弟愚见，妥欢之胤，尚有二世，孝陵似当逊彼一筹。万历季年□□□□，便宜绝笔；泰昌，启，祯悉可抹倒。何况渡江之后，欲为中湘、稼轩并传，尤非急务。虽由次耕而名正论定，恐非在天之灵，与殉义诸公所乐闻也。况乎□□□□□□，而争此不足争之事，纵不为妻子计，不虞为垂白累乎！念之股栗。明有所不足，知有所不图，是以先民询于刍蕘。次耕不鄙其人，而察其言，未必非明知之小补也。十表向系弟手笔，病中同诸钞本，尽为妄人窃去；觉而赎之，仅得皇极祝氏铃六册，余皆不可复问矣。当日所据书，前则实录，后则邸报，参以先达，成书数十余种，非一狐之腋。惜于癸卯已尽散佚。他若史料、史概之属，世尚多有其书，而牴牾特甚，未足依赖。盐官之国榷，浙东之朝野汇编，并有可采。悬赏购之，其书自至。往者每恨无力得书。今以天下之力，求天下之书，何

艰何疑，而问之竹头木屑间哉！”其辞气愤厉，不可方物，盖痛心于胡焰之滋张，友仇之未报，而墨守之具，反为输攻之藉也。永历三十六年壬戌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五。遗著《困亨集》未刊。清道光初，邑人张海珊辑《晓庵先生文集》三卷，张履祥辑《晓庵先生诗集》二卷，俞鍾嶽为梓行之，今尚有传本。而《明史记》之历书十表，及《今乐府》，不可见矣。其他存目之见于潘耒“晓庵遗书叙”及王徐庠“晓庵先生文集跋”者：曰《大统历法启蒙》五卷（一作《大统历，西历启蒙》），曰《丁未历稿》，曰《推步交朔》一卷，曰《测日小记》，曰《三辰晷志》，曰《圜解》二卷，曰《晓庵新法》六卷（一作《历法》六卷），曰《五星行度解》一卷，曰《汉书日食辨》，曰《南北两极浑天歌》，曰《筹算》一卷，曰《字母原始》，曰《续唐书本纪》四卷，共十三种。今《晓庵新法》与《五星行度解》辑入金山钱氏《守山阁丛书》，而余别藏旧刊本《晓庵遗书》十一卷，内有《历法》六卷，《历表》三卷，《大统历法启蒙》一卷，杂著一卷，无编辑者姓名，疑非潘耒之旧也。笠孤贫力学，为诸生，文行炳著。浑厚笃诚，与人居，温温终日；而志节凜然，非其义，一芥不苟。乙酉后，入秀峰山为僧，得禅家宗旨。久乃返初服，教授自资，勤于著述。居同里之朱家港，土屋三间，旁穿上漏，炊烟时绝，略不关怀。惟孜孜编纂，杂采朝报野史，参之见闻，口诵手钞，老而不倦。海内作者，服其精博。尝佐吴炎、潘柟章撰《明史记》流寇志，综其始末，以

月日为次。《明史记》既弗成，笠乃自编次其书，曰《寇事编年》十八卷。又采辑明季死义诸臣事迹，自将相至布衣，无不详载，曰《殉国汇编》，三十余卷。其纪烈女者，曰《骨香集》；纪遗民者，曰《耆旧集》，曰《发潜录》；而于南明三帝，监国鲁王之史迹，咸有所著录。其载安宗简皇帝朝政者，曰《圣安书法》；载绍宗襄皇帝朝政者，曰《思文纪略》；载昭宗匡皇帝朝政者，曰《行在阳秋》；载监国鲁王时事者，则曰《鲁春秋》。又辑世宗朝逸史，曰《永陵传信录》。自《骨香集》以下，盖又无虑百数十卷，惜今皆不传。

柳亚子曰：王锡阐、戴笠皆预闻吴炎、潘柽章《明史记》者也。其志同而道合，爰为合传之。锡阐精于历法，笠熟于掌故，则所擅长者颇殊异。今《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与所谓《晓庵遗书》者故在；又有诗文集足资考证。而笠所著书，则自《松陵文献》所采潘柽章、叶继武二传外，竟无得而称焉。故详略未能相副，悲哉！

此传成后数月，阅近人安阳谢国桢（刚主）所辑《晚明史籍考》，知耘野遗著《寇事编年》，后为昆山吴乔修（郢）删节，更名《流寇长编》二十卷者，尚存海上涵芬楼，为原稿本云云。安得他时能借读传钞耶？耘野自序，洋洋五千余言，谢氏亦录入《晚明史籍考》卷七中。廿九

年九月二十一日亚子附记。

编者按：关于戴笠遗著《行在阳秋》，参阅“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四) 诸 王 传

(1) 辽王术雅传

辽王术雅，太祖庶十五子、辽简王植七世孙也^①。简王长子贵烺，始封长阳王。洪熙元年袭封辽王，正统四年罪废，以弟贵煖续辽封，谥肃王。肃王传靖王豪璉，靖王传惠王恩铎，惠王传恭王宠授，恭王传庄王致格，庄王传子宪煊。隆庆二年，复以罪废，辽国除。而贵烺子豪熯，以成化十年续封长阳王，谥昭和。昭和传安靖王恩钠，安靖传裕王宠游，恭裕传悼庄王致楹，悼庄传子宪煥，谥弗详，即术雅父也。术雅以万历三十四年封。长阳长子宪煥薨，遂袭王位^②。崇祯十五年壬午，张献忠陷荆州，流离

① 术雅 辽简王植七世孙，即太祖八世孙。据《小腆纪传补遗》。《南疆逸史·宁靖王术桂传》，谓为九世孙，殊误。世系推算方法，诸家容有不同。惟《逸史·绍宗纪略》既云“太祖九世孙”，而黄道周《漳浦集》中安民墩亦云：“圣天子中兴，与汉光武三同：起于南阳，一也；为高皇帝九世孙，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夫绍宗既为太祖九世孙，则术雅决无亦为九世之理。因术雅之“雅”字从土旁，视绍宗讳聿键从金旁者，长一辈也。定术雅为辽简王七世孙，即太祖八世孙庶。故今根据徐说，正温氏之谬。

② 据《明史》。又《小腆纪传补遗》云：“万历中，袭封长阳王。”

奔避^①。十七年甲申，安宗简皇帝即位，来朝于南都^②。是年十一月，奉诏居浙江台州府之宁海县^③。弘光元年乙酉夏，浙西郡县尽陷，术雅移家入闽^④。时绍宗襄皇帝正位福京，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矣^⑤。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准辽藩长阳王移入福宁州公馆，暂安宫眷。其一切供给，着道臣王亨、州臣徐两晋酌议。具奏国储匮乏，并不能厚，亦不能缺。盖肃虏伯黄斌卿方莅福宁，奏术雅贤能之声与困穷之状，故有此恩命也^⑥。术雅寻至福京。十一月二十日，以兴灭继绝，册封亲郡王，遂晋封术雅为辽王。语见襄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所谓微辽再续，功继崇阳，以上答我高庙者是也^⑦。二年丙戌九月，福京陷。术雅从清王聿錡等浮海奔粤东。十月抵广州^⑧。十二月十五日丁亥，广州复陷，术雅与惠王常润、益王慈爰、周王伦□、郑王某等二十四人，俱被执。十

① 据《南疆逸史·宁靖王传》，及《小腆纪传·宁靖王传》。两书虽并只言术桂避湖中，而不及术雅，然固可推想而类及之也。

② 据《南疆逸史·宁靖王传》。原文云：“弘光即位，与长阳王入朝。”

③ 据《南疆逸史·安宗纪略》。原文云：“十一月癸未，命辽王驻台州宁海县。”按辽封废于隆庆二年，至隆武元年十一月，始以长阳王续封，则此时安得有辽王，其为长阳王之误无疑。《小腆纪传补遗》云：“弘光时，命守海宁”，而不著年月。海宁必宁海之误。《南疆逸史·术桂传》云：“诏同长阳王守浙之宁海县。”《小腆纪传·术桂传》云：“同长阳王守海宁”均可为证。

④ 据《南疆逸史·术桂传》。

⑤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⑥ 据《隆武纪年》。

⑦ 据《思文大纪》及《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⑧ 据《小腆纪传补遗》及《罪惟录·唐主附纪》。

八日庚寅，遇害于演武场^①。

论曰：辽王术雅与穆宗兄弟行，于绍宗为皇叔，安宗、昭宗则相差且三辈，盖南明宗藩之长也。而温睿临《南疆逸史》顾不为立传。余刺取本书宁靖王术桂传中事迹，辅以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引郑达辑《野史无文》中语、见于李慈铭《受礼庐日记》者，参错为是篇。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宗藩传，亦首列术雅，第简略殊甚，渺所取材，甚矣惟史之难也。

(2) 宁靖王术桂传

宁靖王术桂，字天球，号一元子^②，辽王术雅弟也^③。

① 据《罪惟录·唐主附纪》及《南疆逸史·李元胤传》。又考《行在阳秋》、《明季南略》、《小腆纪年》、《小腆纪传》诸书。遇害地址，《明季南略》作广州府布政司前双门下。今据《罪惟录》，作演武场，未知是一是二？惠王常润，据《小腆纪传补遗》。益王、周王名讳，诸书俱不详。《小腆纪传补遗》，据《南疆逸史》，作益王由本；今据《罪惟录》作益王慈炎。说明别见益王传中。周王为恭愕之孙，以世孙在弘光时袭封者。以世系推之，定为伦□，偏旁当从十字，较慈炎小一辈，较术雅则小至五辈矣。二十四人，据《小腆纪年》及《纪传》。《南明野史·唐王聿湾载略》，则作十六人，今不从。又民国四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之《国学杂志》内，载有旧京孤臣金钟编辑、海滨遗民童本制定之《皇明末造录》，关于广州诸王遇害事云：“在城赵、郑、周、益、辽五王并宗室二十四人，俱及于难。”周、益、辽与诸书同；赵、郑则为诸书所无。按《南明野史·唐王聿湾载略》云：“时潮州山寨私拥赵王。佟、李遣兵至潮，赵王即自降薙发，居光孝寺。会陈子壮致启事泄，王实不知也。广州知府陆元凯降，受佟、李指逼，至玄妙观，勒令投缳。”又《小腆纪传·赵王由桡传》云：“庚寅二月，惠潮道李士璉等，与总兵郝尚久，投诚大清，导王师入关，执由桡及郎王十三人以献。九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尽杀，没其家。”两说互异，但均不云与辽、益、周三王俱殉丙戌十二月十八日之难也。郑王亦不见他书，今别为补传云。

② 据《南疆逸史》。

③ 术雅已封辽王，而《南疆逸史》作“辽王后长阳郡王次弟也。”《小腆纪传》作“辽藩长阳王术雅之弟也。”衡诸书法，均为失词，故特改正。

术雅始封长阳王，术桂以介弟受封辅国将军^①。崇祯十五年壬午张献忠陷荆州，随惠王常润及宗室避兵湖中^②。十七年甲申，从兄术雅朝简皇帝于南都，晋镇国将军，诏随兄居浙江宁海^③。弘光元年乙酉夏，南都不守，术雅携家入闽^④，间关逾岭，不知所往^⑤。独术桂仍留宁海^⑥。会鲁王监国浙东，遂封术桂为长阳王^⑦。已闻襄皇帝正位福京，奉表称贺，封亦如之。则术雅已抵闽，晋封辽王矣^⑧。术桂旋具疏，请以长阳王封号还术雅次子，而已仍守故将军禄^⑨。襄皇帝嘉许之^⑩。改封术桂为宁靖王，使监靖夷侯方国安军，仍依监国以居^⑪。隆武二年丙戌五月，清兵渡钱塘江，术桂奔避宁海，乘舟出石浦，与监国会于舟山^⑫。十一月，永胜伯郑彩率舟师来迎监国，遂与术

① 据《小腆纪传》及《野史无文》。《南疆逸史》作“抚国将军”，误。《明史》诸王传有辅国将军，无抚国将军也。

② 据《小腆纪传》。参《南疆逸史》。

③④ 据《南疆逸史》。

⑤ 据《野史无文》。

⑥ 据《南疆逸史》。

⑦ 据《南疆逸史》。《野史无文》不载鲁监国锡封事，颇嫌疏略，或为李慈铭所节去欤？

⑧ 据《南疆逸史》。《野史无文》与《小腆纪传》亦并同。

⑨ 据《野史无文》。

⑩ 此句《南疆逸史》作“隆武不允。”《小腆纪传》亦作“隆武帝不允。”《野史无文》则不言允否。但以情理度之，隆武如不允术桂之请，何以又改封术桂为宁靖王哉？故今改作此句。他日如睹《野史无文》原本于程演生处，或尚能有所发见，亦未可知。

⑪⑫ 宁靖王，《野史无文》作宁静王，与《逸史》及《纪传》均不合，疑是误字。鲁监国封方国安为荆国公，而国安通表福京，亦拜靖夷侯之命。此传以福京为主体，故不称荆国公而称靖夷侯也。

桂同舟南下。岁杪，同抵厦门^①。时定国公郑鸿逵方迎淮王常清于军中，请术桂监其军。明岁，永历元年丁亥，鸿逵合国姓成功师围攻泉州，经月不下^②。乃奉淮王与术桂同至南澳焉^③。已闻昭宗匡皇帝嗣位肇庆，术桂浮海至粤上谒。帝命仍还居闽海^④。永历二年戊子春，命督鸿逵、成功二师规粤^⑤。四年庚寅，广州、桂林俱陷，复偕鸿逵旋闽，居金门^⑥。十一年丁酉三月，鸿逵卒，始依国姓成功^⑦。十五年辛丑，成功取台湾，建为东都^⑧，术桂乃从成功东渡。而成功以术桂行辈与穆宗埈，为宗盟之长，待之尽礼。有大事，坐术桂于左，宣而行之。每清人遣使至，术桂西向坐，宗室诸王咸从术桂坐，成功西坐东向。其崇敬类如此^⑨。后成功歿，礼待寝衰，衣食无所资，乃就竹港垦田数顷自给；吏复征其赋，输之无怨言^⑩。术桂为人，美髯弘声，善书翰，喜佩剑，沈勇寡言。居台湾二十余稔，兵民咸尊礼之^⑪。及永历三十七年癸亥，闻清兵将大举入寇，术桂慨然谓其同志曰：“台湾覆，再无他往，

① 据《南疆逸史》。

②③ 据《南疆逸史》及《小腆纪传》。攻泉州事二书均不系年。今据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④ 据《野史无文》。

⑤⑥ 据《南疆逸史》及《小腆纪传》。

⑦ 鸿逵卒年，据《小腆纪年》。鸿逵卒后，术桂始依成功，据《野史无文》。

⑧ 据《小腆纪年》及《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

⑨⑩ 据《野史无文》。术桂为太祖八世孙，而穆宗亦为太祖八世孙，故补“行辈与穆宗埈”一语。

⑪ 据《小腆纪传》。

各自引决，死见先帝，吾分也！”是年六月，清兵攻澎湖。大将刘国轩兵败，报至台湾，术桂殉国之志益决。已而国轩等乞降于清，清将施琅将蒞台，术桂乃分其田赏佃人，捨府舍为佛寺。复语其妾侍曰：“吾帝室宗支，明朔已尽，义无可往。若等自为计。”妾侍皆进曰：“王能尽节，妾宁失身。王存与存，王亡与亡。请赐尺帛！”术桂曰：“能如是，吾何求？”于是侍姬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俱冠笄被服出拜，齐缢于堂。术桂乃宵毁其王印，而大书于堂曰：“自壬午贼陷荆州，携家南下，避乱闽海，保其发肤，以至于今。遭逢大难，尽室全归。不负高皇，不负父母。生事毕矣，无愧无怍。”次日，军校舁柩至。术桂遂加翼善冠，服四团龙袍，束玉带，佩印绶，南向拜谢。诸将卒士民闻之，俱入拜。术桂答拜后，书绝命词二十字云：“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已毕，祖宗应容纳。”书毕，结帛于梁，麾手谢台人，遂自经死，颜色如生^①。时八月十四日癸丑也^②。年六十有六^③。越十日，葬于凤山县长治里之竹沪，与王妃罗氏冢合窆焉。侍姬五人，葬文贤里大林边，去术桂墓三十里，台人表为五烈墓^④。术桂无子，

① 据《南疆逸史》。分田捨府舍事，及绝命词字句，均依《小腆纪传》，添补其余事迹。《纪传》多有与《逸史》歧异处，未知孰是。

② 据《野史无文》。

③ 据《南疆逸史》。《小腆纪传》作六十有二，相差四岁，未知孰是。

④ 据《南疆逸史》。

抚益王支裔为嗣，名曰俨珍^①。盖犹守太祖赐辽府御制诗，以“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为序，而偏旁则系以火、土、金、水、木云^②。术桂殉国时，俨珍甫七龄，随众出降。清人安置河南开封府杞县^③。或云，徙河南许州，给以云女店荒田令垦种云^④。

论曰：《南疆逸史》初稿四十四卷本，无宁靖王传。至定稿五十六卷本，始补撰焉。顾与李慈铭所引《野史无文》，及徐鼐《小腆纪传》两传相校，犹有差异，或详略互见者。故参互之为是篇。刘国轩澎湖之败，《逸史》延平幼王克塽传，作癸亥六月十九日；术桂传则作六月二十六日，语出两歧。今从徐鼐《小腆纪传》，系六月二十八日。叛将施琅之至，江日昇《台湾外记》系八月十三日壬子，而《野史无文》纪术桂殉国，在八月十四日癸丑，恰相符合。盖琅至、而术桂乃不得不死矣。术桂之名，从土不从木，其兄术雅亦从土，明世诸王世表所纪五行次序可证焉。

(3) 韩王本铉传

韩王本铉者，疑当作朗铉，韩宪王松八世孙也。太祖赐韩府御制诗以“冲范征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

① 据《野史无文》。俨珍，《南疆逸史》作俨珍，误，珍字不在五行次序之列也。又，《野史无文》原文“王无子，以益王诸孙俨珍为子”，亦有语病。“俨”字乃辽藩排行。益王诸孙不应名俨珍，盖嗣为术桂子后，改名俨珍耳。今为改正。

② 据《明史》。

③ 七龄，据《野史无文》。安置杞县，据《南疆逸史》。

④ 据《野史无文》。

槌，令绪价蕃维”，二十字命名，而无“本”字。其偏旁则依火、土、金、水、木为次。隆庆、万历间，有韩端王朗椅，疑本铉以支庶行辈长，故与端王为昆季，而传者实误“朗”为“本”云。崇祯十六年癸未，李自成陷平凉，韩王亶燝被执，不知所终，实端王之曾孙也^①。隆武间，命礼科给事中郭符甲，册封嗣韩王某于邵武^②。复入贵阳，依皮熊，最后依水西宣慰司安坤以歿^③。而铉先自平凉脱走，避难湖广，亦自号曰韩王。隆武二年丙戌八月，汀州不守，绍宗襄皇帝殉国。本铉方拥众保鄖西乱山中之房山县，遂建号自立，改元定武。然局蹐一隅，不能有所展布也。既闻昭宗匡皇帝正位粤西，本铉移书叙长幼，而不称臣。朝议亦优容之，置弗校^④。初，李自成之溃于湖南也，其将李赤心、高必正等，降于湖北巡抚堵胤锡；而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等，则归隶大学士督师定兴侯何腾蛟麾下^⑤。永忠最桀悍，军中旧号郝摇旗^⑥。既归顺，封南安侯，后晋封益国公，顾仍桀骜不肯

① 太祖御制诗，及五行次第，又韩王亶燝被执事，均据《明史》。

② 据《南疆逸史·郭符甲传》。

③ 据《小腆纪传补遗·韩王某传》。

④ 避难湖广，据《罪惟录》韩宪王传。隆武既命郭符甲册封韩王某于邵武，则决无再封本铉为韩王之理，故定为自号韩王也。保房山县事，亦据韩宪王传。鄖西乱山中语，并参本书《韩主附纪》。改元定武，亦见以上传记，并参全祖望、赵之谦两家所撰《张苍水年谱》。移书粤西事，据《韩主附纪》，及《张苍水年谱》。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韩主附纪》。

受约束^①。永历二年戊子三月，兵溃兴安，大掠桂林，朝廷亦无如何也^②。及腾蛟殉国，永忠穷蹙靡所归，乃与临国公李来亨、皖国公刘体仁、清国公袁宗第、荆国公王光兴、宁国公王友进、宜都侯塔天宝、阳城侯马腾云、兴平侯党守素、渭南侯李后荣、新津侯谭弘、仁寿侯谭诣、涪侯谭文、岐侯郝珍等，先后退保鄖阳西山，据楚之夷陵、归州、巴东、均州、蜀之巫山、涪州等七州县，屯田自守，所谓十三家之军是也^③。十三家本受匡皇帝封爵，以总督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洪育鳌监其军，然亦与本铉为掎角，本铉盖恃十三家为外卫云^④。蜀王刘文秀之将没也，遗疏上匡皇帝，请有急则入蜀，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帝嘉之而不能^⑤。及滇都沦陷，大学士兵部尚书张煌言间关海上，尝遣职方郎中吴钜挟帛书南行，欲促本铉与十三家之军，会师鄖阳，以规中原，而纾缅甸之患，事亦弗集^⑥。会谭文为谭弘、谭诣所杀，弘、诣遂降于清^⑦。王光兴、王友进亦先后降^⑧。而郝永忠据竹

① 据《小腆纪年》。

② 据《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

③ 据《南疆逸史·洪育鳌传》。参《张苍水年谱》。

④ 同上。惟《逸史》不及本铉事耳。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张苍水年谱》。

⑦ 据《小腆纪年》。

⑧ 据《小腆纪年》。

谿、竹山、房县、保康；李来亨据兴山、归州；刘体仁据巫山；列将王壹、王二据施州卫。犹时时出没荆襄间，清人颇患苦之^①。永历十六年壬寅，匡皇帝崩于滇都，海内义师悉破灭，惟本铉与鄖阳诸将联军自保如故。清陕西总督李国英等乃以七将军之师，由陕、楚、蜀三省分道入寇。以陕西之师当永忠，湖广之师当来亨，四川之师当体仁。诸将据险拒守颇力^②。十七年癸卯三月，来亨被困，弃七连坪，保谭家寨^③。七月，与永忠、体仁合诸寨军，力战四昼夜，大败李国英所调湖广之师。国英失文武将吏二百余员，兵民二十余万，遁走当阳^④。十一月后，以大军至，体仁等众寡不敌^⑤。十二月二十二日乙卯，陷巫之天地寨，刘体仁自杀。二十六日己未，陷黄家坪及小尖寨，郝永忠、袁宗第、暨宗室东安王盛蕤并死之。洪育鳌被执不屈^⑥，寻房山亦陷，本铉遂不终^⑦。明岁十八年甲辰八月，清兵陷茅麓山之通梁，来亨自缢死。塔天宝、马腾云、党

① 郝永忠据地，见《明季南略·卷十八·房保蕩平》则。余均见《韩主附纪》。清人患苦，亦见《明季南略·卷十八·楚粤会剿》则。

② 据《张苍水年谱》及《罪惟录·李来亨传》。传中所云刘二虎，当即刘体仁绰号，犹永忠之号郝摇旗也。

③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参同书《韩主附纪》。

④ 同上。略见《张苍水年谱》。

⑤ 据《明季南略·卷十八·擒获郝逆》则。

⑥ 据《明季南略·卷十八·擒获郝逆》则。巫山字，据《罪惟录·李来亨传》加入。小尖寨，则据《小腆纪传·东安王传》加入，盖东安王所居也。东安王原作朱安王；洪育鳌原作洪育勋，并误。

⑦ 据《罪惟录·韩主附纪》。参《张苍水年谱》。

守素等先后出降，诸军悉溃^①。十月十二日，清人杀育鳌于巫山，投尸峡中，于是十三家之军烬矣^②。

论曰：查继佐《罪惟录》帝纪第二十二，为韩主附纪，盖推崇本铉，谓可与绍宗、昭宗方驾者。余意不然。房山越在偏隅，称尊自大，所谓子阳井底蛙耳，宁足系其至之□重哉！且韩王之封爵，本铉之名讳，亦大有可疑者在焉。查氏子韩宪王传云：“天启中，韩王本铉助饷二千五百两。”证诸《明史》，正宣熿在位时，安得有本铉□又云：“崇祯十六年，李贼入陕，王本铉弃国平凉，被执计脱，避难湖广。”则明以本铉代宣熿，且缘饰被执后计脱矣。然宣熿为端王朗谿世曾孙，万历三十九年袭封，崇祯十六年被执，世系踪迹甚明，宁容以本铉代之哉？况王夫之《永历实录》，与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又有依水西安氏之嗣韩王其人耶？查氏言本铉称尊改元后，“尝移书桂主，叙长幼不称臣”，则本铉行辈，似为出昭宗上者。按太祖定制，世系偏旁以火、土、金、水、木为序，周而复始。然则本铉当与端王朗谿同辈，亦即神宗、绍宗之兄弟行，视昭宗则为皇叔祖矣。其与韩王宣熿，相差四世，可想见为

① 据《罪惟录·李来亨传》。茅麓山之通梁，则据《小腆纪年》。《罪惟录》作茅绿山，疑为茅麓山之误。《南疆逸史·洪育鳌传》谓“李来亨、刘体仁纵火自焚，诸军皆溃”，似二人之死在同时者，误。又云：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王光兴先后出降。今据《小腆纪年》，移王光兴出降于前。《罪惟录》则云：马阙子、党守义出降；而无塔天宝。马阙子疑为马腾云之绰号。党守义当是党守素之误。

② 据《南疆逸史·洪育鳌传》。《张苍水年谱》略同。育鳌被执在癸卯十二月，其殉国则在甲辰十月。《明季南略》与《南疆逸史》先后详略互见也。

韩宗支庶自称王号者无疑，而本铉倘亦为朗椅之传误欤？查氏又称张献忠故部郝永忠奉本铉居房山县，称尊号，改元定武。余意又非是。永忠为李自成旧将，归降何腾蛟，朝议以洪育鳌监其军。后尝兵溃兴安，大掠桂林，矢伤留守瞿式耜足，昭宗且迁南宁以避之。事在永历二年，具见《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及式耜、腾蛟、育鳌诸传。安得称为献忠故部，而谓于隆武二年有拥立本铉事乎？当时固未闻有两郝永忠也。况洪育鳌传又明言退保西山之郝永忠，即受腾蛟招抚之郝永忠耶！盖永忠等退西山，后与本铉为掎角，则有之。谓为初起时拥戴，则非也。本铉当自有其部众，特号令未必能及房山之外耳。余故根据《罪惟录》重写是篇，而纠正其误谬焉！

(4) 唐王聿錡传

唐王聿錡，太祖庶二十三子唐定王桎八世孙，而绍宗襄皇帝之第四弟也^①。定王传靖王琼煜，无子，弟宪王琼烜嗣。宪王传庄王芝址，庄王传成王弥湄，成王传敬王宇温，敬王传顺王宙楹，顺王传端王硕熿，端王世子器璫先卒，后追谥曰裕王。及襄皇帝即位，复追尊曰裕皇帝。裕

① 据《明史》。参《绍武争立纪》、《罪惟录》、《东南纪事》、《小腆纪传》及《南明野史·唐王载略》。聿錡、《绍武争立纪》作聿镇，误。英宗讳祁镇，决无不避“镇”字之理也。《罪惟录》初作镇，后改錡，但有未改正者。因书系草创，未臻完美故耳。

王诸子，襄皇帝最长，崇祯五年袭封，九年以勤王违制废^①。旋册封裕王次子聿錡为唐王。十四年，李自成陷南阳，聿錡与弟聿鏊同殉国。聿鏊者，裕皇第三子，后追封陈愍王者是也^②。独聿錡得脱，而襄皇帝方在凤阳高墙，亦无恙。隆武改元，封聿錡为唐王，以主唐国祀^③，是年七月十二日辛酉，帝议亲征，命聿錡为监国，与邓王器壘留守福京，又改都察院为唐王府，南察院为邓王府，时称唐、邓二王焉^④。明岁隆武二年丙戌三月，帝达延平，以福京为根本重地。谕二王多方晓谕，禁戢逃兵，复勅二王力行保甲法。语并详器壘传^⑤时乘輿在外，京道空虚。聿錡上疏，以旋辟为请。帝谕曰：“六师久出，岂得回銮，暂驻延津，正规进止。以战守总无成算，文武仍不同心。

① 据《明史·诸王世表》。

② 聿鏊事据《明史·诸王列传》，而世表失载，其荒率殊出人意外。聿鏊事据《思文大纪》。

③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及《唐王载略》。

④ 据《思文大纪》。襄皇帝亲征之议，定于七月十二日，即命聿錡监国，器壘协守。《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作七月十三日，以相差一日。而《小腆纪传·隆武纪》，系于十一月下，殊误。又以聿錡作聿钊，尤乖事实。《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弘光元年乙酉闰六月二十七日丁未，帝正位福京，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同日，即封弟聿錡为唐王，主唐国祀。至明年丙戌，汀州晏驾，聿錡遂称号于广州，先后本末昭著，安得有唐王聿钊其人耶？《南疆逸史》初稿四十四卷本，《思文帝纪略》，据黄宗羲《隆武纪年》，有“或曰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语，但在定稿五十六卷本绍宗纪略内，即削去是句。盖温睿临已悟其为郢书燕说，不足征信矣。考帝以隆武元年乙酉十二月，自福京达建宁。明年隆武二年丙戌三月，自建宁移驻延平。八月复自延平奔汀州，蒙尘遇害。其在建宁，并无遇险，事后何从有唐王聿钊为之代死耶？徐鼐不特未见《南疆逸史》定稿，即初稿亦未得见。徒据李瑶《南疆绎史》剽窃之书，以误传误。而又自作聪明，改监国福京之聿锡为聿钊，于绍武附记则不书唐国事。其疏谬殆难曲谅也。李慈铭《受礼庐日记》亦同此谬矣。

⑤ 据《思文大纪》。

饬绌兵单，内忧外惧。朕不得不回环却顾，计万全之策，兼以农事方殷，驿路艰苦。朕爱民切切于念，岂忍重困。王必能知朕意，毋惑谣言^①。”寻命太常少卿方士亮，翰林院编修何九云，专负辅导唐王之责^②。帝家法严，不□爱故假借^③。尝下诏敕唐、邓二王，毋得私受启本。敕语云：“凡官民奏章，必由通政司封进，方不失藩体，违者辅导官方士亮，何九云重治。至于词讼，应归有司，通政司不许封进，以扰士民。违者通政司治罪^④。”聿錡甚率谨，在福京一载，未尝有过失^⑤。是年八月，帝晏驾于汀州^⑥。九月福京亦陷^⑦。聿錡偕辽王术雅、邓王器壘、淮王常清、益王慈炎、周王伦口等十三王，浮海南奔^⑧。十月至海口，广州镇将林察迎之^⑨。时昭宗匡皇帝已监国肇庆。故大学士苏观生自南安遣主事陈邦彦奉表劝进，且贻两广总督丁魁楚书，欲共推载事，魁楚拒之。观生怒，自南韶从师广州，谋拥聿錡以抗肇庆。于是番禺梁朝钟，南海关捷先首倡兄终弟及议^⑩。布政使顾元镜亦称三宜立，

①② 据《思文大纪》。

③ 据《东南纪事》。

④ 据《思文大纪》。

⑤ 据《东南纪事》。

⑥ 据《小腆纪年》。

⑦ 据《思文大纪》。

⑧ 据《罪惟录》。惟原文仅言“唐王聿錡与十三王浮海至广州”，而不能详十三王之名。今据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有辽王、淮王、益王、周王；钱秉鐸《所知录》有邓王；而《南明野史》及无名氏《行在阳秋》，亦载淮王事。余则不可考矣。

⑨ 据《所知录》。原文作“海上”，当为海口之误，今改正。

⑩ 据《小腆纪传》。参《罪惟录》。

谓以亲向贤，又貌隆準^①。观生遂大言曰：“我受大行厚恩，死无以报，今其亲弟在，何外求君^②？”是月二十九日辛丑，聿鏼入广州城^③。十一月癸卯朔，称监国^④。五日丁未，遂自立为皇帝，改明年绍武元年，以广州都司署为行宫^⑤。自旧辅苏观生、何吾驺外，以布政使顾元镜、原任侍郎王应华、吏部郎中关捷先，并为东阁大学士，与吾驺分掌诸部；而军国重事，则专属观生^⑥。推主事简知遇为兵部戎政尚书，以杨明经巡抚潮州御囤，陈际泰巡抚南雄御赣，令总兵林察督水师驻三水，以备肇庆^⑦。时议者金曰：“肇庆监国诏书颁发，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复蹈靖江覆辙，速外氛；二百里间立两帝，自树内讐。三百年国纪，人披其叶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耶？”观生不听^⑧。匡皇帝闻聿鏼竟建号，命给事中彭耀、主事陈嘉谟，赍诏至广州，谕止之。后召见陈邦彦于舟中，令赍敕继至^⑨。时帝亦已正大位矣。耀与嘉谟既至广州，谕观

① 据《罪惟录》。

② 据《东南纪事》。

③ 据《所知录》。

④ 据《绍武争立纪》、《罪惟录》、《南明野史》及《小腆纪传》。独《所知录》作二日，今不从。

⑤ 同上。《所知录》亦同。

⑥ 据《绍武争立纪》、《罪惟录》、《南明野史》及《小腆纪传》。“关捷先”入阁事，诸家不载。据《罪惟录》补。

⑦ 据《罪惟录》。原文作“会总兵林察，督所抚石、徐、郑、冯四姓水师。”而《绍武争立纪》、《南明野史》及《小腆纪传》均作“石、徐、马、郑”，其说两歧。故于此处而移见于下文，依《绍武争立纪》等所载四姓焉。

⑧ 据《南明野史》。

⑨ 据《小腆纪传》。

生以伦序、监国后先、国家仇讐利害。其言曰：“上、神宗嫡胤，突然灵光，大统已定，谁敢复争！且闽虔继陷，强敌日引兵西下，势已剥肤。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此谭尚所以卒并于曹瞞也。公受国家重恩，乃贪一时之利，而不顾大计，天下万世将以公为何如人耶？”观生大怒，戮耀于市^①，并杀陈嘉谟。邦彦闻之，不敢入，遣人以敕授观生。观生颇不自安，而事已不可中止^②。即集兵向肇庆。匡皇帝乃命总督林佳鼎、武靖伯李明忠，统兵至三水^③。二十九日辛未，与林察战于城西，察兵大败^④。十二月二日甲戌，佳鼎乘胜至三山口^⑤。林察遣所抚白旗贼拒佳鼎^⑥。贼故海寇，狡猾善水战，以数十艘诈降，佳鼎不为备。察兵皆大艘，乘东南风作，发火箭、火球，焚佳鼎舟^⑦。佳鼎兵败，监军道金事夏四敷赴水死^⑧。李明忠急以所部登岸列营，泥淖深三尺，人马尽陷^⑨。于是全

① 据《南明野史》。

② 据《小腆纪传》。

③ 据《南明野史》。原文此下有：“唐王使督师陈际泰御之”句。《绍武争立纪》及《小腆纪传》，并同。按《罪惟录》载“陈际泰巡抚南雄御贼”，无督师御林佳鼎事。且其后佳鼎败没，丰饬赏功，但封苏观生及林察，而不及际泰。可见粤桂之战，由林察一人指挥，无与陈际泰也。故特削去此语。

④ 据《绍武争立纪》及《南明野史》。

⑤ 据《小腆纪传》。《绍武争立纪》、《东南纪事》及《南明野史》，三山口均作海口，未知孰是。

⑥ 据《南明野史》。

⑦ 据《南明野史》。

⑧ 据《小腆纪传》。“监军道”三字，则据《罪惟录》补入。

⑨ 据《小腆纪传》。

军皆覆。佳鼎中炮死，总兵龙伦亦死^①，明忠以三十骑走免^②。聿鏐封观生建明伯，林察辅明伯^③。时广州陆寇有花山寨，水寇有石、徐、马、郑，谓之四姓兵。观生皆抚而用之，授以总兵官。顾桀骜不能受节制，白昼杀人市中，悬其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莫敢问者。七门之外，号令不行^④。而叛将李成栋、佟养甲、方率清兵自闽入粤，惠、潮望风下。即用两府印，移牒广州，报平安。观生信之，不为备^⑤。十五日丁亥，成栋以十七骑疾趋广州^⑥，汉装，斩东门入^⑦。聿鏐方视学阅射，群臣朝服候行礼。礼未备，俄报北兵至。观生曰：“潮方奉启，颇安。此妄言为敌间惑众。”斩之。三报杀三人^⑧。既而汹汹，犹以为花义寨就抚来也。须臾，满师继至，红笠塞道^⑨。时城中兵悉西出。宿卫尚万人，变起仓卒，不及集；而市民犹或执槊，摧北骑数人云^⑩。聿鏐变服，从后庭踰垣出走，匿王应华家。嗣恐迹至，复缁城走洛城里^⑪，为成栋部将杜永和所

① 据《南明史略》。龙伦事则据《罪惟录》。

② 据《小腆纪传》。

③ 据《罪惟录》。《小腆纪传》谓苏观生封爵在前，误。

④ 据《绍武争立纪》、《南明野史》及《小腆纪传》。

⑤ 据《小腆纪传》。《绍武争立纪》及《南明野史》，略同。

⑥ 据《南明野史》。《东南纪事》作十四日，今不从，因各书均作十五日也。

⑦ 据《罪惟录》。

⑧ 据《罪惟录》。

⑨ 同上。参《绍武争立纪》及《南明野史》。

⑩ 据《东南纪事》及《罪惟录》。

⑪ 据《罪惟录》。参《绍武争立纪》及《南明野史》。《东南纪事》谓“王变服，踰垣。王应华家不纳。寻缁城走洛城里。”未知孰是？

获，安置东察院^①。佟养甲置椅，请聿錡坐。曰：“岂就汝犬羊之座。”又进乳茶。曰：“不食腥膻之味^②。”成栋亦使人馈酒食。聿錡曰：“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竟不食。遂逼令自裁，引帛以尽^③。聿錡自称帝号，至是日凡四十日^④。观生过吏科给事梁鏊问计。鏊曰：“死耳！”观生乃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九字于壁，自缢死^⑤。太仆寺卿霍子衡、国子监司业梁朝钟、行人梁万爵、爵弟万霖、举人陈嘉会、诸生冯协颺等，俱死之。次日，养甲下令剃发，不屈者万余人，悉见杀。妇女以守贞自裁者，不可胜数^⑥。十八日庚寅，杀诸王之在广州者二十四人。其爵号之可考见者，有辽王术雅、惠王常润、益王慈爰、周王伦□、郑王某等五人云^⑦。何吾驄、顾元镜、王应华等，皆出降于清，而元镜尤丑^⑧。聿錡赋性冲厚，于事无所裁决，悉受成于观生。观生亦颇洁清，顾

① 据《东南纪事》。

② 据金钟《皇明末造录》，见民国四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出版《国学杂志》第二期。

③ 据《南明野史》。参《绍武争立纪》、《罪惟录》及《东南纪事》。

④ 据《东南纪事》。

⑤ 据《绍武争立纪》及《南明野史》。

⑥ 据《罪惟录》。

⑦ 二十四人，据《小腆纪传》。《绍武争立纪》、《东南纪事》及《南明野史》皆作“杀诸王之在广州者十六人。”《皇明末造录》则作“在城赵、郑、周、益、辽五王，并宗室二十四人，俱及于难。”似五王在宗室二十四人之外，而二十四人则并非诸王者，未知孰是？今姑依《小腆纪传》之说，自福京航海奔广州者，为十三王。而此云二十四王，盖诸王原有附居广州者，此时间被杀，不悉由南京来奔者也。

⑧ 据《绍武争立纪》。余书略同。

寡远略^①，惟按日举行幸学、大阅、郊天、祭地、诸巨典。一月之间，覃恩数次，举朝无三品以下官。凡宫室、服御、卤簿，仓卒不及办，通□奔走，夜中如白昼，至有假冠服于优伶者。市人多传为笑柄云^②。

论曰：援兄终弟及之义，聿錡亦非不当主者。顾昭宗匡皇帝已监国于肇庆矣，将天无二日之谓何？黄宗羲《绍武争立纪》，称帝、称崩，俨然共主。查继佐《罪惟录》、邵廷采《东南纪事》、徐鼐《小腆纪传》，亦附聿錡于襄皇帝之后，意以正统目之，皆显乖史法。而温睿临《南疆逸史》削而不书，谓与靖江同例，又嫌过甚。近人吴县王钟麒改南沙三余氏《五藩实录》为《南明野史》，列聿錡于载略，美矣，而犹未尽善。今为撰列传，厕宗藩之列，其事迹则参互诸书，俟后来者取裁焉。

(6) 邓王器壘传

邓王器壘，唐定王桎七世孙，端王硕燠第十一子，裕皇帝之弟也^③。万历四十年封德安王^④。弘光元年乙酉闰六月廿七日丁未，裕皇子襄皇帝正位福京，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⑤。器壘以皇叔故晋封邓王。^⑥是月十二日辛酉，始议亲征，命唐王聿錡监国，而器壘为协

① 据《罪惟录》。

② 据《小腆纪传》。

③④ 据《明史》。参《小腆纪传补遗》。

⑤⑥ 据《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

守焉。又改南察院为邓王府，以居器壩^①。十二月，帝达建宁。明年隆武二年丙戌三月，由建宁移驻延平^②。谕聿錡及器壩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迁，朕心慰悦。亲征原以安民。闽都根本重地，王等还多方晓谕，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蠲免恩诏^③。”四月一日丁丑，复以关警频传，人心惑乱，敕力行保甲之法，以固根本^④。是年九月，福京陷^⑤。器壩从聿錡等航海至粤^⑥。十二月广州复陷^⑦。器壩不知所终^⑧，疑与辽、惠、益、周、郑诸王同殉矣^⑨。

论曰：器壩亦穆宗兄弟行也。隆武朝为皇叔父，协守福京，倚畀颇重，顾未闻有所展布。《小腆纪传补遗》为立传而不详。今依《思文大纪》及《南明野史》稍加补缀焉。

(6) 潞王常涝传

潞王常涝，穆宗之孙，潞简王翊鏐子也。万历四十二年，翊鏐薨。常涝幼弱，母妃李氏理藩事。四十六年，袭封。崇祯中，李自成扰秦、晋，常涝告急：“卫辉城卑土恶，

① 据《思文大纪》。

② 据《小腆纪年》。

③④ 据《思文大纪》。参《小腆纪传补遗》。

⑤ 据《思文大纪》。

⑥ 据钱秉璽《所知录》。原文：“会唐、邓诸王自闽航海至广，镇将林察迎之海上。”

⑦ 据《小腆纪年》。

⑧ 据《小腆纪传补遗》。

⑨ 《小腆纪年》云：“周、益、辽二十四王俱遇害”，知邓王必预其列，惜无明证耳。

请选护卫三千人。捐岁入万金资餉，不烦司农。”烈皇帝嘉之。寻以盗发王妃冢，复上言：“流贼蔓延及江北，凤泗陵寝可虞。”时诸藩能急国难者，惟常滂与周王恭枬二人云。崇祯十七年甲申二月，卫辉陷，常滂南奔，流寓于杭州。常滂工书画，好古玩，通释典，号□佛子。虽有贤声，实非戡乱才。而南都之议迎主也，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辄虑简皇常立，且修三案衅，因金谓常滂贤明，可胜重器。及马士英拥戴简皇帝即位，阮大铖附之，遂以是齟齬异己，芟除善类矣。常滂初至杭州，海宁百姓诉乡宦陈之遴于抚按。常滂偶与众语及之，之遴惧。巡按御史彭遇以括餉为士民所逐，调淮扬，思所以自媚。会之遴起原官，与遇同入对，因言：“定策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会非所宜居。”常滂亦自危，疏请居僻静一郡。弘光元年乙酉夏四月，左良玉称兵，逼安庆，中外洶惧，乃下诏移周王伦□于江西、鲁王以海于广东，命常滂居湖州，未行，而南都陷。马士英奉太后至杭州，常滂入谒。诸臣请常滂监国，固辞；太后亦以为言，泣且拜^①。常滂乃以六月四日乙卯，监国于杭州^②。七日戊午，朱大典、阮大铖自芜湖至。九日庚申，原任兵部左侍郎陈盟至。总兵方国安，前锋方元科，亦率兵至。十日辛酉，陈盟入朝常滂，出语马士英曰：“事不可为矣。”盖常滂为叛将陈洪范所

① 据《小腆纪传》。

② 据《弘光实录钞》。

胁，即遣洪范往苏州议款，欲为衔璧與櫬之计也。午后，总兵郑鸿逵至，请常澆移蹕闽中，弗许。请以宫眷先渡江，亦弗许。鸿逵遂行。时黄道周在江干，连疏请常澆正大位，以号召海内。且责马士英误国卖君之罪，不报^①。于颖亦上疏，请诛士英。刘宗周移书致颖曰：“监国举动，尚无足恃。此等疏即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无行止？景泰初，王竑撞杀马顺，而监国规模，次第可观。惜无其人耳！今明府立发第二疏，不必候旨，随发三疏，必行其说而后已。即宗社自此丘墟，亦可下见高皇帝于九京，于臣子分义，亦浩然于天地间矣！”时于颖方任分巡宁绍台道也^②。十一日壬戌，郑鸿逵直襄皇帝于江干，遂同黄道周奉以入闽。先是，方国安至余杭；是日，返抵杭州，捶碎北兵招降牌示。闻马士英至江干登舟矣，国安追及拉回，欲同勒兵御北，而常澆终无固守之意。且惑于陈洪范之说，谓清人纳降后，当仍令常澆王浙也。十二日癸亥，常澆遣使持谕，召陈盟入阁。盟具疏辞，遂之□上。十三日甲子，北兵大至，巡抚何纶，巡监李挺，俱东奔绍兴。抵暮，方国安出兵，战不利，城中且闭门以拒。国安穷蹙无所归，与马士英亦以舟去^③。是日，常澆与巡抚张秉贞，遂以杭州降^④。刘宗周在绍兴，闻常澆降北，方进食，即

① 据《浙东纪略》。

② 据《弘光实录钞》。

③ 据《浙东纪略》。

④ 据《弘光实录钞》。

命撤之^①。二十三日甲戌，始绝食，至闰六月八日戊子殁。翌日，而浙东兵起，于颖亦荷父前驱云^②。常潞之降也，清人挟之入南都。秋九月，与简皇帝同北狩。明岁，隆武二年丙戌五月，遇害于北都^③。襄皇帝追谥常潞曰闵王^④。

论曰：温睿临与徐鼐均不知常潞有监国事。余考黄宗羲《弘光实录抄》、徐芳烈《浙东纪略》，补其本末，犹憾未能详备。闻张道有《临安旬制记》一书，他日如能求得之，当更有所补苴也。

(7) 桂王由棖传

桂王由棖，神宗之孙，礼宗端皇帝嫡三子，昭宗匡皇帝同母兄也^⑤。崇祯九年丙子，封安仁王，同日封匡皇帝为永明王。崇祯十六年癸未，张献忠犯湖南，端皇帝与由棖走全州，得达广西。匡皇帝被系。会征蛮将军杨国盛复永州，遣其部将焦琏送入粤。明岁崇祯十七年甲申十一月，端皇帝薨于苍梧，由棖承国事。时宫眷僚属尚有千余，资用恒苦不足。弘光元年乙酉，南都陷。广东在籍尚

① 据《弘光实录抄》。

② 据《浙东纪略》。

③ 据《小腆纪传》。

④ 同上。按《南明野史·鲁监国载略》云：“上弘先帝号曰赧皇帝，潞王曰潞闵王。”时在浙东起义之岁，常潞与简皇帝均尚在南都，颇有预凶事之嫌，因“赧”与“闵”均为谥法，非尊号也。徐氏移闵王之谥，属诸襄皇帝，则可在隆武二年五月以后。但不知其所据何书耳。

⑤ 据《明史》。

书陈子壮等，议奉由援监国。会闻绍宗襄皇帝已正位于福京，布政使汤来贺持不可，议遂寝。是年七月一日，改元隆武。八月，襄皇帝赐由援玺书曰：“自板荡以来，念我宗藩，未尝不临食废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历未半，皇天睠顾。蠢尔何知，□□□□。每以此义，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应者。而闽粤豪杰，云起景从，是亦天所以佑我高祖、重辟日月也。已有诏谕，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苍梧岭外奥区，岚烟消释，或亦可遂安枕不烦悬虑乎。黍离、麦秀，古人所悲；带砺山河，于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将贲尔介圭，以绎神宗之泽焉。”旋袭封为桂王。时帝由疏藩继统，闻由援监国前议，颇生疑忌，徙由援与永明王居肇庆。下优诏，结两广总督丁魁楚等，用杜推戴。初魁楚蒞粤，以寓公礼入谒，由援不悻，由是遂有隙。已而靖江王亨嘉反桂林，帝益疑由援，密谕魁楚侦动静。由援实质朴无喜事心，而魁楚以宿怨，欲因事中之，由援不知也。一日，置酒就由援府邸饮，魁楚大言：“天下倾乱，殿下为高皇帝子孙，能勿忧耶？”由援曰：“宗社破败，孰能忘忧？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报高皇帝，死且不朽。”问答间颇相抵牾。魁楚遽以闻。他日，复就永明王饮，问如前，永明王唯唯而已。魁亦以闻。未浹月，由援得疾薨，或曰：“魁楚为之也。”由援英明有知人誉，尝谓“居安可寄社稷，临难不夺大节者，惟司马瞿公一人而已。”盖谓广西巡抚瞿式耜也。

疾笃，召式耜入，属以永明王。因自言：“已为再生伽蓝，而弟亦罗汉，愿先生好辅之。”故永明王得无恙^①。由 援既薨，无子。襄皇帝乃册封永明王为桂王，时隆武二年丙戌也。是年八月，襄皇帝崩于汀州。十一月，桂王即位于肇庆，是为昭宗匡皇帝^②。追谥由援曰桂恭王。王妃 某氏。永历五年辛卯十二月，南宁陷，宫眷仓卒出奔，不能相顾，妃遂莫知所终焉^③。

论曰：诸家纪载颇有误。端皇帝初谥为恭王者，《南疆逸史》与《南明野史》均不免。盖不知端皇帝初谥，实为桂端王，而由援之为桂恭王也。惟徐鼐《小腆纪传》据王夫之《永历实录》，为得真相。而鼐子承礼为由援列传，亦不误。今稍取而修正之，为是篇云。

(8) 靖江王亨嘉传

靖江王亨嘉，太祖嫡兄、南昌王兴隆十一世孙也^④。兴隆子文正，文正子守谦，始封靖江王。洪武三年封，九年就藩桂林府，寻废为庶人。七年复爵，使居云南，寻还凤阳，后复召锢京师。二十五年卒，无谥。守谦子悼僖王赞仪，悼僖子庄简王佐敬，庄简子怀顺王相承。怀顺子昭和，昭和子端懿王绶麒，端懿子安肃王经扶，安肃

① 据《小腆纪传补遗》。

② 据《小腆纪传》。参李慈铭《受礼庐日记》。

③ 据《小腆纪传补遗》。

④ 据《小腆纪传》。

子恭惠王邦華，恭惠子康僖王任昌，康僖子溫裕王履焘。溫裕薨，无子，以叔宪定王任晟袭封。宪定子荣穆王履祐，即亨嘉父也^①。亨嘉以庶子袭封，其嫡皆宗人，疏讦之，历天启、崇祯两朝，狱未具。亨嘉厚赂朝贵得直，而下讦者于狱。弘光元年乙酉，表贺登极，因劾奏永、全、连三州，为土贼所据，抚按匿不闻状。遂窃据三州，驻桂林。及南都陷，亨嘉睥睨神器，以其党总兵杨国盛为大将军，推官顾奕为吏科给事中，臬司曹烨等俯首听命。檄广西左右两江土狼四十五洞标勇，自称监国^②。绍宗襄皇帝正位福京，谕亨嘉诏曰：“自我太祖高皇帝扫除胡虏，二百七十八年矣。传世二十，历年六百，未及其半，而他族奸我皇纪，天下黎献，靡首从风。虽文武不竞，亦吾宗室兄弟式微之故也。今东浙、闽、粤之士，谬以兴复相推，誓清永原，收复西□，恪觐陵庙，而后以玉帛相见。士民又以国统中绝，三月无君，号吁者至三百余笈。朕亦惴惴恐无以祀我四祖，孤天下人民之望。唯是发政施仁，缮甲厉兵，冀与天下共续此绪也。我殿下兄弟，恪恭祖训，远控南极，亦思有以鼓舞岭峤，匡朕之不逮者乎？呜呼！起岭海以靖中原，其功不易；仗神灵而麾黄钺，其道在人。赖此维城，介予有庆，维我殿下幸垂炤焉。情文未备，翹望不宣^③。”诏至，亨嘉不受，举兵而东。事败，械至福京，废

① 据《明史》。

② 据《小腆纪传》。

③ 据黄道周《代言集》，见汉声社出版《旧学》中。

为庶人^①。帝命锦衣卫王之臣“用心防护，无得疏虞。”仍勅刑部侍郎马思理谓：“安置靖庶，还要酌议妥当。所刻靖案，作速颁行在阁□郡各王。并令具议来奏，以服天下万世之心，不可草率。”时隆武二年丙戌三月也。是年四月，安置亨嘉于连江，勅奉新王，严加铃束^②。未几，以幽死。其党即皆伏诛^③。

① 据《小腆纪传》。

② 据《思文大纪》。

③ 据《小腆纪传》。

(五) 宗 室 传

(1) 朱容藩传

朱容藩失其字，楚昭王桢十世孙也。素无赖，为宗人所逐，窜入左良玉军，冒称郡王，引兵劫掠，诸将皆恶之。简皇帝即位，容藩走南都，贿马士英，请以镇国将军监楚营。行至九江，以恣横激军变，惧罪而逃。时李自成败于陕，余众奔溃，入于楚。容藩诣众，诡称楚宗世子。众信之，将立为王；而容藩举止诡异，众疑焉，乃止。隆武二年丙戌十月，匡皇帝监国粤中。容藩至行在，奏言自成余党情事甚悉。内阁丁魁楚以其辨也，谓为材，荐于朝，命掌宗人府事，参与大政。兵科程源者，蜀人，喜谈兵。见容藩，与之结纳，因谓容藩曰：“川中贼势虽盛，而诸将所拥兵亦不下数十万。朝廷诚假我两人节钺，公督东北，我督西南，贼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请之。朝议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经理三省；而改容藩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川东兵马。未行，而清兵陷广东，帝移蹕桂林。内阁吕大器、丁魁楚皆奔。随扈者只瞿式耜一人。容藩

因觊觎入阁，使给事中唐铖上言：“扈从单弱，容藩藩重臣，不宜外出。”帝素恶容藩，因怒曰：“尔等又欲拥戴容藩耶？”遂夺其勅印，欲斩之。容藩惧，贿内侍庞天寿，以求太后。太后谓帝曰：“变乱以来，宗室零落。容藩罪不至死，勿过求。”帝乃赦之，复其官。永历元年丁亥正月，容藩自楚入川，程源亦自楚入黔。容藩自称三省总督，沿途卖官分割，赃私狼藉。四川巡抚钱邦芭廉得之。四月，邦芭具疏言状，帝震怒，削容藩职。容藩乃由辰州入永顺司，至施州卫，得王光兴兵二万。时光兴新与清兵战于郧阳，败绩，穷蹙无所归。而容藩自称楚世子，兼天下兵马副元帅，光兴与诸将遂附焉。容藩复檄召川将李占春、于大海于夔州，二将亦来附。会清兵方攻陷成都，载輜重，由重庆下。容藩命二将溯流击之。七月十一日庚戌，遇于忠州之湖滩。占春以轻舟薄清营，发火炮，清兵乱，弃舟走川北。容藩愈强，遂为割据计。自称监国，铸副元帅印佩之。改忠州为大定府，门曰承运门，称所居为行宫，设祭海、科道、鸿臚寺官。擅封拜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杨朝柱、谭弘、谭文、谭诣、杨展、马应试等为侯伯，以张京为兵部尚书，程正典为四川总督，朱运久为湖广巡抚。是时车驾越在广西，湖南北方用兵，朝廷声问不通，文武无主。故容藩得恣肆妄行，莫觉其伪也。八月，钱邦芭率王祥复遵义。九月，袁韬复重庆，川北总督李乾德率师会之。十一月，容藩率占春等至重庆，与乾德相见，讽

其拥戴，乾德不礼焉。会冬至朝贺，袁韬本起贼伍，不知礼，与容藩齐班拜舞。容藩怒，命占春袭袁韬，并杀乾德。而乾德善占候，夜观星象，谓韬曰：“且有急兵。”韬因设备，乾德亦移帐于高埠。及占春兵至舟中，不见乾德，乃大惊。及袭韬，复不能胜。至次日，韬治兵与占春相攻。容藩走涪州，移书邦芑，请为两营解纷。邦芑怒，遂复书数其僭踰之罪。容藩乃铸锦江侯印，以送王祥，使以兵应占春。明岁永历二年戊子正月，王祥兵出綦江，与袁韬三战，不胜，退屯南岸，轻舟见容藩。会占春亦至。祥欲并其众。祥有膂力，谈笑间猝起擒占春，置于舟中，命部将王朝兴守之。朝兴与占春同里，私释占春。占春乃乘夜踰城出。王祥既失占春，战复不胜。二月，祥还遵义，袁韬亦走顺庆，占春退屯涪之平西坝。内战频仍，川事愈坏，则容藩为之也。夔州临江有天字城，甚险可守。容藩以为己讖，改为天子城，率部众数千人居之。煽惑川东诸将士，拜爵无虚日。又封石柱，酉阳土官为伯，挂将军印。厮养蛮獠，悉授监军总兵之职。钱邦芑乃具疏劾之曰：“容藩昔得罪朝廷，幸蒙宽宥，命使湖南；而乃假朝廷威灵，笼络诸将，潜怀不轨，伪造印信，选授文武。今岁六月，臣巡川南，见容藩所刊建置百官榜文，其自称则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是而欲其终守臣节，其可得乎？今寇贼充斥，干戈不息，道途荒阻；而两川僻处西徼，与行朝隔绝，蛮夷土司，易动难抚。且三年之间，四易年

号，人情惶惑，莫知适从。臣不惮艰苦，往来深山大箐，荒城败垒中；驱除虎豹，剪涤荆棘，招集残黎，宣布威德。四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声教渐著，法纪才行，而容藩包藏祸心，窥伺神器，阳尊朝廷，阴行僭伪。倘羽翼得成，便有公孙子阳，王建、孟知祥之事。臣窃愤闷，已移书告以大义。传檄楚督何腾蛟、堵胤锡，川督杨乔然、李乾德，及各大镇，共诛叛逆，毋或玩寇。”邦芭复封疏稿达胤锡。胤锡得书，即入川会容藩，正色责之。容藩曰：“车驾播迁，人惑顺逆；聊借名号弹压之耳。”胤锡曰：“君自为逆，何能驭众？若再不悛，则钱按抚率兵迳前，我截其后。川将皆朝廷臣子，谁同君作贼者？”因切责附伪诸臣。川东文武始知容藩名号之伪，各解散去。八月，督师吕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谒见。适容藩使至，期诸将会师。大器见其职衔，笑曰：“副元师非亲王太子不能称。且今天子在，何国可监？此欲反明矣。尔等受其官爵，不惧同罪乎？”占春曰：“始陷不知，误为所惑。今请讨贼自赎，若何？”太器许之。占春即率舟师攻天字城，容藩拒战不胜，走夔州山中，为土人所擒献，斩之。川东悉平^①。

论曰：容藩妄人耳！其举措无足道者。独湖滩一役，能薄方张之虏，使狼狈遁走，功亦不可没也。倘能乘胜逐北，或东向汉中，或南下长江。纵割地自王，复谁得而议

① 据《南疆逸史》。略参《小腆纪传》。《逸史》首云：“楚通城王支庶也。”但按清《明史》诸王世表，楚藩只有通山王，而无通城王，疑不可解，因削去之。

之？乃计不出此。穴中私斗，窃号自娱，真所谓子阳井底蛙耳！身败名裂，岂不幸哉！

（2）朱议漈传

朱议漈，失其字，宁献王权九世孙也。永历朝，官广西道御史。三年己丑，孙可望在滇，使杨畏知来朝，且请王封。给事中金堡持不可，七疏争之。时朝议颇有异同，而慑于堡之气焰，咸箝莫敢言。议漈独上疏，劾堡把持误国。畏知曰：“朱君误矣。给事争之，朝旨予之，使滇归思主上，而惮朝廷之有人，怀德畏威，不两得乎？”然议终不能决。久之，始封可望为叶国公。而得镇张邦傅复矫旨封可望秦王。可望不悦，至遣兵杀大学士严起恒等，益轻视朝廷矣。时五年辛卯也。帝寻达安龙府，可望愈凌逼无人臣礼。大学士吴贞毓谋召西宁王李定国入卫，议漈预其事。八年甲午，事洩，议漈与贞毓等十八人同死。十二年戊戌，帝在滇都，追恤十八人，赠议漈右金都御史，立庙安龙之马场。大书曰：“十八先生成仁处”云①。

论曰：温睿临《南疆逸史》杨畏知传，以劾金堡者为宗室议□。同时吴贞毓传，殉安龙者为宗室议屦，似非一人。顾徐鼐《小腆纪传》宗藩传，则并属之议漈。疑别有据，今姑从之。

① 据《小腆纪传》。参《南疆逸史》。

(六) 后 妃 传

(1) 郭良璞传

郭良璞者，一姓夏^①。不详其籍贯，明昭宗匡皇帝坤宁宫宫女也^②。位曰“常在”，其阶级下“夫人”一等，出“近侍”上^③。良璞妍丽捷敏，才兼文武。能作诗，工真草书，擅三绝之誉。又善击剑驰马，见者莫不惊为天人^④。永历六年壬辰二月，秦王孙可望奉帝居安龙府^⑤。时行宫局隘，奄寺宫人，分班宿卫，余悉寓居于外^⑥。良璞居西城，与宗室巴东王王妃某氏善，缔为姊妹^⑦。有张应科者，可望部将也^⑧。一日朝罢，道经良璞所居楼外，见良璞方据

① 杨凤苞《南疆逸史跋》，徐鼐《小腆纪年》，均作郭良璞。而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永历皇帝纪》则作夏良璞。按《南疆逸史跋》云：“良璞，故奄夏国祥之对食也”，或其“一姓夏”之渊源乎？

② 昭宗匡皇帝，即明永历帝。见近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十页王夫之《永历实录》条下所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原文云：“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

③ 据《南疆逸史跋》及《小腆纪年》。

④ 同上，参《南明野史》。

⑤ 据《小腆纪年》。

⑥ 据《南疆逸史跋》。

⑦ 据《南明野史》。

⑧ 据《南疆逸史跋》及《小腆纪年》。

案作书。应科心动，爱慕綦切。先遣民家妇出入通殷勤^①。又廉知巴东王妃与良璞厚，遂移居近巴东王邸第，晨夕致诚款，自结于王。王亦暱就应科，交契甚密。王妃恒出见，应科以嫂呼之，又甚致尊礼。因得通于良璞^②。久之，为司礼监庞天寿所觉，遂以上闻。执良璞考讯，具得实，发内宫杖杀之^③。时永历六年十一月，良璞年十九^④。更株连穷治，赐巴东王与王妃悉自裁，并杀内监李安国^⑤。顾朝廷惮可望甚，终不敢罪应科也。

南史氏曰：昔人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曰：“人情之至者，圣王所不禁。”何居乎昭宗之杀良璞欤？奚其刑之暴也！且当是时，明之穷蹙甚矣！可望方跋扈，有莽、卓之谋，帝弗能制。而应科又其爱将，能举足为重轻。良璞解人，安知其非献身自靖，阴有所谋划，以冀裨益于国事哉？即曰非然。而楚庄绝缨之会，终成霸业；开元战袍之诗，无损中兴。恢阔大度，庶几令主，传之史册，且诟为美谈。何昭宗之反其道而行之也？后且降玺书于可望，欲杀应科。而可望不奉诏，谓敕使张隆曰：“朝廷何

① 据《南明野史》。

② 据《南疆逸史跋》。“交契甚密”句，则用《南明野史》原文。

③ 据《南明野史》。

④ 据《南疆逸史跋》及《小腆纪年》。

⑤ 同上。惟李安国《南疆逸史跋》作李定国，“定”字必“安”字之误。是时西宁王李定国方建大勋于楚、粤，请之定南王孔有德，敬遣亲王尼堪皆为所斩馘。昭宗且拟召之入卫，必无内监与同名姓而不知改易之理。故今从《小腆纪年》作安国为是。《南明野史》则并其姓名而失之矣。

苦因一宫人伤多命^①！”则孱王之举措，适足令梟雄齿冷耳！顾数百年以降，杨凤苞、李瑶、徐鼐之徒，犹沾沾然称誉之，以为宫令之肃，家法之严也^②。呜呼！谬已！

（此文首刊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四日《国民日报》第八版“新全”副刊。在《郭良璞传》题目后，注明为“南明史初稿‘后妃传’之一”。）

（2）鲁监国元妃传

鲁监国元妃张氏，会稽人。早岁入鲁宫。及鲁王监国，册为元妃，生世子。父国俊，揽取纳贿，尝受鄞降人谢三宾金万两，胁监国必致三宾于枢要。妃闻，脱簪待罪，监国慰之，乃已。及江上师溃，命保定伯毛有伦扈宫眷及世子出海。妃再拜辞监国曰：“勿以妾故为王累。”遂手碎磁盘自刳死。或曰：被刳北去，中途自刳死。宫嫔周氏亦自刳^③。

① 据《南明野史》。

② “宫令之肃”句，见杨凤苞《南疆逸史跋》，而李瑶撰《南疆绎史摭遗》亦窃取之，“家法之严”句，见徐鼐《小腆纪年》。要之皆腐儒之谬见也。

③ 据《小腆纪传·后妃传》。

下 编

(一) 复社名流吴日生传

当公元一六四五年阴历五月的时候，满洲兵已攻陷南京，一般投降无耻的汉奸的军队，替主子们打着头阵。在阴历的六月中旬，江苏、浙江两省差不多已全在满洲政府的掌握中。直到闰六月，时局忽然大生变化，中华民族的国魂忽然大吼起来了。除开浙东一带另有系统不在计算之列外，江南的吴江、松江、金山、嘉定、昆山、常熟、太仓、宜兴、江阴、句容、溧阳、溧水，浙西的嘉兴、嘉善、平湖、海宁、崇德等处，都树立了反清复明的旗帜，要和鞑子汉奸们拚一个你死我活。这伟大的斗争，足足经过三个月，到是年阴历八月底都被压迫下去。只有吴江、太湖间的一支军队，它起义的时间最早，还是在是年阴历六月初一日，江南、浙西其他的义军都没有发动的时候。在是年八月下旬，虽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牺牲了不少的干部人

材，但它终于再接再厉，蹶而复起，继续奋斗，直到明岁一六四六年阴历六月以后，方才烟消火灭。在江南和浙西，它可以算是最后的堡垒了，这一支军队的主帅，便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吴日生。

吴日生名易，日生是他的表字，他别号惕庵，一作惕斋，以一六一二年生于明朝的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吴江县人。他们的先世原籍河南，有一个名叫千一的，从河南搬到吴江来住，数传至吴璋，是个万里寻亲的孝子，称为全孝翁。吴璋生子吴洪，吴洪生子吴山，都做大官，有政绩，两代都是刑部尚书，号称世尚书。吴山生太仆卿邦桢，邦桢生诸生承绪，承绪便是日生的父亲。日生母亲姓沈，贤慧精女工，乡里有针神之称。她怀孕的时候梦见一个太阳从天上跌下来，落在她的胸中，醒来就产下了日生，因为梦日而生，所以便名易，而号日生了。有几部书上称他做吴易，“易”就是阳的古体写法。《顾亭林全集》内索性写做阳。但在一六三六年，他自己刻的制举文上面，却明明白白写的是吴易。另外还有其他的证明，见于叶绍袁《甲行日注》。所以在清季几位研究南明史料的考据学家，如钱绮、叶廷琯等，都主张他是吴易而非吴易。叶廷琯更根据说文解字“日月为易”的一句话，说他所以名易而号日生的理由。这样，他的名字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是吴易而并非吴易。不过吴易是单名，称叫不甚方便。现在我们为便利起见，就叫他吴日

生好了。日生少时就有很大的力气，到长大起来，一发讲究武艺，深通兵法，真是一个全才。他是复社的朋友，做文章长于议论，诗学杜甫，有起衰之功，填词颇像辛弃疾。不过他不愿以文人自命的，这些不过是他的绪余罢了。一六三六年，他廿五岁，便中了举人。到一六四三年他三十二岁，又成了进士。他看见明朝政治混浊，乱像已成，不愿做官吏，便不谒选而归。和他的好朋友史玄、赵涣隐居在吴江城外东湖，从事研究经世的学问。他在一六四一年曾著《客问十三篇》，其子目是答大势第一，答经费第二，答屯垦第三，答裁汰第四，答中盐第五，答通漕第六，答选练第七，答营阵第八，答马政第九，答器艺第十，答车营第十一，答算剿第十二，答权任第十三。又名《富强要览》。到一六四二年，便出版行世了。那时候隐居东湖，眼看时局将有变化，更把他平生的学问，简练揣摩，以备摧陷廓清之用，那儿还想到长安道上，高官厚禄的勾当呢？到一六四四年，果然天下大乱，闯王李自成入北都，明朝的崇祯皇帝缢死了。接着汉奸吴三桂开门延敌，又把满洲的多尔衮迎接进来，赶掉了李闯王。那多尔衮的侄儿，七岁的小鞑子觉罗福临便大摇大摆，坐上北都的金銮殿，称起大清朝顺治皇帝来了。此时的南京，拥立了弘光皇帝，却不甚成器，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专权乱政，把国家的存亡置之度外。日生愤激得很，他写了“讨贼复仇”四个大字，贴在自己的门上，作为誓词。同时，又做了

《恢复中兴未议》四篇，第一要伸大义以作恢复之气，第二要明大势以争恢复之机，第三要定大略以收恢复之功，第四要固大本以立恢复之基。他主张练兵廿万，控制两淮，收复荆襄，在当时确是争胜的要着。他想把他的主张，见诸于事实。一六四四年阴历年底从苏州出发，除夕在丹阳度岁。一六四五年阴历正月到了扬州，谒见督师史可法。可法很赏识日生，但此时朝权已给马、阮把持，他自己被摈在外，进退维谷，自然讲不到采用日生的大计划了。可是可法毕竟是爱重日生的，便把他留在自己幕府，荐他做兵部职方司主事，监纪军前。接着日生跟随可法到徐州，抚定了已故兴平伯高杰部下军队，甚著劳绩。可法又派他督饷吴中，不料日生才到江南，满洲兵已攻陷扬州，可法殉国死了。随后南京就失守，弘光帝被北兵掳去。日生还到故乡，便和同志孙兆奎商量，在太湖中树旗起事，以图恢复，这是江南第一支义兵，他起兵的日子是一六四五年阴历六月初一日。一方面日生又叫他的同志周耀始号愚桥的，驻扎吴江城内，帮助县令林颀作守城的计划，和太湖义兵做犄角。布置甫定，阴历六月四日，满洲兵已到苏州了，不久就向吴江进攻，知县林颀弃职而去。却有无耻的县丞朱廷佐开门迎降，恭献图籍，满洲兵就叫他做了吴江知县。此时日生和孙兆奎等都在太湖，实力未充，救援不及。周耀始孤掌难鸣，只好出走充浦，抑郁痛哭以死。朱廷佐虽知道太湖还有一支军队，却因

水陆异势，也不敢引满洲兵对它扫荡，所以便成了一个相持之局。到闰六月初旬。外间传说明朝的都督镇南伯黄蜚，已领兵到了无锡，要来收复江南。有一个秀才叫吴鉴的，是日生的侄子，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兴奋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徒手跑到吴江县衙门，大骂朱廷佐，说他是罪该万死的汉奸。结果被廷佐抓下，送到苏州，监禁几天以后，便斩首于胥门的学士街，这是闰六月十一日的事情。同时各地的满洲官吏，正在下令强迫汉人剃发，民心更加浮动起来了。日生在太湖中听见吴鉴被杀的消息，立刻潜行还到吴江，已是十一日夜间。他在城外振臂一呼，说道：“杀鞑子打汉奸的都跟我来！”便有三十名好汉，随着日生为首，一直冲进城内，到县衙门抓住了朱廷佐。日生把这汉奸交给了吴鉴的父亲吴汝延，叫把他斩下头来，祭奠吴鉴。一面便在吴江城中招兵买马，大干起来。第二天从军的只有三百人，第三天便有三千人了。闰六月十三日那一天，有苏州城外陈湖地方的义军首领，名叫陆世钥的，领兵攻打苏州，日生的军队也会合着前去。同时明朝的吴淞提督吴志葵、福山副总兵鲁之屿，都以舟师来会。之屿是很勇敢的，率领勇士三百名，首先冲入胥门，不料中了满洲兵的诡计，全部覆没。志葵隔不多天，便退兵而去。日生和陆世钥见打不开苏州，也只好大家各返原地驻扎去了。日生驻扎的地方，离开苏州数十里，是吴江县属大漾，后称老军荡，就因日生驻军得名。

他用这支军队往来游击，曾大败满洲兵于五龙桥，出没旁近各县，南京到杭州的道路，因此梗塞不通。

这时候江南和浙西各地都纷纷起义了。不过起事的大半是白面书生，不娴军旅。部下也多乌合之众，实力脆弱得很。只有日生和他的同志孙兆奎，平时都是研究军事学问的。兆奎号君昌，也是吴江人，一六三六年和日生同中举人，却没有成进士。他比日生大五岁，两人正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兆奎的军事学识比日生还要丰富，人也比日生更精明干练。他长于部勒节制，深沉而有谋略；日生是长于号召联络的，两人作风不很相同，却能和衷共济。日生颇依兆奎为重，所以他们的军队，名字叫做“孙吴军”。又因军队都用白布包头，故又有“白头军”之称，一名“白党”。满洲兵听到“白头军”或“白党”，就足够头痛的了。日生还有两个好朋友，却是两兄弟，也是吴江人。哥哥沈自炳，号君晦，弟弟沈自驹，号君牧，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姓沈的原是吴江大族，子弟很多。自炳、自驹还有一个哥哥沈自征，号君庸，这时候已经死了。却在他未死之前，预料天下将乱，吴江襟带江浙，正是用兵之地，又是水乡，用兵非船不可。他造好一千条战船，托名捕鱼用的，实际上可以打仗。到日生起兵时，自征已死，自炳兄弟便把这一千艘战船都送给了日生，真是如鱼得水了。自炳又把他老弟自驹留在日生幕下，自己却到烂溪监造箭艘。这又是一种新式的小船，到现在还有，俗名叫做枪

船，又叫枪划子。这箭艘的船尾只有一支橹，而船头却有两支划桨，船身窄小，两支桨划起来快捷非凡。自炳造好五百只箭艘，便在烂溪屯扎，和日生大营做犄角之势。此时日生已击破了松江群盗沈潘等，合并了他们的部队一千四百人，还有七十条战船，以大淝附近的长白荡为大本营。水乡一带，西到太湖，东到泖湖，都是他们的游击区域了。

那时候的满洲兵，说来也很可笑，他们只会骑马不会使船。投降的汉奸军队，也是北方籍贯居多，不谙江南水乡形势。有一天，日生下令军中道：“根据镇江的牒报，知道有北军二千要经过我们的游击区域了，大家愿意干他一下吗？”部队齐声说：“愿意！”非常兴奋。日生却把部下的人和船都分散到北军要经过的地方去。船是假装做渔船或是农民用的船，人则假装做农民或渔民。等到北军到了，见船便抢，抢了船不算，又把农民和渔民一箍脑儿拉去给他们驾船。这一来，对于日生部下的弟兄们是恰到好处了。他们假装着老实乡民战战兢兢的态度，替军爷们使桨驾橹。一到相当地点，便是湖深水急的地方，他们一声呐喊，弃棹入水，把所有的船一齐弄翻了。他们都是深谙水性的，很舒服地在湖中洗了一个冷水澡。却难为了二千名大清朝顺治皇帝驾下的皇军，都到水晶宫无言凯旋去了。

又有一次，满洲的皇族某贝勒，攻陷了嘉兴，整旅还

来,路过吴江的八测。这自然气焰非凡,泰山头上的土,是动也动不得的。但我们的吴日生,却偏要去动他一下。他和孙兆奎定下计策,先派部下训练有素的“神枪手”,把火器来瞄正北军,大施轰击。吴江八测一带是有名的运河区域,中间一条运河,两边是塘岸,而塘岸的旁边又是浩漫无涯的水国了。北军从塘岸上过,日生的队伍却躲在岸边船上放枪。放死了好几排北军,才觉察了,他们没有预备好枪手,大炮也用不着。只把手中的刀呀、斧呀乱劈,塘高船低,那儿劈得到船上的敌人呢?北人是骑马的,塘岸狭得很,要还转马头都不可能。他们一发狠,只有放箭。日生的队伍却把船底的横板叫做“平基”的都搬了出来,作为天然的挡箭牌。箭都被“平基”挡住,自然射不到身上来了。接着船上又摆出几千百个稻草人来,在较远的地方耀武扬威着,北军糊里糊涂,看不清楚,也照例大放其箭。谁知稻草人收集好了许多箭,真的军士出来,却把箭拔出,一齐弯弓反射过来。北军已觉得不能支持了,“神枪手”又出来乘势轰击一阵,北军死者无算。于是连长白山头朱果降生、玉叶金枝的皇族大帅在内,也都不敢恋战,只好夺路而逃,很狼狈地赶向苏州去了。

这时候,从南京到苏州、杭州一块三角地带是给满洲兵占去了。但靠近的福建和浙东,依然是华夏的自由世界。一六四五年阴历的闰六月,降武皇帝正位于福京,云、贵、两广、楚、豫、江、川诸省,奏贺毕至。是年阴历七

月，监国鲁王也被浙东义旅拥立于绍兴，号称鲁监国，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严州一带，都在鲁监国统治之下。这就是青年抗战民族文艺家夏完淳在“大哀赋”上所称为“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时代了。日生在东南既然战功卓著，朝廷当然不惜位号，以资鼓励。降武皇帝先给他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诸军事的重任，鲁监国也遥授他兵部尚书兼浙直总督。这真如后来史家所说“一日之间，同拜二命，东南莫不荣之”了。

日生的根据地是吴江长白荡，但他的发展区域，却是太湖，因为太湖三万六千顷，面积广阔非凡，四通八达，反满的志士都靠它呼吸自由的空气。而吴江县又在它的边缘上，朝发而午至，真是便利极了。此时据太湖西山起义者，有明朝的部郎王期昇和吴景亶两人。他们拥戴着宗室通城王，恢复了太湖另一边缘上的浙江长兴县，作为通城王驻蹕的地方。还有武进的吴福之、徐安远、任源邃，宜兴的卢象观，丹阳的葛麟等，也都在太湖西边起事，声势似颇浩大。实际上，这几支兵马，力量都不很雄厚，不过靠日生做他们的声援罢了。倒是陈湖陆世钥一军，颇有实力，北军不敢轻犯。此外，还有上面讲过的，镇南伯黄蜚，拥兵数万，也在太湖中，兆奎劝日生写信和他联络，共同对付北军。不料信未送到，黄蜚已从吴淞进屯泖湖，和吴志葵联营驻扎黄浦，却被汉奸李成栋、李延龄的伪军，设计破灭了。这是阴历八月初六日的事情。此时江

南、浙西蜂起的义旅，渐次消灭。汉奸苏松提督吴胜兆打破了卢象观、葛麟的义兵，便引大部伪军，由西而东，直扑日生的“白头军”了。伪军的先头部队是总兵李遇春，率舟师五十四艘先到。从平望镇北抵白龙桥，列阵三十里，声势煊赫异常。却吃日生和兆奎奋力猛扑，还有从烂溪来会师的沈自炳部队，纵横合击，把李遇春打还去了。未几，胜兆自己出马，也吃日生和兆奎在芦苇中设伏，给他一个大打击，杀死伪军无数，抢了他们二十条船。胜兆恨极了，却怪吴江城中的顺民不出来救应，便举行屠城典礼一次。接着，会合了四郡兵马，蜂涌前来，屯扎在大椿桥，把港湾水路都封锁了。恰恰碰到大雨兼旬，日生扎营的地方，泥泞不堪，发炮不震，弓弦都解胶不能用。又因军中无粮，外边交通断绝，兵心不免慌乱起来，遂为伪军所袭。先是，汉奸苏州巡抚土国宝，知道日生的利害，刻刻想收拾于他。这大汉奸训练了许多的汉奸，叫他们假做投效义军，混入日生部队之内。日生是以诚待人的，来者不拒，自然不去防备他们。谁知道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却内应外合，倒戈相向起来了。弄得忠实的弟兄们也口噤目呆，不知到底谁是敌人。于是自相残杀，投水死者不计其数。日生见大势已去，想驱战船南走，但大船都是连系牢的，急切解脱不开。只抢得一条小船，携心腹勇士三十名急走。不料船小载重，咕咚一声，沈到水里去了。日生的母亲已在起义前寿终，父亲吴承绪和日生夫人沈

氏，还有日生的女儿都在军中，一齐投水殉节。沈自炳、自驹兄弟，还有华京、吴旦、赵汝珪等，一般重要将领，都纷纷力战而死。只走脱了一个参谋徐钊，匿处湖州武康山中，终于涕泣不食而死去。孙兆奎的父亲死于乱军之中。兆奎先沉妻子于河，视其死后自溺，却没有断气，为伪军救起来，解送苏州土国宝处，劝降不屈，又转送到南京。此时南京的汉奸头儿，恰是崇祯朝督师拒满、兵败不死、投降反噬的洪承畴洪先生。在他投降以前，还有殉国的传说，崇祯曾亲自赐祭过的。谁知道这老不死的宝贝，此时却作怪起来呢。他亲自坐堂审问兆奎，兆奎不等他开口，便厉声诘责他道：“在崇祯的时候，听说督师洪承畴殉国死了，先帝亲祭而哭之。现在却又跑了一个洪承畴出来，做满洲的大经略，到底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呢？”洪先生虽然是老资格，却也不免脸蛋上热辣辣起来。一时来不及施展他那一套“杀我君者吾仇也，杀我仇者吾君也”的汉奸理论来说服兆奎，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你不要管他一个人、两个人，你自己做一个人的事情好了！”说罢，叫左右把兆奎推出斩讫。兆奎临刑赋诗，颜色不变而死。殉难的地点是在南京的内桥，年三十有九。接着，吴福之、徐安远、任源邃的军队，独木难支，不免也就破灭，三人都殉国而死。王期昇遁走福京，吴景奩不知下落。而陈湖的陆世钥，也就散军做和尚去了。

你道吴日生从此完结了吗？谁知道他这一次却没有

死。他的小船沉没时，他早已跃出船外了。此时水面上正在杀人如麻，他自然不能透露出来，做伪军的俘虏。幸亏他深谙水性，浸在水中一口气泅了半里路光景。他有一个侄子领着些残兵败卒，正在乘船逃命，忽然看见水面上有一只穿红色快鞋的脚在浮动。他认识这是日生的鞋子，疑心日生已经淹死了，但伪军还在追赶，不敢停船捞着，只把那只脚缚在船沿上，让他和船一同向前进行。再过了半里路光景，伪军已没有了，便停好船，想把尸首捞起来，看看却还有气息。设法把水捞出，人也苏醒过来了，依然是一个鲜活蹦跳的吴日生。大家高兴极了，想开船前进。他老人家却道：“且慢。”赶快在船上找出酒来喝，喝了几大碗才问道：“现在追兵是退走了，我们自己还有多少弟兄呢？”大家说：“聚拢来不过一百人光景吧。”日生说：“那末赶快还船去反攻敌兵，一定能打赢仗。”照他的办法做，果然打散了不少伪军，夺还了许多辎重。于是在某处安营立寨，把旧部重新聚集起来了。日生大军溃散沉水复生的一天，照同邑遗民施世杰所载的，是一六四五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其它的书上也有说八月二十一日，也有说八月二十五日的，不知到底谁为正确了。

日生爱才若命，他的部下能人很多，可惜书缺有间，无从一一考证了。现在举一个例子，来作为本文的插曲吧。他的部将茹文略，号振先，是浙江余姚人，骁勇善战，

能用长矛陷阵。他本来是长兴的千夫长，浙西沦陷后，携壮士十余人入太湖，曾从义军领袖徐云龙光复长兴，屡著战功。徐云龙死了，他便投在日生部下。日生待他极好，奏明隆武皇帝授以总兵之职。八月之败，文略手刃伪军数人，身上亦被创十余处，血尽而仆。伪军疑心他假死，对他颈上猛戳数刀，然后舍去。谁知停了一会，他又苏醒过来，只颈上刀伤极重，便两手捧住了头颈，走到浙江南浔镇，在一座野庙中休息着。南浔和长兴距离很近，所以庙祝会认识他，便说道：“你不是茹将军吗？为什么重伤到如此地步？”却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给他敷以良药，一百天才完好如初。间行到长兴，访求他的老母和妻子，已被北兵杀死了。他便重到日生麾下，决心于国恨家仇的报复。一六四六年阴历正月，又和北军大战于麻湖，杀死敌人无算，结果却以援绝力尽而亡。他手下有裨将周志韬，突围而出，收集余众自保，鲁监国遥授参将，到明年夏天，兵败赴水而死。像茹文略与周志韬两人，只是日生部下无数无名英雄中幸而流传的一鳞一爪罢了。

现在言归正传。话说一六四六年的阴历正月十五日，正是元宵佳节，吴江城中的伪官和新贵们都在尽兴地作乐。日生却杀风景得很，派了部将陈继，打破吴江城，把满洲的县官孔胤祖与新贵们都抓来杀了。新贵们是什么人呢？原来都是忘本无耻的明朝秀才。他们在去年满洲政府举行乡试大典的时候，槐花席帽，辛苦三场，便变

成清朝的新举人了。可惜这般小汉奸，姓名不见于经传，连遗臭万年的资格都没有呢。日生在一六四五年阴历六月初第一次恢复吴江城的时候，推原任训导潘承祚做县令，甫及匝月，汉奸侍郎李延龄攻陷吴江城，承祚殉难而死。这一次斩杀孔胤祖，总算是给承祚报仇吧。不过吴江城是无险可守的，所以一度克复后又退出了。

此时日生的军威，又渐渐扩大起来了。部将陈继外，还有周瑞、朱斌、张贵等，连陈继是四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周瑞是农民出身，善使鸟铳，打起仗来，更加厉害。他们都是自动起兵的，仍把长白荡作为老营，迎接日生入营做他们的主帅。还有，嘉善孙璋号玉璋，倪抚号曼倩，都是反满老将，一六四五年阴历闰六月在嘉善起兵的。从那年七月兵败以后，匿迹田间，到这时候，听到日生军威复振，他们也跃跃欲试起来了。孙璋和倪抚，还有孙璋的儿子孙矩，号若弘，还有他们的同志陈槐，都招募义军，奉日生为盟主，愿隶麾下，受约束，日生自然是欢迎他们的。到一六四六年阴历三月，汉奸巡抚土国宝还在苏州，知道日生的军队又起来了，便派他手下的副将汪茂功，领了许多伪军来扫荡。日生用不着自己出马，只派大将周瑞率兵抵抗。伪军是阴历三月二十三日从苏州出发的，到二十六日那一天，双方正式交兵接战。初战于江、浙两省交界的分湖中间，那里正是周瑞的老家，地势又熟，兵力又强，他一仗就把伪军击败了。伪军退到吴江的梅墩，

周军追到梅墩，伪军又退败庞山湖，前后追击共有四十里之远。这一次伪军的损失，据满洲的官书上，只说是八百人全军覆没。同时明遗民叶绍袁的《湖隐外史》，却说：“杀获二千人，斩其巨魁，遁去者二三十人而已。水流尽赤，草腥不绿。兵威褫其三蘖，雄名振于七郡。”真是日生部下反扫荡的杰作了。但据右金都御史杨文骢向隆武皇帝报捷的奏疏，则犹不止此。奏疏的原文说道：“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只，衣甲器械无算。”无怪隆武帝龙颜大悦，立刻下诏进授日生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而随后便晋封为忠义伯了。于是苏州为之戒严。

欧阳予倩改良平剧《桃花扇》，把杨文骢写作汉奸，说他后来到南京去做新贵，这实在是冤枉了他的。杨文骢那个人，可说是正邪两赋的人。他是马士英的妹夫，在马、阮专政的时候，自然不免有些那个，所以一部分舆论不满于他。不过我们似乎找不出他附和奸党陷害清流的劣迹来。反而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颇以文采风流自命，喜欢结交清流，所以清流倒也不厌恶他。弘光帝蒙尘以后，他和鲁监国关系搅得不好，却甚得隆武皇帝的信任，叫他以金都御史驻军处州，做福京的耳目。所以日生的捷报，要由他奏闻了。以私交上讲起来，日生和他也还是老朋友呢。讲到他的结局，温睿临《南疆逸史》说他乞降不受见杀，似乎又不免那个，但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和

徐鼐《小腆纪传》，都说“与监纪孙临并为追骑所获，说之降，不从，同被杀。”而徐鼐又说“其死也众论亦许之”呢。君子善善从长，对于文骢，我们似乎不必过于苛责吧。

野马又放得太远了，现在应该赶紧收回来。却说日生另一个老朋友陈子龙，他从松江起义失败以后，晦迹田间，但也时与浙东通声气。那时得了日生的捷报，便遣人间行入越，以蜡丸帛书告捷于鲁监国。鲁监国便封日生为长兴伯，授孙璋运粮监督，倪抚、孙钜都是职方，陈槐是将军，其他日生部下周瑞等四大将自然都有封拜，可惜又是书阙有间了。此时子龙亦受鲁监国浙直视师之命，日生便制旗铸印，设官部署，开幕府于大泽中，登坛誓师，请子龙来监督。他驻防的区域从分湖、祥符湖、长白荡，一直到淀山湖为止。叶绍袁描写他们的盛况道：“于是设坛建旗，祭纛蒞盟。器仗鲜明，部伍整肃。画隼募兵，人进射声之号；水龙分翼，家列习流之阵。”真是所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了。

日生既渐获进展，他便想进行他的大计划了。那时候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在舟山，日生想邀他从海上进兵。鲁监国的大学士兼督师熊汝霖在小亶，日生想邀他从江上进兵。等到他们两路水陆军队会集，日生自己便预备率领大兵，在苏州、吴江中间策应，以收取恢复南京的大勋了。恰巧杭州方面有义士吴思、沈纶锡、沈

士钺、蒋翊文四人，愿举三千人来附。日生发书叫他们到踞湖山去访问叶绍袁，商议办法。同时，鲁监国忆念日生的功绩，除长兴伯封爵以外，前后另赐日生伯爵印四方，是清河伯、宝应伯、葵东伯、武康伯；又赐将军印八方，是奋扬将军、平朔将军、复宇将军、度辽将军、仪汉将军、兴原将军、灭虜将军、破虜将军。这些，也可以说明鲁监国对于日生的非常倚重了。

在日生锐意恢复的当儿，却有一件不景气的情形发生。有张飞远者，不知哪儿人，是明朝的秀才，弟兄两人都负膂力，从日生起兵，别营于松江的四保汇。一六四六年阴历五月五日，飞远兄弟和部下正在泛蒲酣饮，为北兵所袭，丧师数百人，失骁将罗腾蛟。明天，飞远出兵袭金山卫，又为守兵所败。飞远在城中本有布置，约定内应献城的人鼻子上都涂墨作标帜，以便行事。谁知道飞远败北退兵，城中严搜异动者，看见许多黑鼻子的义士们，一时来不及洗去，认为形迹可疑。结果，这些黑鼻子都被汉奸们捉去杀掉了。不过这些小小不景气的事情，是不足以打击日生的勇气的。把日子计算起来，日生介绍杭州四义士去访问叶绍袁是阴历五月四日。张飞远的两次失败，是五月五日和六日。但阴历四月初旬，日生却先把浙江海盐县城打下来了。而孙璋之大败北军于嘉善，好像还在日生一度恢复海盐以前呢。

孙璋败北军于嘉善，蒋湾地方的义士蒋德广也起兵

了。他散财募士，有众七百余，周瑞与之合，军威大壮。接着，是日生亲率大军，恢复海盐，把伪知县捉住正法，士民大悦。但杭州的汉奸头儿浙闽总督张存仁发急了。他从杭州跑到湖州，会合各路伪军，围攻海盐，日生以众寡不敌，兵败退出。孙璋为伪军王仪民所败，蒋德广又为伪提督李荣所败。日生还军嘉善县属的西塘镇，与孙璋合营，图复嘉善县城，驻兵于丁家栅、陶庄、芦墟等处。阴历五月二十七日，日生召集各军将领，会议于西塘。周瑞主张劝嘉善伪知县刘肃之反正，写信给他，要他在攻城时作内应。刘肃之是一个十足的坏痞子。他假做答应周瑞，接受他反正的要求。但一方面严加守备，防他们来攻打城池，并派人混入日生军队中做间谍的工作，以冀尽忠于他奉事着的异族主子。

阴历六月初，江上兵溃，鲁监国航海而去，浙东全部都沦陷了。刘肃之听到了自然大喜，一发想收拾日生。但日生却毫不挫折锐气，同时也没有提防着刘逆的阴谋。是月九日，刘逆遣人下书，请日生等会饮于嘉善城内。日生相信他是好意，当天就和孙璋、孙钜、倪抚、陈槐等从西塘轻舟减从而来。在赴饮以前，他们先到东门外孙氏别墅，就是孙璋的家中，开一会议。不料刘逆早已得知消息，便串通伪总兵张国勋叫他引兵猝至，于是与会的将领都给一网打尽了。孙璋和孙钜父子俩跳在水中溺死，全家眷属都为伪军斩尽杀绝。日生和倪抚、陈槐都被

械送杭州。张存仁知道日生的能耐，想劝他剃发投降，日生哪儿肯听。后来张存仁说：“那末髡首缙衣，游于方外吧。”日生表示可以商量，也许他还有再起的雄心，不甘就此结局。不过张存仁是很狡猾的人，他也知道不杀日生，将来总是东南的大患。再三考虑的结果，仍下令磔日生于杭州之草桥门。倪抚、陈槐都从死。日生在临命的时候赋浪淘沙词两阙。又以崇祯先帝的陵寝在北方，便北面再拜说道：“今天微臣的事情完毕了。”于是从容受刑而死。这年是三十五岁。日生被捕在阴历六月九日，殉难的日子却查不出来。据叶绍袁《甲行日注》在阴历六月十七日那天记着：“山中游，遥闻日生凶问。”那末一定在一六四六年阴历六月九日以后，十七日以前，但不能断定是哪一天了。日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宠妾香孃，本是苏州的名妓，色艺双全，还会做诗。这一次在嘉善一同被捕，张存仁很看想她，欲收之充下陈。香孃涕泣以死拒，说道：“我家相公每饭不忘崇祯先帝的旧恩，我又那肯背负他呢？你们倘必凌辱于我，我只有一死以从相公于地下吧了。”张存仁对她没有办法，落得做好人，把她放还家去。她还到吴江替日生立一族子为嗣，自己却削发入尼庵终老。

日生死后，同乡好友包捷收敛他的尸骸。但另有书上说，是杭州一个敬然和尚向张存仁乞恩收殓的，埋在寺后菜园中间，为位哭之，岁时供以麦饭。这两说不同，也

许是包捷和敬然合作的吧。包捷号惊几，是日生和孙兆奎的好朋友。当兆奎在南京内桥殉义时，他也曾抚尸痛哭，不避汉奸的耳目。到日生死后，他悲愤不堪，索性入西山削发为僧，人称磴庵和尚，这也可说是遗民中的佼佼者了。日生的军队，在他死后，由监军副使朱大定代领着一个时期。大定号君永，浙江秀水人。他是一六四五年倡议守嘉善的人，嘉善城陷，市民蜂涌争出，秩序大乱，他手剑当城门，保护逃难者，全活甚众。后来航海到绍兴，谒见鲁监国，备言恢复方略。鲁监国授他监军副使之职，叫他还到江南，收集旧部，和日生合作。日生死后，他便代领着日生的军队。未几他痢疾大作，在军中不便调治，匿迹于亡父故大学士朱国祚的墓堂。北军猝至，执送杭州，亦不屈而死。这是日生身后又一个牺牲者了。

讲到日生部下四大将周瑞等呢？对于陈继、张贵、朱斌的下落，可惜得很，史书上都无法考证。只有周瑞，他驻军嘉善的干窑镇，没有去赴一六四六年阴历六月九日刘逆的约会。听到日生被捕的消息，他愤怒不堪，立刻挥军攻打嘉善县城，杀死伪军无数。但结果还是众寡不敌，四面八方的伪军都赶来了，周瑞只好落荒而走。他部下的将佐唐民望、姚景明、丁蓬宴，还有诸生程大仪、沈茵等都牺牲了。周瑞的结果，据沈彤《吴江县志》说他是“以降被杀”。而一九一六年嘉善人周乃勋根据《武塘野史》所写的《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中却说道：“越年，吴胜

兆谋泄被杀，周瑞、钱梅、曹子如、沈庭桂等亦死，江浙间义师遂绝。”讲到吴胜兆的事情，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桩史绩。他本来是明朝的武官，却投降鞑子，统率伪军，扫荡义旅，日生在一六四五年阴历八月二十二日的败仗，就是吃了他的亏的。他最初以伪苏松提督的名义驻兵苏州，后来又移松江，却渐渐感觉到汉奸的不容易做，有些懊悔起来。他手下有个参谋，是长洲诸生戴之儒，号务公，又号武功，原来他也是陈湖起义的老同志。被胜兆捉住了，他便假做投降，实实在在却想于中取事，劝导胜兆反正。当日生在世时，孙璋、倪抚等已和戴之儒取得联络，想设法争取吴胜兆，不过事情还没有成熟吧了。日生殉义以后，连朱大定也牺牲了；大家觉得硬拚无益，不如把戴之儒做线索，假意去投降吴胜兆，借他掩护着，保全实力，以便将来乘机起事。周瑞就在这种形势之下，带领着长白荡许多老弟兄们，一簇脑儿跑到满洲的松江提督衙门里面去的。在吴胜兆那边呢？因为吸收了长白荡大批的人马，声势颇为煊赫，实力也膨胀起来。但正因为声势煊赫，实力膨胀的关系，满洲主子渐渐的对他疑忌，不像从前的信任了。而胜兆的内心，经过戴之儒一年来训练的水磨功夫，本来不免天良发现，再加上周瑞的生力军，时时诱导，更加酝酿成熟起来。于是到了一六四七年阴历四月十五日，事情终于爆发了。讲到这时候的大局呢？隆武皇帝已于一六四六年阴历八月在汀州府蒙尘殉

难，肇庆便拥立了永历皇帝。而鲁监国航海以后，驻驿长垣，正与舟山成犄角之势。此时黄斌卿还在舟山，已由肃虏伯晋封为威虏侯了。胜兆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斌卿从舟山进兵松江，胜兆、之儁、周瑞等里应外合，一举夺取松江城，可使东南震动。斌卿初时犹疑不决，却有浙直督沈廷扬、御史冯京第、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都在舟山，力劝斌卿出兵。便由廷扬等四人率海师出发，由崇明进攻松江，不料一六四七年阴历四月十四日夜半，在崇明附近鹿苑地方，碰到了飓风，军士溺死过半。北兵又侦知其事，在岸上邀击。结果海师大溃，沈廷扬被擒，就义于南京，冯京第和两张都杂在降卒中逃出。在松江方面，十五日那天，吴胜兆因为事情渐渐泄漏，先把通谋告变的两个汉奸杨之易和方重朗杀了祭旗，派亲信詹世勋和高永义登城以望海师。谁知海师已于前一夜遭风覆灭了。詹、高两人，又是坏坯子，在城头看看烽火寂然，知道事情不对，便煽惑部下，向胜兆倒戈。于是戴之儁、周瑞一般人，都慷慨就义，胜兆也送到南京被解决了。后来沈彤不知就里，只说周瑞以降被杀，没有把他诈降的苦心表白出来。《武塘野史》的作者是知道的，却又说得不大清楚。他所说吴胜兆事泄被杀后坐死的四人，除周瑞外，钱棨是嘉善第一次起兵时主要人物，后来和他的女婿夏完淳同死于南京。曹子加和沈庭桂都没有考据，大概也是长白荡的将领吧。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说，教胜兆反正的

谋主周谦，本为长白荡降将。周谦也许就是周瑞。但周瑞是农民出身，而杨陆荣说周谦稍通文墨，则又不大相像。在《三藩纪事本末》中，又有个周毓祥，说是丙戌七月被获，杀于南京。这显然并不是周瑞。而徐鼐《小腆纪传》硬说周瑞一作周毓祥，又说他聚众四保汇，与张飞远的事实纠缠不清。末了说他和日生同被执于孙璋家见杀。这既非周瑞的事情，即和杨陆荣所说的周毓祥，也并不相同，真是太荒谬了。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说：“有周天者，嘉兴人，嘉兴陷，走吴易师，以舟出没于芦区、白荡之间，为先锋参将，杀虏甚多，攻复嘉善，多其功。与虏提督吴胜兆举松江反正，不克被执。临命，谓人曰：“吾一伟丈夫，速死速生，再得十七八年，又可以横戈杀贼矣，慷慨不屈而死。”这周天的确很像周瑞。不过周瑞是吴江人，此处的周天是嘉兴人，却又不同。也许是传闻的异词吧。总之，周瑞和戴之儁都因运动吴胜兆反正失败而殉难，把《武塘外史》的记载来作证明，是没有疑义的了。杨陆荣又说，詹、高两人执胜兆后，被诛将校十七人。这十七人中，一定有周瑞和戴之儁在内。其他长白荡的将领和老弟兄们，在这一役内壮烈牺牲的，大概更不在少数吧。同时，却另有个周瑞，号九苞，是福建福清人，从鲁监国于海上，官封闽安侯。这周瑞是平夷侯周鹤芝的弟弟，温睿临《南疆逸史》，附见鹤芝传中。张煌言《奇零草》内，有“寿闽安侯周九苞”诗七律一首。一六六〇年阴历五月，他从

延平王以舟师御虏，战歿于厦门港。因为在同时代有此同姓名的两个周瑞，怕引起误会，故特地在此附带声明一下。

明遗民戴笠所撰的《发潜录》上，有对于日生和孙兆奎的批评。他说道：“两君举事，号召之远，联属之众，则孙不如吴；临事之慎，赴义之烈，则吴不如孙。”说日生拙于“赴义之烈”，似乎不大公平。但临事的太不谨慎，却是无从讳饰的。不然，也就不会中刘肃之的毒计了。至于日生的号召和联属，更的确具有莫大的魔力。所以东南名士，和他通声气的极多。吴县举人杨廷枢号维斗，隆武帝遥授兵部主事兼监察御史的，也和日生有关系。戴之儒是杨廷枢的门生，与胜兆谋反正事败后，廷枢因之儒而牵连，也在邓尉山中被逮，杀于吴江芦墟镇的泗州寺外永安桥畔。顾炎武有诗哭廷枢，中间几句道：“鱼丽笠泽兵，乌合松陵将；灭迹遂躬耕，犹为义声创。”笠泽就是太湖，松陵就是吴江。从这几句诗中，可以推想日生和廷枢的渊源了。所以遗民屈大均做的《明季南都殉难记》，把他列入“吴江起义传”中，附于日生之后，也颇有意思。虽然传中说他从日生起兵，战败被执而死，是弄错的。还有长洲诸生文乘，号应符，也是日生的朋友，隐居山中，和日生通谋，被人告密，北兵把他抓去。他题诗一首道：“三百年前旧姓文，一心报国许谁闻；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印白云。”便一声不响地殉义死了。还有华亭人夏完淳，崇

德人吕宣忠，都是日生军中的少年参谋。完淳号存古，十五岁从吴志葵起兵，十六岁转入日生军中，十七岁被捕，在南京殉义，后世推为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最近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有一篇关于他的文字，写得非常详细。宣忠号亮功，生而英奇，好用剑，究心奇门遁甲，沈自炳一见目为异才。史可法开府扬州时，要辟宣忠的父亲吕顺良做赞划推官。自炳却看他不起，对史可法道：“这个人有什么本领，他的儿子才是少年英俊呢！”可法问明宣忠的情形，也很想用他，便叫宣忠到扬州来。宣忠在半路上，扬州已失陷了。走谒鲁监国于绍兴，鲁监国与语悦之，使从日生起兵太湖。后来兵败散失，匿迹洞庭山中，被土人缚献。宣忠慷慨骂虏，虏吏把他的膝盖骨都敲碎了，他兀自不肯屈膝。在狱中正襟危坐，意气怡然。临刑时，在市上大呼道：“今天是大明义士殉国的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来瞻仰呢？”死时只有十六岁，比夏完淳更小一岁了。屈大均把宣忠和完淳都列入“吴江起义传”内，对于两人的童年起义，还大做其文章呢。

日生部下第二期的人才，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便是徐尔穀。尔穀一作有穀，又作式穀，号似之，浙江嘉兴人，弘光朝吏部尚书徐石麒的义子。他的夫人，便是孙璋的女儿。石麒是一六四五年嘉兴陷落时殉难的。尔穀本非石麒亲生，却曾冒死折虏兵的狂燄，收敛石麒的遗骨。又上书隆武帝，为义父请恤。嘉兴人都说是：“忠臣孝子，弄

假成真”呢。他因孙瑋的关系，一六四六年从日升起兵，授职方司主事，往来嘉兴、湖州两郡间，担负着转输粮饷的重任。阴历六月九日之难，日生被捕，孙瑋全家殉难，只尔穀因有所善毛和尚的设法营救，独得脱身亡命。到了一六四七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吴胜兆的事情又发作了。伪军知道陈子龙和胜兆反正有关系，立意要捉拿于他。又知道子龙曾到过尔穀家中一次，就此寻根究底，把子龙和尔穀都捉住了，预备解送南京。阴历五月十三日，船泊松江跨塘桥下，子龙蹈水而死。尔穀却不想自杀；他听到杨廷枢在芦墟殉义，口占一诗吊他道：“太湖遥望水汪洋，楼櫓当年旧战场，闻说杨生能殉义，愿为后死姓名香。”写信给他夫人孙氏，说道：“已知必死，死后卿自决。”孙氏发书恸绝，投缳数回，每为守者所觉，后夜半启户，自沉于河而死。尔穀闻耗，拊掌大笑道：“吾可以死矣。”赴讯慷慨不屈，是年阴历九月十九日，与钱枬、夏完淳、夏发英、张宽等四十三人，骈斩于南京。日生部下的人才，到此大概都牺牲完毕了。

不过，后来在太湖中异军突起的，却又有破虏将军钱达。钱达是松江府华亭县人，事鲁监国为总兵，守钱塘江，屡建战功。绍兴失陷以后，航海入闽，延平王朱成功承制授他破虏将军。在日生和朱大定牺牲以后，也许连吴胜兆都已破灭了，他却乘间入太湖，收集日生旧部，重新树起义帜来，纵横湖滨郡县。北兵大感威胁，屡用舟师

扫荡，却都被他杀得大败而还。于是镇守苏州的虜帅发急起来，下令封锁沿湖的口岸，围困于他。连鞑子皇帝也知道了，想看看钱将军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物，一定要生俘以献。久之，粮饷断绝，兵士死亡过半。钱达将潜行入海，又被间谍报告，立遣水军，将他团团围住。军士口中还大喊道：“请见钱将军。”钱达知道躲避不了，索性跃过敌船，厉声道：“大丈夫兵败，只有一死，难道我还怕了你们不成。”敌军护送苏州，满洲的巡抚因为鞑子要活的，不敢得罪他，请他住在一个大院子中，派锐骑严守。苏州知府和长洲知县，每天来伺候起居，他也处之泰然。有一天，忽然来了一座楼船鉅舰，报道：“钱夫人来探问钱将军了。”守骑引之入，却是钱将军的两位夫人，杨氏和王氏。住了一天，王夫人率领媵婢，坐原船回去了。守者问钱达，是怎么一回事，钱达道：“太湖中尚有旧部，我派王夫人去解散他们。”巡抚相信是真话，便派人护送如仪。又隔了两天，钱达请府县官去赴夜宴，杨夫人亦出来陪客。他俩自坐中间南向，叫府县官东西相向而坐。酒半换席，杨夫人再拜而入，却投井自尽了。府县官大惊，派人援救，钱达禁止不许。明天天明了，钱达下令，每人献土三石，当有厚赏。守骑欣然从命，钱达叫他们填在井中。须臾井口已经填平，钱达亲铺石板其上，拜而祭之。不久，满洲伪谕下来，叫把钱达械赴北都。鞑子皇帝亲自审问，钱将军自然不会说客气话的。鞑子皇帝觉得甚是

无趣，又叫送还松江，就地正法。谁知行次山东，钱将军便不食自尽了。那位王夫人还到太湖后，也自刭殉义。一忠双烈，大家啧啧称赞不休。这一段忠烈历史，也可以说是日生所感召。可惜温睿临修《南疆逸史》替钱将军立传时，没有写明何年何月，距日生殉义有多少时间。现在，自然是查不出来的了。

太湖流域，自从钱将军失败以后，大概便是赤脚张三的时代了。这位草泽英雄的事迹，好像我在一部野史上见过的，但现在却遍查不获。只有黄人《小说小话》上，讲到一部《鲸鲵录》，说它：“搜罗广博，自鲁监国越中义师，以及闽之郑氏，太湖之吴易、黄蜚等义兵，而贼盗如赤脚张三等亦附见焉。”《鲸鲵录》未见，不知写些什么。不过，这些啸聚出没之徒，又谁敢断定他一定不会怀抱民族主义，而尊奉日生为典型的呢？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到无锡去玩，知道太湖一带渔民，至今仍奉赤脚张三为救主，好像马磧山中还有他的庙宇吧。汪有典在《史外》上的日生传后说道：“论者谓公举事为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渐次剿灭。嗟乎，此岂公之罪耶！然即归公首罪，其亦奚辞也。”日生殉国后十年，太湖中还有不服王化像赤脚张三之流，可以想见当时满洲政府对于日生之痛恨吧。查继佐《东山国语》后，附有沈起《墨子语后自叙并诗十九章》。其第十九章云：“延陵节概薄青云，组练军容在水滨；殁后精灵威草泽，至今传说大将军。”下有按语云：“吴日生尽

节后,神降于麻溪,称大将军。”则又假托神话,借以表示民心之不能忘情于义士,和马磧山山民尊奉赤脚张三的故事,真是异曲同工呢。

从日生殉义到现在,差不多要近三百年了。同乡的遗民戴笠,著《发潜录》和《殉国汇编》两书,都有关于日生的纪录,可惜现在找不到。只潘恂章《松陵献集》内,引有一段《发潜录》;而沈彤的《吴江县志》,引有一段《殉国汇编》,都是全文的鳞爪吧了。潘恂章也是日生的同乡遗民,他和吴炎同撰《明史记》未成,后来死于南浔庄氏史狱,世称良史才。但他所著的《松陵献集》,替日生立传,实在太简单,我觉得比后来沈彤的《吴江县志》都不如呢。还有一位同乡施世杰,著《酉戌杂记》,和“孙烈士传”。《酉戌杂记》现在也找不到,“孙烈士传”是以孙兆奎为主体的,对日生极简略。番禺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我没有看见;只看见他的一部分,就是所谓《明季南都殉难记》。内容有“吴江起义传”七篇,以日生为首,颇扼要,惜叙事有差误处。又如侯承祖不入“松江起义传”而入吴江,亦未免不大妥当。乌程温睿临《南疆逸史》有日生传,相当详细。濡须汪有典《史外》亦有日生传,材料较多于《南疆逸史》,但亦不能完美。六合徐鼐《小腆纪传》中的日生传和《南疆逸史》差不多。徐鼐又有《小腆纪年》一书,讲到日生的事迹,亦与《纪传》略同。此外,还有无锡计六奇《明季南略》,是用笔记体写的,所述日生事多诸家所未

备，可惜年月前后差得利害。在一八二一——一八六〇年间，有同乡陈寿熊的《吴节愍公家传》，比《松陵献集》和《吴江县志》详细一些，但也未能尽善。到一九〇七年，同乡陈去病特写“吴长兴伯传”一首，刊入他所编印的《吴长兴伯集》之首。隔了二十余年，是一九二九年，又增补一次，改名《长兴伯吴易传》，编入《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二期内。去病是同盟会中人，和日生攘夷反满的宗旨，后先契合；他所写的文章，书法痛快，叙事详备，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还有几种书，似乎他未经寓目。举例来说，他没有看见施世杰的“孙烈士传”，所以不知道日生和孙兆奎六月初一日早在太湖中起兵的事情。他又没有看见无名氏的《启、祯纪闻录》，所以不知道吴鉴就义在闰六月十一日，而吴志葵进兵苏州在十三日，中间距离极近。因为日生进据吴江城，就在吴鉴就义那一天，接着便和吴志葵、鲁之屿、陆世钥等合兵攻打苏州。去病把进据吴江城和攻打苏州的日子拉得距离很长，把初期的战绩都夹叙在这三天的中间，那是不对的。此外，他没有看见徐芳烈的《浙东纪略》，所以不知道鲁监国对日生有浙直总督的任命。他没有看见闽人某的《思文大纪》，所以不知道杨文骢奏捷福京时奏疏上的斩获数目，又漏去日生兼右副都御史的官衔。他没有看见屈大均的《明季南都殉难记》，所以不知道日生死后有监军副使朱大定代领军队，和少年参谋吕宣忠的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部《武塘野

史》，他也没有看见；所以对于日生恢复海盐，退兵西塘，以及嘉善被捕的日子，孙璋、孙钜、倪抚、陈槐的事迹，都不能详载了。我虽然也没有看见《武塘野史》，但看见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乡心月刊》第二期，内有嘉善周乃勋的《明末嘉善孙璋父子殉节记》，说是根据《武塘野史》而作的，和日生史实大有关系。现在，我就把去病的“长兴伯吴易传”做蓝本，参考诸家记载，先写一篇文言体的“吴易传”；写完以后，馀勇可贾，再来写这篇语体文的“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也算是对于表扬先烈和提倡气节，都不无关系吧。

我在这半年以来，写了十余篇关于南明人物的传记，都是用文言文写的，也许人家疑心我在开倒车。其实我的原意，却的确并不如此。我是绝对拥护语体文的，尤其是主张青年们最好绝对不要写文言文。不过自己是过去的人物，对于文言文，旧情未忘，有时为方便起见，不免还要写写。至于用文言来写南明人物的传记，那完全是原由于便利；换一句话说，也是我的贪懒和精力不够的缘故。因为南明史料，根据的书籍都是文言文的，只要剪裁凑合，便可楚楚成章，事半功倍。倘然要改写白话文，就非另起炉灶不可。从别一个方面说，研究南明史料，最怕的是几种书籍内容的冲突。为剪裁凑合起见，要整理出一个头绪来，非把全副精神用在考证和熔化的上面不可。如果再要做改造文字的工夫，不免一石投两鸟，将更加困

难了。所以凭我的力量，只好先写文言文，作为底稿；写好以后，再改写语体文，以求合乎潮流。而改写的时候，又不能以直译了事的。因文言文的内容往往简单，而语体文必然要充实。除掉书本材料以外，还得用健全的脑力，来想象一切。所以改造的工夫，决不是省力的。在改造未竣之前，先把文言文写好来发表，大概也不能算是罪过吧。我这篇语体文的“吴日生传”和文言文的“吴易传”，将来都预备发表的；大家拿来对照一下，就可知道此中的甘苦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六日脱稿

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修正

(二) 江左少年夏完淳传

公元一六四二年壬午的冬天，在松江城中夏公馆的客厅上，有几个人坐着谈天。两个中年人，一个年龄四十六岁，一个却还要大几岁，都是这公馆的主人。一个青年人，大概三十岁左右，操着福建音的官话。另一个十二岁的公子哥儿，却生得竖眉秀目，举止不凡。他们在谈着满洲鞑子入寇中原，一年利害一年，今年索性连陷松山、杏山等处，把督师洪承畴都掳去了。讲到那里，大家扼腕叹息。又讲起九边的形势，何处可攻，何处可守，这哥儿便似滚瓜烂熟般发出他长江大河的议论来。那位年事最高的中年人，一边微笑着，一边低声呵责道：“有远客在座，小孩子应该客气些，多讲甚么呢。”大家便一笑而罢。原来，这年事最高的中年人，是华亭贡生夏之旭，号文伯，人称元初先生；比较年轻些的一位，是他的弟弟夏允彝，号彝仲，人称瑗公先生。三十岁左右的远客是晋江蔡嗣襄，允彝的门生，特地从福建到松江来拜望老师的。那十二岁竖眉秀目的公子哥儿，便是之旭的侄儿，允彝的哲嗣，

也就是我们的“江左少年”夏完淳。

完淳原名复，乳名端哥，号存古，别号小隐，又号灵首，是明朝的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人，生于一六三一年辛未。他父亲允彝是个大名士，二十二岁中举人，四十一岁成进士，官拜长乐县令，有“神君”之称。好古博学，工于属文，尤长经世大略，和太仓张溥，吴县杨廷枢，同郡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何刚、章简等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张溥、杨廷枢结复社以继承东林党的衣钵，主持清议，排斥权奸；允彝和子龙等便创几社响应之。伯父之旭曾以贡生上书救松江太守方岳贡，极负盛名，与允彝可称难兄难弟。完淳嫡母盛氏，生母却不详其姓，有作陆氏或宁氏者，不能确定其是否。姊姊淑吉是嫡母所生，号美南，别号荆隐，又号龙隐，适嘉定才子侯玄洵；玄洵早死，她在国变后筑岁寒亭于曹溪、龙江间，削发为尼，法名神一。妹妹惠吉，号昭南，别号兰隐，未详所适，好象和完淳是一母所生的。还有一个妹妹，适同邑顾九成，早歿；不知是否完淳同母所生，更不详其和惠吉长幼如何。这样，可以窥见完淳家庭中的背景了。

讲到完淳的早慧，几乎有些是神话化的。侯玄泓“夏允彝传”和温睿临《南疆逸史》说他“四岁能属文”。方授《南冠草》叙说他“五岁知五经”。黄鹤醉翁“夏存古事略”说他“六岁能诗文，与嘉善钱默均有神童之誉”。王鸿绪《明史稿》、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和徐鼐《小腆纪传》都说

他“七岁能诗文”。王弘撰“夏孝子传”和蔡嗣襄“夏存古事略”说他“八岁能赋诗”。方授《南冠草》叙又说他“九岁善词赋古文”。而屈大均《土室余篇》评语中也说他“撰《代乳集》时止九龄”。这些记载，年岁虽有些参差，总之完淳的早慧是无可疑义的了。姚宏绪在《松风余韵》中说起，松江老名士陈继儒《眉公集》中有“夏童子赞”四首，为完淳而作，一首是：“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另一首是：“矢口发，下笔灵，少叩应，大叩鸣。”而钱谦益亦有“赠夏童子端哥诗”，据庄师洛的考证，是一六三八年戊寅完淳跟允彝在北都时谦益送给他的，这年完淳是八岁。原来允彝是一六一八年戊午二十二岁中举人的，隔了十九年，到一六三七年丁丑才成进士，此时允彝已是四十一岁了。明岁一六三八年戊寅在北都谒选，是带了完淳一同去的。是年，允彝出令福建长乐，完淳也随父远游。到一六四二年壬午冬天，允彝遭母丧还到松江，此时完淳已十二岁，就是此文开首所描写的时代了。王弘撰“夏孝子传”又说：“十二即博极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谈军国事凿凿奇中。”可见这时候他的文学和经世大略都已经到了成熟时期呢。

隔不到二年，时局已大起变化了。一六四四年甲申阴历正月，北方形势紧急，完淳以十四岁的髫龄，和同邑杜登春等，自称“江左少年”，上书乡绅四十家，请举义勤王，为众绅所嫉。是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破北都，崇祯

帝自杀。四月，凶问到了江南，完淳等又于哭临时草檄讨从叛者，也自署“江左少年”，一时投闯之辈皆侧目。这虽然是朱明和李闯的斗争，无关于民族，不过也可以表示完淳的激昂慷慨了。接着南都拥立弘光帝，而北方叛将吴三桂却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把满洲的九王多尔袞接进中原，赶掉了李闯王。于是，朱明和李闯的斗争，将要转变成汉人和鞑子的斗争了；完淳自然更加“磨励以须”起来。此时，南都马士英和阮大铖乱政，允彝虽受吏部考功司主事之擢，却坚卧不起。直到明年一六四五年乙酉阴历五月，清兵长驱渡江，南都不守，大地山河又换了一番景象。

阴历六月，鞑子派安抚官到江南各郡，罗致遗臣，要见允彝。允彝拒绝不见，避走小崑山的曹溪，却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们，要他们保存明社。大意是说：“元鞑子并吞了宋室，留官吏镇守江南，结果因为水土不服，一切政事都弄糟了。不到七八十年。江浙义兵群起，元鞑子不但丢掉江南，连北方也不能保守，做了一次大蚀本的生意。现在你们清鞑子又来了，还不是自讨苦吃。我希望你们乖觉一些。以长、淮为界，退守北方，把南方留给汉人，则将来你们的命运也许可比元鞑子长久一些。”这话原来是一种方便的说法，想欺骗鞑子一下的。但鞑子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如何能为空言所欺骗呢？于是到了闰六月，允彝和完淳便领导了一次汉人和鞑子在江南、浙西一带

决生死的斗争。

在阴历六月的中旬，各地义兵都已经起来了。兵部职方司主事吴易和举人孙兆奎等起兵于吴江，诸生陆世钥和戴之雋等起兵于苏州的陈湖，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等起兵于嘉定，总督兵部侍郎沈犹龙和中书舍人李待问等起兵于松江，鄞阳抚治佥都御史王永祚和编修朱天麟等起兵于崑山，行人卢象观等起兵于宜兴，典史阎应元等起兵于江阴，指挥侯承祖等起兵于金山卫，这是江南的义兵。吏部尚书徐石麒和翰林屠美等起兵于嘉兴，职方监军钱梅和主事钱慤等起兵于嘉善，举人周宗彝等起兵于海宁，马万方等起兵于平湖，陈万良等起兵于崇德，这是浙西的义兵。这些，大半都是仓卒召募而成的队伍。至于基本武力，也有数部份：最大的军队是镇南伯黄蜚，拥兵数万，在太湖一带；次之是威虏伯吴志葵，拥兵万余，在吴淞一带；还有下江监军道荆本彻，总兵张士仪等，都在沿海一带。此时几社的几个干部人才，何刚已在扬州殉难了，而允彝和陈子龙、徐孚远、章简等，却都是这一次斗争的中心人物。他们的计划，是叫徐孚远、章简帮助沈犹龙、李待问坚守松江；陈子龙用监军左给事中的名义，召募舟师，号称振武军，结营泖湖中，和松江做犄角。更利用允彝和吴志葵的师生关系，叫他父子两人参加到志葵军中去，率水师由吴淞直扑苏州，以指挥这一次的大斗争。

此时鞑子的形势怎样呢？他们的大本营是盘踞在南京的；另外却派出三路军马，一军驻苏州，一军驻杭州，一军驻扎沿海吴淞一带。允彝原来是吴志葵的老师，这时和完淳都已在志葵军中。他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是想由允彝和完淳父子俩发动志葵的水师，上陆奋斗，夺取苏州，截断南京和杭州的连络。一方面，陈子龙、徐孚远发动徐石麒嘉兴的义兵和钱枬、钱棣嘉善的义兵去夺取杭州；侯峒曾率领嘉定的义兵，和荆本彻、张士仪取得联系，先把沿海一带鞑子解决了；然后由宜兴、句容、溧阳、溧水四县的义兵，直冲南京，包围鞑子们的大本营。此时鞑子们势力穷促，一定渡江北窜。他们更约好江西、安徽一带的义兵，伏舰江中，趁其半渡而击之，一定可以杀得鞑子们片甲不返了。这一个伟大的计划，由允彝和完淳父子俩草定，得子龙、孚远等赞同后，便飞告各地义兵，约定等苏州捷音一到，尅日同发。于是到了阴历闰六月十三日那一天，便由允彝和完淳推动志葵的军队，会同吴易、孙兆奎的吴江义兵，陆世钥的陈湖义兵，袭取苏州。谁知志葵的海上军战斗力不很强大，志葵又短于谋略，托言持重，实在是畏怯不敢进取，不能完全接受允彝和完淳的指挥。只有他部下福山副总兵鲁之屿，号瑟若的，却是一条好汉。他率领勇士三百人，斩胥门而入，陈湖兵和吴江兵都跟在他后面，但人数也极有限，又无良好的兵仗。而鞑子们却狡狴得很，把骑兵都藏匿在学宫里面，故作空

城之计。鲁之屿率三百人长驱入城，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路光景，不见一个敌兵，心知中计，有些疑惧起来。正在想退兵的时候，鞑子的骑兵却冲出来了，三百人无一生还，之屿亦奋斗殉国。允彝和完淳坐在志葵的中军帐内，初时听说，鲁将军长驱前进，急催志葵尽起大军继续杀入，志葵却狐疑不决。正在相持间，又报鲁将军已全军覆没了。允彝和完淳大惊，要志葵再派兵进攻，替之屿报仇。谁知志葵却说将士已无斗志，想挥兵退到舰上去了。允彝和完淳固争不得，于是流涕遍拜诸将士，请他们稍留毋退。在这样的形势下，海上军虽然继续屯扎在苏州城下，攻打了好几天，却终于打不开城池，纷纷溃退下船。陈湖兵和吴江兵也只好都退还到原处去了。此时江南各地民兵的数目，共计有十余万之多，客商僧道咸来助师。所在郡县都逐杀鞑子的官吏，复为明守，斩获鞑子首级和輜重器械无算。这样，在阴历闰六月十三日以后，双方还相持了四五十天左右。所吃亏的，是民兵皆乌合之众，没有甲仗，没有马匹，和鞑子兵比较，实力什不能当一。苏州的鞑子们，据仓库之富，凭城郭之固，坦然自守。当海上军第一次攻城不利而退出的时候，他们就紧闭城门，强逼着老百姓薙发，又派骑兵巡视，掩杀了不肯薙发的几千人。于是死剩的老百姓们不能不薙发了；薙发以后，便被鞑子赶上城头，和他们一同防守，守军的声势更浩大起来。在这四五十天里面，允彝和完淳仍旧策动志葵屡次

进兵打苏州，但结果还是打不下来。而鞑子们驻扎杭州沿海一带的，又大举反攻，攻打起义各郡县。各郡县有的是乡绅之类，他们身家念重，只知自便私图，顾不了民族的仇恨，便潜通于鞑子，反而打击义兵起来，于是义兵便次第溃散了。吴志葵从苏州退屯泖湖，黄蜚的军队也自太湖中退出，和志葵联营于黄浦。阴历八月三日，汉奸李成栋攻破松江，沈犹龙、李待问和章简都殉难了。允彝和完淳还在志葵军中，陈子龙的振武军也近在咫尺，他们都不敢还救松江。是月六日，李成栋又进攻志葵和黄蜚的水师，大战于黄浦江中。成栋用轻舟截住黄浦，乘风纵火。志葵的战舰都是巨型的，潮落风烈，急切动弹不得，被他们一烧而尽。志葵和黄蜚被执，解送南京，后来都不屈而死。温睿临《南疆逸史》说他们曾到江阴城下，涕泣劝降，我想是冤枉的。温氏又说清兵先破吴志葵、黄蜚，后陷松江，也完全错误。我们看到顾炎武的“都督吴公死事略”一文，对于志葵表彰备至。倘然志葵真有到江阴劝降的丑态，我想炎武是不会肯曲笔迁就的。并且，据炎武文内所说，志葵、蜚被擒在后，是阴历八月六日的事情，而松江之陷则在八月三日。那末，温睿临的记载，自然都有些靠不住了。

此时允彝和完淳父子俩，都脱身而走了。陈子龙解散了他的振武军，也遁迹荒野。徐孚远投奔太湖吴江一带，加入吴易的义兵。不久，吴易在长白荡兵败脱走，孙

兆奎殉义南京，孚远的儿子世威也战死长白荡；孚远辗转奔福京，后来曾起兵于定海之柴楼，再后则来往厦门、台湾之间，更匿迹饶平，以遗民终老。他们这时候的不死，不是怕死，只是不甘徒死，想留此身以有待罢了。允彝和完淳此时避地曹溪，有人劝他们航海奔赴福京行在，原来此时隆武帝已在福京正位了。允彝慨然道：“吾昔吏闽，闽中八部咸怀思我；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训万世哉？吾将从虞求、广成游耳！”虞求是徐石麒的表字，已殉难嘉兴；广成是侯峒曾的表字，已殉难嘉定。那末，这时候允彝的心理，又发生了变化；他不想留此身以有待，而想以一死激起士气了。但他从容得很，在未死以前，他做好了徐石麒和侯峒曾的两篇传记，更写好了《幸存录》六卷。直到阴历九月十七日，才自沈于松塘而死，享年四十九岁，尸浮水面，衣带不湿。隔了三天，隆武帝因大学士黄道周的疏荐，遣密使来松江，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给事中起用允彝，允彝却已殒殒盖棺了。使者哭拜而去。明年四月，隆武帝又追赠允彝为右春坊右中允，赐谥文忠。

允彝殉义后的完淳，怎么样呢？义师的倾覆，父亲的惨死，鞑子的暴横，在他十五岁小小的心版上，自然刻划了无限的悲愤。他立意要替父亲报仇，替民族雪耻，当然非再度从军不可了。讲到这时候国家的大势，隆武帝早在阴历六月正位福京；而浙东义旅，又在阴历七月中，推

戴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称为鲁监国。江南、浙西一带的义兵虽然都溃散了，但吴江、太湖方面吴易的一军，却能蹶而复振。嘉善起义的钱榑已殉难震泽，但他的从弟钱枬尚在，而钱枬又正是完淳的岳丈。到了一六四六年丙戌的春天，钱枬的同乡同志孙璋、倪抚、孙钜、陈槐一班人，又起兵和吴易合作。于是完淳更加兴奋起来了。他本是陈子龙的学生，去岁隆武帝已授子龙兵部右侍郎兼左金都御史；鲁监国更晋授兵部尚书，节制七省漕务。子龙虽然潜行匿迹，却仍与浙东方面暗通声气。此时完淳遂和子龙及钱枬歃血谋起义，上书鲁监国，监国遥授完淳中书舍人。完淳更变卖家产，挟资走吴易军中，尽以饷士。吴易也是复社知名之士，本和完淳、子龙、钱枬等十分交好，平常正仰慕着完淳的才名，那时候自然十二分欢迎完淳来聚义，便请他担任了参谋的职务。此时的完淳，已是十有六岁了。

吴易很能打仗，他部下陈继、周瑞、朱斌、张贵四大将尤其利害。别将孙璋、倪抚等亦绝不含糊。一六四六年丙戌阴历正月元宵，先派陈继打破了吴江城，诛伪令孔胤祖。三月二十六日那天，又派周瑞在分湖打败了汉奸苏州巡抚土国宝派来的副将汪茂功，从梅墩追杀四十里，直赶到庞山湖，斩伪将二十三员，歼敌三千余级，获船五百余只，衣甲器械无数。到了四月初旬，孙璋又大败伪军于嘉善。接着吴易亲率大军，克复了浙西的海盐县，诛其县

令，士民大悦。此时的完淳，自然是运筹帷幄，上马杀敌，下马草露布，十分发展他的才气了。但是海盐克复以后，汉奸浙闽总督张存仁看看形势不佳，便由杭州赶到湖州，会合各路伪军，拚命攻打海盐。这一次，吴易却吃了大亏了，损兵折将，退守嘉善的西塘。完淳落荒而走，便和大军失掉了联系。无名氏《武塘野史》，说完淳在海盐为汉奸军队所执，送南京殉义。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也说“完淳走吴易军为参谋，被执至留都”。大概海盐战役以后，吴易军中因为完淳失踪，就有了被捕的传说，两个不正确的记载，我疑心是出于同一的来源吧。

到是年阴历六月九日，吴易在嘉善中了汉奸知县刘肃之的诡计，和倪抚、陈槐一同被捕，孙璋、孙恒则投河殉义了。不久，吴易在杭州草桥门遇害。此时的完淳，正在流离奔窜的中间，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悲愤交集。悲则悲主师的精忠报国，愤则愤义旅的瓦解冰销；光复的雄图，又成为一度的幻梦了。长谣当哭，穷而后工，便写了一篇传诵到今的“大哀赋”，文采弘逸，淋漓怆痛。据文学家的批评，是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可以方驾的。不过庾信不能死难，终于做了异族的二臣；而完淳则成仁取义，亘古如生，我觉得是比庾信要更胜一筹呢。

到明年一六四七年丁亥，完淳终于被捕了。被捕的原因，异说很多。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似乎他是在吴易军中被捕的，而《武塘野史》更指定为海盐之役，这

个传说，实在是不足信的，我在上面已辨正过了。因为倘照《成仁录》和《武塘野史》所说，完淳的被捕，便移早了一年，当在吴易殉义以前，那末《大哀赋》中如何能叙述到吴易的死亡，并且《南冠草》还有“吴江野哭”一诗呢？据杜登春《童心犯难集》，说他因奉表唐王谢恩，为海上逻卒所获，洪承畴密令土国宝索完淳甚急，因而被捕的。这话也不可靠。杜登春所称唐王，就是南明的隆武帝，所谓“谢恩”，大概指隆武帝追赠允彝官职并赐谥文忠，所以完淳有奉表陈谢的事情。这也许是事实。但据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隆武帝追赠赐谥是一六四六年丙戌阴历四月的事情。到这年八月隆武帝便在汀洲蒙尘殉难了。完淳如有谢恩表，应在今年四月以后，八月以前才对。如何会隔了一年，才被逻者所发觉呢？倘照方授《南冠草》叙所说，改奉表隆武帝为奉表鲁监国，那就毫无疑问了。这详细的讨论，留在下面再讲。据王鸿绪《明史稿》，谓因吴胜兆反正失败事连收陈子龙，更因子龙而牵涉到完淳。此事讲起来头绪太纷繁了，现在只好简单的说几句。原来在一六四七年丁亥阴历四月十五日，有汉奸提督吴胜兆反正失败的一件事情。胜兆本是明朝的武将，后来投降鞑子，做了汉奸，残杀同胞不少。吴易在一六四五年乙酉阴历八月长白荡之战，也就是败于胜兆的手上。但他后来渐渐觉悟了，想举松江反正，约舟山黄斌卿为外援，斌卿属沈廷扬以水师至，值飓风胶舟，全军

破灭。胜兆部下望海兵不来，遂发生内变，胜兆被执至南京遇害。这一件事情。陈子龙是参预密谋的，所以也被捕而死。据说完淳和钱梅都与闻其事，沈起所撰《东山国语补》，对此有很长的叙述，而侧重在完淳，几乎说完淳和子龙同是胜兆的谋主。不过他把一六四五年乙酉松江城陷殉难的沈犹龙、李待问、章简和黄浦兵败被执的黄蜚，都列入做吴胜兆的同谋者，则错误得太利害了。还有一个沈云生，实在云生就是沈犹龙的表字，沈起把来分作两人，未免滑稽。本来野史传闻异词，错误在所不免的；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记载一六四五年乙酉阴历八月松江失陷时殉义者的姓名，也有夏完淳在内，这和沈起所说正是异曲同工吧。现在，话要还到本题上来。总而言之，胜兆以反正不成被杀，株连陈子龙，子龙被捕将送南京，舟泊松江跨塘桥，跃入水中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沈起说完淳也因胜兆直接株连被捕，王鸿绪更说完淳是因子龙间接株连而被捕，则确实与否尚成问题。因为据曹家驹的说法，却另有一种不同的传说呢。曹家驹的说法，大概是说一六四七年丁亥的春天，肃虏伯黄斌卿练水师于舟山，与鲁监国为犄角之势，东南义士，想因斌卿以图恢复。有一个谢尧文者，他是奔走联络的特使。有一天尧文到漂阯的地方，想觅舟渡海。他穿的是明朝的衣服，先被逻卒疑心到了，盘诘他一番，他又口出大言，结果他被扣住，解送汉奸柘林守备陈可一处。可一加以刑讯，尧文吃刑

不起，便吐露了真情。又从他寄寓的孙龙家中，抄出所带东南义士上鲁监国的表文，并诸义士的名册。陈可一连人带物都送到了吴胜兆那儿，因胜兆正是他的上司，他还想趁此邀功呢。谁知胜兆此时正在计划反正，收到表文名册，置之不问，只把谢尧文交给松江府收禁，聊以遮掩耳目罢了。隔不到几天，胜兆反正失败，大家都忙乱着。谢尧文的事情，没有人理会，仍旧让他丢在狱中。后来汉奸政府派人到松江清查监狱，提讯谢尧文，知道是因通海被捕的，再追究一下，说是从柘林陈可一处送来的案件。于是又着陈可一详报始末情形。原来搜获的表文名册在吴胜兆反正时是已经毁灭了，但陈可一处却曾有副本抄出。他把这副本献给汉奸政府，这样，乱子便闹大了。汉奸巡抚土国宝特地从苏州赶到松江，又同来了几个真正鞑子，便认真“按图索骥”起来。册上列名最前的有崑山举人顾咸正、长洲进士刘曙，还有松江的董佐申、袁国楠、朱用枚、张谢石、董刚诸人，都是一时有名望的，一起被抓送南京，后来是骈首就戮了。而表文的执笔者，便是完淳，完淳遂因此被捕云云。以上所写，完全根据曹家驹的说法，但也有稍加修正处。就是曹氏从一六四五年乙酉秋天浙东拥戴鲁监国一直叙起，不加说明，好像到一四六七年丁亥春天鲁监国仍在浙东似的。其实，一六四六年丙戌阴历五月底，江上兵溃，六月初浙东尽陷，至一六四七年丁亥时，鲁监国早已移蹕长垣，不过仍可与舟山做犄

角吧了。

此与沈起之说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因为沈起也说“作表欲潜通海上达鲁王，为奸者所觉，北镇吴胜兆得其表，匿寝不出”，与曹说全同。但下文说：“吴本旧将，就降于北，颇怀旧，纵完淳去。完淳常私入太湖，受盟而还。舟经宝带桥，赋诗见志。”按宝带桥五律二首，编在《内史集》中。且在丙戌元旦大雪诗以前，似系一六四五年乙酉的作品。照沈起的说法，是把完淳第二次通表鲁监国，也就是谢尧文被陈可一捉去的一件事情，弄到吴易军未被消灭以前去，所以有“私入太湖，受盟而还”的话，那就弄错了。并且沈起在此段上面说：“太湖兵起，完淳年十七耳。”在此段的下面说：“岁暮，侨寓半村，即彦林别业，里中称彦林半村先生。”接着又说：“丙戌，云间北镇吴胜兆不忘旧，欲以兵起，恐失援，知陈卧子与半村密，隐通于完淳。”彦林和半村都指完淳的岳丈钱枬，而卧子就是完淳的老师陈子龙。说他们三人往来情形是对的。但太湖起兵如指吴易第一次起兵，则为一六四五年乙酉，完淳年十五；如指吴易第二次起兵，则为一六四六年丙戌，完淳十六，均非十七岁。又完淳第二次通表鲁监国，和吴胜兆反正都在一六四七年丁亥。如照沈起所讲的次序，则完淳通表可变成丙戌前一年乙酉的事情，而胜兆反正又变成丙戌的事情，都无是处。所以我觉得沈起记载的真实性，是很可怀疑的，比起曹家驹来，要相差得多了。此外，蔡

嗣襄说：“松帅以城叛，吴越诸君子罹其祸者，陈卧子而下四十余人，时其檄存古为之。”此与沈说微近而又不同，因为沈起没有讲到完淳替胜兆草檄的事情。但王弘撰“夏孝子传”却亦有此说，则又与蔡说相同了。又，黄鹤醉翁亦说：“吴胜兆反正，完淳预其谋。”但亦无草檄之说。而方授在《南冠草》叙说：“十六十七与友人有事吴中，会江东诏谥瑗公师文忠，荫一子中书。存古乃上表及疏，称中书臣完淳死以进，报某虚实，约兵以某日航海会某所，为逻卒所获，就鞠金陵。”江东是指鲁监国，因为他最初驻蹕绍兴，是在钱塘江以东的，江东的意义等于浙东，此时鲁监国虽已移蹕长垣，但或者仍可用江东来代表他。谥瑗公文忠，似为隆武帝事，但也许鲁监国也有赐谥，也是文忠。荫中书当是中书舍人，与温睿临《南疆逸史》合。完淳遗诗有《内史集》，内史就是中书舍人的古称。又侯玄泓“夏允彝传”：“公子完淳四岁能属文，诵群书数十万言，文采弘逸，江左绝俦。为钱榘婿，居禾郡，颇通问浙东，授试中书舍人。后复拜表普陀，为守帅侦得，见收。”普陀和舟山很近，通表普陀，就是通表舟山，而通表舟山，也就是通表鲁监国。因为鲁监国这时候虽然未到舟山，而舟山是和他通声气的。所以方授与侯玄泓的说话，和曹家驹都可以沟通，和沈起所说也不相背谬。不过，曹家驹、侯玄泓、方授都只说完淳因通表鲁监国而被捕，不提吴胜兆的事情；而王鸿绪、蔡嗣襄、王弘撰、黄鹤醉翁又只说他因吴胜

兆而被捕，不提通表鲁监国。只有沈起是包括二说的，但他的年份又弄得大差，使人不免怀疑于它们的真实性了。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夏允彝传》：“子完淳字存古，四岁能属文，弱冠才藻横逸，江左罕俪。丙戌上书监国，授中书舍人。监国航海，完淳拜表慰问，为逆者所得，见杀。”这和侯玄泓、曹家驹、方授之说全对，不过没有说明被捕见杀都在丁亥吧了。我在所写的文言文“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上，是完全主张曹家驹之说，而参以侯玄泓、方授、温睿临的。现在，我想倘然再参加沈起的说法，以沟通王鸿绪、蔡嗣襄、王弘撰、黄鹤醉翁，似乎亦未始不可。不过，沈起说纪年的错误，是当然要改正的。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和徐鼐《小腆纪传》也都想沟通二说，但叙述得太简单了。

讲到完淳被捕的地点，据蔡嗣襄说：“逆卒至其妻家，存古愤然曰：天下岂有畏人避祸夏存古哉？遂被执。”黄鹤醉翁说：“为钱梅爰婿，读书外家。丁亥四月，吴胜兆反正举兵，完淳与梅预其谋，巴陈土三帅执之，解入金陵。”二说相合，足以证明被捕的地点是在嘉善钱梅的家中了。讲到被捕的日期，据杜登春《童心犯难集》是在一六四七年丁亥阴历七月十五日以前。因为登春和完淳是同年的好朋友，此时登春读书苏州城外虎邱山寺中，在七月十五日那天亲自遇到完淳被汉奸差役解送过境，登春还替他张罗一切，应该是极正确的。但据完淳遗著《南冠草》，完

金是被捕后所作，而中间有“七夕步蠡水先生韵”一首，且列在“御用监被鞫拜瞻孝陵恭纪一首”后面，则似乎那年阴历七月七日，完淳已在南京狱中了。如何七月十五日又在苏州虎邱石佛寺旁遇到杜登春呢？又钱梅也有七夕狱中作一诗，甚为奇怪。难道是杜登春弄错或写错了一个月，而《童心犯难集》所谓七月十五日是六月十五日之误吗？如果把七夕诗作为证据，则完淳的被捕应在一六四七年阴历七月七日以前，或者竟是六月十五日以前了。讲到完淳被捕的经过，则先解送松江，由松江到苏州，由苏州到常州，由常州到丹阳，然后由丹阳入南京，被禁在皇城里面内珰的故宅，这是在《南冠草》里可以排比出来的。

讲到完淳在南京被讯问的情形，则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最为详尽。据他的记载，是由大汉奸洪承畴亲自审问的。承畴见他年轻，想劝他投降，又知道他是在吴易军中当过参谋的，便说道：“小孩子懂些什么，哪儿会得造反，左右是被贼兵掳去的胁从者罢了，好好儿弃邪归正，我可给你一个官做。”完淳明知道他就是洪承畴，却故意说道：“我在十二岁的时候，就知道本朝有个大忠臣洪亨九先生，是在松山、杏山之战殉难的。崇祯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我常常佩服于他，想学他的榜样。我虽然今年只有十七岁，难道杀身报国的精神，就不能追步洪先生吗？”这一来，承畴旁边的小汉奸晓得又弄僵了，赶忙插

嘴道：“上面坐的正是洪经略洪大人，不得胡言！”完淳厉声叱道：“洪先生死于王事，已有五年了，天下哪个不晓得？曾经御祭七坛，崇祯先皇帝亲自赐奠，泪满龙颜。群臣呜咽。你是那儿来的逆徒，胆敢假借名义，污辱忠魂！”完淳受审时本来是挺立不跪的，到此更跳跃起来，破口大骂不止。

这时承畴哭笑不得，只好闭口无言，由他骂去。大概这位老汉奸又多活了两年，神气更沮丧，不能像从前对付孙兆奎时候的干脆了吧。当下钱桊也在被讯中间，因为年老气衰，不免说话有些软弱，完淳又厉声对他道：“那一次，公与督师陈公子龙及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上启监国，要领导江南的义师，江南人莫不踊跃奋起。现在完淳与公慷慨同死，以见陈公于地下，岂不是奇伟大丈夫的勾当吗？”钱桊遂亦大骂不屈，与完淳同时殉难。讲到完淳殉难的日期，杜登春说他是和长洲进士刘曙一同就义的。他说道：“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而绝之。”但不著月日。后来何其伟查到《苏州府志·刘曙传》，内说：“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连呼高皇帝而死。”那末，完淳既与刘曙同死，当然殉难的日期，可以确定为一六四七年丁亥阴历九月十九日了。查继佐《罪惟录·徐尔穀附传》：“九月十九日，与钱桊、夏完淳、夏发英、张宽等四十三人同尽。”足以为证。不过同尽者四十三人，而杜登春只看见完淳和刘曙两人，连钱桊也不提。我想，大概是分

批就义的吧。侯玄泓说他：“与顾咸正、刘曙同系建康狱，谈笑如平生，作新声乐府十阙。临刑，意气扬扬。”现存狱中草词余，只有四个题目，可见缺佚的是不在少数了。完淳死时年十有七。侯玄泓、王弘撰、蔡嗣襄诸说并同。屈大均说他十六岁，黄鹤醉翁和王鸿绪说他十八岁，徐鼐《小腆纪传》亦说十八岁，都是弄错的。完淳死时，有杜登春和沈羽霄两人在旁看视。他死后，两人把遗尸收殓，归棕松江小岷山，附葬于距曹溪东北一里四十三保十三图荡湾允彝墓旁的昭位。此说见登春所撰《童心犯难集》，当确实可靠。黄鹤醉翁说：“同郡李之杜收其尸，葬之聚宝山木末亭下。”传闻异词，恐不足信。

完淳没有兄弟，只有一姊二妹，而一个妹妹是早歿的，已见上文所述，但王弘撰说他是允彝的中子，那末也许他的长兄弱弟，都是生而不育的吧。倘然说是从长姊淑吉排起，下面还有妹妹二人，所以称为中子，理极可通。不过，封建时代男女间的关系，怕未必会这样的平等，只好留为疑案了。伯父之旭，因陈子龙事牵连，汉奸要逮捕他，他义不受辱，自经于松江文庙，留有绝命词一首。之旭生有三子，幼子早死，并见于绝命词中。完淳遗诗有“柬玄照家孟”七律一首，玄照也许就是之旭的儿子。完淳殉难时，嫡母、生母似都还健在。他狱中上母书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又说“慈母托之义融女兄，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慈君和慈母都指他的嫡母盛氏，

见侯玄泓所撰“夏允彝传”，说她与长女“并弃家入道”，与完淳语相合。生母的姓氏，却查不出来。世传允彝妾陆氏有“追悼”七律一首，是为允彝而作的，陆氏一作甯氏。但此陆氏或甯氏究竟是否就是完淳的生母，还待考证。汪辟疆撰“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一文说：“他的母亲也能作诗，允彝死后，削发为尼，有‘追悼’一诗，流传人口。”照下面两句，汪氏似确认陆氏或甯氏为完淳生母，不知别有证据否？削发为尼，照我们所知道的，是完淳嫡母的事情；汪氏移入完淳生母身上，也还须设法证实才好。义融女兄大概就是淑吉，也就是玄泓的嫂氏。玄泓说她：“归余兄洵，早寡，励志操，善词赋。”又说允彝曾对他人说道：“弘光之世，余得洁躯者，吾女之力也。”那末，她不但是一个才女，还是她父亲的智囊呢。昭南就是惠吉，在完淳遗集中，附有她和她姊姊淑吉的诗，但她的身世却不详。汪氏说她：“国难后也遁入空门。”此事和完淳生母的姓氏，及生母后来是否削发为尼的问题，似乎都还待证明。照我个人所猜想，完淳既云：“生母寄生于别姓”，又说：“生母托之昭南女弟”，此别姓似即指惠吉的夫家。这样，则完淳的生母与女弟，似乎都并未出家了。惠吉有“二月雨雪，同静维栖止曹溪，并美南姊作”一诗，美南就是淑吉。静维是完淳嫡母盛氏的侄女盛蕴真，也就是侯玄洵从弟玄瀚的未婚妻。玄瀚亡命客死，蕴真从淑吉断发居曹溪，法名静维，号寄竺道人。

汪氏或因惠吉有和她们唱和之作，就说她也遁入空门。但诗中有“论心此日欢方洽，惜别他时感又生；便欲随君愁未得，梅花香梦隔蓬瀛”四句。显然栖止曹溪，只是暂时的事情，她自己还是个俗家人呢。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完淳的夫人钱氏，号秦篆，就是钱枬的女儿。据完淳狱中遗夫人书，知道她比完淳大一岁。她和完淳结婚，是在一六四五年乙酉南都倾覆、义师云起的时候。此时完淳正从父亲允彝出入于吴志葵军中，而钱枬亦起义兵于嘉善。完淳《南冠草》有寄内诗云：“忆昔结褵日，正当擐甲时；门楣齐阀阅，花烛挟旌旗。”儿女英雄，刀光镜影，可以想见一时的盛况了。结婚后曾生一女，后来又有遗腹，均见完淳狱中遗夫人书所述。完淳死后，遗腹得男，但又不幸而不育，详见《紫隄邨志》。蔡嗣襄说她遗腹得女，是弄错的。但说她削发为尼，与王弘撰说合，当是事实。此时完淳和钱枬同殉国难，盛氏和淑吉又都披缁入道，她也只好以空门为归宿之地。还有，据徐鼐《小腆纪传》所载，钱枬妻徐氏，即秦篆的母亲，是殉夫而死的。又，钱枬的两个儿子，长钱熙号漱广，少负隼才，年二十七卒，完淳有诗哭他；次钱默号不识，长完淳三岁，有神童之誉，十五岁成进士，授知县，甚著政声。国变时从父起兵，父死削发入黄山为僧，或云遯迹滇黔，不知所终。那末，秦篆的孤苦零丁，更可想见。要不是为了完淳书中所说：“上有双慈，

下有一女”，我想她也会决然不惜一死，以从完淳于地下吧！

讲到完淳的遗著，据屈大均所说，有一部《代乳集》，在他九岁时所做的，现在早已不知下落了。他的诗集，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三种。《玉樊堂集》作于一六四四年甲申和一六四五年乙酉，也间有从前的旧作；《内史集》作于鲁监国授官以后，起一六四六年丙戌，至一六四七年丁亥阴历四、五月间为止；《南冠草》为临难时途中和狱中所作。以上所叙述，是根据何其伟跋语，但也有加以修正处。如《内史集》何氏原说作于从军以后，那末就不应该起于丙戌了。因为从军还是乙酉的事情呢。现改作鲁监国授官以后，切合内史二字，似较近情理。这三种诗集，以前只有传抄，都无刻本。在一七九〇年和一八〇〇年的中间，吴省兰辑《艺海珠尘》时，始将《夏内史集》刊入。我未见《艺海珠尘》中的《内史集》，不知内容如何。据汪辟疆说，是残缺不全的。到一八〇七年，在王昶指导之下，经过庄师洛的主编，何其伟、陈均的合作，连诗、赋、词、曲，带论、檄、序、书，编成《夏节愍全集》十卷，还有《补遗》二卷，卷首和卷末各一卷，合共十四卷，在江苏松江剞劂行世，这就是现在的通行本。不过，它是分体而不编年的，把三部集子的界限都打破了，现在分不出来，这是一个缺憾。后来，到一九〇三年，又有四川新津吴氏的重录本，在卷末的附录中间，内容稍有增加。所以称为

《夏节愍全集》者，是因一七七六年满清政府下诏，追谥明臣殉难者八百八十三人，都称“节愍”的缘故。这些，在我们以为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传文内并不提及了。《乾坤正气集》内有完淳文一卷，《明三十家诗选》二集内有完淳诗一卷，都是选本。此两书我亦未见，是根据汪辟疆所说而著录的。到一九〇七年左右，亡友陈去病有手订《夏内史集》，精抄两本，我曾亲眼见过。后来听说又借到松江张伯贤所编《夏考功诗文集》，加以斟补，合并成《夏考功、内史合集》一书。可惜未经刊印，到一九二七年他主编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的时候，就说那部《夏考功、内史合集》的稿本不知哪儿去了。另外有一位完淳的研究者，就是中央大学教授汪辟疆。他于一九一〇年左右，在京师大学读书时，从巴陵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旧抄本的《内史集》，便搜罗各种丛书总集，以《夏节愍全集》为蓝本，重行校正几次，并增加了不少遗文遗诗，写定重编的《夏内史集》两大册。这一部《夏内史集》，好像也只有稿本，现在不知道还携藏在行篋中与否？他那篇文字中可惜没有加以说明，我是十二分希望着将来能够付印而流传呢。完淳其它的著作，还有《续幸存录》八卷。据他的自序中所说，是把《南都大略》一卷、《南都杂志》两卷、《义师大略》一卷、《义师杂志》两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合成为这部《续幸存录》的。但现在通行本《明季稗史》中的《续幸存录》，却仅存《南都大略》和《南都

杂志》两种名目；并且据编者的按语，说明曾加删削，可见连这两种也并非完璧了。上海涵芬楼藏有旧钞本《续幸存录》。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列举它的子目，有《南都大略》，有《南都杂志》，而无《义师大略》以下四种，则仍旧是不完全的。却又多出《建夷授官始末》、《辽沈失守始末》、《拟谥逊国诸臣评》三种，为自序所无，有些莫明其妙。又据谢国桢说，此旧钞本《续幸存录》后附有完淳所著《土室余篇》一书，其子目是：《北变死事录》、《南变死事录》、《绝命诗》、《亡命时杖头日记》，共四种，后面还有屈大均、沈起诸人的评语。这些，都是三百年不传的秘本，极为珍贵。可惜等到我托人向涵芬楼借阅时，却说已毁于“一·二八”之役了，这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替完淳写事略的，有蔡嗣襄和黄鹤醉翁两人。嗣襄是允彝的门生，完淳的朋友，也就是本文开场时的人物。黄鹤醉翁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了。替完淳写传记的，有王弘撰的“夏孝子传”，但写得很简单；比起侯玄泓“夏允彝传”后面的附传，也许详细得有限吧。屈大均的那一篇，载于《皇明四朝成仁录》的，篇幅最长；不过只详于被执后痛骂洪承畴一节，其他也嫌疏略。沈起《东山国语补》，错误太多。王鸿绪《明史稿》、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徐薰《小腆纪传》，都不立专传，只附于允彝传后，寥寥数行而已。王鸿绪说他十三岁撰“大哀赋”，十

八岁殉国，年岁完全不对。李瑶和徐鼐抄袭其说，毫无纠正，可说是一丘之貉吧。温睿临不载从吴志葵、吴易两次起兵事，其疏略也与王、李、徐三家无异。此外替《南冠草》写叙、跋的，有方授、陆宇燦、范兆芝、董佩鐸、蔡嗣光诸人。方授的叙文，对史迹最有关系。他还说完淳上鲁监国的疏表都在，可惜到庄师洛辑《夏节愍全集》时，已搜罗不到了。蔡嗣光看上去好像是蔡嗣襄的兄弟辈，但实际上他是浙江杭州人，和福建晋江人蔡嗣襄毫无瓜葛，为怕人误会，特此申明。替《夏节愍全集》写叙、跋的有王昶、庄师洛、陈均、何其伟、王鸿逵、杨超格诸人。此集的卷首和卷末两卷，材料极多，还有许多按语，大概是庄师洛所加，颇有关于考据。但陈均跋语说上唐藩表，卒以此被戮；误鲁监国为隆武帝，不知是何道理。我在一九〇三年那一年，曾写“夏内史传略”一篇，一九〇六年载于《复报》第六期内，内容自然是极其简略的，也有错误的地方。今年一九四〇年四月，我想重写一篇。知道《新西北月刊》和《民族诗坛》都有新的夏完淳传：想找来做参考，却遍访不得。结果，只把旧材料凑合起来，写成文言体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和“夏完淳年表”，都在《中美周刊》上发表。后来，友人魏如晦想把完淳史迹来写《江左少年》剧本，却先写成了“江左少年事略”一篇。此文我曾见过，搜罗颇详备，但也不免有错误。我写了一些读后感给他，希望他发表时能够加以修正。再后

来，友人柳非杞在陪都重庆，给我把《民族诗坛》上那篇汪辟疆的夏完淳评传抄到了，就是题名“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的一篇。此文体裁极好，材料亦极丰富，写作更异常优美。但叙事囿于旧说，自然也间有失检之处，我曾写过一些眉批在抄文的上面。现在，我又尽一天之力，重写本文，希望发表后大家能加以教正。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脱稿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修正毕

三、南明史料研究

三、南明史料研究

(一) 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

南明史料这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所以先得说明一下。所谓南明的范围，是从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历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三日弘光帝监国南都起，到公元一六八三年即明历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共计四十年。这四十年历史，正是汉人和鞑子斗争的历史。这四十年间统治汉族的代表者，是南明三帝和延平三王，还有一个旁生侧挺的鲁监国。

南明三帝，第一个是弘光帝朱由崧，他原封福王，后上尊号曰圣安帝，庙谥是安宗简皇帝；第二个是隆武帝朱聿键，他原封唐王，后上尊号曰思文帝，庙谥是绍宗襄皇帝；第三个是永历帝朱由榔，他初封永明王，进封桂王，庙谥是昭宗匡皇帝。延平三王，第一个是延平王朱成功，第

二个是延平嗣王朱经，第三个是延平幼王朱克塽。至于鲁监国，便是鲁王朱以海，公元一六四五年即明历隆武元年乙酉七月为浙东义旅所拥戴，称监国于台州，后移绍兴；一六四六年即明历隆武二年丙戌六月浙东沦陷，富平将军张名振奉之入海，来往于长垣、闽安、沙埕、健跳等处；一六四九年即明历永历三年己丑十月移驻舟山；一六五一年即明历永历五年辛卯九月舟山沦陷，定西侯张名振又奉之入海；一六五二年即明历永历六年壬辰正月驻蹕厦门，寻移金门；一六六二年即明历永历十六年壬寅九月二十七日，殁于金门。

中国旧时的史籍，严格讲起来，是不能称为历史的。偌大的二十五史，也不过是史料而已。所以，我不敢僭称研究南明历史，而只称为研究南明史料。我理想中万一将来能够研究成功的结果呢，也还是一大堆史料。不过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备一些，以便当代具有唯物史观学识的历史家作为参考时方便一些，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讲到研究南明史料的远因，实在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记得是一九〇三年即中华民国纪元前九年癸卯以前吧，我在家里旧书堆中，找出了两部钞本来。一部是二十卷本的《南疆逸史》，一部是《海甸野史》。《南疆逸史》是乌程温睿临的作品，有初稿和定稿两种，初稿是四十四卷，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乙卯有上海国光书局的排印本；定稿是五十六卷，我到一九四〇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庚

辰始从长乐郑西谛处借到，是大兴傅以礼长恩阁藏钞本。至于那二十卷本呢，则只是初稿四十四卷本中间的一部分吧了。但当一八二九年即民国纪元前八十三年吴郡李瑶把《南疆逸史》改造做《南疆绎史》时所用的底本，也就是这二十卷本呢。《海甸野史》从来没有刻本，即近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亦未见著录。这书的体例，是集合许多零星小部而成，和《荆驼逸史》、《明季稗史》、《痛史》等相类似的，内容已记不清楚，好像有一种是汪光复的《航海遗闻》，开首有“沙壅钱塘，骑兵飞渡”八字，现刻在《荆驼逸史》内，偶然披对，如见故人，其它则不复记忆，连共有几种也忘掉了。看了这两部书，使我对于南明史实最初发生兴趣；同时，也粗粗地知道一些南明史实的轮廓了。

从一九〇三年起，我在外边东跑西跑的时候为多，也曾在家中呆着一个长时期，不过又忙于他事，对于南明史实，渐渐儿有些生疏了。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己卯，活埋在上海，实在闷得慌，便又想搬弄起这一个法宝来，作为自己破愁解恨的东西。

最初，因为翻阅国光书局排印本《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时，觉得不很痛快。这部书是纪传体的，有纪略四卷，列传四十卷。所谓纪略，实际上就是本纪。照例，看了圣安帝、思文帝、永历帝三篇纪略，对于南明大事，应该可以一目了然。但因为分作三篇，不相衔接，看起来总觉不大

方便。并且，多了一篇《鲁王监国纪略》，其时代上起隆武，下逮永历。于是要看一六四五年到一六五二年间的的事情，翻了《思文帝纪略》和《永历帝纪略》不够，还得去翻《鲁王监国纪略》。这对于我，很觉得是一种累坠。至于一六五二年以后的鲁监国事迹《南疆逸史》完全失载。而延平王三世事迹，从一六四六年南澳举兵起，到一六八三年东宁出降止，虽然《南疆逸史》的郑成功传内稍有纪载，但也简略得很。这样，便动了编写《南明史纲》的野心。

所谓《南明史纲》，可说是模仿朱熹的《通鉴纲目》而作的；只是有纲而无目吧了。讲得古雅一点，也可说是上配麟经，实实在在就是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而已。不过，这个“断烂朝报”，写成了对于我是很有用处的。因为从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八三年止的史实，看了这一本“断烂朝报”，就可以一目了然，不必要去翻《南疆逸史》的纪略和郑成功传了。

讲到那时候的参考书，可说是寒伧得很。因为许多书籍，都在已成为游击区的老家中没有带出来。连三十多年前那两部给我对南明史实做启蒙教育的残本二十卷《南疆逸史》和《海甸野史》，也都不在行篋之中。除了国光本四十四卷《南疆逸史》外，只有查继佐的《罪惟录》、《东山国语》，沈起的《东山国语补》，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全祖望、赵之谦的“张苍水年谱”，匪石的《郑成功

传》和清代官修的《通鉴辑览》而已。那末，《南明史纲》内容的薄弱，也就可以想见。末了，总算又弄到了一部余宗信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但已在《南明史纲》写成以后，也就来不及加添资料了。

在《南明史纲》以外，我又编成了一部《南明史纲历日表》。什么叫“历日表”呢？这名目也许还有些欠通。原来温睿临《南疆逸史》里面的四篇纪略，对于日子是用天干地支来代表的。但，对于每月朔日干支的记载，却不是一定有。在“圣安帝纪略”中间，还是有的多而没有的少；一到“思文帝纪略”和“永历帝纪略”中间，则是没有的多而有的少了。甚至，“鲁王监国纪略”中间的月朔干支，还有和其它纪略相冲突的，真是弄不清楚。于是，我发了一个狠，替它杜撰了一部《南明史纲历日表》，除《南疆逸史》本身所有的干支外，还根据叶绍袁的《甲行日注》，以及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推补了若干。本来，推步朔晦干支是要专门学者来的，我却一窍而不通，只是大胆老面皮，胡乱来一下吧了。但到一六六二年即明历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望日昭宗匡皇帝殉国滇都以后，也终于推不下去了。所以，这《南明史纲历日表》是从一六四四年明历五月朔日起，到一六六二年明历四月望日为止的，前后只有十九年的命运。比起她母亲《南明史纲》来，要缩短了二十一年呢。

《南明史纲》和她的女儿《历日表》写好以后，我又把

她们丢开了。直到一九四〇年的六月中，和魏如晦先生通讯，他借给我一大批的材料，又使我对于研究的雄心复活起来。

为了研究南明史料，对于魏如晦先生的感谢，我是写也写不尽的。他送给我一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间断续出版的《痛史》，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印本，中间包括着三十种史料，都是从来没有刊印过的。又送给我一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梨洲遗著汇刊》，是时中书局排印本，为黄宗羲的作品，全书三十二种，不尽有关史料，但直接有关系的已有十六种之多。还有，一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吴长兴伯集》，是国学保存会排印本，南明光复鉅子吴易原著，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去病编印，如晦先生也送给我了。这三部书都是铅印本，倘然拿到收藏家的眼光底下去看，是不值一个大钱的，然而对于我，却正是无限的帮助。何况，这三部书我自己都有过的，但都沦落在游击区内；现在，旧梦重温，真有如鱼得水之乐了。此外，如晦先生借给我的书籍，拣最重要的来讲，有《荆驼逸史》五十五种，有《明季稗史初编》十六种、《续编》六种，有《滇粹》二十一种，有《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四十五种，有钱秉鐙《所知录》五卷，有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不分卷，有无名氏《劫灰录》五卷，有张家玉《张文烈公遗诗》一卷，有张煌言《张苍水集》二卷和《张苍水全集》十二卷，有邝露《峤雅》二册，有计六奇《明季南略》十六卷，有杨陆荣《三藩纪

事本末》四卷，有汪有典《史外》三十二卷，有李瑶《南疆绎史》五十卷，有徐鼐《小腆纪年》二十卷，有江日昇《台湾外记》十卷，有郁永河《伪郑逸事》一卷，有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六卷，有许浩基《郑延平年谱》一卷。其它不重要的，也不及列举了。这些又都是普通版本，没有一部是奇书秘籍；然而在我看来，正如贫儿暴富呢。此外，他又替我买到了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二十卷，这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有了这个钥匙，一切宝藏的锁，就容易开启了。

魏如晦先生的功绩还不止此。他又替我在郑西谛先生处借到了傅以礼的《华延年室题跋》三卷，这些题跋有十分之九都是关于南明史料的。还有，在《华延年室题跋》后面，附有《残明大统历》和《残明宰辅年表》各一卷。《残明大统历》是从一六四五年起到一六八三年为止的，三十九年的朔晦干支，完全齐备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三十九年的历书和日历。你想，这对于我杜撰的历日表，是何等的有用？我把它来修正了我所杜撰而不正确的《南明史纲历日表》。还有二十一年，将来预备续写《南明史纲历日表补遗》一卷。那部《残明宰辅年表》，是从一六四四年起到一六六一年为止的，南明三帝和鲁监国手下所有宰相姓名和升迁罢免的年月都包括在里面了。这是傅以礼要做而未及完成的《续明书》中仅仅脱稿的一种，也是非常可以宝贵的。在后来我第一次修改《南明史纲》时，

也大有其用处。西谛先生把《华延年室题跋》借给如晦先生的时候，约定三天为期，所以在我处不能多留日子。我尽三天之力，钞成了《残明大统历》一卷、《残明宰辅年表》一卷。那部《华延年室题跋》的本身，便来不及钞，只摘出了其名，附以重要的几点而已。这部书我至今还没有买到，颇引为遗憾。这部书因为是如晦先生从西谛先生处转借来的，所以未便延搁。至于如晦先生自己的书，则他并不要我归还，说可以长期放在我处，真是再痛快也没有的事情了。

讲到郑西谛先生，我也是非常感谢他的。因为从他那儿，竟发现了温睿临晚年定稿五十六卷本的《南疆逸史》。这部五十六卷本，最初只有归安杨凤苞看见过，他据此做了“南疆逸史跋”十二篇。此外，连做《湖录》的郑余庆，也没有见过。郑氏所见到的，是初稿四十四卷本，又不把纪略四卷计算在内，所以在《湖录》中弄成四十卷了。后来，想做《后明史》的德清戴望，也好像没有见过，他借给傅以礼的一部，也只有四十四卷。此四十四卷本后归顺德邓秋枚先生，作为风雨楼的珍藏品，也就是国光书局排印本所自出。现在也在郑西谛先生处了。那五十六卷本呢，自从经过杨凤苞收藏以后，直到武林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才又发现。八千卷楼的藏书是卖给南京图书馆的，也就是后来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当一九二八年的时候，我在焦山，曾和该馆主藏者柳翼谋先生有唱

酬之雅。一九三五年，我在南京，还到过该馆，可惜匆匆没有去参观书籍。更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想做研究南明史料的工作，并且也不知该馆有此宝藏，所以就交臂失之了。老实说，在我看见国光排印本四十四卷《南疆逸史》后面所附印的杨凤苞跋语，而说此书有五十六卷时，还以为杨氏的笔误呢？因为郑余庆既然少算了四卷而弄成四十卷，则杨凤苞或者多算了十二卷而弄成五十六卷，也并非绝对不合理的揣测吧。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内，以偶然的因缘，从徐泽人先生处借到了开明书店排印本《二十五史》中间的《明史》，又翻阅了后面附录的《明史》参考书目，才知道杨凤苞跋中所说的五十六卷本，真有此书，并非笔误，而此书曾由国学图书馆保存着。但这时候，已在南京沦陷后的第三年了。写信去问流转异乡的翼谋先生，他还信说：“海沸天旋，十生九死，过去一切，不可说，不可说。”又说：“所询温书，在天壤欤，入蓬莱欤，宜叩诸今之梅村、芝麓辈。”要我去和“今之梅村、芝麓辈”通信，那是办不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在短时期，这一部八千卷楼旧藏的五十六卷本，是无法看见的了。那末，西谛先生处的一部，又是那儿来的呢？原来，他是从傅以礼的后人处转辗设法弄来的。书是抄在白纸黑格印有“大兴傅氏长恩阁抄本”字样的格纸上面的，而且还有许多傅氏的藏章呢。照我猜想起来，这部书就是从丁氏八千卷楼抄出来的。因为在《华延年室题跋》中，常常提到他和丁氏传

钞书籍时事情；而这部书又是他的新钞本，自然有祖本出于丁氏的可能。现在，丁氏原本已不可见，此本又成天壤间的孤本了。书的内容，和四十四卷本不同处极多。讲到纪略，四十四卷本的“圣安帝纪略”，此书改成“安宗纪略”，“思文帝纪略”改成“绍宗纪略”，而“鲁王监国纪略”则改成“监国鲁王纪略”；正名定分，都觉得比四十四卷本更胜一筹。所叙述的史迹，“安宗纪略”修改处最少，“绍宗纪略”修改处最多；而“监国鲁王纪略”，从一六五三年起，继续下去，直到一六六二年为止，简直增加了十年的历史，虽然纪载还是极简单的。讲到列传，增多了十二卷，而原有的四十卷内，修改处亦极多，此处不及列举，将来当别补专文以纪之了。但，一样是温睿临所做的《南疆逸史》，为什么会有四十四卷本和五十六卷本的不同呢？我以为四十四卷本是温氏早年所作，是初稿；五十六卷本是温氏晚年所作，是定稿。但在初稿完成时，外间已有传钞了。这就是既有五十六卷本而又有四十四卷本的原由吧。还有一个疑问，是傅以礼钞到五十六卷本后，似乎并没有加以校勘，所以错字极多，不知何故。也许傅氏从丁氏借钞时，已在晚年，所以没有时间来校正吧。讲两本的字句，有些无关事实异同而只讲文义好歹的，似乎倒是四十四卷来得完善，这也是一个谜。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说他看见上海涵芬楼藏有戴望亲笔校勘的《南疆逸史》钞本，“丹黄殆遍”。谢氏没有讲起这戴校本是四十四

卷本还是五十六卷本，但照我的猜想，应该是四十四卷本。我以为涵芬楼所藏的是戴藏四十四卷的甲本，风雨楼所藏而现归西谛先生处的是戴藏四十四卷的乙本；乙本就是从甲本传钞出来的。甲本戴氏自己保存，后归涵芬楼；乙本戴氏借给过傅以礼，后归风雨楼。我何以知道风雨楼藏本是戴氏借给过傅以礼的呢？因为书中附有戴望写给傅以礼的一封信，而这封信在国光书局排印本已经印在书上了。那末，所谓戴校本的“丹黄殆遍”，也许不止于改正误字，而还曾做过一番修理文义的工作吧。此事，倘把涵芬楼和风雨楼两部四十四卷本对校一下，便可证明我所假定的话是正确或错误。风雨楼本我在上文说起过已在西谛先生处了，他和涵芬楼也有渊源；我曾要求他把这两部书一齐借给我一看，可惜至今没有到手。至于那部大兴傅氏长恩阁钞本五十六卷的《南疆逸史》呢，则我已竭二十天之力，钞成功一部副本了。那自然要感谢西谛先生，但更不能忘却如晦先生和石华父先生的功绩。因为是先由如晦先生告诉西谛先生，知道我正在访求丁氏八千卷楼的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而西谛先生便透露出他处藏有另一部五十六卷本的消息来；然后再由石华父先生的奔走，才能向西谛先生处借到这部傅氏长恩阁钞本而录成副墨呢。此外，西谛先生还把开明图书馆藏本徐薰的《小腆纪传》借给我，也是十分感谢的；此《小腆纪传》现在还留在我案头，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大

有用处呢。

钞好了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以后，我就想重写《南明史纲》第一次修正的稿本了。这一次的修正，参考书比前略多。如晦先生送给我的四十几种书，和借给我的一百几十种书，还有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小腆纪传》、《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晚明史籍考》等等，都派到了极大的用场。修正本和原本不同之处，大概弘光朝最少，但也有几处；隆武朝则依据闽人某的《思文大纪》，永历朝依据徐薰的《小腆纪年》，修正较多。至于延平三王的事迹，原本极简略，这次有余宗信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做蓝本，更参以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充实了不少；而临了处更依据《台湾外记》添进冯锡范想率舟师取吕宋，为刘国轩所阻的重要史实。我想，倘然冯锡范的计划成功了，也许太平洋的历史会改变面目吧。但因锡范袭杀监国世子朱克壘在前，人心不附，而延平幼王朱克塽又太弱小，除了投降外没有出路。我又想，倘然克壘不死而嗣王位，也许马尼拉真会变成南明最后的都城呢。还有，克塽出降的日子，也依照《台湾外记》改定，这和李慈铭《受礼庐日记》所引郑达《野史无文》记载宁靖王术桂全家殉国的日子，恰相衔接了。至于三朝和鲁监国宰相的升迁罢免，则大部分都依据傅以礼的《残明宰辅年表》。所以，这部“断烂朝报”式的东西，也费了我不少的心力呢。自然，将来还得有第二次第三次或是更多次数的修

正,才有希望能够弄成一部能有价值的作品。

在修正《南明史纲》时,徐薰的《小腆纪年》曾给我以很大的帮助。那末,也许有人要问:“《南明史纲》是编年体的;而《小腆纪年》也是编年体的,并且有纲有目,十分完备。如此,则有了《小腆纪年》已足够,何必再要另起炉灶来编《南明史纲》呢?我对于这问题的答案:第一是,《小腆纪年》的名目就太坏了;第二是,《小腆纪年》也不免有差误之处;第三是,《小腆纪年》和《南明史纲》的用意不同。前者是以朱家一姓的存亡为本位的,故托始于一六四四年即明历崇祯十七年甲申的正月朔日,对于李自成攻陷北都前后的事情,写到有四卷之多,占据全书份量五分之一;而永历帝滇都殉国以后,直到延平幼王东宁出降,都挤在一卷中间,份量只占全书二十分之一,连纪年都被削去了。至于我的《南明史纲》,是以汉人和鞑子的斗争来做本位的,所以上起弘光帝监国南都之月,对于北方朱、李的摩擦,一概不提;而永历帝滇都殉国以后,也还是照样的纪年纪月,以延平王来替代明帝,直到东宁出降为止。我的意思,以为一六八三年以前,凤阳之王气虽亡,南安之霸图未替,东宁一岛,依然炎黄裔胄的版图,应该列入南明范围以内的;何况延平王还是明室的宗藩赐姓呢。为了这个缘故,我将来理想中的编年史,是扩大《南明史纲》的篇幅,订正《小腆纪年》的谬误,勒成《南明纪年》一书,作为我南明史料研究的第一种成绩。不过,

梗短汲长，心雄力绌，自然前途是很渺茫的吧。

因为我虽然相信唯物史观而不大能够懂得它，又因为我对于新的历史学是完全门外汉，所以南明史料研究的结果，最好也只是史料搜辑的完成吧了。为了方便起见，我想完全用旧方式来编制。一种是编年体，一种便是纪传体了。关于纪传体的，查继佐的《罪惟录》，可说是首开其端。不过，它是一部整个的“明春秋”，而不是以南明为范围的。但，假使要把它来代替清代官修的《明史》，却又嫌不够格，因为有些地方实在太草率了。就是讲南明一部分吧，安宗不称帝纪而称附纪，已嫌曲笔。难道这部自命正名定分的“明春秋”，还要甘心向鞑子献媚，以小朝廷自居吗？还有，查氏是鲁监国的旧臣，所以对于唐、鲁之争，不免心存偏袒。他把鲁王监国附纪刊在前面，而贬隆武、永历为唐王、桂王，颇失大体。又去鄢房阳山角落中拉出一个韩王本铉来，称韩为主，俨然和隆武、永历抗衡，也太偏激了。所以，倘然把《罪惟录》中关于南明部分摘录出来，可算为纪传体最初的“南明史”，不过它在体裁上已失败了。其次，是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有四十四卷本和五十六卷本，自然五十六卷本比较完备，但也未能尽善尽美。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十二篇，对于它的批评，有许多是很为中肯的。再后来，是李瑶的《南疆绎史》和徐鼐的《小腆纪传》了。李瑶不但没有看见温氏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并且连四十四卷本也未曾寓目。他所找

到的，正是和我三十几年以前抚弄的那部一样，是二十卷的不全本吧了。他想把它补完全，这事情原是好的。但他应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保存温氏的书名和卷目，不要改动它，缺的地方另外补起来；又一种办法，是把温书做蓝本，索性另外做一部书，不要袭用它的旧名。现在，李氏改“逸史”作“绎史”，而仍“南疆”之名，内容则随意凑补，弄成非驴非马，鱼目混珠，难怪后来要被邓秋枚先生所痛骂了。不过，他的一番心血，是不应该抹杀的，他自然也有他的苦衷和他的功绩呢。讲到徐鼐，实在更可怜，他连二十卷本《南疆逸史》都没有看到，只是把《南疆绎史》来做蓝本吧了。这只要看《小腆纪年》自叙中所列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清楚。他倘然见过温睿临原本，就不应该把“逸史”写成“绎史”了。但他是比李瑶聪明，索性另起炉灶，自辟门户；故《小腆纪传》虽然有一部分依据李书，而人家倒不能加以剽窃之名，因为学问本是社会的公有物呀。从另一方面看起来，在徐氏身前，《小腆纪传》实在是没有写完成的。到了身后，他的儿子徐承礼才把它补辑完成，好像还是出于傅以礼的催促呢。承礼曾借书于傅氏，所以，结果连五十六卷本的《南疆逸史》都被他看到了。这在承礼写在《小腆纪传》目录后面的一篇文章里面，虽然是没有讲明白，但《小腆纪传》中有“宁靖王术桂传”，叙事比《小腆纪年》中所引《台湾府志》加详，而和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的“宁靖王传”相近，则显然可

见其来源了。大概徐鼐《纪传》原稿，本有“宁靖王传”一目，承礼便取温睿临的材料添补进去。至于原稿中连目录都没有的，则承礼不敢擅补，而别撰补遗五卷。其中如益王、嘉兴王、永宁王、罗川王等传，也都是根据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的。补遗本来不止五卷，据承礼哥哥徐承祖的纪传跋文，可以概见。那末凡为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所有，而《小腆纪传》原目所无的，承礼大概想一箍脑儿给它写进补遗去吧。但后来曾否脱稿，抑或脱稿后并未刊行，则不得而知了。

依上面所讲，撇开《罪惟录》不算，由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到五十六卷本，是一个系统；由二十卷本《南疆逸史》到《南疆绎史》，也是一个系统；由《南疆绎史》到《小腆纪传》，再参加一些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中的材料，则又是一个系统。说明了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吗？

杨凤苞对于《南疆逸史》，最初是想替它做校注，后来却想自己另做一部了。这是研究史实兴趣到最高潮时必经的阶段，可惜杨氏那部书终于没有完成。此后，戴望的“后明史”，傅以礼的“续明书”，也都有目无书。倒是比较时代在略前一些的元和钱绮，据说有《南明书》三十六卷，见于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存目中，但谢氏也说未见其书，则此书之究存天壤间与否，也就成为疑案了。我对于纪传体南明史料的研究手续，也想以校注《南疆逸史》为初步工作，而以另撰一部“南明史”为最后工作，未知将来能

达到目的与否。也许，学力精力的不够，再加以时间人事的蹉跎，终将和杨、钱、戴、傅同其遗憾吧。

在发现了傅氏长恩阁藏钞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以后，我曾写信给西谛先生，请他和商务印书馆接洽，把这书影印流传，作为继《二十五史》而通行的第二十六史。因为清代官修《明史》对于南明的事迹实在是太疏略了，得此庶可稍弥缺憾。西谛先生覆书，他主张扩大办法，他要辑印晚明史料丛书，约分十集，先出第一集，而以《南疆逸史》为第一集中的第一种，还有九种呢，是《先拨志始》二卷，明末写刊本，铁箫铜剑楼旧藏；《甲申纪闻》十卷，明末刊本，邓氏风雨楼旧藏；《甲申核真略》，旧钞本，铁箫铜剑楼旧藏；《甲申朝市小纪》，钞本，大兴傅氏旧藏；《舟山纪略》，旧钞本，邓氏群碧楼旧藏；《岭表纪年》，旧钞本，大兴傅氏旧藏；《滇南外史》，旧钞本，黄冈刘氏旧藏；《剿闯小说》，旧钞本，大兴傅氏旧藏；《馘闯小说》，旧钞本，大兴傅氏旧藏。这计划和书目，自然是好极了，我写信去劝他竭力进行。一方面，我以为《甲申纪闻》足本应该是十四卷，而目中所列风雨楼旧藏本，只有十卷，未为完备；我又知道风雨楼旧藏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也已在西谛先生处，所以主张把《甲申纪闻》抽出，加入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俾与五十六卷本配成双璧。此信去后，迄今未有答复。我希望他早日完成，并且照我的献议，把两部不同的《南疆逸史》一起影印出来。

现在想起来，西諦先生所计划影印的晚明史料丛书如果成为事实，实在应该加上“珍本”两字，称为晚明史料珍本丛书，才能名副其实，因为这些都是天壤间稀有之本呀。但在我的理想中间，却还应该有一部南明史料丛辑出来，以南明为范围，不涉甲申北都之变；且只求实用，不讲珍秘与否。第一辑应该是《罪惟录》摘钞本、《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本和五十六卷本、《南疆绎史》、《小腆纪传》，为纪传体的一类。或更附以邵廷采的《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无名氏的《劫灰录》等，为纪传体中之个别的而不是整个的。第二辑应该是文秉的《甲乙事案》，顾炎武的《圣安皇帝本纪》，闽人某的《思文大纪》，瞿共美的《天南逸史》，无名氏的《行在阳秋》，邓凯的《也是录》和《求野录》，黄宗羲的《弘光纪年》、《隆武纪年》、《永历纪年》、《鲁纪年》，查继佐的《鲁春秋》，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等，而殿以徐鼐的《小腆纪年》，为编年体的一类。顾炎武的《圣安皇帝本纪》和南沙三余氏的《南明野史》，都是本纪体，本来应该列入纪传类，但有本纪而无列传，殊嫌畸形，且内容实类编年，所以只好归入编年一类了。第三辑应该是黄宗羲的《赐姓始末》，无名氏的《郑成功传》，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和《台湾纪事本末》，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纪事》，鹭岛道人梦葦的《海上见闻录》，夏琳的《海纪辑要》，郁永河的《伪郑逸事》，洪若皋的《海寇记》，匪石的《郑成

功传》，张铸六译丸山正彦著的《台湾开创郑成功》，中央研究院的《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和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许浩基的《郑延平年谱》，余宗信的《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等等，凡是讲到延平三世的，不拘体裁，都收入此辑。第四辑应该从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十卷起，到孙寰镜的《明遗民录》四十八卷止，凡是传记一类的东西，都列入于此。传记类本来很可能与纪传类合并，但纪传类是正史的体裁，而传记类却非是，所以只好别列为一类。又，《皇明四朝成仁录》前三卷属于崇祯朝，似铁出南明范围以外，不过书名既称“四朝”，不便分析，也只好通融一些了。第五辑应该是钱秉镫的《所知录》，杨陆荣的《三藩纪事本末》，计六奇的《明季南略》等等一类，凡为前四辑所不包而无类可归者，都编入此辑。这五辑，当然不是严格的分别，不过稍示一个轮廓吧了。内容也尽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不必拘泥。印刷的形式，则参照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分段落，加标点。这部南明史料丛辑的编印，和南明纪年及南明史的写作，如果完成，就是我研究南明史料最后的目的了。

此外，我自一九四〇年四月起，到当年十月止，零零碎碎地写了十多篇传记。计用文言写的，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弘基传”、“周之藩传”、“杨娥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吴炎、潘耒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共十一首。用

白话写的,有“吴日生传”、“夏完淳传”共二首。这些,魏如晦先生劝我集合起来,编成《南明人物志》第一辑,由他介绍书店出版。但我还没有时间来整理。倘然搅得成功,也可以算是研究南明史料的副产物吧。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

此文写成以后,又有几件事情,应该补入的,附纪如下:

1. 涵芬楼旧藏戴望亲笔校勘《南疆逸史》,我后来托陈陶遗先生向张菊生先生接洽,据说在一·二八之役,已与夏完淳手著的《续幸存录》及《土室余篇》旧钞本,同为日军所毁灭了。这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2. 风雨楼旧藏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已由西谛先生借给我。但我因急于离沪来香港,没有时间将它和国光排印本校勘,已把这工作托给如晦先生了。3. 徐鼐《小腆纪传》,已由如晦先生代我购到一部,而开明图书馆的藏本则已还给西谛先生了。又,李瑶《南疆绎史》,如晦先生亦已代我购到。4. 自我决计来港以后,如晦先生就把他全部关于南明史料的书籍,完全许我带来香港。这些,现在已经安置在我香港的寓庐中了。5. 在我离沪赴港以前,已拚命赶写《南明后妃宗藩志》一书,内容是包括南明史里面的后妃传、追尊三帝传、诸王传、宗室传四种而成的。现在已有初稿写定,带到香港来了。6. 因为时间关系,《南明人

物志》第一辑尚未整理就绪。但“郭良璞传”则已移入《南明后妃宗藩志》中间。7.《南明史纲》第一次修正稿本,准备从明年起,在《大风半月刊》陆续发表,以就正于当世之留心南明史实的各位先生。

以上各事,以为都是值得附写在此文后面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补记

编者按: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香港《大风半月刊》第八十二期。魏如晦即钱杏邨(阿英),石华父为柳亚子女婿陈麒瑞(林率)。至于这部天壤间稀有,柳亚子曾以二十天之力录出的傅以礼长恩阁《南疆逸史》五十六卷钞本,现已有上海图书馆编校,中华书局排印本(二册,一九五九年版)。该书“前言”提到“这个本子(五十六卷足本),目前我馆和南京图书馆藏有两个钞本。”在编订时上图曾以国光书局排印本互校,但似并未参阅南京图书馆的丁氏八千卷楼所藏钞本。

（二）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

我整个地做南明史料研究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即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夏天的。这时候，蛰处在上海的活埋庵中，不过把她当作消愁解恨的活宝吧了。但弄到后来，似乎上了瘾似的。等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离开活埋庵以前，瘾头已弄得很深，实在有些舍不得走。不过，为了环境的关系，许多关心我的朋友，像许广平先生，王任叔先生等，都劝我离开这魔窟。尤其是朱舜华女士，讲得最透辟：她以为我离开上海，是走上前线，也许还可以为革命尽些责任；呆在上海，万一不幸落在歹人手中，虽做张睢阳、颜平原骂贼而死，到底不过是无谓的牺牲罢了。一方面，魏如晦先生也竭力劝我走，他怕我恋恋这些从他那儿借来的史料而不肯走，他就说：“除了关于延平王一部分，我想写一部《延平春秋》，还须留用外，其余，你一概带走好了。”这样，才决定了我南征的大计划。

可是一到香港，事情就复杂起来了。最初，我是想把那些史料带到渝都，找一个山洞躲起来，搅成这个名山大

给我，也是一样的。那末，我可以把这部书细细研究一下：如认为已经尽善尽美，则我的“南明史”可以放弃不做了；如认为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则不妨把它作为蓝本，让我继续工作下去，而他的书也同时可以传布。宋子京的《新唐书》和刘昫的《旧唐书》并行，欧阳永叔的《新五代史》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并行，不是都有前例可援吗？但吴先生没有替我办到，好像连还信也没有给我。而一方面，皖南□□爆发了，第一届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居然通过了很不公道的提案，我因受刺激太深，从此脑病复发。

在病脑的半年中间，却也居然做了两件工作：因为这些都是机械的，不甚觉得吃力。第一件呢，是把《南明史纲》又修正一次，由六卷而扩大成为八卷。这八卷（又称八编）的《南明史纲初稿》在香港《大风半月刊》发表，到一九四一年底大概可以完全披露，实际上已是经过两次修正的稿子了。自然现在已发现有差误之处，将来还得再加修改；名称也想改成《南明纪年史纲》，似乎比较清楚一些。

第二件呢，是整理屈翁山先生遗著《皇明四朝成仁录》。翁山先生是南明的遗老，《成仁录》分为十卷：崇祯朝三卷、弘光朝二卷、隆武朝二卷、永历朝三卷。这部书，是从没有刻本的。在三百年的传抄本中间，我们知道比较完备的有两部：一部是湖州陆氏皕宋楼的旧藏，后归

日本静嘉堂文库；另一部是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旧藏，后归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这国学图书馆是在南京龙蟠里的，自从首都沦陷以来，那部书的尚在人间与否，就不得而知了。十年以前，安阳谢国桢留心明季史料，曾辑印《晚明史籍考》一书，对于这部《皇明四朝成仁录》，就以十卷二十六册著录，并抄附目次于后。这目次，好像是从静嘉堂文库本抄来，但他也见过国学图书馆本，却只说两本“微有不同”，而不能详言其大分别在何处，大概两书是差不多的了。此外，我们所知道的，有徐信符（绍桀）先生南州书楼藏本，有屈荫堂（沛霖，翁山后人）先生所得的风雨楼旧藏本。还有，据陆丹林说，则有海盐朱邇先（希祖）先生的藏本。朱先生是中央大学教授，其藏书却寄存在中山大学书库内。此书库虽在九龙，但不得学校图书馆主持人的命令，是无法开启的。屈先生那本，曾在一九四〇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二月香港举行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上出展过，可惜当时无人注意，没有录出副本，邇后来却又弄到上海去了。讲到整理《成仁录》的动机，是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请我做顾问，有一次参加出席，决定丛书第二集的目录；是我提议，把《成仁录》列入，由大家赞成通过，并要我负责整理。徐信符先生是编印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就把他所藏的一部借出来着手整理抄录。不过，那部书实在残缺得很。原题是《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望文生义，好像是“正编”以外的“补编”。但把它内容和谢

国桢《晚明史籍考》内所列《成仁录》目次对校起来，则又并非补遗性质。陈德芸先生在“广东未刻之书籍”一文内讲：“或该书焚毁之后，乃有补编。”那末，“补编”实在应作“残编”解释，是焚毁后把它补缀起来的，语甚近情。原来照谢氏所抄的目录，崇祯朝三卷六十九传、弘光朝二卷二十二传、隆武朝二卷十五传、永历朝三卷三十传。（此传是大传，而大传内又包括小传。例如第一卷第一篇“畿辅死事传”是大传的总名，而内容却包括王元雅等十二人的事迹呢。）而徐先生的藏本呢，崇祯朝只有三十四传，弘光朝只有六传，隆武朝只有七传，永历朝却全缺了。并且此四十七传，次序淆混不堪，又胡乱把来分作四卷，居然标上每卷一朝的名目，真是莫明其妙。把它来和谢目对校，崇祯朝少去一半，弘光朝少去十六传，隆武朝少去八传，永历朝当然不必再提。于是我第一步整理的工作，是根据谢目，重定此四十七传的次序，把崇祯朝三十四传分为三卷，隆武朝七传分为二卷，以复旧观。至于弘光朝呢，徐先生那儿却还有一部五十年前新阳（今昆山）陈凤藻先生参订过的《明季南都殉难记》旧钞本。所谓《明季南都殉难记》，实在就是《成仁录》弘光朝的部分，不知陈先生从那儿弄来，他并没有讲明出处。陈先生又把这书添入了他自己的议论，而对原来行款及书法，也有改动之处，粗心看起来，俨然和《成仁录》分成两部书了。但细细研究一下，来龙去脉，却还是很清清楚楚的。此外有一九〇

七年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上海均益图书公司铅印本，是魏如晦先生借给我的，内容与徐先生所藏钞本一模一样，计有十九传。因此，我又根据谢目，删去陈先生添入的东西，恢复原来行款及书法，和《补编》的六传并合起来，去其重复，共得二十传，仍分为二卷。这样，和谢目的弘光朝二卷二十二传互校，虽少去“杭州死节”、“建兴死事”、“海兴死事”三传，却多出“苏州死节”一传。还有，“海宁死事”一传，陈本虽有目无传，谢本却连目也佚去了，这在总目中是应该补入的。至于永历一朝，可说完全没有办法。但后来托陆丹林和屈先生通讯的结果，把风雨楼旧藏本的目录钞来，计有崇祯朝五十七传，隆武朝十五传，而永历朝也居然发现了十二传。这十二传和谢目比起来，自然还缺少十八传，但以视徐本的全缺，当然又是稍胜一筹了。何况崇祯朝虽比谢目少去十二传，却还比徐本多出二十三传呢。为了这个缘故，我屡次催促丹林，要他向屈先生通讯交涉，录副寄来。但最初说书不在上海，已交人送还广东乡下老家去了，答应托家中人找出录副。到最近又接到丹林的信，索性说屈先生忙于经商，恐怕无暇及此了。在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已托丹林无论如何，要把屈本弄到。不然，整理的成绩，一是太坏了。朱先生那一部，内容不知究竟怎么样？据徐先生说，他曾见过，和他那本同样的残缺，所以委员会也并不热心去设法发现。不过，徐先生年龄已大，我是担心他记忆力的模

糊。例如，屈先生藏本，最初徐先生也说见过，和他那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想去征求。但我根据陈德芸先生“广东未刻之书籍”一文，知道“补编”（即徐本）与“正编”（即屈本）一部分相同。既说一部分相同，则其他部分当然有不同之处，不问可知。后来，我又根据《广东文物》上所影印的屈本书影，第一篇“畿辅死事传”，就和徐本不同。于是提出证据，向徐先生请教，徐先生才恍然大悟，托丹林去向屈先生借钞目录。目录一到，自然证明屈、徐两本的大不同了。所以，对于朱先生藏本，我还是抱着幻想的。也许我想自己做毛遂，写信给在重庆的朱先生，和他讨论一下，也许可以明白了吧。还有一个消息，也是丹林告诉我的：据说陈德芸先生曾接到在北平作寓公的伦哲如先生来信，他以前在那边曾看见过《成仁录》的打字机印本，内容与谢目完全相同，比屈、徐两本都完备。本来谢目是根据静嘉堂文库藏本的，而日本□□对于这些古董，也颇好弄玄虚；那末，伦先生在北平见过的打字机印本，也许就是静嘉堂那边所干的勾当吧。已由丹林请陈先生写信给伦先生，托他代购或钞，但久无消息。最近，我又直接写了一封信给陈先生，托彭泽民先生转去，并催讨还信。但连彭先生自己也没有切实还音给我，又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此外，我那儿还有一部《明季北都殉难记》的钞本，相当于《成仁录》的崇祯朝，内容四十二传，比谢目少二十七传（但谢目亦有有目而无传的四篇，内容合

并分离,又不一律,故实际上所少不到二十七传),比屈本少十五传,但比徐本已多出八传了(事实上,也有徐本所有而此本所无的,故大约可补得二十传)。我从前因为希望屈本能够录副,则此本完全重复无用,故没有向委员会建议钞补。现在,鉴于屈本到手的遥遥无期,也许有进行的必要了,要是委员会能够采纳我意见的话。

此外,超过了半年的期限,可说是一年中间吧,还有几件事情可以报告。虽然这几件事情,都是朋友帮我忙的,并不是我自己揽的,不过也和我工作有关系。讲到第一件,是魏如晦先生的功绩。在这一年中间,如晦先生托人带来书籍不少,替我代购的,有翁洲老民的《海东逸史》;冯苏的《见闻随笔》;冯梦龙的《燕都日记》,无名氏的《董心葵事记》,朱子素的《东塘日割》,沈涛的《江上遗闻》,华廷献的《闽事记略》,江之春的《安龙记事》,章学诚的《戴重事录》,暨西逸叟的《过墟志》,计六奇的《金坛狱案》,无名氏的《辛丑记闻》,后面十种是申报馆的仿聚珍版印本,总名《记载汇编》。这三部书我认为《海东逸史》最重要,等于一部鲁监国的实录,本记、列传全有。《见闻随笔》两卷,上卷为“明末两渠贼传”,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传记,和南明直接关系较少。下卷为“记西南往事”,又分“永明王始末”与“何腾蛟传”、“堵胤锡传”、“瞿式耜、张同敞传”、“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传”、“李元胤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皮熊传”、“杨畏知传”、“沐天波传”、

“李定国传”，共十一篇，也相当于一部永历实录，不过不能够正其名号，内容又相当地简略吧了。如晦先生从前借给我的，本有无名氏《劫灰录》一册，署名《珠江寓舫偶记》，是国学保存会铅印本，有吾乡陈去病先生跋语，引刘继庄《广阳杂志》，谓为冯苏所作。如是，则应与“记西南往事”为一人所作，乃一书而两名。惟叶廷琯《吹网录》则谓《劫灰录》为“珠江寓舫”所记，冯苏窃取之以作《见闻随笔》。今取《见闻随笔》与《劫灰录》互校，除上卷不记外，下卷之“永明王始末”，《劫灰录》改作“永明王僭号始末”；自“何腾蛟传”至“李定国传”，《劫灰录》合为“亡国诸人事考”，而多出“大临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种。即前二种的内容，《劫灰录》与《见闻随笔》亦微有不同，他日当详细研求，才能成为定论呢。（《劫灰录》称“永明王僭号始末”，极荒谬。但据叶廷琯所见的钞本，却写作“永历纪”三字。又“亡国诸人事考”，叶氏所见本作“殉国诸臣事考”。可见原来秉笔者是很公正的，后转辗传钞，避免忌讳，遂至一塌糊涂了。）《记载汇编》十种中，也有珍秘的资料。此后，又托人带来进步书局石印本江日昇的《台湾外记》六册，吴兴丛书木刻本沈云的《台湾郑氏始末》一册。此两部书我以前都从如晦先生处借过，是他自己的藏本，后因他自己要写《延平春秋》而拿还去，没有给我带到香港来。这次的叫人带来，不知是他自己已经买到另一部，所以就转让于我呢？还是因为我去信请他钞录关

于延平王母太妃及延平监国世子小传的材料，他没有工夫代钞，所以仍旧把这两部来借了给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上海时，是和他通信往来最勤。离开上海后，我在船上就发信给他，此后一直到我病脑以前，去信不下六、七通；中间断了半年，在病脑后两个月中，去信又不止三、四通了。但他老是没有片纸只字给我，所以这两部书的是否让给我，还是借给我，至今没有弄清楚。还有，我离沪前托他把风雨楼旧藏写本四十四卷的《南疆逸史》去和国光书局铅印本互校一下，要他报告结果，也是杳如黄鹤了。我真揣不透如晦先生为什么要如此？难道是顺应环境，不方便和我通信吧？但令我则相思无已时了。

第二个能够帮助我的，是老友胡朴安兄。他因为病体偏废的关系，至今尚留滞沪上。他对南明史料研究虽不感兴趣，但对于我个人的帮忙却是很大的。他把他所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的《圣安记事》（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和《明季实录》，都拆开来借给我带到香港了。之前，他还送给我一册写本的《明清记略目录》。这本书是怪书，用纪年体，从一六一六年明历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努尔哈赤称“后金国汗”建元“天命”起，到一六五一年明历永历五年辛卯止，于南明史实，并不完全。卷首有凡例，又有采用书目，著录至一百〇七种之多。本册称为目录，但体裁又不像目录。我疑心它是

和我所写《南明史綱》一类的东西，目录就等于我之所谓“綱”，全书则应该相当于我所想写而未曾着手的“目”吧。至于全书究竟曾否写成，或已写成而失去，单单剩这一本目录流传，那是一个无从解答的哑谜了。总之，这部书对我是颇有用处的。编书的人，没有姓名，撰写跋文的“饭香”，说他“题句吴外史编”，但在目录中却找不到痕迹。那末，也许真有全书，而“句吴外史编”五字是题在全书上面的了。饭香跋文，说“句吴外史”就是明遗民吴江朱不远字明德，原来是我的老乡。我最初的主张是完全不相信饭香这一个说头的。因为饭香的证据，是顾炎武《亭林文集》中曾有朱不远“广宋遗民录序”一文；而《记略目录》之末，却附有无名氏的“重辑桑海遗录序”与“书广宋遗民录后”两文，所以认为撰《广宋遗民录》的一定是朱不远，也就是撰《明清记略》的人了。不知《目录》末页所附“书广宋遗民录后”文内，明言此书为淮海李小有所辑，与朱不远无涉。盖当时辑《广宋遗民录》的同志很多，不止一人。朱不远有朱不远的《广宋遗民录》，李小有另有李小有的《广宋遗民录》，两不相干。至于那篇书后我疑心和“重辑桑海遗录序”都是钱谦益做的，因为口气和笔路都十分相像，可惜手头没有钱氏的《有学集》，不然，一查就明白了。这样，我最初的看法是完全反对饭香的，因为他的证据已给我完全打破。不过，事情也怪得很，后来在无意中偶然翻到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八月铅印本无锡孙

静庵先生所辑的《明遗民录》（也是如晦先生借给我的），在第十六卷中间，有如下的一段：“明朱明德、字不远，太仓人，隐居烂溪之滨，著《句吴外史》，记鼎革时事甚悉”。“明德字不远”和“不远字明德”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概总是一个人。“太仓人”自然是错的，朱老先生明明是我的老乡，“烂溪”也的确属于吴江县而不属于太仓县（从前是太仓州）的。并且，饭香也说他“隐居烂溪之滨”，那是毫无疑义的了。“著《句吴外史》”与笔名“句吴外史”有些问题，但仍可解得通，也许他先前做了一部《句吴外史》，后来就把“句吴外史”当作笔名了。句吴外史既和朱不远及《明清记略》都发生了关系，则我们自然不能确定“句吴外史”不是朱不远，而《明清记略》不是朱不远所辑的了。孙静庵先生那部书，材料很杂，又不注明出处，但他总不会自己杜造出来的，一定是别有渊源吧。这样，我们虽推翻了饭香所举的证据，却又不能不尊重饭香的结论，真是玄之又玄的事情了。饭香何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姓名，这本书像是他手钞的，因是跋语和正文的字迹完全一致。跋语下有“确潜”一印，但仍无从查考。

《明清记略目录》是朴安兄去年年底在我临走前送给我的，但我匆匆未及细看。直到今年十月中旬，才把它研究一下，所以也只好算入今年工作的账上了。另外有《野史无文》一书，却是今年夏天朴安兄替我觅人钞好，而特地从上海寄到香港来的。此书祖本现为程演生先生所

藏，也是钞本，并未刻过。原题“淝水柰村农夫纂辑”。据一七一二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西蜀费锡璜所撰序文，称为“淝水柰村郑先生”；而《晚明史籍考》卷八“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条下，则说明“郑先生”就是郑达。此书原本共二十一卷，傅以礼和李慈铭都未见全书。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说所见只十三卷至十五卷；而李慈铭《受礼庐日记》则说所见为十三卷至十六卷，相差一卷。今此本除缺少开头的“让皇帝本纪”两卷，中间的“明末死难诸臣考”两卷，及末尾的“前朝宫阙”、“服御”、“遗制”等四卷外，实存十三卷，比李慈铭所见多出九卷。其内容为“烈皇帝遗事”三卷、“永历皇帝本纪”二卷、“西南死事诸臣考”二卷、“鲁监国张、黄二臣传”二卷、“郑成功海东事”二卷、“流寇张献忠陷庐州府事”（即《晚明史籍考》著录之“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已有刻本）二卷。但各卷中间，颇有缺佚，例如卷十三“郑成功海东事”末页附注云：“前后通计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而现在此卷中只存“郑成功传”、“朱术桂传”、“陈永华传”、“陈夫人传”及“闽中四隐君子传”，包括“王忠孝传”、“辜朝荐传”、“沈佺期传”、“李茂春传”而已。就便把“四隐君子传”解放独立起来，连前也只好算八篇，如何会有“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呢？中间缺佚不少，可以想见，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了。李慈铭所说，多出“郑经传”、“郑克塽传”、“郑鸿逵传”三个名目，实际上都是附属于“郑成功

传”内的，倘把它拆开来，连前也还是只有十一篇吧了。记延平三世事，实在也太简略。我从前看到《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王夫之“永历实录”条下，引李慈铭《受礼庐日记》，说到“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王氏远隔楚南，故未知也”的一段话，第一次发现永历帝的谥法，觉得非常可喜。但李氏究竟根据什么书籍，却至今找不出证据来。起初以为也许在这本“野史无文”的“郑成功传”中，但现在是失败了。这又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过，这部书对于我仍旧是大有用处的，例如“朱术桂传”、“陈永华传”、“陈夫人传”、“闽中四隐君子传”，都是非常可宝贵的材料呢。程演生先生藏有此书，我去年在上海就知道，托朴安兄设法觅人代钞，一直到今年夏天才到手，真可谓“成时容易却艰辛”了！

此外，还有一个朋友，我现在不愿提起他的姓名。我去年年底初到香港时，和他过从甚密，他把他所藏铅印本王夫之《船山遗书》中的《永历实录》二十六卷一厚册拆出来借于我。此书内容为“大行皇帝本纪”一卷、列传二十卷，极可宝贵。虽然材料缺乏，考证疏忽，纪事错误及论断偏颇，短处甚多，但终是一种不易得的史料呢。还有一部《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是东莞陈伯陶辑录的，后附“陈文忠、张文烈、陈邦彦行状”一卷，也在我处。陈伯陶自命为清遗臣，书成已在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乙卯，而仍题名“胜朝”，像在满清时代所写的，其不通已极。不过

他以粤人而搜辑粤东遗书故实，材料弘富，考证精详，自有可取，也是研究南明史料者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吧。自从我和渝方决裂以后，这位老朋友，也在无形中割席了。那末，这两部书，我也不想还他呢。本来，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他既痴了，我又何必再痴。何况，还是一个不够格的朋友，哈哈！

去年离开上海以前，我是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的。后来到香港，加上一条尾巴，就在今年一月五日报的《大风半月刊》新年特大号上发表了，匆匆过了十个多月，差不多又是一年了。因为生了六个月的脑病，工作进行得很迟慢；而一等到脑病全愈时，又要忙于其他的事情，不能专心从事于史料的研究了。革命和著书，难道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吗？姑且把这一篇文章写起来，算是一九四一年的清账吧。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

苏联革命廿四周纪念日，香港

编者按：当时曾借书而后来“割席”的那位朋友，是孙仲瑛，亦即孙顾斋。参阅“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三）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对于研究南明史料的工作，我是在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才正式开始的，这时候还在上海。靠了阿英先生的帮助，替我找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二十九年十二月，我从上海到香港，把这些都带了去。一方面，又陆续搜集，并自己写定了一些。结算到三十年十二月，大概总有好几百种史料，都保藏在我九龙寓所的羿楼中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龚定庵说得好：“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他藏书的工作，还不免如此的困难，何况我还是妄想著书呢？雄心一去，意志消沉，温睿临、李瑶、杨凤苞、戴望、钱绮、傅以礼、徐鼐诸先哲的盛德大业，看起来决不是我所能接受而光大的了。

好像是有这样的故事吧：钱谦益在他的绛云楼被焚，文书荡尽以后，曾写了一本书目，以纪念他旧日藏弃的东

西。这心情，是很痛苦的。我现在，也不免有些怀旧之感，想把已焚史料的名称和内容默写出来，作为留恋的纪念。不过，自从港、九战争以后，炮火轰炸的刺激，道涂流亡的劳苦，把我神经衰弱的老病痛又勾引了起来。虽然在桂林休息了四个多月，还是不能痊愈。所以记忆力的颓弱，是达于极点的了，几乎连这种文字都写不成功。幸亏宋云彬先生找到了一本《笔谈》第七期送给我，有我去年十一月七日所写的“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一文，中间提到几种书籍，还可以有点依据。现在，就把它写些出来吧。

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有一部是屈翁山(大均)先生遗著《皇明四朝成仁录》的《补辑本》，这是我花了一些心血弄成功的。《成仁录》原本分为十卷：崇祯朝三卷、弘光朝二卷、隆武朝二卷、永历朝三卷，都是些忠臣义士的传记。除了崇祯一朝和南明无关外，其它三朝七卷，都是对于南明很重要的史料了。这部书，在明清时代是禁书，三百年中从来没有人敢刊刻过。不过传钞本似乎还不少，我们所知道的，比较完备些的有两部：一部是湖州陆氏皕宋楼的旧藏，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一部是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的旧藏，后归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自从七·七到八·一三全面抗战以来，前者固然无法借阅，即后者也因首都的沦陷，而不可闻问了。此外，有海盐朱遏先(希祖)先生的藏钞本，听说寄存在中山大学书库内，而

此书库却在九龙。当时因为没有门路，无从借阅，不知他的内容完备与否，现在，书的存亡自然也成了问题。还有，是番禺屈荫堂（沛霖）先生的藏钞本，屈先生据说就是翁山先生的后人，而这一部书是从顺德邓秋枚（实）先生的风雨楼藏书中散佚出来的。这部书曾到过香港，在民国廿九年二月举行的广东文物展览会上陈列过。可惜我当时还未到港，没有眼福看见。后来，听说屈先生到上海做生意，把这部书带到上海去了。又有一个传说，则说屈先生已把这书送还广东乡下老家。总之，屡次托人去借，结果都是没有下文。那末，我的所谓《补辑本》是那儿的呢？原来，《补辑本》的根据也有两部书：一部是番禺徐信符（绍荣）先生南州书楼旧藏的《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一部也是徐先生所藏，名为《明季南都殉难记》，两部书都署名屈大均著，都是钞本。《补编》分四卷，望名生义，好像和《成仁录》的正本不同；但仔细考察起来，实在是正本的残编。陈德芸先生在“广东未刻之书籍”一文内讲：“或该书焚毁之后，乃有补编。”解释的相当明白。实际上，也和我所谓《补辑本》是同一办法吧了。大概是后人补缀成编的，决非翁山先生原本，所以有些地方错误得非常利害。《殉难记》经过五十年前新阳（今昆山县，属江苏）陈凤藻先生的参订，他把翁山先生原本的行款等等，改动一下，又参加了自己的议论，补添材料，似乎弄成另外一部书了。但讲实际，是把《成仁录》的第四、第五两卷

弘光一朝传记摘挖出来的，毫无疑义。这两部书，《补编》和《殉难记》，就是我所谓《补辑本》的蓝本了。那末，我的工作是何所依据呢？原来，在十年以来，有一位安阳谢国桢，是梁任公先生的高足，他久住北平，留心明季史料，曾出版《晚明史籍考》一书，对于《成仁录》颇有考证。他是见过静嘉堂文库和国学图书馆两个本子的，把全书十卷二十六册的目录，都抄列在《晚明史籍考》中间。据他的记载，崇祯朝三卷是六十九传，弘光朝二卷是二十二传，隆武朝二卷是十五传，永历朝三卷是三十传。我先把《补编》来同它对校，发现崇祯朝所残余的是三十四传，弘光朝残余的是六传，隆武朝所残余的是七传，而永历朝则全缺了。此外，在《殉难记》中，却补到了弘光朝的十四传，连前合计二十传。如此，我便把所谓《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写定起来，崇祯朝三十四传，分为三卷；弘光朝二十传，分为二卷；隆武朝七传，也分为二卷。内容虽残缺，却保留原来卷数，以见其本来的面目。这样，和谢氏钞存的目录对校起来，虽然崇祯朝缺去三十五传，弘光朝缺去二传，隆武朝缺去八传，永历朝全缺，未免遗憾甚多，但比诸徐氏原来《补编》和《殉难记》的分成二书，名目不正，支离割裂，却觉得是略胜一筹了。现在，这七卷六十一传的《补辑本》，江陵一炬，荡为劫灰，自然是我心上的一个创伤。但，我却希望抗战胜利，早日收复南都，龙蟠里的图书无恙，还可以窥见翁山先生十卷一百三十六传的旧观；

而再进一步,则会师东京,索还静嘉堂文库巧偷豪夺的东西,庶几杭丁、湖陆,龙合延津;此不特我个人私愿,恐怕翁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一定会抚掌称快吧!至于最近期间,则屈荫堂先生藏本八卷八十四传(此本已钞到目录,计有崇祯朝五十七传、隆武朝十五传、永历朝十二传,但弘光朝则全缺)的发现,和徐信符先生《补编》、《殉难记》的无恙,以及朱遏先先生藏本的还有副稿在渝都而可能借钞,也都是我所希冀的了。

讲到《明季南都殉难记》,除了徐先生所藏钞本外,还有民国前五年即满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上海均益图书公司的铅印本。这铅印本我原来有一部,保藏在我故乡的金镜湖头磨剑室中,不知现在已饱蠹鱼与否。前年在上海时,阿英先生又借给我一部,带到香港,这一次也在劫难逃了。除了文献沦亡之感以外,在此还得对阿英先生表示着无穷的歉意。

还有一部《明季北都殉难记》,也是把《成仁录》中崇祯一朝摘挖出来的。记得也有上海均益图书公司的铅印本,我故乡并有藏弃,而阿英先生处却没有。不过,我前年在上海,却借到一部,是不大高明的钞本,封面硃书“均益”两字。我疑心就是均益图书公司付印时的底本。内容有四十二传,错字极多。我带到香港,请人钞录一部,自加校勘,原本则仍寄还上海的朋友。现在我的钞本自然也毁灭了,但希望上海的那本还存在着。书主人是暨

南大学的学生，可惜姓名已忘记了，因为书是托人辗转借来的。

此外，在“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一文内有提到的，是《明清记略目录》一书，这是一部旧钞本，内容非常古怪。在书名下有“目录”两字，内容又不像目录。它是用纪年体的，从明朝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建州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国汗”建元“天命”起，到永历五年辛卯止，对于南明史实，并不完全。记得去年我在香港时，曾写过八卷的《南明纪年史纲》，是用朱晦庵《通鉴纲目》体例的，但有“纲”而无“目”，希望将来能把“目”补全，便可以成功一部《南明纪年纲目》，或者简称《南明纪年》了。我很疑心这部《明清记略》，体例是和我的《南明纪年》相同的；他的所谓“目录”，等于我的所谓“史纲”，而全书则应该相当于我所想写而还没有着手的“纪年”吧。他的全书，就是所谓《明清记略》，照我估计，应该是已经写有成书的。或者，因为全书篇幅太多，传钞者时间和工力都不够，所以只能摘钞其“大纲”，乃称为“目录”吧。这“目录”前面，有凡例若干则，又有“采用书目”若干页。就“采用书目”看来，已有一百零七种之多；那末全书的卷帙浩繁，也就可想而知了。上面没有著作人姓名，复附一跋，署名“饭香”，下有“潜确”印章，楷法秀媚，不知是何许人。纸张甚旧，恐怕是康、乾间的钞本吧。跋中说原书“题勾吴外史编”，又说“勾吴外史”就是明遗民吴江朱不远，字

明德，这样一来，弄成功我们乡先生的遗著了。究竟“勾吴外史”是不是朱明德，照我的考证是肯定的，因为在民国元年八月出版无锡孙静庵先生所辑的《明遗民录》中，曾有类似的记载。虽然孙氏的原文，说他是“著勾吴外史”，而并不是笔名“勾吴外史”；又说是“朱明德，字不远，太仓人”，而并不是吴江人朱不远，字明德。不过，前者似乎容易解释，因为他著过一部《勾吴外史》，后来就把“勾吴外史”当作笔名，也未可知吧。孙氏又说《勾吴外史》的内容，是“记鼎革之事甚悉”的；那末，甚至于《勾吴外史》就是《明清记略》的别名，也都很可能了。“朱明德，字不远”，与“朱不远，字明德”，传闻异辞，更无足深怪。归根结蒂，当然就是一个人。朱老先生是我们吴江人，并不是太仓人，我脑中记忆得很清楚，决不会冒认同乡。并且，孙氏说他“隐居烂溪之滨”，而饭香跋文上也有同样的记载。烂溪确在吴江，不在太仓，现有地理上的证明。这样，孙氏所称“著勾吴外史”的“朱明德，字不远”，与饭香所谓笔名“勾吴外史”的“朱不远，字明德”，可以断定是一个人，毫无疑义；而朱老先生之为吴江人，有著《明清记略》的可能，也便成为不争的事实了。这部《明清记略目录》，是老友胡朴安先生送给我的，也许是海内孤本，丢了使我非常痛心。不过，我还有一个梦想，则是将来《明清记略》全书的发现。希望这个梦想不是永久的梦想吧，不然，这重大的损失真无从补偿了。

《明清记略目录》是胡朴安先生送给我的；另外，他还给我代钞到一部《野史无文》，这次也毁灭了。《野史无文》向来是传钞本，并未刻过，原题“灝水奈村农夫纂辑”，据康熙五十一年壬辰西蜀费锡璜所撰序文，称为“灝水奈村郑先生”，而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第八卷内著录的“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条下，则说“郑先生”是叫“郑达”。这书原来共有二十一卷，前辈留心南明史料的如傅节子（以礼）和李越缦（慈铭）都未见全书。傅氏《华延年室题跋》说所见只第十三卷至十五卷，而李氏《受礼庐日记》则说所见的是第十三卷至十六卷，比傅氏所见多一卷。胡先生代我钞到的一部，是从程演生先生那里的藏本借钞的，除缺少开头的“让皇帝本纪”两卷，中间的“明末死难诸臣考”两卷，及末尾的“前朝宫殿”、“服御”、“遗制”等四卷外，实存十三卷。那比李氏所见多出九卷，比傅氏所见多出十卷，可谓珍贵的发现了。这本所残余的内容，是：“烈皇帝遗事”三卷、“永历皇帝本纪”二卷、“西南死事诸臣考”二卷、“鲁监国张、黄二臣传”二卷、“郑成功海东事”二卷、“流寇张献忠陷庐州府事”（即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中著录的“流贼张献忠陷庐州记”，好像后来商务印书馆已有铅印本行世）二卷。中间“郑成功海东事”二卷最可宝贵，如“朱术桂传”、“陈永华传”、“陈夫人传”、“闽中四隐君子传”，都是难得的史料。朱术桂是明朝的宗室，封爵宁靖王，汉奸施琅引清兵攻陷台湾（当时称东宁

府)时,阖门殉难,誓不屈辱于异族,是一位可歌可泣的人物。陈永华是延平嗣王朱经(郑成功在隆武朝赐国姓,俗呼“国姓爷”,子孙世代姓朱,郑经是成功的儿子,袭封延平王。照南明史的立场看来,应称朱经)佐命之臣,他夹辅嗣王,鞠躬尽瘁。吴三桂反正后,嗣王和他们合纵讨清,驻蹕思明州。永华辅世子克塽,监国东宁,政治修明,俨然小康之治。及永华逝世,嗣王亦不禄,世子为权臣冯锡范废弑,立其弟克塽为延平王,幼弱不能蒞事,朝政昏乱,南明遂终于不祀了。所以讲到南明最后的史实,永华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传文也写得相当详细。陈夫人是永华的女儿,世子克塽的元妃,贤明能干,世子被弑后,她也结缡自尽,非常慷慨,正是南明后妃传中出色的人物,可谓虎父无犬女了。闽中四隐君子是王忠孝、辜朝荐、沈佺期、李茂春四人,他们都是南明的遗老,托迹东宁的。除了《野史无文》以外,其他书籍就很少记载,所以我是认为最可宝贵的了。不过,照“郑成功海东事”卷末的附注,说“前后通计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可见其规模的弘大,而现在只存“郑成功传”、“朱术桂传”、“陈永华传”、“陈夫人传”、及“闽中四隐君子传”,共计五篇。就照李越缦的计算,从“郑成功传”内分出“郑经传”、“郑克塽传”、“郑鸿逵传”(鸿逵是郑芝龙之弟,延平王的叔父,并没有赐姓,所以倒是不能称为朱鸿逵的)等三个名目;再把“闽中四隐君子传”独立起来,分为四篇,也不过只有十

一传吧了，哪儿会有“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呢？这当然是残缺甚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羿楼失陷，胡先生给我钞到的那部《野史无文》也同付劫灰了。最低的希望，是程先生的钞本，还好好地上海保存着，将来恢复淞沪以后，可以问他重行借钞；而最高的希望，则是有“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完全无缺的“郑成功海东事”原稿，也许还有发现的一天吧。

此外，胡先生借给我的，还有顾亭林的《圣安记事》和《明季实录》，都是从他所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的《亭林遗书》中拆出来的。《圣安记事》即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明季稗史初编》中的《圣安本纪》，好像在他书征引中，还有称为《圣安皇帝本纪》的。我想《圣安皇帝本纪》，是亭林所定的原名，后来避免清朝的文网，削去“皇帝”两字，再后来，索性连“本纪”也不敢用，而改称“记事”了。内容是记载弘光一朝的大事，用纪年体；温睿临《南疆逸史》中间的《圣安记略》（定本改称《安宗记略》），就是把它作为蓝本的。《明季实录》内容已记忆不清楚，好像是崇祯和弘光两朝中间的诏令文檄之类。似乎满清末年已有上海东大陆书局的铅印本，但也许是不完全的吧。这《圣安记事》和《明季实录》两种书自然还不是难得的孤本，不过把胡先生的大部头藏书拆开而丢掉了，在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养痾沪滨的老朋友呢。

借书给我最多而损失也最重大的，要算上文就屡次

提起过的阿英先生了。我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从上海到香港时，就向他借了不少的南明史料带去。这些，我现在除重要的几部，像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的《痛史》和《明季稗史初编》，以及木刻本的《荆驼逸史》几十本，清末上海国学保存会铅印本的《国粹丛书》十几种（每种一本或两本）以外，连名目都记不清，更不要问到内容，所以在此也无从还忆了。《荆驼逸史》和《明季稗史初编》包括史料极多，但还不见得难找。最可惜者，倒是《痛史》和《国粹丛书》，因为都是满清时代没有刻过的东西，到清末民初才发现，极可宝贵。虽然都是铅印本，但国学保存会早已消灭，连商务的《痛史》也没有听见再版过，恐怕也是绝版了吧。《痛史》中的《弘光实录》和《思文大纪》，关系均极重要。（写到这儿，还有连带想起的，是满清末年轻云杂志社在倭京出版的《滇乘》，和汉声杂志社在倭京出版的《旧学》，此次丢掉，也极可痛惜。两者都是搜集南明史料，编次印行的。《滇乘》所收的是云南忠臣烈士的传记，有“李晋王传”一首，纪李定国事最详，又说他是原籍云南，流亡入陕，都为其它史籍所不载的。《旧学》所收是诏谕文檄之类，有黄道周代绍宗襄皇帝草拟诸诏谕，恐怕外间也不容易找到了。《滇乘》是阿英先生借给我的，《旧学》则是我自己的藏本。这两书恐均不易再得，附存其名于此。）去年一年中，他还陆续借书给我，在我那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内，可以找到书名的，

是木刻本的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冯苏《见闻随笔》、沈云《台湾郑氏始末》以及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的江日昇《台湾外记》、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的《记载汇编》。这些，现在自然都毁灭了，内容也不大记得清楚。约略可还忆的，《海东逸史》最重要，有鲁监国纪和诸臣传，等于一部鲁监国的实录，可惜我那篇“报告”内写得太简单，现在是一点也无从记述了。《见闻随笔》两卷，上卷为《明末两渠贼传》，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传记，和南明史料直接关系较少；下卷为《记西南往事》又分“永明王始末”及“何腾蛟传”、“堵胤锡传”、“瞿式耜、张同敞传”、“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传”、“李元胤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皮熊传”、“杨畏知传”、“沐天波传”、“李定国传”，共十一篇，也相当于一部昭宗匡皇帝的实录，不过不能正其名义，内容又觉得简略吧了。《见闻随笔》和《海东逸史》的本子都相当旧，《见闻随笔》好像是《台州丛书》本，但记不清楚，不敢断定。《台湾郑氏始末》是吴兴丛书木刻本，是新本子，大概比上面那两部都容易找。内容据说是把江日昇《台湾外记》来改编的，但好像我当时曾约略校对了一下，觉得又不尽相同，不知何故。《台湾外记》是章回小说体，但据说内容都是事实。著作者江日昇，是明末清初人，好像有几件事情还是他目击的呢。《台湾郑氏始末》把它改作纪事本末体，但共有若干篇，和每篇的名目，当时没有摘录，现在都忘记了。《台湾外记》石印本是六册，全书有几

回也已不能记忆。内容自郑芝龙出生起,至清兵陷东宁,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而绍宗蒙尘,也有记载,和其余他书不同。石印本是很新的小本子,好像我在上海时,还看见阿英先生处另有一部旧的木刻本。但版本很小(比石印本则要大些)字迹也有模糊之处。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听说阿英先生到敌后游击区去了,希望他这部木刻旧版本的《台湾外记》和其他藏书都能无恙地保存着。《记载汇编》也是小本子,但相当旧,大概还是申报馆创办时的出版品,后来也绝版了。内容分十种,是丛书的体裁。第一种是冯梦龙的《燕都日记》,第二种是无名氏的《董心葵事记》,第三种是朱子素的《东塘日札》,第四种是沈涛的《江上遗闻》,第五种是华廷献的《闽事记略》,第六种是江之春的《安龙记事》,第七种是章学诚的《戴重事录》,第八种是墅西逸叟的《过墟志》,第九种是计六奇的《金坛狱案》,第十种是无名氏的《辛丑纪闻》。这十种书和南明史料都有相当的关系,不知将来还容易找到与否。中间的《东塘日札》,好像就是《明季稗史初编》内的《嘉定屠城记略》。其他似乎也有和《明季稗史》及《荆驼逸史》互见的,但记忆不清,不能列举了。

阿英先生在上海借给我的,还有《劫灰录》一册,是和冯苏《见闻随笔》有些瓜葛的,“报告”内曾经提及,现在也附记在此地。《劫灰录》原题《珠江寓舫偶记》,阿英先生所藏本是国学保存会铅印本,也就是《国粹丛书》中间的

一种。后面有吾邑亡友陈去病先生的跋语，谓祖本系旧钞，得之于邑中故家；又引刘继庄的《广阳杂志》，说是冯苏所作。如此，则《劫灰录》就是《见闻随笔》，为一书而两名，而“珠江寓舫”也就是冯苏的笔名了。但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的《劫灰录》条下，却引吴县叶调生（廷琯）的《吹网录》，说“珠江寓舫”另有其人，《劫灰录》也另有其书；是冯苏看见了《劫灰录》，偷窃成书，作为自己《见闻随笔》的底稿。冯苏原是先仕南明永历朝后降满清的贰臣，他做《见闻随笔》，是以备清朝开“明史馆”时所征用的。那末，偷窃改窜，在事实上也未始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吧。当时我曾把《劫灰录》和《见闻随笔》的篇目来对照过，《见闻随笔》上卷的“明末两渠贼传”是《劫灰录》所没有的，大约冯苏另有其来历；《见闻随笔》下卷的“永明王始末”，在《劫灰录》是“永历僭号始末”，自“何腾蛟传”至“李定国传”，《劫灰录》则合并称为“亡国诸人事考”。另外，《劫灰录》还有“大临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三篇，则是《见闻随笔》所没有的了。如果我们相信叶氏《吹网录》的话，则冯苏把《劫灰录》的“亡国诸人事考”，分成十个列传，不用总名；而“大临始末”等三篇，则是冯苏所割弃而不要的吧。《劫灰录》和《见闻随笔》的公案，也许可以告一段落。不过，陈去病先生所发现的旧钞本《劫灰录》，在我想来，也是已经改窜，而面目全非了的，这还得征引到叶氏《吹网录》的考证。据谢国桢所引，所谓“永历僭号始

末”，叶氏看见的原文是“永历纪”；所谓“亡国诸人事考”，叶氏看见的原文是“殉国诸臣事考”，笔削予夺之间，可谓极毫厘千里之致了。那末，冯甦所看见的《劫灰录》，一定也是写作“永历纪”和“殉国诸臣事考”的。所以他把“永历纪”改作“永明王始末”，把“殉国诸臣事考”分割做“何腾蛟传”等十篇，以免触犯忌讳。到后来，则文网更密，趋避更工，就非索性加上“僭号”和“亡国”的恶名词不兴了。希望将来能够发现叶氏所珍藏过的《劫灰录》原本，则国学保存会铅印本的损失，还可以补偿而有余，当然这个梦是未免做得太好吧。

此外，还有孙顾斋先生借给我的两部书，一部是王船山的《永历实录》，一部是陈伯陶的《胜朝粤东遗民录》。那部《永历实录》是从铅印本《船山遗书》中拆出来的，等于胡朴安先生从木刻本《亭林遗书》中拆出来的《圣安记事》和《明季实录》。这《永历实录》有二十六卷，内容是“大行皇帝本纪”（大行皇帝指永历。《晚明史籍考》第十一卷著录的《永历实录》条下，引李越缦《受礼庐日记》，说“郑成功在台湾，上谥号曰昭宗匡皇帝，王氏远隔楚南，故未知也。”永历帝的谥法，在此处是第一次发现，我觉得很为可喜，虽然李氏的来历没有说明，不得而知，但此公博极群书，熟精晚明掌故，所言必有根据，总不会是杜造出来骗人的吧。因为与《永历实录》有关，故附记于此。）一卷，诸臣列传二十五卷，极可宝贵。《胜朝粤东遗民录》

是木刻本，计四卷，后附无名氏所撰陈文忠(子壮)行状、屈翁山(大均)所撰张文烈(家玉)行状、陈元孝(恭尹)所撰陈忠愍(邦彦)行状，合为一卷。陈伯陶是广东东莞人，书成于民国四年，因为他自命清遗臣，故仍题名“胜朝”，实在是很不通的。不过，他以广东人而搜集广东遗民故实，自然是容易着手。所以该书材料弘富，考证精详，也就成为研究南明史料者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了。这两部书，我希望将来总还容易找到吧。(南明三帝谥号，永历称昭宗匡皇帝，是最新的发现。弘光尊号圣安帝，庙号安宗简皇帝；隆武尊号思文帝，庙号绍宗襄皇帝，从温睿临《南疆逸史》起，到徐鼐《小腆纪传》止，都无异议。只有黄梨洲《弘光实录》说弘光庙号质宗，单辞孤证，似乎不足凭信。所奇怪的，是屈翁山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以及“张文烈行状”，提到弘光处，都称他为思宗。查思宗是崇祯帝的旧谥，虽然后来一改毅宗，再改威宗，但决无把它另外作为弘光庙号之理。大概是翁山先生一时弄错的吧。我在《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中，已改正为安宗，再附记于此。因为也是有关南明史料的，阅者当不讥我为咬文嚼字吧。)

在“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一文内，所以提供的资料，已尽于此了。当然，劫灰中的史料尚多，关于搜集方面，最重要的有温睿临的《南疆逸史》两部(一部四十四卷，民国初年上海国光书局铅印本，祖本出戴

望、子高所钞藏，后归顺德邓氏风雨楼，现在长乐郑西谛先生处，我认为这是温氏的初稿。一部五十六卷，是民国二十九年我的手钞本，祖本出傅以礼、节子所钞藏，现亦在西谛处，我认为这是温氏晚年的定稿），李瑶的《南疆绎史》、徐鼐的《小腆纪传》和《小腆纪年》，以及查继佐的《罪惟录》等。关于编辑方面，有《南明纪年史纲》八卷、《南明后妃传》一卷、《南明储贰传》一卷、《南明追尊三帝传》一卷、《南明诸王传》若干卷、《南明宗室传》若干卷，现在不但实物无存，即在脑筋中的还忆，也不大清楚，要写提要钩玄的文字，也是不可能的了。希望将来还有新资料发现，或者再能写一篇“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吧。

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桂林

编者按：请参阅附录王瑞丰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及该文后的编者按语。

(四) 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上一次，我写了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末尾曾有几句，大意是希望将来发现新资料，还可以写一篇“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什么叫新资料呢？老实讲，还是旧资料吧了。因为民国二十九年冬天，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不久到香港，加上一条尾巴，就在三十年一月五日报的《大风》半月刊第八十二期新年特大号上发表了。港、九沦陷以后，我间关而至桂林，藏书尽失，为了要找这一本《大风》新年特大号，曾托熊佛西先生去广西省立图书馆想办法。结果，只借到了一厚册《大风》六十一期起至七十九期止的合订本，当然没有八十二期。最奇怪的，三十年一月五日报的《大风》却是有的，但期数是七十六期，并不是八十二期，更不是什么新年特大号，我的文章自然也没有了。为了打破这个闷葫芦起见，我曾细心研究一下：原来合订本的《大风》，港版白纸印的，到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报的第七十三期为止，而自第七十四期起的，却是桂林版用

土纸翻印的了。并且,《大风》是半月刊,七十三期出版于八月二十日,则七十四期应该在九月五日出生才对,因为我知道《大风》是从不脱期的。但,现在所发现的土纸本七十四期,却是十一月二十日才出版的了。以下,最后的七十九期,还标明着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桂林再版字样。这样,我才恍然大悟起来。原来在七十三期以前,是香港版直接运到桂林来发行的,所以一切没有问题。七十四期起,大概香港版不能运桂林,只能在桂翻印发行,所以误期得非常利害,而桂林版的日子和香港版的日子便完全不同了。于是,我在省立图书馆找这篇文章的计划,就完全成了整个的大失败。

但是,好像是天不绝人之路吧。隔不了几天,我居然在简驭繁先生手中,弄到了那本香港版的新年特大号《大风》八十二期了。把我这篇东西找出来,看了一下,觉得可取的资料还多。那末,便开始来写这篇“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一文,大概是可以交卷的了。这种专门性的文字,怕一般阅者不能感到普遍的兴趣,那是我对于编者和阅者都应该先行道歉的吧。

在《大风》这篇文章中,有两段话,是关于我研究和整理南明史料的整个意见的,现在想把它先钞在下面,第一段说:

中国旧时的史籍,严格讲起来,是不能称为历史的。偌大的二十五史,也不过是史料而已。所以,我

不敢僭称研究南明历史，而只称为研究南明史料。我理想中万一将来能够研究成功的结果呢，也还是一大堆史料。不过想把史料整理得完备一些，以便当代具有唯物史观学识的历史家作为参考时方便一些，也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第二段说：

因为我虽然相信唯物史观而不大能够懂得它，又因为我对于新的历史学是完全门外汉，所以南明史料研究的结果，最好也只是史料的搜辑完成罢了。为了方便起见，我想完全用旧方式来编制。一种是编年体，一种便是纪传体了。

这两段话，可以说明我对于整理南明史料整个的意见和计划。所谓编年体，是想写一部《南明纪年》；所谓纪传体，是想写一部《南明史》，这些妄想，在太平洋战争中都给炮火轰炸掉了。“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我在上一次所写的“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一文内，不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感慨吗？不过，事实虽然是失败，这计划怕还是值得保存，值得纪念的吧。

上次所写“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一文，是根据《笔谈》上的资料，介绍了《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明清记略目录》、《野史无文》、《劫灰录》、《见闻随笔》、《永历实录》、《胜朝粤东遗民录》各书。现在呢，要想根据《大风》上的资料，来介绍《南疆逸史》以下各书。这些，我认为在

我所看到的南明史料中间,比较可算是重要的。

《南疆逸史》是乌程温睿临所著,有四十四卷本和五十六卷本的分别。温氏字邻翼,号晒园,是明相温体仁的族孙,故其议论不偏护东林,但是非褒贬,大体纯正。书成于满清康熙某年,上距东宁延平之亡,最多不过数十年。四十四卷本是初稿,满清一代,没有刊印过,直到民国四年,始有上海国光书局的排印本。内容是纪略四卷,分为“圣安帝纪略”一卷、“思文帝纪略”一卷、“永历帝纪略”一卷、“鲁王监国纪略”一卷;又列传四十卷。郑余庆《湖录》作四十卷,大概他把纪略四卷漏算了吧。这四十四卷的祖本,从郑余庆著录以后,好像还是德清戴子高(望)先生最早发现的,子高并曾亲笔校勘,丹黄殆遍,见于安阳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子高此本,曾藏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毁于一·二八之役。其副本由子高送给大兴傅节子(以礼)先生,附有子高给节子的信札。后来,流入安徽某氏。再后来,为顺德邓秋枚(实)先生所得,他便交给国光书局,排印行世。而戴钞、傅藏的稿本,现在又由秋枚风雨楼藏书中散出,流入长乐郑西谛(振铎)先生的手中了。五十六卷本是温氏的定稿,直到现在更无人刊印过。内容纪略仍是四卷,但名目稍有更易。“圣安帝纪略”正名为“安宗纪略”,“思文帝纪略”正名为“绍宗纪略”,“永历帝纪略”仍旧,而“鲁王监国纪略”也改成“监国鲁王纪略”了。所叙述的史迹,较之四十四卷本,

“安宗纪略”修改处最少，“绍宗纪略”修改处最多。“监国鲁王纪略”则四十四卷本纪事终于永历六年壬辰即监国鲁七年，而五十六卷本却继续下去，更从永历七年癸巳即监国鲁八年起，直到永历十六年壬寅即监国鲁十七年为止，整整多了十年的历史，虽然纪载还是极简单的。列传方面，四十四卷本只有四十卷，五十六卷本却有五十二卷，多了十二卷，当然增添材料不少。就是原有的四十卷内，修改处亦极多，可惜不能记忆其大概了。这五十六卷本，归安杨傅九（凤苞）先生是最早见过的。他曾写了“南疆逸史跋”十二首，非常瞻博，所匡正处极多。此跋文十二首，曾刊入傅九所著《秋室集》中；国光排印四十四卷本，也曾附印在后。后来，此五十六卷本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所收藏，又由丁氏流入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曾著录于开明书局排印本《二十五史》后面的“明史参考目录”中。但傅节子先生处也有一部，我疑心他是从丁氏八千卷楼中借钞出来的，因为在节子所著《华延年室题跋》中，常常提到他和丁氏传钞书籍的事情。傅本是新钞本，格纸上印有“大兴傅氏长恩阁钞本”字样，但未经校勘过，错字颇多。抗战以后，此傅本也到了郑西谛先生手中了。至于我丢在九龙“羿楼”中的，有四十四卷本，也有五十六卷本，而且两本上还有我互校以后的批注和改正。四十四卷本是国光书局排印的，也许外间还容易找到，不过在桂林就不很方便。五十六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

先生那儿借来亲自钞写的，还费了我二十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当然都毁灭了。我所希望的，是在上海方面西谛先生藏书的无恙；那末，长恩阁藏钞的五十六卷本，和风雨楼旧藏的四十四卷本，将来总还有影印流传的日子吧。还有，南京国学图书馆中所收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五十六卷本，倘使尚在人间，其价值当然比长恩阁藏本是更胜一筹的了。此外，据《晚明史籍考》，海盐朱遏先（希祖）先生处另藏有四十四卷的旧钞本，据说“文字之间，亦与排印本微有不同”，那末，又不禁使我一饱眼福的希冀了。

和《南疆逸史》有血统关系的，是李瑶的《南疆绎史》。李氏号子玉，吴郡人，书刊于满清道光年间。我在上文讲过。温氏《南疆逸史》是在满清三百年中间从来没有刊印过的，不管是四十四卷本，还是五十六卷本。所以流传钞录，很易残缺，而不容易得着全豹。李氏当初不知在哪儿找到了一部《南疆逸史》，只有残本二十卷。照我推想起来，大概还是四十四卷本的残本呢。促李氏不知道它是个残本，以为温氏原本尽在于此了。一方面嫌它缺漏处甚多；一方面又怕圣安、思文、永历三帝的尊称和纪元，易犯满清的禁网。于是易其历朔，悉冠以清代年号，更别加补苴，分析成三十卷，定名为《南疆绎史勘本》。又另编《南疆绎史摭遗》十八卷，《南疆绎史恤谥考》八卷，合为五十六卷。邓秋枚为国光书局排印《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本

作叙，盛诋李瑶，大旨斥其盗窃前人作品，无知乱改。其实，李氏对于此书的补缀，亦颇有苦心。至于改易正朔，是承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大狱以后，积威所劫，不得已而为之，亦未可深责。不过，现在《南疆逸史》四十四卷初稿已有国光书局的排印本，连五十六卷定稿也发现起来了。那末，李氏这书，大概只存参考的价值。论其地位，自然是不及温书远甚吧。李书版本不祇一种，据《晚明史籍考》著录，有道光活字原刊五十六卷全本，有琉璃厂半松居士排字本，又有道光庚寅萧山李氏城南草堂补刊《摭遗》十八卷本。“羿楼”所藏一部，是阿英先生替我买来的，版本已记不清楚了。这在将来，也许还不算是难得的孤本吧。

和温氏《南疆逸史》、李氏《南疆绎史》同一性质、同一体系的，有徐鼐的《小腆纪传》。徐氏字彝舟，号亦才，江苏六合人，满清道光朝进士，官至福宁府知府。此书共六十五卷，徐氏生前，未经撰成，歿后其子承礼续成之。承礼复自撰补遗五卷。在南明的纪传史中间，戴子高的《后明史》未有成稿；傅节子的《续明书》只成《宰辅年表》一种；而元和钱竺生先生（名绮，字映江，清诸生，咸丰中卒）的《南明书》三十六卷，虽著录于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却又说未见其书。那末，除了温氏两部《南疆逸史》和李氏一部《南疆绎史》外，屈指可数的，只有徐氏《小腆纪传》一书了。“小腆”两字，语出尚书，不过总觉不大妥当。书法

却有可取之处，大概刊行已在光绪年间，文网疏阔，不像李瑶时代的战战兢兢了。此书和温、李两书，同一体系，而成书最后，自然比较完备。不过徐氏当日，实在连四十四卷本的《南疆逸史》还没有看见，这在他另一部著作《小腆纪年》的自序中，所引参考书目，只有《南疆绎史》而没有《南疆逸史》，可以证明。直到徐氏身后，承礼借书于傅氏，把父亲原稿补辑完成时，则又连五十六卷本的《南疆逸史》也给他见到了。这在“宁静王术桂傅”内，也可以找到证据的。徐氏此书，见解和温、李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唐王聿錡也列入本纪，称为《绍武纪》。这事情，原来是一个未定的疑案，聿錡是绍宗襄皇帝之弟，绍宗蒙尘以后，苏观生等拥立他在广州，改元绍武。不到一个月，清兵攻破广州，他自缢殉国。照例，兄终弟及，绍武也未始不可列入正统。不过，在广州拥立以前，昭宗匡皇帝由瞿式耜、丁魁楚等的拥戴，在肇庆先行监国了。绍武的自立，似乎多此一举，并且，苏观生还是想参加肇庆的拥戴，作为佐命功臣的。因为丁魁楚和他有私隙，不要他参加，他才还广州去拥立绍武。结果是同室操戈，肇庆和广州先开起火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无怪清兵不折一矢而下广州了。绍武的寿命，不到一个月，揆诸春秋不逾年、不成君之例，似乎也不能算正统。何况，倘然以绍武为正统，又将置昭宗于何地呢？南明宗室内讧史，第一是绍宗襄皇帝和鲁监国的争持，第二是靖江王亨嘉的自立，第三才

是肇庆和广州的问题。绍宗和鲁王的争持，绍宗拥戴在先，鲁王监国在后。（绍宗以弘光元年乙酉六月丁丑行抵建安，始允臣下监国之请，闰六月丁亥入福州监国，丁未即皇帝位于南郊，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至鲁王称监国，则为七月间事。清人修明史，有鲁先唐后之说，殊不足信。今据闽人某《思文大纪》，及查继佐《罪惟录》内的“鲁王监国附纪”考证。）又，绍宗正位，而鲁王只称监国，正统之争，更不成问题。章太炎先生撰“南疆逸史叙”，谓鲁监国当与延平王同列世家，此语甚正，可以论定了。亨嘉是明太祖侄儿的子孙，争帝似不够资格。且当时瞿式耜做广西巡抚，就反对他，可见为清议所不容，宜乎不久就为丁魁楚所扑灭了，这也是不成问题的。绍武之立，自然非靖江可比，但先后的分明，也是无可强辩的。且因苏观生一人佐命的争持，铸成大错；那末绍武的孟浪从事，也未免太容易受人利用了吧。所以，在我个人，是不主张徐鼐的办法的。自然，《小腆纪传》大体尚好，我们又不容以一眚掩大德了。《纪传》五十六卷是光绪丁亥刻本，《补遗》五卷是光绪十三年刻本，据《晚明史籍考》上这样讲。“羿楼”藏本，也是阿英先生替我买来的。从前在上海时，西谛先生曾把开明书店编辑所的藏本借给我看过。那末，希望它在将来也还是容易得到吧。

讲到《小腆纪年》，是《小腆纪传》的姊妹编。也是徐

蕭所撰，而成书则远在《小腆纪传》以前。据《晚明史籍考》说，是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刊本，而卷端有咸丰十一年辛酉的自叙，可见是咸丰间已有成书的了。全书二十卷，系纪年体。我所见关于南明史事的编年书，好像此书材料最丰富、最完备。不过，他从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朔日开始，对于李自成攻陷北都前后的事情，竟写有四卷之多，占据全书份量五分之一。而自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望日昭宗匡皇帝滇都殉国起，直到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十三日汉奸施琅入东宁，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二十二年的史实，都挤在最后一卷中间，分量占全书二十分之一，连永历纪年都被削去了。名从主人，就南明的立场来讲，徐氏这种办法，我是不能赞成的。此书阿英先生自己有，后来又替我买到了一部。大概将来要找一部起来，也许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海宁查继佐的《罪惟录》，并不全部是南明史料，但也包括一些南明史料在里面。查氏字伊璜，明季以举人起义，预于画江之役，是鲁监国的旧臣。失败后从事著书，笔名左尹，又号非人。“左”字是“佐”字的一半，“尹”字是“伊”字的一半，他便把“继佐”和“伊璜”合起来做笔名的。两个“人”字偏旁，都被隐去，所以又叫“非人”了。《罪惟录》的体裁，等于一部明史。不过真要把它来替代满清官修的《明史》，却是不够格的。一方面因为它是草创，又是私人的作品，不免太草率；而一方面其他可议之处，也很

多呢。不过，当它一部参考品的史料用，却是极有价值的。缪荃荪《艺风堂文漫存》内说它的原名是《明书》，我认为稍成问题。孔二先生说过：“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那末，这书的原名，应该是“明春秋”吧。《晚明史籍考》以帝纪二十二卷、志二十七卷、列传三十五卷著录，是根据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稿本的。我的藏本，是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经过一次整理，好像列传的卷数不尽相同，不过我也记不清楚正确的数字了。帝纪第十八卷为“安宗附纪”，十九卷为“鲁王监国附纪”，二十卷为“唐主附纪”，二十一卷为“桂主附纪”，二十二卷为“韩主附纪”。此书既是“明春秋”，为什么要把安宗以下贬为附纪，而不称帝纪，殊不可解。绍宗贬称唐主，昭宗贬称桂主，更太不公平，虽然查氏是鲁监国的旧臣，但这等地方也太失史体了。韩王本铉割据在郧阳、房山角落中间，帝号自娱，称为定武，对大局的关系实在太浅。查氏把他拉出来，和绍宗、昭宗分庭抗礼，也大非史笔之平。“鲁王监国附纪”内比他书增加纪元十年，并无自去监国号一事，和他书不同，是查书的特色。他是监国的旧臣，总算是直接的史料吧。列传中间，颇有关于南明诸臣的事迹。后附查氏的《东山国语》，和秀水沈起的《东山国语补》，都和南明史实有关。

《南明野史》五卷，南沙三余氏撰，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书原名《明末五小史》，后改《明季五藩实录》，有疏

璃厂活字版排印本，见于《晚明史籍考》。所谓“五小”及“五藩”，均指南明安宗、绍宗、昭宗、鲁监国及唐王聿錡而言。商务本经吴县王伯祥（锺麒）先生校勘过，改名《南明野史》，又改正其每卷的名义为“安宗皇帝纪”、“绍宗皇帝纪”、“永历皇帝纪”、“鲁监国载略”、“唐王（聿錡）载略”，都比原书体例为善。

《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一册，今人余宗信撰，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书出版时期甚后，所以《晚明史籍考》是来不及著录了。好像是编年体，一直到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参考书目甚多，有好几十种。关于延平三世的史料，这书可算是集大成的了。当然疏漏处也还不免。这书和《南明野史》，我都希望在最近期间能够找到一部，摆在手边看看。

阿英先生送给我的书，有《痛史》第一集二十种，是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有乐天居士叙。二十种据《晚明史籍考》所著录，不过照我记忆，好像还不止此数，大概是有好几种都有附录的关系吧。内容都是从来没有印行过的南明史料，可补《荆驼逸史》和《明季稗史》所未备。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闽人某的《思文大纪》，载绍宗一朝事，比较其他诸书详细得多了。可惜著书人的姓名，还查不出来。《晚明史籍考》疑此书为吴江明遗民戴耘野（笠）所撰，那是错误的。耘野先生自有《思文纪略》一书，未见流传，决非《思文大纪》。因为《思文大纪》的作者，是一个

福建人，在本书中间的证据甚多，决不会是吴江人戴耘野呢。次之，有《隆武遗事》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末附“隆武皇帝亲答监国鲁王书”，于史实极有关系。其他，还有黄宗羲《弘光实录》等书。《弘光实录》原题“古藏室史臣”撰，乐天居士也没有考证。我从书中找出证据，定为黄梨洲手笔。后见傅节子《华延年室题跋》内，也有考证，和我所见正同。节子所见本有附录的“大臣月表”一种，《痛史》本则没有了。

《梨洲遗著汇刊》三十二种，民国初年上海时中书局排印本，吴江薛凤昌辑，也是阿英先生送给我的。此书不尽有关史料，但直接有关系的像《隆武纪年》、《鲁纪年》、《永历纪年》等等，已有十六种之多，不过《弘光实录》一书，却未见刊入。此书和《痛史》第一集，还有民国纪元前四年上海国学保存会排印本的《吴长兴伯集》，都是阿英先生处所藏的复本而送给我的。现在，只希望他自己的藏书无恙吧。因为这几部书都是冷门货，恐怕不容易另行找到了。

阿英先生借给我的，还有《荆驼逸史》五十五种，有《明季稗史初编》十六种，有《明季稗史续编》六种，有《滇粹》二十一种，有《中国内乱外患历史丛书》四十五种，有钱秉鐙《所知录》五卷，有屈大均《明季南都殉难记》一册，有无名氏《劫灰录》五卷，有张家玉《张文烈公遗诗》一卷，有张煌言《张苍水集》二卷和《张苍水全集》十二卷，有邝

露《峤雅》二册，有计六奇《明季南略》十六卷，有杨陆荣《三藩记事本末》四卷，有汪有典《史外》三十二卷。这些，都在香港丢了，真是非常可惜的。并且，阿英先生所借的书，似乎还不止于此。以上不过根据我在《大风》一文内所称引的吧了。后来他陆续借给我的，又有几十种，现在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真是遗憾无穷呢。

还有一部《华延年室题跋》，共三卷，后附《残明大统历》和《残明宰辅年表》各一卷，大兴傅以礼撰。题跋的内容，是十分之九有关于南明史料的。《残明大统历》从弘光元年乙酉起，到永历三十七年癸亥止，南明三十九年的朔晦干支，完全齐备了。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东西。《残明宰辅年表》，则自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安宗监国南都起，至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昭宗蒙尘缅甸止，凡南明三帝和鲁监国一朝所有宰相的姓名，和其升迁罢免的年月，都详列在里面。傅氏族人灵寿傅维麟，在清初曾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起元天历元年戊辰，迄明崇祯十七年甲申止。傅氏留心南明掌故，想撰《续明书》以继维麟的著作，可惜没有成书。这部《残明宰辅年表》下面，标题着“续明书”字样，总算是见虎一斑了。我前年在上海，从郑西谛先生借到此书，尽三天之力，把《残明大统历》和《残明宰辅年表》手钞一过，带到香港。及至去岁，阿英先生又替我在上海买到一部《华延年室题跋》，后面附录两种俱全，托人带港给我，我非常得意。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希望

还有再找到一部的日子吧。

还有一部《晚明史籍考》，今人安阳谢国桢撰。共二十卷，附“书名通检”及“人名通检”，民国二十一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全书体例，大旨完善。倘要吹毛求疵，当然也不无弱点。例如，在谢氏自序内，有“楚王容藩，监国夔州；淮王常清，监国南澳，建号东武；潞王常芳，起义杭州”诸语。朱容藩并非楚王，他只是楚藩系下一个无聊的宗室吧了。他是永历朝的官吏，奉职四川，却因西粤多乱，音问不通，便夜郎自大起来，伪称楚世子，又僭称监国，封拜蜀中诸将，诸将亦颇有受其诱惑的。后被督师大学士吕大器奉诏申讨，容藩狼狈窜死。事迹载温睿临《南疆逸史》，极其清楚。谢氏如何尊他为楚王，而称许其监国呢！淮王常清监国南澳，事情倒是有的。因为绍宗蒙尘以后，忠孝伯朱成功在南澳起义，仍奉先朝正朔。此时昭宗虽已正位肇庆，但因道路阻隔，音书断绝，未有诏谕前来。于是忠孝伯便奉淮王监国，仍用隆武纪元。顾炎武《亭林诗集》中，有“东武四先历”字样，这原是一种忌讳的隐语。“东武”就是“隆武”，“四先”就是“四年”。所谓“东武四先历”者，就是“隆武四年历”的隐语吧了。可见淮王虽然监国，却未建元。谢氏不懂“东武”的

隐语，指为淮王的建号，未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朱邊先先生替谢氏此书作叙，中间却有几句，说道：“监国沉海之冤，东武纪年之讠，腾笑方来，贻误后学。”所谓“监国沉海之冤”，自然是指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乱造谣言，说鲁监国为延平王沉于海中。不知延平薨逝在前，鲁王殂落在后，杨氏的纪载，太为荒谬。而“东武纪年之讠”一语，对于谢氏自叙，恐怕不免是颇有微词吧。至于潞王常洵之误作常芳，又漏去监国一节不提，混称起义，这倒还是小小的疵谬吧了。（潞王监国杭州，只有十天，各书都失载。好像黄宗羲《弘光实录》内，有此一条，今记不清楚。钱塘张道撰《临安旬制记》二卷，则专纪潞王监国事。见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中，《晚明史籍考》亦有著录。）不过，无论如何，《晚明史籍考》终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钥匙，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书，我有两部，一部被郑宝筏先生借去，至今未有下落，一部则丢在九龙“羿楼”了。现在托熊佛西先生在桂林省立图书馆借到了一部，在我手上。我写此文时，根据参考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呢！

以上所讲，都是现成的史料。以下，把我自己所写的东西，这一次被毁灭的，也写一些出来吧。

我自己所写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南明史纲》；一部是《南明后妃、宗藩传》。这《南明史纲》，是在上海写的，自己修改过一次。去年在香港，又修改了一下，把原来的

六卷，扩大成为八卷。内容是从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安宗监国南都起，至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延平幼王东宁出降止，历叙国家的大事，系年、系月、系日，模仿《紫阳纲目》，不过有纲无目吧了。因为有纲无目，所以叫做《南明史纲》。我本想把它改名为《南明纪年史纲》的，觉得名目较为清楚一些。而将来的希望，则就纲补目，写成《南明纪年》一书，作为南明一朝的编年史。我那第一次的草创本，和第二次的修订本，都是六卷，原稿藏在“羿楼”，自然不可究诘了。第三次的本子，曾在去年的《大风》上发表过。每一卷改名一编，八卷弄成八编，又分上、下，在《大风》上是两期发表一编的。本来预算在去年年底可以全部发表完结，但给太平洋的炮声把我的计划弄糟了。已发表过的稿子，经我收还，藏在“羿楼”，当然和以前两种的稿本，一同毁灭。剩余的一些，还在《大风》编辑人手中，也不晓得到哪儿去了。发表过的大概有十分之七、八，我在桂林找去年出版的《大风》，就是八十二期以下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期，真是使人失望之至。

《南明后妃、宗藩传》是一个简称。分析起来，应该是“南明后妃传”一卷、“南明追尊三帝传”一卷、“南明储贰传”一卷、“南明诸王传”若干卷、“南明宗室传”若干卷。这些，也是我在上海写成的。虽然是草稿，自己倒还相当满意。并且，还有正本和副本。正本因为胡仲持先生要替我出版《羿楼丛书》，已说定把它列入丛书之一，所以早就

交到《华商报》出版部。听说当时寄存香港华比银行的地下室保险箱内的,现在不知怎么样了。副本呢,“南明后妃传”一卷,因为想在《笔谈》上发表,当时交给茅盾先生,听说也已没有了。“南明追尊三帝传”以下各稿,则转辗寄托在一位友人处,而此位友人现在还在香港。我前次曾经去信,请他将我原稿保存,并觅人给我再钞一份,设法寄到桂林来。此友人还没有给我还信。我现在最大的希望,便是这些东西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至于“南明后妃传”一卷,恐怕已经命定牺牲,没有办法了吧,除非华比银行的保险箱还能完好地安然无恙着。

至于此外我所写的零星稿子,也有十多篇传记。计用白话文写的,有“江左少年夏完淳传”、有“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都在上海出版的《宇宙风乙刊》上发表过,可惜在桂林是大索不得的了。用文言文写的,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有“杨娥传”,在上海出版的《中美周刊》上发表过。有“吴易传”、有“孙璋传”、有“吴志葵传”、有“徐弘基传”、有“周之藩传”、有“赵夫人传”,在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化》上发表过。有“郭良璞传”,在香港《国民日报》上发表过。有“吴炎、潘怪章合传”、有“王锡阐、戴笠合传”,则好像还没有发表过。现在,已经发表过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此地都无法找到。没有发表过的,只有底稿留在“羿楼”,大概已被敌人毁去,真真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了。

“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一文，遂止于此。泪枯才尽，在我是不胜其凄然吧。倘以玩物丧志罪我，则吾岂敢。

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桂林。

（五）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我在上海，因为无聊的缘故，开始弄南明史料的工作，想借以自遣。经过钱杏邨先生的帮助和督促，兴趣日高。他替我买进了许多书籍；一时市上买不到，而他那里所有的，又很慷慨地借给了我，许我带到香港去。所以，到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半，我离开上海，已经有百余种史料在我的行篋中了。抵达香港以后，僑居九龙半岛的柯士甸道，名其楼曰“羿楼”，把这些史料都陈列起来。从那时候到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钱先生又陆续从上海寄了好些书籍给我，或是代买，或是借阅。于是羿楼的藏书更丰富起来了。十二月八日晨，倭机轰炸九龙，并有敌兵犯境；九日天未大明，便由友人照料，匆匆渡海到香港避难。这样，便片纸只字，全无下落了。九龙沦陷以后，香港继之，我在那里，以真真活埋的心情，呆过了民国三十年的岁尾。直到民国三十一年年头，始复由友人照料，经过八天八夜坐帆船飘洋过海的生活，辗转以达海丰的马贡。

以后一路多病多痛地，行行止止，涉水登山，比及安抵桂林，已是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七日了。除了身命和眷属都侥幸无恙外，羿楼藏书的损失，对于我是一个不可磨灭、不可回复的创伤。每诵龚璿人“吴回一怒知天意，无复龙威禹穴心”之句，不禁唏嘘欲绝起来。但想起钱牧斋在劫后追写绛云楼书目的心情，又终于不能忘怀。在桂林找到了一本《大风》和一本《笔谈》以后，便写成“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和“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两文，已在《文学创作》上先后发表了。不过，这两文中所纪载的只是见虎一斑吧了，并没有窥其全豹。最近从广西省立图书馆借到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二十卷，检阅一过，才有旧梦重温之感。于是，便以谢书作蓝本，凡是羿楼所旧有的，都把它摘录出来，写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一文。因为环境的恶劣（房东催搬家，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精神的疲倦，写的东西，非常随便。半文半白，自己也看了有些好笑。但断断续续，倒也花费了我半个月以上的时问。名山之藏，所不敢望；覆瓿与投溷，则一听时贤的评价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写成并记。（半月以来，精神大坏，这篇是很机械的东西，还可以勉强完卷，要动脑筋的，觉得实在不敢下笔了。“守默守雌容努力，无劳上相损宵眠”。诵璿人诗，惟有苦笑而已。）

《罪惟录》八十四卷

旧题左尹非人撰，实际即海宁查继佐伊璜作品。查

氏本明季举人，预于鲁监国画江之役，事败行遁，乃作此书。书的原名，当是“明春秋”。孔二先生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查氏曾遭南浔庄氏史狱牵连，以检举在先获免。改此书书名为《罪惟录》，正取“明春秋”之义。各家考证，都说原名为“明书”，恐非查氏本意吧。满清一代，此书并无印本。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据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稿本著录，称帝纪二十二卷、志二十七卷、列传三十五卷。羿楼旧藏，是涵芬楼的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帝纪第十八卷为“安宗简皇帝附纪”，十九卷为“鲁王监国附纪”，二十卷为“唐主附纪”，二十一卷为“桂主附纪”，二十二卷为“韩主附纪”。此书在作者当日，颇具苦心，但欲代替满清官修的《明史》，则显然还不够格。若取帝纪十八卷以下，及列传中抗运诸臣传、致命诸臣传关系南明部分，摘成一书，则又可以作为《南疆逸史》等的先驱者了。查氏还有《鲁春秋》一书，专纪监国鲁王事，张氏《适园丛书》本，这次没有弄到。

《东山国语》一卷

海宁查继佐伊璜撰，嘉兴沈起墨庵补。羿楼旧藏，为涵芬楼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分“舟山前语”、“舟山后语”、“临门语”、“虔南语”、“江右语”、“中州语”、“楚语”、“闽语”、“粤徽语”、“粤语”、“西粤语”、“台湾前语”、“台湾后语”，今本似不全。沈起，字仲方，号墨庵，

又称墨子，盖亦遗民中之有心人也。自序为沈氏作，议论及文笔均极佳，今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全录之。其文云：“《国语》一书，有美之之辞，有惜之之辞；有幸之辞焉，有大不幸之辞焉。曷为乎美之也。江阴致武，小壘奏捷，闽洞开藩，中湘秉钺，皆以法从事，以奇致功。法立则气不衰，谋奇则足以鼓众，能胜亦能为败，往往转败以为胜。胜由人事，败不关战，美之中又有美焉。美之大者也！曷为乎惜之也？唐、鲁并起，鲁当敌冲，闽不闻整旅挠敌，而乘人之危，诱众以去。江干败不救，金衢孤不救，唇齿谓何，势同胡越，故致惜之在闽。闽既称尊，序列叔父，鲁不能远交以资近攻，而廷辱使臣，声援不属，故分谤在鲁。此事之可惜，不得不尽其辞者也！曷为乎幸之也？虔中举事，支岭南之门户；舟山立国，收江左之人心。既而晋藩誓师，定南授首，两粤从风，一匡天下，无不同力致死，我武奋扬。天心无常，非意所测，今事后追思而犹幸之也！曷为乎有大不幸也？海师北征，润州解甲，瓜步军容，芜湖开府，气凌皖中，近达铜陵，得地数千余里，收城三十有四。当是时也瓜渚之战，昭关之战，铜城之战，何异项王河北之师，光武昆阳之役也？特以郑师轻退，司马失援，事垂成而物败之，故不幸无有大于己亥之秋者也！语成而岁在重光作噩，月临寿星，日在角，而墨子年已七十矣。或曰：子之分国，或近于酈生之策，得毋贻讥于借箸乎？墨子曰：非然也！酈生立国，有望于六王之裔，明

季分国，有感于既去之人心。尝读“国风”，诸侯骄佚，不知有王，而士庶妇女，穷乡下邑，方且言念京师，追思王国。故为王前驱，动心于飞蓬之婉变，谁将西归，有志于溉釜之烹鱼。独在陈、齐，则异乎是。陈则周宾也；齐则霸业将兴，首夺天王之权，无王莫大焉！今之《国语》，有采风之志云。志至而神从之，神从之而精归之。惟古圣人，天地为经。保兹伦常，开国阴阳。神明始交，耳目光昭。诗以言志，念兹在兹。墨子赋诗不一，用存十九章，以告后之君子。诗十九章亦极有关系，惜谢氏未录。

《史外》三十二卷

无为汪有典起漠撰。羿楼旧藏，为清代木刻印本。汪氏一字订顽，其人为老诸生而有志著述者。此书用列传体，记朱明一代忠义之士，故后人别改书名为《前明忠义别传》。然不如《史外》定名之佳。自卷一至卷十七，为方孝孺等列传，均与南明史料无关，惟卷十七后半之雷震祚等，乃涉及弘光朝耳。卷十八至卷三十，为南明诸臣列传。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为附录。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李慈铭《越縕堂、祥琴室日记》云：“议论激发，志节慷慨，想见其人。”足称定论。

《明清记略目录》一卷

旧题勾吴外史撰，疑即吴江朱不远明德。羿楼旧藏，为饭香钞本。朱氏为明遗民之负志节者，与同邑戴笠、王

锡阐等齐名。全书体例不详，据卷首所附采用书目，有一百零七种之多，可见其卷帙之浩繁。内容用编年体，上自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建州酋长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国汗”建元“天命”起，下迄永历五年辛卯，对于南明史实，并不完全。所称目录，大概摘录全书之重要部分，为提要钩玄工作。但不知全书尚在人间否也。饭香亦不详其姓名。

《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辑本》七卷

番禺屈大均翁山撰，羿楼补辑。屈氏原本共十卷，卷一至卷三为崇祯朝死事诸臣传，卷四至卷五为弘光朝死事诸臣传，卷六至卷七为隆武朝死事诸臣传，卷八至卷十为永历朝死事诸臣传。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有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钞本，及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钞本，并较完备。两本今并不可得见。羿楼所补辑者，以番禺徐氏南州书楼所藏《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及《明季南都殉难记》两书为蓝本，补苴掇拾，颇有微劳。辑成的崇祯朝三十四传，仍分三卷；弘光朝二十传，仍分二卷；隆武朝七传，亦仍分二卷。不过永历朝的三卷，却完全没有办法了。此外，有顺德邓氏风雨楼旧藏本，今归番禺屈沛霖，就是屈氏的族裔。曾钞得其篇目，有崇祯朝五十七传、隆武朝十五传、永历朝十二传，但弘光朝全缺。此本闻在上海，或说在广东乡下，传说不一。篇目旧曾钞藏羿楼，今亦不可闻问。谢氏所著录的，是崇祯朝六十九传、

弘光朝二十二传、隆武朝十五传、永历朝三十传，但中间已有有目而无篇的了。

《明季北都殉难记》一卷

番禺屈大均翁山撰。此书即《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之崇祯一朝列传也。原本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者，有三卷六十九传。此本合为一卷，得传四十二篇，以较谢氏著录之篇目，则少二十七篇。但内容合并分离，又不一致，颇多异同之处。据去年钞得番禺屈沛霖所藏顺德邓氏风雨楼旧本之篇目，计崇祯朝列传五十七篇，则此本少十五篇。又据番禺徐信符南州书楼所藏钞本《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计崇祯朝列传三十四篇，则此本又多出八篇了。此书旧有民国纪元前数年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排印《国学丛书》本，与《明季南都殉难记》为姊妹编，余故乡磨剑室藏书中似有此本。岁久地远，是否仍保存无恙，则不可知矣。前岁在上海，从友人处辗转借到暨南大学某君所藏钞本，行款凌乱，字迹及纸张并劣。封面硃书“均益”字样，疑即均益图书公司所依据排印之祖本也。携至九龙，详加整理，请人录一副本，藏诸羿楼，而仍归其原本于某君。书中署名“大均”处，并误作“大钧”，与均益印本《明季南都殉难记》同，不知何故。

《明季南都殉难记》一卷

番禺屈大均翁山撰。此书即《皇明四朝成仁录》中之弘光一朝列传。原本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者，有

二卷二十二传。此本合为一卷，得传十九篇。比谢目少去“杭州死节传”、“建兴死事传”、“海兴死事传”等三篇，却多出“苏州死节传”一篇。又，“海宁死事传”，此本有目无篇，谢书却连目录都逸去了。此本为新阳陈凤藻所参订，是满清光绪年间事，但没有写明出处；不知何人把翁山《成仁录》原书割裂，再加上这个名目也。陈氏于每传下添入议论，又别加补苴，则大非原书面目了。羿楼旧藏，为民国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排印国学丛书本，颇多误字，但借阅番禺徐信符南州书楼所藏钞本，其错误处完全相同，殊不可解。“大均”署名，两本均作“大钧”，亦显为误字，而不详其致误之由。又弘光庙号，各书均作安宗，此独误为思宗，南州书楼所藏的钞本《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亦同。按思宗系崇祯初谥，虽后来一改毅宗，再改威宗，但决无以之为弘光庙号之理。屈氏何所依据，殊难理测，姑附辨于此。

《鹿樵纪闻》三卷

旧题娄东梅村野史撰，似影射太仓吴伟业梅村者，因吴氏所撰《绥寇纪略》一书，亦一名《鹿樵纪闻》也。但此书内容，据无锡孙毓修跋文所考证，“与《绥寇纪略》相较，截然不同，显为二书。”又云：“是书卷二叙及郑氏（延平）之亡，则梅村已早卒，是书之非梅村所撰可知。”卷首自序，其上半篇与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自序完全雷同。虽《弘光实录钞》原本仅题古藏室史臣撰，未署黄氏姓名，但

傅以礼已考定为黄氏所著，应无疑义。则此书之序，亦为钞袭《弘光实录钞》之序无疑。孙毓修谓：“或此本为明季遗民所为，而其序则后人伪作者也。”甚合情理。羿楼旧藏，为《痛史》本，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后附孙毓修跋，考订精确。另附清光绪十四年镇洋山人识语，误信本书为吴梅村所作。但云：“献忠屠蜀篇中载县令吴继善降贼授伪官，与梅村集中志衍传异。”则又可为本书非出梅村手笔的反证了。内容纪南明三帝事，兼及李自成、张献忠割据史实，为纪事体。卷首自序，镇洋山人识语，孙毓修跋文，并著录于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中。

《明季遗闻》一卷

无锡邹漪流绮撰。邹氏为吴伟业弟子，其议论颇不满东林，全祖望《鲒埼亭集》甚诋斥之。原书四卷，有清康熙间原刻本，著录于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惜未见。吴江沈氏刻《昭代丛书》，曾录是书，则割裂甚多，只存一卷，颇失本来面目。羿楼旧藏，为民国元年《明季稗史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盖即从《昭代丛书》本录出者，非复康熙原刻本旧观了。原刻本有自序、凡例、目录，均见《晚明史籍考》，足以窥见其大概。

《明季北略》二十四卷，《南略》十六卷

无锡计六奇用宾撰。计氏事迹不详。两书内容：《北略》上起明神宗万历丙辰，下迄威宗崇祯甲申，凡二十九年史迹，结以门户党祸诸论；《南略》上起崇祯十七年甲申

五月安宗正位南都，下迄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昭宗殉国滇南，附永历十九年乙巳李来亨、郝永忠、刘体淳诸军败没于楚蜀间事，并及洪承畴行状的节略。两书均成于满清康熙十年辛亥，均有计氏自序，实即永历二十五年也。羿楼旧藏，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南疆逸史》四十四卷

乌程温睿临晒园撰，为本书之初稿。内容纪略四卷：卷一“圣安帝纪略”、卷二“思文帝纪略”、卷三“永历帝纪略”、卷四“鲁王监国纪略”，又列传四十卷，合为四十四卷。是书初著录于郑余庆（元）《湖录》中，误温睿临为“温睿”，又误四十四卷为四十卷，盖失计纪略四卷也。清季德清戴望子高篋藏此书，又重钞一部，以贻大兴傅以礼节子。戴本后归上海商务印书馆之涵芬楼，毁于一·二八之役。谢国桢称“丹黄殆遍，知其用力之勤”，盖犹及见之云。傅本流入安徽某君手，嗣归顺德邓氏风雨楼。民国四年，邓秋枚（实）以付上海国光书局印行，流传稍广。羿楼旧藏，即国光书局排印本。卷首自温氏自序及凡例、目录外，有邓秋枚所撰序，及戴子高与傅节子书一通，述传嬗之迹颇详。末附归安杨凤苞傅九“南疆逸史跋”十二篇，考证尤精确，盖在杨氏所撰《秋室先生集》中辑录者。惟杨氏跋中明言《南疆逸史》为五十六卷，而今以附四十四卷本后，不免张冠李戴吧。杨氏熟精南明掌故，似欲别著一书而未成，甚为可惜。

《南疆逸史》五十六卷

乌程温睿临晒园撰，为本书之定稿。归安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始言此书为五十六卷。盖杨氏曾有此五十六卷藏本，后归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又由八千卷楼而递嬗于南京龙蟠里之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但谢国桢辑《晚明史籍考》时，曾遍访南北藏书，亦窥龙蟠秘籍，而独未言及此书，甚不可解。吴县王伯祥（锺麒）为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辑《明史》参考书目，始见著录。自南都沦陷，此书遂不可问。而长乐郑西谛忽从傅节子后人，购得傅氏长思阁钞本《南疆逸史》，赫然为五十六卷本全帙。内容“纪略”仍旧四卷，惟改“圣安帝纪略”为“安宗纪略”，改“思文帝纪略”为“绍宗纪略”，改“鲁王监国纪略”为“监国鲁王纪略”，名义较正，史迹亦有增改处，绍宗及监国两纪略最多。列传为五十二卷，较国光排印本增多十二卷。而原来的四十卷内，修改处亦不少。羿楼旧藏，是从郑藏傅本借来亲手钞录的；并和国光本互相对勘，有同异处，悉注于书眉之上，自谓用力颇勤，可惜现在都不堪闻问了。讲南明纪传体的史书，筌路蓝缕，当推此本为第一部。

《南疆绎史本勘本》三十卷，《摭遗》十八卷

吴郡李瑶子玉撰。李氏事迹不详，吴郡即今吴县。李氏为满清道光时人，得温氏《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本中之残余本二十卷，妄以为原书尽在于此，而病其遗漏。又

以温氏遵奉南明正朔，体例严正，虑捍文网，遂加以涂改补缀，先就温氏《逸史》二十卷，析成三十卷，悉冠以满清年号，又改《南疆逸史》之名为《南疆绎史》，下加“勘本”两字，定名为《南疆绎史勘本》三十卷。后又继成《南疆绎史摭遗》十八卷，连前共四十八卷，用力可谓甚勤。邓秋枚为国光书局排印本《南疆逸史》四十四卷作序，盛诋李氏无知妄作，辞甚凌厉。平心论之，李氏之书，疵缪处当然甚多，改易正朔称号，尤为荒唐不经。但在当时，殆亦自有其苦心孤诣，未容一笔抹杀。现在温氏《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本既已发现，则李氏之书，亦足备史料参考之资，固不必嫌于以吕代嬴，以牛易马也。李氏自序云：“所以借‘绎’为‘逸’云者，非袭马骥之称；盖以辨此四十又八卷为不才寻绎诸史以成之书，而事已在三越甲子后。名同事同，而文辞识见之与温氏，故不同也。”羿楼旧藏，为木刻旧印本。

《三藩纪事本末》四卷

青浦杨陆荣采南撰。杨氏事迹未详，书成于满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卷首有自序及凡例。卷一为三藩僭号、四镇、两案、马阮之奸，共四目。卷二为王师平南浙、王师平闽、金王收江右、李成栋收粤、鲁藩据浙东、益藩扰湖东，共六目。卷三为杨刘万殉难、金王之乱、南征、何腾蛟殉楚、瞿式耜殉粤、孙李搆隙、孙李奔北，共七目。卷四为永明入缅、檄緬取王、蜀乱、郑成功之乱、杂乱，共五目。

全书悉用满清正朔,对于南明三帝,称曰三藩,诋曰僭号,完全清人口吻。其尤荒谬者,诬监国鲁王为延平王沈海事。案延平王朱成功薨于永历十六年壬寅五月八日,鲁监国殒落则在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决无为延平沈海之理。此在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九“鲁王监国附纪”内,纪载年月甚详,而杨氏以敌国诬谤之辞,混淆史实,宜全祖望之痛诋之也。惟全氏谓鲁监国薨于永历十八年甲辰,疑亦有误,当以查氏之说为准。羿楼旧藏杨氏此书,为木刻旧印本,惜忘其刊印年月了。杨氏又著有《殷顽录》一书,似是列传体,青浦王昶所辑《夏节愍(完淳)全集》内曾引用过,惜原书未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亦未著录,仅于《甲申野史汇钞》中一见其目。

《行朝录》六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黄氏本鲁监国旧臣,从亡海上,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以亲老辞归。此书有《荆驼逸史》本,有《绍兴先正遗书》本,有《国粹丛书》本。《绍兴先正遗书》未见,羿楼旧藏之《荆驼逸史》内,似亦无此书。《国粹丛书》排印本凡一册,统名《行朝录》,内容分六卷、十三种:卷一为“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卷二为“鲁王纪年”(分上下)、“舟山兴废纪”、“日本乞师记”、“四明山寨记”;卷三为“永历纪年”;卷四为“沙定洲乱滇记”、“赐姓始末”;卷五为“江右纪变”、“张玄著先生事略”;卷六为“郑成功传”。据谢国桢《晚明史籍

考》，谓“沙定洲乱滇记”出于冯甦《滇考》，“江右纪变”为陆世仪撰，而“郑成功传”叙事至清康熙三十九年施琅为郑氏立祠事，上距梨洲之歿已越五年，更显非梨洲所作，则此书多他人附会可知。或者删去此三种，较为正确吧。谢氏又云：“惟《绍兴先正遗书》本篇目较省，或较可据。”惜未详其目。杨凤苞称“隆武纪年”与“永历纪年”两书合并为《行朝录》，则内容更简单了。吴江薛凤昌曾辑入《梨洲遗著汇刊》，虽不著《行朝录》之名，但内容则仍沿《国粹丛书》之误。

《东南纪事》十二卷

余姚邵廷采念鲁撰。邵氏服膺戴山之学，从黄宗羲问乾凿度算法，主姚江书院，好从遗老访南明故事。此书告成，在满清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盖距东宁之亡，不及二十稔。谢国桢称为“体例精详，颇可依据”，不以全祖望菲薄其书为然。内容述绍宗、鲁监国两朝事，用纪传体。清光绪十年甲申，邵武徐幹刊入《邵武徐氏丛书》中。羿楼旧藏，为神州国光社排印《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盖即从《邵武徐氏丛书》中辑出者。邵氏别有《西南纪事》一书，述昭宗一朝事，此次没有弄到。

《南明野史》三卷，《附录》二卷

旧题南沙三徐氏撰，不知何许人。原名《明季五藩实录》，亦称《明末五小史》。曰五藩者，南明三帝及鲁监国外，更加以唐王聿錡事。羿楼旧藏，为民国十八年商务印

书馆排印本。书经吴县王伯祥(锺麒)订正,定名为《南明野史》三卷:卷一“安宗皇帝纪”、卷二“绍宗皇帝纪”、卷三“永历皇帝纪”。又《附录》二卷,为“鲁监国载略”与“唐王载略”。正名定分,有功于原书不浅也。原书有乾隆己未南沙三徐氏自序,并分五卷:其次序则:一、福藩,二、鲁藩,三、唐藩,四、桂藩,五、唐王聿錞也。

《小腆纪年》二十卷

六合徐鼐彝舟撰。徐氏为清道光朝进士,官至福宁府知府。此书成于咸丰十一年辛酉,卷首有自序一篇。书用纲目纪年体,起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朔至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叛将施琅引清兵入东宁府(即台湾),延平幼王朱克塽出降为止。李慈铭《受礼庐日记》,称:“其体例全倣朱子纲目,有事迹错出者,为附考以折衷之;有须发明者,则系以论断,详瞻简质,有条不紊,足称佳史。”亦足窥见其一斑矣。惟“小腆”命名,典出“多方、多士”,为敌国指斥之词,今日阅之,殊为触目。内容则于李自成攻陷北都事,纪载太详,自第一卷至第四卷,占据全书份量五分之一,若从南明史实的立场上估计,实觉其繁冗无谓。而从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昭宗匡皇帝殉国滇都起,直到永历三十七年癸亥八月东宁沦陷止,二十二年的史迹,都挤在第二十卷一卷中间,份量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且连永历年号都被削除,未免太不公平吧。总之,“瑕瑜互见”四字,是免不了的。羿楼旧藏,为清同治、光绪间木刻

旧印本。

《小腆纪传》六十五卷

六合徐鼐彝舟撰，子承礼补辑。徐氏既成《小腆纪年》一书，复撰此书。谢国桢称：“彼以年经，此以人纬，两书并存，南明史事，庶可聊见一般。”品题恰当。内容安宗、绍宗、永历帝均称纪，余为列传，体裁亦甚正确。惟“小腆”命名，阅之终不痛快。徐氏撰此书，未竟而卒，其子承礼补辑成书。傅以礼曾供给资料，并商订疑义。这样，所以更美善一些了。论南明历史纪传体一类的书，此书可称后来居上，当然缺陷处还是不免的。羿楼旧藏，为光绪间木刻旧印本。

《小腆纪传补遗》五卷

六合徐承礼撰。《小腆纪传》本为徐鼐未竟之书，其有目而无篇者，承礼既为补辑成书了。还有，连目录也没有的，则承礼据其搜得史料，别撰《补遗》五卷。其中，如益王传、嘉兴王传、永宁王传、罗川王传等，都根据《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本，大概是从傅以礼那儿借到的吧，徐鼐未见《南疆逸史》四十四卷本，故《小腆纪年》自序所列参考书目中，仅有《南疆绎史》之名。但到了承礼，居然得见五十六卷本的《南疆逸史》，真是所谓后来居上了。羿楼旧藏，为光绪间木刻旧印本。

《野史无文残本》十三卷

旧题淝水奈邨农夫辑。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奈

邨农夫是郑达的笔名，其人事迹未详。全书共二十一卷，除佚去“让皇帝本纪”二卷，“明末死难诸臣考”二卷，及“前朝宫殿”、“服御”、“遗制”等四卷外，实存“烈皇帝遗事”三卷、“永历皇帝本纪”二卷、“西南死事诸臣考”二卷、“鲁监国张、黄二臣传”二卷、“郑成功海东事”二卷、“流寇张献忠陷庐州府事”二卷，计十三卷。此书向无刊本，传钞亦少全帙。李慈铭《受礼庐日记》称所见本仅四卷，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则称三卷，更少一卷。羿楼旧藏，系从怀宁程演生处借钞。中间最堪注意的，是“郑成功海东事”二卷，内容有关于延平王三世的纪载，及宁靖王朱术桂传、延平参军陈永华传、延平监国世子克臧妃陈氏传。还有闽中四隐君子：王忠孝、辜朝荐、沈佺期、李茂春等传，均极可宝贵。所载延平三世事，多有为他人书不详者。至宁靖王及陈永华、陈妃诸传，则更是凤毛麟角了。本卷末页附注有：“前后通计大传四十八，小传记名六十四”等语，可见缺佚甚多，不知世上还有保存其全璧者否耳。

《启、禎记闻录》六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系《痛史》本。内容上起天启元年辛酉，下逮弘光元年乙酉南都迎降、清兵入吴，而于后来吴胜兆反正等事，似亦有记录。作者盖为吴郡人，身历数朝者，故所纪多苏州事。考其年岁，除弘光一朝外，且涉及隆武、永历，因避忌讳，故以启、禎括之云

尔。不知何人以天寥道人“自撰年谱序”妄冠其首，读者遂误认为吴江叶绍袁所作，实大笑话。绍袁字仲韶，别署天寥道人，所著年谱及年谱续纂等书，印入《国粹丛书》中，序文赫然可证。《痛史》编辑者孙毓修辨《鹿樵纪闻》非吴伟业所撰，而不能知此书之伪托叶氏，可谓千虑一失。谢国桢沿袭其误，更无论矣。绍袁世居吴江分湖之叶家埭，少负才名，赋性忠义，南都沦陷后，以戈船自保，与同邑义师领袖吴日生（易）、孙君昌（兆奎）咸通声气。吴、孙兵败，绍袁乃走径山为僧，数年而卒。其乱后行履，悉详遗著《甲行日注》八卷中，刊入《荆驼逸史》，近人亦有印行标点之本。今举《启、禎记闻录》作者所纪自身事实，与《甲行日注》互证，无一同者。则天寥自序之为妄人移置，可不辨而自明矣。

《烈皇小识》八卷

吴县文秉孙符撰。秉一字孙符，亦作荪符，别署竹坞遗民，明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也。其弟文乘字应甫，与吴江吴日生（易）义师有关，以株连得祸死。秉著书甚多，有《先拨志始》、《甲乙事案》、《前星野语》、《定陵注略》、《先朝遗事》诸种。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云：“是书为编年体，记崇禎一代史事，于温（体仁）、周（延儒）诸党及流寇订事，所纪独详，而于当日谏台奏疏，栝录颇备。盖孙符身为党局之人，故于党事颇注意也。”其评鹭颇具见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此书本

与南明史料无关，以为《明季稗史初编》所列，故破例录之于此。下列《崇祯长编》，亦同此例。

《崇祯长编》二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痛史》本，原书有跋文云：“此编所纪，自崇祯十六年癸未十月起，至甲申一月十九日止，而癸未十月以前缺焉。旧钞如此，诸书藏目，又不经见，无从补其缺失也。但细检旧本，纸格中悉记叶数，自一至终，相联而下。据此则书固完善耶？抑录副之时，已止存残本耶？较《明史》帝纪为备，野乘佚闻，几经零落。今日视之，悉为宝书。”其言颇扼要。海盐朱遯先（希祖）考为鄞县万言所编，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

《幸存录》三卷

华亭夏允彝瑗公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云：“记明末逸事，分辽事、门户、流寇诸篇，有大略，有杂志。《明季稗史》仅门户有大略，有杂志；辽事有杂志，无大略；流寇有大略，无杂志。此书原为八篇，《明季稗史》本已亡其大半，知非完本。”所言当确。闻海盐朱遯先藏有旧钞本六卷，附“姓氏杂志”一卷，惜未获见。夏氏初与陈子龙创几社，晚遭南都沦陷，起义松江，为吴志葵谋主，事败投江以殉，大义凛然，其子完淳尤贤。

《续幸存录》一卷

华亭夏完淳存古撰。羿楼旧藏，亦《明季稗史初编》

本。据完淳自序，有南都大略一卷、杂志二卷，义师大略一卷、杂志二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而《明季稗史》本节存一卷，仅有“南都大略”与“南都杂志”两编，知其删薙多矣。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涵芬楼有旧钞本，内容较《稗史》本多出建夷授官始末、沈辽失守始末、拟谥逊国诸臣评诸目，并为自序所无。但自序中之义师大略、杂志及行状、死节考等，涵芬本仍缺，亦不可解也。涵芬本已毁于一·二八之役，余盖闻之商务印书馆中人云。

《圣安本纪》二卷

崑山顾炎武亭林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又有《亭林遗书汇辑》本，则作《圣安纪事》，惟内容完全相同，盖后人避本纪之名而改题者。亭林为明遗民中有数人物，无待赘述。是书记弘光帝一朝史事，起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史可法督师淮上，至弘光元年乙酉六月圣安帝北狩止。隆武朝上弘光帝尊号，曰圣安帝，永历朝始定庙谥为安宗简皇帝。此不称庙谥而称尊号，殆犹有忌讳之意欤？温睿临《南疆逸史·安宗纪略》，采用此书甚夥。明遗民吴江戴笠（耘野）别有《圣安书法》一书，惜不传。

《圣安本纪》六卷

旧题崑山遗民亭林氏撰，且有自序，但实际即竹坞遗民文秉之《甲乙事案》。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亭

林既撰《明季稗史》本之《圣安本纪》二卷，亦即《亭林遗书》本之《圣安纪事》二卷，不应更有此《荆驼逸史》之六卷本。且六卷本用纲目体裁，亦与本纪之名不合，余向以为疑。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文秉之《甲乙事案》，据朱遏先跋文，谓《荆驼逸史》之《圣安本纪》，实即《甲乙事案》，后人妄改竹坞遗民文秉为崑山遗民亭林氏耳。证据确凿，可称定论。

《弘光实录钞》四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旧题古藏室史臣撰，首有自序，亦署古藏室史臣，而无真姓名。惟余考其内容，有先父忠端公云云，知为梨洲手笔。后见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有关于《弘光实录钞》一文，亦称是书为梨洲所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羿楼旧藏，为《痛史》本。傅氏言附“大臣月表”一卷，《痛史》本失载。杨凤苞“南疆逸史跋”，谓黄宗羲《弘光实录》，一名《弘光实录钞》，又名《弘光纪年》，盖即此书也。谢国桢所见有清吟馆钞本《弘光日录》四卷，题黄宗羲撰，内容与此正同。

《福王登极实录》一卷

吴县文震亨撰。羿楼旧藏，亦《痛史》本。原题前供奉臣文震亨拜手恭纪，盖《弘光登极实录》，当时即公开行世者，故称谓如此也。震亨为大学士文震孟之弟，竹坞遗民文秉之叔。天启中，以恩贡为中书舍人，书画咸有宗风。弘光元年乙酉，南都沦陷，震亨绝粒以殉，年六十有

一。《痛史》本后附“金陵纪事”一卷，不详撰人姓名。震亨之书为直接史料，颇可宝贵。“金陵纪事”则以南都之亡归罪于门户之争，而于马士英、阮大铖有回护之词，盖党恶者为之也。

《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卷

桐城戴名世田有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论者谓其才学实出方苞之右。留心南明史事，拟著一书，未成而罹文字之狱，得惨祸以死，弥堪痛惜。伪东宫与伪后为弘光朝两大疑案。初有少年自北来，传闻谓是威宗故太子，朝廷遣人踪迹得之，迎至南都，后复谓是假冒，付狱待罪。而外间咸为讼冤，宁南侯左良玉因之以起晋阳之甲，盖安宗信任马士英、阮大铖诸群小，人心不附，故群冀太子之为真也。清兵南下，并执此少年以去，与安宗同遇害燕市。为真为伪，颇难断言。又有安宗故妃童氏，遇难散失，闻南都拥立，间关来投。安宗亦以为伪，付狱刑讯，备极惨毒而死。伉俪之情，岂外人所敢假冒，论者颇疑其色衰爱弛，中间又曾失身于人，而帝方广征佳丽，议立后大典，故不欲复求故剑欤！揆情度理，此或近是。谤帝者且疑帝自身为伪，非真福邸子，是以不愿与故妃相见，则又齐东野人之说矣。戴氏此书，甚为安宗张目，谓太子与故妃均伪，足树一家之说。

《江南闻见录》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痛史》本。内容述弘光元年乙酉五月，清豫酋多铎入南都，明室诸臣迎降事。逐日胪列，颇为琐屑。大略与顾炎武《圣安本纪》、计六奇《南略》所载略同，别无异闻。惟入张有誉于殉节之列，则为传闻之讹，见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

《留都见闻录》二卷

贵池吴应箕次尾撰。羿楼旧藏，为民国前上海国学保存会排印《国粹丛书》本。吴氏为明季清流眉目，南都覆后，誓师兴复，卒以身殉。生平著述甚多，关于晚明兴废者，如《启、祯两朝剥复录》、《熹朝忠节死臣列传》、《东林本末》等均是。惜与南明史料，无直接关系，故未及著录。明太祖定都金陵，成祖始迁宛平，以金陵为南都，亦曰留都，此书所述多都门琐事，盖昔人《东京梦华录》之流，亦庶几近人所谓地方史与民俗史之雏形欤？

《思文大纪》八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痛史》本。隆武一朝，史料最少，此书虽嫌繁琐，要为最详之本，有裨于掌故不少也。书为纲目体，起弘光元年乙酉六月绍宗皇帝自浙入闽，至明岁隆武二年丙戌九月清兵陷福都，曹学佺殉难止。而于绍宗襄皇帝及孝毅襄皇后之蒙尘殉国，只字不书，殆有不忍言之意欤！作者系福都缙绅，书中证据甚多。杨凤苞“南疆逸史跋”称闽人某《思文大纪》，亦一确证。朱邇先考为侯官陈燕翼撰，语极可据。至明遗民吴

江戴耘野(笠)所著《思文纪略》，今已失传；命名虽似，确非此书，不可不辨也。

《隆武遗事》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亦《痛史》本。琐记隆武朝事迹，始于乙酉六月，至明岁丙戌郑芝龙降清北上止。末附隆武皇帝亲答监国鲁王御书一通，最有意义。绍宗襄皇帝以弘光元年闰六月初七日，监国福都，至是月二十七日，正大位，改是年七月一日以后为隆武元年，见《思文大纪》。而鲁王监国绍兴，则为是年七月中事，见《罪惟录》。先后次序，本甚明白。自清人创鲁先唐后之说，沿误到今。得襄皇帝此书，为直接史料，可以矫正一切传闻之谬妄矣。

《隆武纪年》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与《梨洲遗著汇刊》本。关于绍宗一朝史迹，传本最少。黄氏此书虽不甚详备，要足为纪年体之一种，足供参考。

《赣州失事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与《梨洲遗著汇刊》本。此书记隆武二年丙戌杨廷麟、万元吉城守赣州，以迄失陷事。绍宗蒙尘殉国，在隆武二年八月，赣州之失，则在是年十月。屏障东南之功，盖有不可没者。赣亡而清人得以全力窥两粤矣。

《绍武争立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亦《国粹丛书》、《行朝录》本与《梨洲遗著汇刊》本。绍武争立，为南明一大公案。绍宗蒙尘汀州，丁魁楚、瞿式耜等拥戴昭宗，监国肇庆，而大学士苏观生与魁楚有隙，因魁楚拒其参预定策，遂别立绍宗之弟唐王聿錡于广州。于是两粤日寻干戈，为鹬蚌之争持，清将李成栋遂乘隙而陷广州矣。前事不忘，令人气短。

《闽游月记》一卷

无锡华廷献修伯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此书为华氏自记其作令福都之归化县事，并及隆武朝政颇详。据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引《常州府志》及《复社姓氏传略》，知华氏为天启丁卯举人，崇祯庚辰会试下第，特赐进士，官修武知县云云。今据此书，则华氏曾为归化知县，更据其别撰《闽事纪略》一书，见于《纪载汇编》者，则华氏又曾为沙县知县也。《闽游月记》亦名《闽事纪略》，但与《纪载汇编》本之《闽事纪略》，内容不同，一名而有二书，殊不可解。

《闽事记略》一卷

无锡华廷献修伯撰。羿楼旧藏，为清光绪间上海申报馆聚珍版排印《纪载汇编》本。此书为华氏官福都之沙县知县时作，自叙御汀州贼阎王猪婆事，兼及隆武朝政。绍宗襄皇帝本有为之主，国事所以败坏，一由于贼臣郑芝

龙擅权，大阿倒持，再则鲁王监国绍兴，本有唇齿之谊，亦为贼臣所挑拨，致成鹬蚌之局，坐视其危亡而不救。厥后浙东兵败，仙霞因之不守，芝龙复弃帝以去，乃有汀州之变，而大事遂不忍言矣。华氏此书，颇足见当时情况云。

《所知录》六卷

桐城钱澄之饮光撰。羿楼旧藏，有民国元年上海新学会社排印本及《荆驼逸史》木刻旧印本。新学会社本系足本，其内容为“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三卷、“南渡三疑案”一卷、“阮大铖本末小记”一卷。《荆驼逸史》本只有三卷，为“隆武纪事”一卷、“永历纪事”二卷。故知新学会社本为完本也。钱氏本名秉澄，别字田间，隆武朝授推官，永历三年己丑由礼部精膳司主事应临轩特试，改授庶吉士。明岁永历四年庚寅，授编修。是年冬，昭宗匡皇帝由梧州奔南宁，钱氏不及扈从，仍留滞梧州。中间曾削发为僧，后返初服，抗节不事满清，则改名为澄之云。钱氏本文章气节之士，是书文笔甚佳，中附诗篇，多感慨国事之作，可配杜陵诗史。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其凡例五则，足见一斑。并载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所知录跋语”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关于此书之文，均有裨于知人论世之助。而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中一文，推论利弊，尤甚精确。绍宗皇考唐裕王，本讳器璫，见于《明史》宗室传及诸王表者甚详，钱氏误以为单名一“义”字，他书

亦多沿谬，傅氏驳正极是。

《永历实录》二十六卷

衡阳王夫之船山著。羿楼旧藏，为《船山遗书》排印本。王氏字而农，号薑斋，为南明三大儒之一，与顾亭林、黄梨洲齐名。崇祯十五年，举于乡。永历朝，以大学士瞿式耜之荐授行人司行人。尝三疏劾大学士王化澄。会闻母病，间道归里，母亡后不复出。遗书七十余种，满清同、光间，曾国荃始为刊行。此书共二十六卷，第一卷为“大行皇帝本纪”，即昭宗匡皇帝也。余为诸臣列传二十五卷。今缺其一，实存二十四卷。王氏亲仕昭宗朝，著书应为直接史料。惟与金堡、蒙正发、刘湘客友善，不免门户之见。又其在朝日短，后事都不及详，或得之于传闻。故纪昭宗幸安龙，幸滇都，幸缅甸之年月，均与他书不符，不足征信。尤奇者，昭宗御讳由榔，见于满清所修《明史》。自黄宗羲《永历纪年》、钱澄之《所知录》、无名氏《行在阳秋》、温睿临《南疆逸史》、李瑶《南疆绎史》，以至徐鼐《小腆纪传》，均无异词。本书独作由粮，与珠江寓舫《劫灰录》同，未知何故。又，昭宗为端皇帝第四子，各书所记亦大概从同。本书“大行皇帝本纪”所载，反不甚明晰，亦可疑也。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李慈铭《受礼庐日记》、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对此书均有考证，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

《永历纪年》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昭宗史实，直接史料应推王夫之《永历实录》一书，惟王氏立朝日浅，关于黔滇遗事，亦多得诸传闻。巡狩缅甸而后，所载尤略，年月都不可信。又其人习于门户之见，历诋同朝诸鉅公，除瞿式耜、严起恒以外，虽何腾蛟、堵胤锡犹不免指摘，其他更无论矣。黄氏为鲁监国旧臣，未仕永历之朝，未历桂、粤、黔、滇之境，故此书为间接史料。惟恩怨无多，故纪载或反较《永历实录》为平允。至于考核之疏，当然不免。要之，其书自有不可偏废者在也。黄氏身为南明耆献，又究心时事，史学尤所专长。故于安宗朝则有《弘光纪年》（即《弘光实录钞》）之作，于绍宗朝则有《隆武纪年》之作，于鲁监国朝则有《鲁纪年》之作，而于昭宗朝复有此书。合而观之，庶几南明一代之史欤！更续以《赐姓本末》，则延平王史实，亦颇具备。惟未能详尽，为美犹有憾耳。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对此书颇有考订，亦黄氏之净臣也。杨凤苞谓《行朝录》原目，仅《隆武纪年》与此书两种，则其余均为后来附益并入者，确否未详。

《劫灰录》五卷

旧题珠江寓舫偶记，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本。内容有：“永历僭号始末”、“亡国诸人事考”、“太临始末”、“舟山始末”、“延平始末”等五卷。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吴县叶廷琯调生《吹网录》中间的

《劫灰录》辨，则叶氏曾见旧钞本《劫灰录》，分成六卷：第一卷为“永历纪”，第二卷到第六卷，为“殉国诸臣事考”。中间子目，则第二卷为何腾蛟、堵胤锡传，第三卷为瞿式耜传，第四卷为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李元胤传，第五卷为王祥、杨展传，第六卷为杨畏知、沐天波、李定国传。以较《国粹丛书》本，则“永历僭号始末”相当于旧钞本之“永历纪”，“亡国诸人事考”相当于旧钞本之“殉国诸臣事考”，改窜名号，当出妄人手笔，或惧罹文网，不得已而为之欤？信乎旧本之可贵矣！“大临始末”三种，为旧钞本所无，却不可解。叶氏并录旧钞本作者自序云：“秣马金阕之歌，比干雪涕；生棘铜驼之叹，索靖伤心。正月冠春王，大统不因偏安改其例；乾侯书公在，乘舆岂以远狩贬其文。仆虽不才，固尝侍从兰台，校藁天禄矣。既而空山遁迹，云壑寄情；悯宗社之云亡，摭遗闻于掌故。分为六卷，辑成一编。庶几仰法麟经，希风狐史云尔。壬申秋杪，珠江旧史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读之令人击节。此序为《国粹丛书》本所无，而珠江寓舫与珠江旧史之不同，更足见改窜之痕迹。叶氏旧钞本既不可复见，他日倘重觅得《国粹丛书》本，改定其名号与分卷，冠以此序，而别取“大临始末”等三种为附录，庶可无遗憾欤！《国粹丛书》本有亡友同邑陈去病跋语，据刘继庄《广阳杂记》，谓珠江寓舫即临海冯甦再来。叶氏则力辨刘记之误。证以旧钞本自序，则叶氏之说为是。

《见闻随笔》两卷

临海冯甦再来撰。羿楼旧藏，为《台州丛书》本。冯氏字蒿庵，先仕永历朝，后入清，官至刑部侍郎。本书内容，第一卷为“明末两渠贼传”，纪张、李事，第二卷为“记西南往事”，分“永明王始末”及何腾蛟至李定国十五人传。自刘继庄谓《劫灰录》为冯氏所撰，后人遂谓《见闻随笔》即《劫灰录》之别名。惟叶廷琯深非其说，盖冯氏身为贰臣，决不能为《劫灰录》自序激昂慷慨之文也。或冯氏得见珠江旧史之书，遂掩为蓝本，改窜以成《见闻随笔》耳。此案似可论定矣。至“明季两渠贼传”之作，则自别有根据，不关珠江旧史之书也。

《行在阳秋》二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起隆武二年丙戌十月昭宗匡皇帝监国肇庆，至永历十六年壬寅七月晋王李定国薨逝止。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引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云：“《南疆逸史》以《行在阳秋》为刘湘客撰。今核其书，于五虎之事，颇著贬辞。湘客乃五虎之一，其自记不应若是。且所载事迹，间有引湘客之言为证者，其非湘客所作明甚。”论断极正确。顷在桂林，见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国历代逸史丛书》著录此书，末附剑心撰跋，定为吴江遗民戴笠耘野遗著云。剑心未详何许人。

《也是录》一卷

旧题自非逸史撰，全祖望定为都督邓凯手笔。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邓氏江西吉安人，仕昭宗朝，从亡缅甸，以足疾免于咒水之祸。永历十六年壬寅，逆臣吴三桂弑昭宗于滇都，邓氏在俘虏之列，以隶满洲镶黄旗，邓氏不从。旋入滇都普照寺为僧，名弘智，字无可，号药地和尚，盖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云。此书即记昭宗狩缅事实，有冥鸿子无益氏序。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及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并有关于此书之文字，见《晚明史籍考》。

《求野录》一卷

旧题客溪樵隐撰，或谓亦出邓凯所作。羿楼旧藏，亦《明季稗史初编》本。自昭宗匡皇帝永历十二年戊戌帝发滇都，巡狩缅甸起，至十六年壬寅帝崩滇都，晋王李定国薨逝徽外止。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云：“于永历书崩，而不言其死之状，用纲目体，盖有深意焉。”邓氏为从亡旧臣，书“崩”而不书“弑”，殆有不忍下笔者在欤？与《也是录》纪载略同，而分为二书，倘真出一人之手，则事有不可解者。宜傅以礼以为“两书分纪，莫大之病”也。

《残明纪事》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旧题古滇罗谦撰。然卷首有罗氏序文，明言“避兵阳武，复得《残明纪事》一编。”则为他人所作，而罗氏得之，非罗氏自撰矣。羿楼旧藏，为张氏《适园丛书》排印本。是书所纪，亦昭宗朝事。罗氏序纪年为康

熙庚申，实永历二十四年，东宁沦陷之前三稔也。自署古滇桐山元益甫罗谦，则“元益”当为罗氏之字，序文中又云：“初得《也是录》，既序而识之。”今本《也是录》，有冥鸿子無益氏序。“無”字古体作“无”，然则“無益”可作“无益”，或且误而为“元益”欤？

《粤游见闻》一卷，《东明闻见录》一卷

常熟瞿共美叔猷撰。羿楼旧藏，并《明季稗史初编》本。《粤游见闻》，自弘光元年乙酉绍宗襄皇帝自浙入闽起，至明岁丙戌隆武二年昭宗匡皇帝正位肇庆止。《东明闻见录》则自永历元年丁亥起，至桂林沦陷，留守瞿式耜殉难止。两书命名不同，而体裁类似，年月亦适相衔接，当是一书。谢国桢得见旧钞本《备征录》，中有《逸史》四册，与此两书完全相同，更为确证。全祖望《鮑琦亭集外编》有《天南逸史》跋文，谢氏谓《天南逸史》即《备征录》中《逸史》之全称，极是。“共美”一作“其美”，留守式耜族弟也。

《安龙纪事》一卷

安龙江之春撰。羿楼旧藏，为《纪载汇编》本。昭宗匡皇帝驻驿安龙，受制于贼臣孙可望，欲召西宁王李定国入卫，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八人实主其谋。事泄，十八人死之。后定国迎驾入滇都，可望叛去，乃赐十八人祭葬，立表安龙，称为十八先生之墓。江氏之书，即纪此一重公案。十八人姓名，颇有参差。乌程张鉴秋《水冬青馆乙

集》书《南疆逸史·吴贞毓传》后一文，考证十八人姓名，与温睿临所载不同。中厕太监张福祿、全为国两人，以内臣而称先生，似有可疑处。岂荒朝末命，于国家体统已不甚了了耶？海盐朱遯先有“永历十八先生记事”一文，惜未获见。

《始安纪略》一卷

常熟瞿玄锡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纪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殉难桂林，其孙昌文赴桂改葬事。玄锡为式耜长子，即昌文之父，据桂林朱荫龙云。

《永历纪事》一卷

丁大任撰。羿楼旧藏，亦《荆驼逸史》本。纪永历朝方域，及所辖地名，全书仅五叶。

《两粤梦游记》一卷

吴县马光悚庵撰。羿楼旧藏，亦《荆驼逸史》本。纪永历朝时事。马氏于崇祯己卯开征辟特科时，由监生试授广西永宁州知州，昭宗朝，官至全永巡抚，据李慈铭《越縕堂日记》云。

《粤中偶记》一卷

无锡华复螽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华氏于明季官广东临高县知县，罢官后流寓两粤，而作是书，杂纪隆武、永历两朝事。《荆驼逸史》亦收是书，颇有缺漏，不及《明季稗史初编》本之完备。

《风倒梧桐记》一卷

三山何是非印甫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何是非事迹不详。是书所纪，为永历朝建国时事。

《海东逸史》十八卷

旧题翁洲老民手稿。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邵武徐氏丛书》木刻旧印本。是书纪监国鲁王事，为纪传体。卷首有清光绪甲午会稽孙德祖所撰序文，略云：“为书十有八卷：首监国纪，则正名而犹与以帝系；次家人传，传监国诸妃，用欧阳氏《五代史》；次列传，次忠义，次遗民，史备具焉。凡所叙述，大都身亲见之，文尤雅驯。曰翁洲老民，计非行遯故臣，则亦山林枯槁，有心寻灌者，而惜乎其不可考也。”读序文，足以窥见此书内容之一斑矣。纪鲁监国事者，纪传体以此书为最完整。编年体则吴江戴笠耘野与海宁查继佐伊璜并有《鲁春秋》之作。戴书已失传，查书辑入张氏《适园丛书》中，今亦未见。戴氏留心史事，于安宗有《圣安书法》，于昭宗有《思文大纪》，于鲁监国又有《鲁春秋》，惜均不传。惟《明季稗史初编》中之《行在阳秋》，剑心以为即戴氏之作，尚待详考。

《海外恸哭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纪监国鲁王事，自监国鲁元年丙戌起，至监国鲁六年辛卯止。原书不署作者姓名，卷首冠有自序，起句云：“往槩在海上，与诸臣无所事事，则相征逐而为诗。”中间云：“槩故学于旧史者也。”末尾又

云：“舟山以后，**璩**所未详，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其书向无刊本，至清季始由山阴吴隐发现，且定为梨洲所著，辑印入《**遯齋丛编**》中。羿楼旧藏，为《**梨洲遗著汇刊**》本，似即从《**遯齋丛编**》内辑出者。梨洲史料著作，不载于《**行朝录**》者，惟此记与《**弘光实录钞**》两书耳。

《**鲁纪年**》二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黄氏为监国旧臣，惟此书纪鲁事，仅迄舟山沦陷为止，而后事弗详。惜未得查继佐《**鲁春秋**》一书，互为参较也。

《**舟山兴废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鲁王以监国鲁四年己丑移蹕舟山，至监国鲁六年辛卯，舟山沦陷，王航海以去。此书盖记己丑至辛卯事，故名曰“舟山兴废”也。

《**日本乞师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全祖望撰**黄氏**神道碑云：“监国由健跳之翁洲（按即舟山），复召公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崎，不得请。”此书所记，即是役事。

《**四明山寨记**》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四明即今鄞县，监国遗

臣，多据山寨以自守，义不降清。清人以兵力骤攻之，始沦陷，此书盖纪其兴废始末事。

《航海遗闻》一卷

汪光复撰。汪氏始仕监国鲁王，后乃出降于清。是书所记，始乙酉闰六月鲁王监国台州，至薨逝金门，光复出降于清止。按鲁王监国绍兴，在乙酉七月，见查继佐《罪惟录》鲁王监国纪。此书时地俱异，殊不可解。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

《浙东纪略》一卷

萧山徐芳烈涵之撰。徐氏事迹不详。此书为日记体，纪鲁监国遗事，足资考证。谓鲁王监国台州，在乙酉闰六月二十一日，八月三日始抵绍兴；与汪光复说同，而与查继佐相牴牾，颇不可解。羿楼旧藏，为《痛史》本。

《海上见闻录》二卷

旧题鹭岛道人梦菴撰，不详其真姓名。纪延平郡王朱成功及子朱经、孙朱克塽三朝盛衰事。作者原跋云：“自丁亥永历元年起，至癸亥永历三十七年止，海上始末，俱载于此。”羿楼旧藏，为《痛史》本。海盐朱遏先撰“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甚推重阮旻锡之《海上见闻录》与夏琳之《闽海纪要》。《闽海纪要》未得见，《海上见闻录》与鹭岛道人之书名完全相同，岂鹭岛道人即阮旻锡耶？安得就朱氏而面询之也。

《赐姓始末》一卷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又，《明季稗史初编》亦有此本。延平王朱成功，本为郑芝龙之子，隆武朝赐国姓，封忠孝伯，故世以国姓或赐姓称之。黄氏此书，即记延平始末事。自芝龙卖国降清，绍宗殉难汀州，延平感知遇之恩，始终不为虜屈。永历元年丁亥，树旗海上。时昭宗虽正位粤西，而音问未通，故延平仍奉绍宗遗朔。以是年为隆武三年，颁隆武三年大统历于海上。明岁永历二年戊子，仍称隆武四年。顾炎武《亭林诗集》中有题“东武四先历”诗，盖即“隆武四年历”之隐语也。又明岁永历三年己丑，昭宗遣使至岛上，封延平为漳国公，始奉永历正朔。厥后纵横闽海，欲从潮州以达行在，与晋王李定国为犄角。故两度勤王，有南征之役。事虽弗集，君子悲之。永历十三年己亥，全师北伐，几定南都，功亏一篑，乃欲于海外扶余，觅汉族根据地。十五年辛丑，始定台湾，改名东都，有待六飞巡幸之意。乃明岁十六年壬寅，昭宗被弑滇都，而延平亦赉志以歿矣。黄氏此书，虽未详备，犹可得其大略。

《郑成功传》一卷

旧题余姚黄宗羲梨洲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及《梨洲遗著汇刊》本。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黄氏既有《赐姓始末》之作，不应更有是书。断为即海澄郑亦邹居仲所著之《白麓丛书》、《郑成功传》二卷。盖

后人以郑书误为黄氏所作，辑入《行朝录》，而辑《梨洲遗著汇刊》者，复从而沿袭其误谬耳。谢氏于《史籍考》二卷《行朝录》条下云：“梨洲卒于康熙三十四年，而此传则记至施琅之克台湾，克塽归降，至康熙三十九年为郑氏立祠，距梨洲之歿已五年，则此传更为伪作之证明矣。”而卷十三《郑成功传》条下则云：“且太冲（即梨洲）卒于康熙二十余年，而《郑成功传》所记，反至康熙三十年之后，是书必为后人编辑遗书时所误入可知。”两说不同，显有一误。《行朝录》与《梨洲遗著汇刊》都已毁于九龙之役，此间无书可查，不知黄氏之歿，究在康熙三十四年，抑在康熙二十余年也。惟谢氏亲见倭人木孔恭世肃校刻之《白麓丛书》、《郑成功传》，而谓“《梨洲遗著》本之《郑成功传》，即此书也。”则其说当必可信。郑氏为“漳洲海澄人，清顺治十三年举人，淡于仕进，结庐白云山麓，为南屏文社，学者自远来。”据谢氏所引陈寿祺“东粤儒林后传”云。

《台湾外记》三十卷

珠浦江日昇东旭撰。羿楼旧藏，为《笔记大观》石印本。江氏事迹不详，当是明末清初人。此书用章回小说体，记延平王台湾建国事。上溯天启元年辛酉郑芝龙之起，下逮永历三十七年癸亥东宁之亡，前后凡六十三年。卷首有康熙甲申岷源陈祈永序，盖上距克塽衔璧时，已二十一年矣。文义颇汗漫，惟以闽人说闽事，颇详始末。所

载绍宗襄皇帝殉国汀州事迹，据云有人目睹，与诸家所述迥殊。徐薰《小腆纪年》已根据而采取之矣。

《台湾郑氏始末》六卷

德清沈云间亭撰。羿楼旧藏，为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沈氏系清道光甲辰进士，官至广西兴安县知县。此书自序，谓得粤人江日昇《台湾纪事本末》四十九篇于藏书家，嫌其体类小说，辞不雅驯，因为改作云云。《台湾纪事本末》疑即《台湾外记》，惟书名不同，似不可解。延平王原出于郑芝龙，后赐国姓，故书称郑氏云尔。

《伪郑逸事》一卷

武林郁永河沧浪撰。羿楼旧藏，为申报馆《屑玉丛谭》三集本。此书亦记郑氏始末，曰伪郑者，盖清人之辞也。

《郑成功传》一卷

旧题匪石撰。不详其真姓名，但决非江宁陈世宜匪石，盖此匪石乃浙江人也。羿楼旧藏，为民国纪元前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馆排印本。后附“郑成功世系表”及“郑成功年谱”各数页，亦匪石作品。此传初在《浙江潮》杂志发表，后乃有单行本。

《台湾开创郑成功》一卷

倭人丸山正彦撰，中国张铸六译。羿楼旧藏，为民国纪元前日本东京排印本。

《郑延平年谱》一卷

许浩基撰。羿楼旧藏，为杏荫堂刊本。此谱与匪石《郑成功传》等两书均未经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著录。匪石等两书，或短书小册，谢氏未及注意。此书则疑出版于民国二十一年以后也。卷数已失记。

《明延平王台湾海国纪》一卷

余宗信撰。羿楼旧藏，为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民国二十六年出版。此书用纲目编年体，所引用参考书目颇夥。纪延平史实者，尚有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之清代官书记明《台湾郑氏亡事》四卷，及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一厚册，但系至桂林后始看到，故不入此录。

《吴、耿、尚、孔四王合传》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四王为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四人，皆明室之贼臣也。孔有德为晋王李定国诛死，最快人意。吴三桂及尚、耿后裔，虽能反正，顾卒无补大局。殆由其反复性成，进退失据，故卒不能成大事欤！

《平定耿逆记》一卷

武定李之芳邨园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李氏系清顺治进士，官左副都御史，后进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耿仲明既死，其子精忠从吴三桂反正，而不能与延平王朱经合作，顺逆无常。最后复叛降于清，卒为清人磔死。李氏则灭耿之功狗也。

《扬州十日记》一卷

扬州王秀楚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本与《荆驼逸史》本。是书记阁部史可法扬州城守及清兵陷城后屠戮事。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记》一卷

桐城戴名世田有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此书记扬州城守事，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亟称之，盖戴氏本良史才也。

《江阴守城记》一卷

江阴许重熙撰。羿楼旧藏，亦《荆驼逸史》本。此书记南都沦陷后，陈明遇、阎应元在江阴起兵城守事。其自序有云：“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吏，无不反戈内向。独陈、阎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此，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许氏为晚明耆宿，崇祯朝即以撰《五陵注略》等书为诚意伯刘孔昭所讦，宜其文情之激越矣。

《江阴城守记》二卷

长洲韩葵元少撰。羿楼旧藏，亦《荆驼逸史》本。韩氏字慕庐，清康熙间殿试第一，官至礼部尚书，有文名。此书亦记阎、陈二公江阴城守，兼及中舍人戚勋等死难事。自序略云：“葵少游戚氏殉节地，长谒阎、陈二公祠，耳其事，间访其书。乡人以事关兵燹，多所忌讳。嗟乎！乙酉之事，不忍传实不忍不传，所当讳实不当尽讳也。”亦

颇有故国之感。

《江上遗闻》一卷

江阴沈涛次山撰。羿楼旧藏，为《记载汇编》本。沈氏为清乾隆间进士，仕至江西长宁县。此书亦记江阴城守事。

《江上孤忠录》一卷

江阴赵曦明撰。羿楼旧藏，为《痛史》本。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云，《粟香斋丛书》及《艺海珠尘》并有《江上孤忠录》，署名为江阴黄明曦，内容大体相同，惟触讳满清忌讳处都已删去。据此，则此本较佳于其他两本矣。赵曦明与黄明曦，必有一误。

《孤忠后录》一卷

江阴祝纯嘏芸堂撰。羿楼旧藏，亦《痛史》本。祝氏事迹不详，自署江阴野史氏。此书纪永历元年丁亥江阴贡生黄毓祺谋起兵恢复常州，事泄被捕，死于南都狱中事，用纲目体裁。

《嘉定县乙酉纪事》一卷

嘉定朱子素九祁撰。羿楼旧藏，亦《痛史》本。此书记弘光元年乙酉侯峒曾、黄淳耀起义守嘉定，及城破后遭清兵屠戮事，用日记体。朱氏身与其役，目击兵燹屠掠情形，为直接史料，故言之綦详。

《嘉定屠城纪略》一卷

嘉定朱子素九祁撰。羿楼旧藏，为《明季稗史初编》

本。此书亦日记体，与《痛史》本之《嘉定县乙酉纪事》，大体相同。惟对于满清酋丑，称谓颇加尊崇，疑经后人窜改。所记时日，并略有参差，则或为传钞之误耳。

《东塘日札》一卷

嘉定朱子素九祁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与《纪载汇编》本。此书与《明季稗史初编》本之《嘉定屠城纪略》，为一书而两名。盖忌讳愈严，趋避愈工，后人乃并屠城之名而讳言之欤！

《平吴纪事》一卷

旧题南图啸客撰，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此书纪弘光元年乙酉清兵南下事，盖清人之词也。

《刘公旦先生死义记》一卷

旧题吴下遗民撰，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亦《荆驼逸史》本。公旦先生即长洲刘曙，崇祯癸未进士，曾通表鲁监国，陈光复事。役者谢尧文，以不慎为清提督吴胜兆部下所捕。胜兆方谋反正，置弗问。及胜兆事败，清吏按狱得之，公旦遂与夏完淳同死南都。

《傲指南录》一卷

安福范康生切轩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范氏仕于明代，为中书舍人，从督师万元吉于皂口，旋入赣州。此书纪隆武二年丙戌赣州城守事，起是年三月，至十月城陷为止。赣州为东南重镇，清兵围之半稔余。绍

宗在闽，不能遣兵救援，徒锡名忠诚府以旌之。汀州变作，忠诚府继陷，万元吉与阁部杨廷麟等俱死难。范氏被执放归，爰撰此书以纪。名曰《做指南录》者，盖做文文山之《指南录》也。范氏后以隐逸终，徐鼐《小腆纪传》列入逸民传。

《戴重事录》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纪载汇编》本。原题会稽章学诚撰，实非是。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云：“此篇不知何人所为。据篇末附识，虽本章传，实多芟削。卷首仍题章名，误矣。”盖撰人据章学诚所撰“戴重传”而芟削成篇者，当然非章氏原著。戴重字敬夫，和州诸生，痛南都沦陷，揭竿起义，失败后遁迹为僧，未几卒，年四十五，时为明隆武二年丙戌也。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六卷本，似曾为敬夫立传，惜原书已毁，不能确定记忆之是非矣。

《江变纪略》一卷

新建徐世溥巨源撰。羿楼旧藏，为《荆驼逸史》本。徐氏本季明名士，长于文笔，山居遇盗，焚掠而死。或云，仇家降贼侍郎李明睿为之也。此书记永历初年清酋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反正事。金、王本明将，叛明降清，至是又叛清而反正，兵败俱死。金、王虽反覆无足称道，且为盗贼之余，行事未轨于正。但举兵反正，适与李成栋以广州反清复明同时，大局颇为震动，俨然有中兴光复之机。

自贛粵两师俱败，而小朝廷声势更蹙矣。

《江右纪变》一卷

太仓陆世仪桴亭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行朝录》本。陆氏本季明党社名士，后乃成理学家。此书所记，亦金声桓、王得仁反正事。不知如何，混入《行朝录》中，不详原委者，且误以为出黄宗羲手笔矣。案杨凤苞“南疆逸史跋”，谓黄氏撰《隆武纪年》与《永历纪年》两书，后乃合并为《行朝录》。此说如确，则今《国粹丛书》本之《行朝录》，绝非黄氏原著面目可知。然《贛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鲁纪年》、《舟山兴废记》、《日本乞师记》、《四明山寨记》、《赐姓本末》、《张玄著先生事略》似确为黄氏手笔，无可疑者。惟《江右纪变》、《乱滇记》、《郑成功传》，则可断为混入耳。

《庄氏史案》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痛史》本。庄氏本吴江旧族，后迁湖州之南浔。有庄廷铨者，字子襄，兄弟九人，咸以才名著，时称庄氏九龙。廷铨生明清之交，留心史事，欲辑为明书，未成而歿。其父胤城字君维，延礼东南名士，足成其稿，已刊行矣。中多诋毁满清语，为清故归安县令吴之荣所讦，遂起大狱。庄氏父子昆季悉不免，并碎廷铨尸。当日列名参校者，吴江名士吴炎、潘柽章、董二酉、张隽等二十四人，及刻工等皆罹于难。又株连庄氏及二十四人之亲属，计死者凡七十余人，其妻孥咸戍极

边云。

《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一卷

钱塘女士陆莘行纘任撰。羿楼旧藏，为《痛史》本，即附《庄氏史案》后。庄氏书参校姓氏，曾列陆圻、查继佐、范骧三人名，以事前检举获免。陆圻字丽京，夙负才华，即莘行之父也。当案发时，陆、查、范三家属眷亦均系狱中，后乃得释。陆氏以辱身对簿为恨，出狱后弃家行遁，不知所终。或传其出家岭外，法名德龙，又改今竟云。

《辛丑纪闻》一卷

不详撰人姓名。羿楼旧藏，为《纪载汇编》本。辛丑为南明永历十五年，在满清则为顺治十八年。是岁，吴中清令任维初以苛征民赋，招致人士不平，于是诸生倪用宾、沈玥、金喟等遂有抗粮哭圣庙之举。值虏酋福临病歿，哀诏至苏，抚臣朱国治遂谓诸生有异志，自倪国宾以下十八人皆坐斩，是为哭庙之狱。此书盖纪其事始末特详云。《痛史》本有《哭庙纪略》一卷，与此略同，亦无撰人姓名。谢国桢谓为“恐系一本而传钞为二者。”又有顺治丁酉《北闾大狱纪略》一卷，亦《痛史》本。述满清科场之狱，以非南明直接有关史料，不著录。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实即南明永历十一年也。

《金坛狱案》一卷

无锡计六奇用宾撰。羿楼旧藏，亦《纪载汇编》本。永历十三年己亥，延平王举兵窥南都，沿江列郡，闻风响

应。及延平败挫旋师，清吏罗织兴大狱，是为通海之狱。此书所纪，即金坛狱事。自王重、段冠以下斩首者六十四人，家属男女，没官流徙者，大小老幼共三百七十六人云。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言：“各邑以通海获罪者凡十案，而金坛特其一尔。”惨酷殆可想见。

《明遗民录》四十八卷

无锡孙寰镜静庵撰，自署民吏氏稿，盖其笔名。羿楼旧藏，为民國元年八月铅印本。孙氏为清季革命志士，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与吴江陈去病同事。又与陈氏同创《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此书搜辑甚繁富，惜不详出处，为一憾事。陈氏亦有《明遗民录》之辑，断制较谨严，恨未成书，仅得十之一、二，发表于上海《国粹学报》云。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陈去病字匪石，大误。去病字佩忍，号巢南，别号垂虹亭长，著有《浩歌堂诗钞》，已刊行。其它《百尺楼丛书》数百卷，尚藏余沪上寓庐。至匪石则为江宁陈世宜，现仕渝都，绝非陈去病也。孙、陈二氏本为革命同志，又同嗜掌故，同有《明遗民录》之辑，抗战前后数载先后逝世。著书一成、一不成，而余并与之相识，盖不胜山阳邻笛之感矣。孙氏此书，有余杭章先生及无锡钱基博诸人序文。

《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卷

东莞陈子砺伯陶撰，自署九龙真逸。羿楼旧藏，为民國五年丙辰真逸寄庐刊本。陈氏仕清，至江苏提学使，以

清遺民自命。書成于民國，不曰“明粵東遺民錄”而稱“勝朝”，實為不辭。後附陳文忠、張文烈、陳忠愍行狀，合為一卷。

《甲行日注》八卷

旧題華桐流衲木拂撰，實際乃吳江葉紹袁仲韶作品。羿樓旧藏，為《荊駝逸史》本及坊間排印標點本。坊本似與葉氏所著“天寥自撰年譜”及“年譜續纂”、“年譜別記”等合為一冊，惜記憶不能清楚矣。葉氏別號天寥道人，生於我邑世家，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國變後棄家削髮，釋名木拂。初行遁入浙，旋返吳，隱居西山以歿。此書即記行遁後事，為日記體裁。起隆武元年乙酉八月二十五日自吳江分湖避亂出行，至永曆二年戊子九月二十五日止。蓋幾于絕筆矣。乙酉八月二十五日為甲辰，又取楚辭“甲之朝吾以行”句，故曰《甲行日注》也。葉氏與吳江義師領袖長興伯吳日生為友好，書中載日生殉國事，有云：“丙戌六月十七日壬辰，山中遙傳日生凶問，未敢心信。程云（程者凌姓，葉氏之小史也）：營中人言，確矣。夏至日為撲蓍，遇大壯之夫，六五喪羊于易。今未月也，易則其名，異哉。”日生名易，而野史有作名易者，聚訟紛繁，得此可以斷定。《痛史》本妄以天寥道人年譜自序列於《啟、禎記聞錄》之首，一若《記聞錄》為葉氏所撰者，今取此書事實與《記聞錄》對校，則真偽立辨矣。

《過墟志》二卷

旧题墅西逸叟撰，不知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纪载汇编》本。此书述常熟富家嫠妇刘三秀，为清酋博洛掳充后宫事。于南明史料无甚关系，姑作明清之交稗官野史观可也。

《天香阁随笔》二卷

江阴李介介立撰。羿楼旧藏，为《粤雅堂丛书》本。此书杂记南明佚事，兼录有关文字，如万元吉“筹军录序”，及“将赴滁阳、上疆事不堪再坏疏”，均足补史乘之缺。李氏行事不甚概见，卷首附录自撰“昆仑山樵传”，知为明季人。所记皆耳闻目击事，于汉奸洪承畴丑诋甚力，盖亦当世之有心人也。

《研堂见闻杂记》一卷

旧题娄东无名氏撰，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痛史》本。此书杂记南明史迹，如明季遗民逸事、江南社事、江南奏销案等，叙事颇详晰，似均有根据。

《过江七事》一卷

宜兴陈贞慧定生撰。羿楼旧藏，亦《痛史》本。陈氏为明季四公子之一，以文章气节著称。此书记弘光朝初政，凡得七事，每事以三字标目，《痛史》本以附文震亨《福王登极实录》后，合为一册云。

《吴长兴伯集》四卷

吴江吴易日生撰，同邑陈去病巢南辑。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排印本。吴氏为崇祯朝进士，著名复社，能

文章，负膂力，通兵法，盖文武全才也。弘光元年乙酉五月，清兵陷南都，以职方起义于吴江，旋入太湖，蹶而复振，屡挫虏师。隆武朝封忠义伯，鲁监国封长兴伯。今曰长兴伯者，从习称也。隆武二年丙戌六月，为清人所执，殉义于杭州草桥门外。此集为陈去病所辑，网罗掇拾，极费苦心。卷首有“吴长兴伯传”一首，于事迹亦颇见一斑。

《吴赤溟先生集》□卷

吴江吴炎赤溟撰，同邑陈去病巢南辑。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排印本。吴氏为崇祯朝诸生，国变后弃去。与同邑潘柟章力田并负良史才，号曰吴、潘。欲辑有明一代史实，勒成《明史记》一书。定目录为本纪十八、书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传二百，已脱稿者参半。湖州庄氏史狱起，以名重为所连染，与柟章并磔死杭州弼教坊。而《明史记》并已成之稿亦失传。别著《今乐府》，亦与柟章共为之，人各百首，则尚有印本流布。此书有“今乐府序”，及“答陆丽京书”，于修史事迹，略见梗概。卷数已忘却，不能记忆。

《夏节愍全集》十卷，《补遗》二卷

华亭夏完淳存古撰，青浦王昶述庵订。羿楼旧藏，似为清嘉庆间木刻旧印本。夏氏为几社领袖夏允彝之子，陈子龙之学生，少有神童之目。南都沦陷，从威虏伯吴志葵起兵海上，后又参长兴伯吴易军事。及被捕送南都，痛骂汉奸洪承畴，与长州刘曙同死，年仅十七。此书辑其诗

文，凡十卷，尤以“大哀赋”一首，最称名作；后附补遗二卷。王昶为清乾、嘉间显宦，同时又是诗坛名宿，此书实其门下士庄师洛、何其伟等所辑，而由王订定者。曰“节愍”者，从清溢也。

《张文烈公遗诗》一卷

东莞张家玉玄子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排印本。张氏为崇祯朝庶吉士，李自成入北都，身陷军中，后间道南归。隆武朝甚为襄皇帝所契重，使还粤募兵。永历元年丁亥，起兵东莞，与大学士陈子壮，给事中陈邦彦为犄角之势，广州震动。时清酋李成栋方追匡皇帝于粤西，闻耗乃旋师以解广州之围。其后张氏兵败殉国，子壮、邦彦亦被害，论者称为粤中三大忠臣云。其诗俨然作家，亦且有裨史料。

《张苍水集》二卷

鄞县张煌言玄箸撰，余杭章炳麟辑印。羿楼旧藏，为**民国纪元前排印本**。曰苍水者，张氏别署也。张氏以书生从钱肃乐拥戴鲁监国，预于画江之役。绍兴不守，监国航海，张氏练兵山寨，为匡复计。厥后扈辟舟山，从亡南澳。定西侯张名振临终，遗命以兵属之，武力始大。昭宗遥授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与延平王联师北伐，深入芜湖。会廷平兵挫南都，间道走归岛上，义旅复集。永历十六年壬寅，昭宗崩于滇都，而延平王与鲁监国复先后薨逝。逾二载，张氏始解兵居悬壘，卒为清人所捕，殉国

杭州。余杭得此本于故家，为排比印行，苍水之名始著。

《张苍水全集》十二卷

鄞县张煌言玄箸撰，顺德黄节晦闻辑。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排印本。黄氏初得余杭辑印本《张苍水集》二卷，以为未足。其后又得他本，重辑成此书。后附全祖望、赵之谦两家所撰年谱。苍水才兼文武，为南明光复巨子后劲，其诗文亦一代大手笔，兼有关史料，极堪宝贵。

《峤雅》二册

南海邝露湛若撰。羿楼旧藏，为《国粹丛书》影印本。湛若为季明畸人，以诗文负重名。此书不分卷，装订成二册。中有“赵夫人曲”一首并序，最关史实。清酋李成栋，初为明将，叛降于清。后复以广州反正，盖其妾为奇女子，实以一死激成之。惟此奇女子之姓氏履历，传者互异其词。邝氏此曲，指为扬州赵氏，当是直接史料。盖成栋反正时，邝氏身在广州也。其后成栋战歿，广州再陷，邝氏亦殉国而亡。有宝藏之琴曰绿绮台，盖抱持同殉云。

《梨洲遗著汇刊》若干种

余姚黄宗羲梨洲撰，吴江薛凤昌公侠辑。羿楼旧藏，为民国初年上海时中书局排印本。南明三大儒，顾炎武《亭林遗书》，刊行最早。王夫之《船山遗书》，刊于湘乡曾国荃。惟黄氏著作，至民国初年，始由薛氏辑印。内容除

《行朝录》各种外，有诗文若干卷，亦多有关史料。惟《弘光实录钞》未经列入，为一遗憾。薛君与余同为中国教育会会员，醉心革命。其后复同有志于搜辑乡邦文献，自余远走海上，往返始疏。丧乱以来，更不详其起居之何若矣。此书目录及卷数，亦未能悉记，极为憾事。自《吴长兴伯集》至此，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未见著录云。

《荆驼逸史》五十五种

旧题陈湖逸士编，不详其真姓名。自序云发现于苏州陈文庄公之无梦园，疑为编者托辞。羿楼旧藏，为清代木刻旧印本。内容起江阴李逊之肤公之《三朝野记》，迄于吴县马光悚庵之《两粤梦游记》，不尽有关于南明史料。盖纪万历以后党祸朝政，下逮李自成、张献忠事迹，亦颇不少也。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海盐朱邇先所藏，有清道光间第一次活字印五十三种本，与第二次活字印五十种本，以第二次印本较善。羿楼旧藏，从皖友钱杏邨处借得，仿佛有五十五种，目录则不复能记忆矣。

《记载汇编》十卷

不详编者姓名。羿楼旧藏，为申报馆聚珍版印本。内容为冯梦龙《燕都日记》一卷、无名氏《董心葵事记》一卷、朱子素《东塘日札》一卷、沈涛《江上遗闻》一卷、华廷献《闽事记略》一卷、江之春《安龙记事》一卷、无名氏《戴重事录》一卷（旧题章学诚误）、暨西逸叟《过墟志》一卷、计六奇《金坛狱案》一卷、无名氏《辛丑记闻》一卷，合为十

卷。《东塘日札》，别见于《荆驼逸史》；又，《明季稗史初编》中之《嘉定屠城纪略》，亦即是书也。

《明季稗史初编》二十七卷

不详编者姓名。羿楼旧藏，为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此书原名《明季稗史汇编》，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著录者，有清光绪十三年尊闻阁刻本，商务印书馆据以付铅印，始改“汇编”为“初编”。起文秉《烈皇小识》，至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止，凡十六种，二十七卷，比《荆驼逸史》为精粹，亦间有与《逸史》重出者。商务印书馆又有《明季稗史续编》印行，内容为邹漪《明季遗闻》等六种，其他已不能记忆。《晚明史籍考》著录者，又有《明季十家集》十六册，内容与《明季稗史初编》悉同。惟仅有十一种，较《稗史初编》本少五种耳。

《痛史》二十种

旧题乐天居士编，不详其真姓名。羿楼旧藏，为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据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谓是二十种。但余记忆所及，似不止此数。盖各种之后，间有附录，分离合并，不能尽归一致也。内容与《荆驼逸史》及《明史稗史初编》，绝少重复。缘此书所辑，皆二百余年来未刊之本，足称瑰宝。此书为《痛史》第一集。续有《痛史》二集与《痛史》三集出版，均未得见。据谢国桢云，二集为《甲申朝市小记》正续编，三集则《虔台逸史》等四种也。

《滇粹》二十一种

云南杂志社编。羿楼旧藏，为民国纪元前日本东京排印本。内容杂采南明史料之有关于滇都者，多零星短篇，凡二十一种，合订成一册。目录惜不能记忆。最重要者，为“李晋王传”一首，纪李定国史实，称其原籍云南，流亡入陕，为张献忠所得，其说殆为各家史料所未载。所记定国战绩，亦多与各家不同处。原文出南明遗民某某手笔，惜忘其姓名矣。余曾钞录一通，交上海世界文化社出版之《世界文化》月刊发表。他时《滇粹》如不能复得，则得“李晋王传”，亦足以稍慰矣。又有“胡一青传”，载一青晚年抗节而死，亦与他书迥异。

《旧学》一册

汉声杂志社编。羿楼旧藏，为民国纪元前日本东京排印本。内容亦关于南明史料，以诏谕文檄之属为多。有隆武朝阁部黄道周代绍宗襄皇帝草拟诸诏谕，云出道周《代言集》者，原书未得见。满清末造，留东学生多谈革命，每省办一刊物。吴有《江苏》、越有《浙江潮》、秦有《夏声》、滇有《云南》、鄂有《湖北学生界》，后改《汉声》，《旧学》与《滇粹》，皆当时刊物之副产品也。

《华延年室题跋》三卷

大兴傅以礼节子撰。羿楼旧藏，为近时排印本。傅氏原籍大兴，而居山阴，亦称山阴人。素留心南明史事，颇与山阴李慈铭菴客相商讨。兼嗜藏书，与杭州丁氏八

千卷樓及湖州陸氏誦宋樓，並有傳鈔之雅。此書所載題跋之作，關於南明史料者居多。謝國楨《晚明史籍考》頗征引及之。其於南明史實，蓋有自撰一書之意。初清臣靈壽傅維麟，順治三年進士，以翰林弘文院編修得分修《明史》，而其書未成。（清代官修《明史》，至乾隆四年始成書，四十一年復有改定。）乃別以私人之力，輯為《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上起元天曆元年戊辰，下迄明崇禎十七年甲申，用意頗工于趨避。傅氏以與維麟同姓，故欲撰《續明書》一書，以彌其缺陷，惜僅成《殘明宰輔年表》一卷，而全書則不可問矣。傅氏又別撰《殘明大統歷》一卷，今與《殘明宰輔年表》並附印于《華延年室題跋》之尾。《殘明大統歷》起弘光元年乙酉，至永曆三十七年癸亥東寧淪陷為止，所見甚正。《宰輔年表》則上起崇禎十七年甲申五月安宗監國南都，下迄永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昭宗蒙塵緬甸，凡弘光、隆武、永曆三朝以及魯監國時代之宰相，悉以年月表之，亦後人撰南明史者不可缺少之參考書也。

《征訪明季遺書目》一卷

劉世瑗輯。劉氏字號及籍貫均不詳，似為清末民初人。羿樓舊藏，為原刻本。自溫睿臨撰《南疆逸史》凡例，頗著錄有關南明史料之書。楊鳳苞撰“南疆逸史跋”，復增補其未備。劉氏此目，蓋綜合溫、楊兩家之書目而成者。

《晚明史籍考》二十卷

安阳谢国桢刚主辑。羿楼旧藏，为民国二十一年北平国立图书馆排印本。卷首有阳湖孟蕙荪(森)、海盐朱遏先(希祖)、海宁吴子馨(其昌)三序。及作者自序十一页，凡例二页，目录三页。本书分二十卷。卷一至卷三为通记，卷四为万历至崇祯，卷五至卷六为党社，卷七至卷八为流寇，卷九为甲乙之际，卷十至卷十一为南明三朝，卷十二为鲁监国，卷十三为赐姓始末，卷十四为清初三藩，卷十五为城守义师，卷十六为史狱，卷十七至卷十八为传记，卷十九为杂记，卷二十为诗话传奇。全书史料，虽多不涉于南明，但谈南明史料，亦不能外此书而旁求其锁钥矣。(本文暂止于此，内容或不及旧藏之半，盖脑力所限，追记为难，无可如何也。三十二年三月九日校毕并记。)

(六) 南明史料序、跋汇辑

(1) 《南明史纲》自序

南明三帝，下逮延平，历年四纪，迄未有以春秋笔法，掇其史实，勒为一编者。余甚憾焉！幽居无俚，不自揆度，发愤欲有所撰述。苦篋中无典籍可供观览。仅取查继佐《罪惟录》、温睿临《南疆逸史》、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辅以全祖望、赵之谦两家“张苍水年谱”及匪石氏“郑成功传”，更旁逮清臣所撰《通鉴辑览》，竭蹶从事，得书六卷，颜曰《南明史纲》，聊遣长昼而已。诸籍所纪年月先后，颇多同异，未易别裁，颇存疑案。于东宁始末，则尤憾疏略，而纪事、纪言，复有嫌其繁缛琐碎，不合史例者。自维土室余生，倘侥幸不死，获睹中兴，当以暇日博搜群籍，严加斟正；别仿紫阳先例，自为之目，庶几繁简各获其所云尔。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日，吴江柳亚子自叙。

(2) 《南明史纲历日表》自序

《南明史纲历日表》始崇祯十七年甲申五月戊子朔，终永历十六年壬寅四月戊午望，不足二十载也。乙酉八月以前，《南疆逸史》恒纪月朔，间有缺者，辄取前后月推算补正之。八月以后，则以我邑遗民叶仲韶先生《甲行日注》为蓝本。叶书终于戊子九月丙戌。余据《逸史》及《南明野史》续为推补，迄壬寅四月望日为止，盖永历皇帝殉国滇都之日也。中间舛误必多，因余弗谙推步之术。他日若能得就正专家，并补壬寅四月望日以后，迄于延平嗣王大去东宁之岁，则庶几无遗憾矣。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八日夜，亚子记。

(3) 《南明史料书目》跋

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载引用书目得四十余种，即其所根据以成《逸史》者也。杨凤苞欲仿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例，为《逸史》作笺注而未成，备述所见，先后撰跋十二通，其一、其五更增补书目，略得二百六七十家，合诸温氏所述，当在三百以上。惟杨氏自言：借人阅市，仅十之五、六，其余大半杂出于传记，与储藏家著录中。则此二百六七十种者，杨氏所目睹，殆不过一百三四十种而已。百年以还，兵燹屡经。重以岨夷之祸，文书灰烬，其存其亡，不可复知。余取而甄录之，为分类十有五。亦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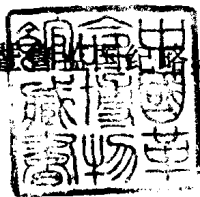
谓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者乎！十年前，海上开明书店校印《二十五史》，后附《明史》参考书目，在当时并为现存之本，顾颇有出温、杨二氏著录以外者。而钱君杏邨刻意网罗文史，所藏丛刻本亦颇可观，为补十六、十七两类，聊存梗概。异日荡平倭寇，文教复兴。倘有继温、杨未竟之志，以修南明书者，则此目或且为乘韦之先欸。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九日，吴江柳亚子写竟并跋。

(4) 《残明大统历》及《残明宰辅年表》合钞本序

大兴傅以礼(节子)清咸、同间人，与山阴李慈铭(莼客)，临清戴望(子高)相交好，俱留意南明史实者。此《残明大统历》及《残明宰辅年表》各一卷，民国纪元前三年，其外孙俞人蔚为附印入节子所著《华延年室题跋》后。今郑西谛处藏有刊本，余从钱杏邨转借，因为录副。俞氏言节子欲纂明史续编未成。今《残明宰辅年表》标题下有续明书卷几字样，则明史续编当为续明书之误。按清人傅维麟曾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刊入《畿辅丛书》，余未得见。节子当为维麟族裔，故拟继《明书》而有作欤？深惜其散佚无成，仅留此区区硕果，然残膏剩馥，已足沾溉后生不少矣！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吴江柳亚子记。

(5) 《残明大统历》跋

温睿临《南疆逸史》圣安、思文、永历、暨



均以干支纪日，又不能备详月朔，每使读者堕入五里雾中。余去岁辑《南明史纲历日表》，深感暗中摸索之苦。今得见傅君此著，俨若豁蒙，因亟手录之，并志欣幸云。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吴江柳亚子记。

《南疆逸史》鲁监国纪略，至癸巳年止，谓是年三月，王自去监国号，盖根据于黄宗羲《鲁纪年》所载，以鲁历始元年丙戌，终八年癸巳也。惟查继佐《罪惟录》鲁王监国附纪，则始监国元年丙戌，终十七年壬寅，谓是年九月十七日鲁王监国病薨于金门，始末昭著。于八年癸巳，亦无自去尊号之文。黄、查并仕行朝，而所著书，异同若此，殆不可解也。傅君亦谓鲁王于癸巳三月，自去监国号，盖宗黄、温两家之说，而别以五年庚寅为后元年，则又与诸家殊异，不知何所依据？特为指出，以质留心南明史实者。亚子并记。

(6) 《残明宰辅年表》跋

傅君此著，极资考证。惟尚有可商者，如云：弘光元年乙酉六月，唐王监国福京。余按闽人某《思文大纪》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监国建安，闰六月初七日始入福州城。今云六月监国福京，似有语病。又，傅君撰张尚书集题跋，不信永历十三年己亥六月进阁揆之说。谓永历帝既以二月入缅，而苍水方督师浙海，道途间隔，宁有勅命可

通？顾此表仍列煌言入阁于己亥，岂前后考证不同欤？按查继佐《罪惟录》鲁王监国附纪，载监国十二年，即永历十一年丁酉，桂主仍勅鲁王监国，进澎湖岛，晋张煌言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云云。丁酉为永历帝入缅之前二年，是时车驾尚在滇都，恒有勅使往还，当较己亥之说为足据也。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吴江柳亚子记。

又按苍水进阁揆事，全祖望“年谱”系诸戊戌；赵之谦“年谱”则据查继佐《鲁春秋》，系诸己亥，且引《鲁春秋》原文，谓：“秋，桂王遥勅，仍鲁王监国，驻澎湖，晋煌言东阁大学士，兼原官”云云。《鲁春秋》与《罪惟录》同出查继佐手笔，其纪事亦略同，不知何以纪年独相差两岁，自相矛盾如此，真不可解也。然揆情度理，终以《罪惟录》丁酉之说为是。盖己亥秋永历帝已深入缅甸赭径，马吉翔辈矫诏隔绝内外，晋王李定国、巩昌王白文选遣兵迎驾，且不可得通，况越在海外之煌言，而谓能通使遥授邪？亚子再记。

(7) 钞本《明季北都殉难记》跋

屈大钧撰《皇明四朝成仁录》，计崇祯朝三卷、弘光朝二卷、隆武朝二卷、永历朝三卷，共十卷。后人传钞，有析崇祯朝，题《明季北都殉难记》；弘光朝，题《南都殉难记》者。清光绪末年，上海均益图书公司曾以两记付排印，惜流传未广，三十年采坊间已不易得。余旧藏有之，惜未携

篋中。友人钱杏邨君搜罗晚明史籍，亦祇得“南都”一记，未见“北都”也。此本封面硃题“均益草”三字，疑即均益排印时之底本。以校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所载《成仁录》崇祯朝目次，散佚几及其半，而舛误亦百出，实非善本。然均益排印时，由新阳陈凤藻参校，颇多以意臆改行款处，得此犹足互证其得失也。以余所知，《成仁录》钞本，宇内仅有四部：一为吴兴陆氏皕宋楼旧藏，今归日本静嘉堂文库。一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后归江苏国学图书馆，自南都沦陷，遂不可问。据《晚明史籍考》所载目次，似亦非全璧。一为海盐朱遏先（希祖）藏本，一为番禺屈沛霖藏本。二书闻均在香港。唯朱本扃阁不易致，而屈本又多残佚云云。然则此本虽见虎一文，犹愈于殆缺。安得他日尽罗诸本，一一考证其异同，而蔚为全豹耶！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记。

（8）《思文大纪》书后

纪南明三帝及鲁监国史迹者，以温哂园睿临《南疆逸史》为最谨严而有系统。顾纪略四卷，“圣安”较详，“思文”以降，则颇简略。余初获商务印书馆王锺麒校订本、南沙三徐氏所辑《南明野史》而善之，尤喜其“绍宗皇帝纪”一卷，谓足补《逸史》“思文纪略”所未备也。顾其书体例不甚严格，叙事复多参差，则又病之。顷钱君杏邨以商务本《痛史》相饷，中有《思文大纪》八卷，入眼如见故人。

检《南明野史》“绍宗皇帝纪”视之，则什九相同，第字句有稍异处耳。《大纪》不著撰人姓名。《南疆逸史》凡例列举南明群籍，亦及是书，云有专纪隆武事者，闽人《思文大纪》是也。余熟视其书，确出福京人士手笔，以卷八第十页纪丙戌六月闽閩弊竇、追赃株连事，而曰：吾乡故家子弟可为例证。又同卷第二页，编修刘以修进文昌化书条后，附案语，谓其详载余跋语中云云，则著者且与隆武朝士有关连矣。他日倘得刘氏所刊文昌化书，当能推知其姓名也。至《南明野史》，则据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后所附《明史》参考书目，谓原名《明末纪事补遗》，全书共五十四卷，清同治间有刊本。今所见王锺麟校订本祇五卷，或为节本，不知视原书如何？第观三徐氏自序纪年，署乾隆己未，其为后出无疑。意三徐氏当年得《思文大纪》，据为蓝本，以撰“绍宗皇帝纪”欤？《大纪》八卷所载，均略计之，得八百余条，三徐氏祇取其三百四十余条，盖所删薙过半；而别加增补百余条，则得之于无名氏《隆武遗事》等书者，文笔实不甚相称，又未加调整。余前所病者，即以此百余条为多耳！以体裁及史实论之，《大纪》原本，胜于三徐氏所改作者远矣。两书字句亦多异同，今为校勘一过，取《大纪》所缺佚或舛误者，以三徐氏书补正之，其两俱可通者，则仍其旧贯。《大纪》末有校勘附记三条，略谓原稿系传钞秘本，讹夺极多，参考各书，悉心校订，仍有疑义，仍付缺如云云。此校勘记不知何人所作，颇见苦心。

余之所拳拳者，亦犹此意也。假我数年，倘以暇日写定《思文大纪》校正本，或更进而以《大纪》补注《逸史》，如杨凤苞所称仿裴松之之于陈寿者，则此其嚆矢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吴江柳亚子记。

(9) 《弘光实录钞》书后

《弘光实录钞》四卷，亦商务印书馆铅印《痛史》本，不著撰人姓名。余据卷二第六页“恤谥倪元璐、李邦华”条而称“臣父黄忠端”，又第八页“陈良模”条下亦同。知为黄梨洲（宗羲）所辑。盖宗羲父尊素，天启朝以疏劾魏珪得祸，死诏狱。崇祯初追谥忠端也。宗羲有《隆武纪年》、《永历纪年》各一卷，《鲁纪年》二卷，而独缺关于弘光朝事者，得此补之，天然凑泊。嗣检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有黄宗羲《弘光实录》一书，而杨凤苞跋语，谓宗羲《弘光实录》，一名《弘光实录钞》，又名《弘光纪年》，则更足为吾说张目矣。卷首有自序，署戊戌冬十月甲子朔，盖永历十二年帝在滇都之岁，时清兵三路集贵阳内犯，势不可当。至十二月，而晋王李定国之师败绩于安龙之炎遮河，遂奉帝移蹕，为出狩缅甸之谋，吁其悲哉！是亦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审欤？复有一短文，似为宗羲乞人序本书，而其人之覆笈者，内有：“身为大臣，不能引决”云云，颇类钱谦益口吻。观本书于谦益无贬词，且多回护语：如卷三第四页谦益疏荐逆案杨维垣，则宽假之，诿称“为马士英所胁，不

得已而出此”；又卷四第八页述南都迎降诸臣，又祇称赵之龙等，而无谦益名，均可例证。盖宗羲实与谦益交厚，此短文当是谦益手笔，无可疑也。余所不解者：宗羲自序，谓以弘光时邸报作史料，疑可征信；而温睿临亦既亲见其书矣，乃《南疆逸史》“圣安帝纪略”所系各事月、日，与此书大半牴牾。甚至福恭王之元妃，此书作田氏，而《逸史》作姚氏；其继妃则此书作张氏，而《逸史》作邹氏，都不相同。岂睿临别有所依据，而以宗羲此书为不足信欤？此亦南明史实中一疑案矣。爰书于此，以谕后来者云。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吴江柳亚子记。

此文成后数日，钱君杏邨复以商务本《明季稗史初编》见假，中有顾炎武《圣安本纪》二卷，取校《南疆逸史》，什九相符。然后知温氏撰“圣安帝纪略”时，盖以亭林之书为蓝本，而无取梨洲也，但不同者亦有什一。且顾书叙事较详备处，温氏颇删薙之，未知何故？又温氏书言福恭王元妃姚氏，继妃邹氏，圣安为邹太妃出；而顾氏则以邹氏为恭王元妃，无出，圣安乃继妃某氏所生，既异温氏之说，复与黄氏《弘光实录钞》不同。三说互歧，殆所谓传闻异词者欤？六月九日亚子续记。

《明季稗史》本之《圣安本纪》二卷，为《南疆逸史》“圣安帝纪略”所根据，已详前述。嗣见《荆驼逸史》中有《圣安本纪》六卷，亦署顾炎武著，而内容完全不同。盖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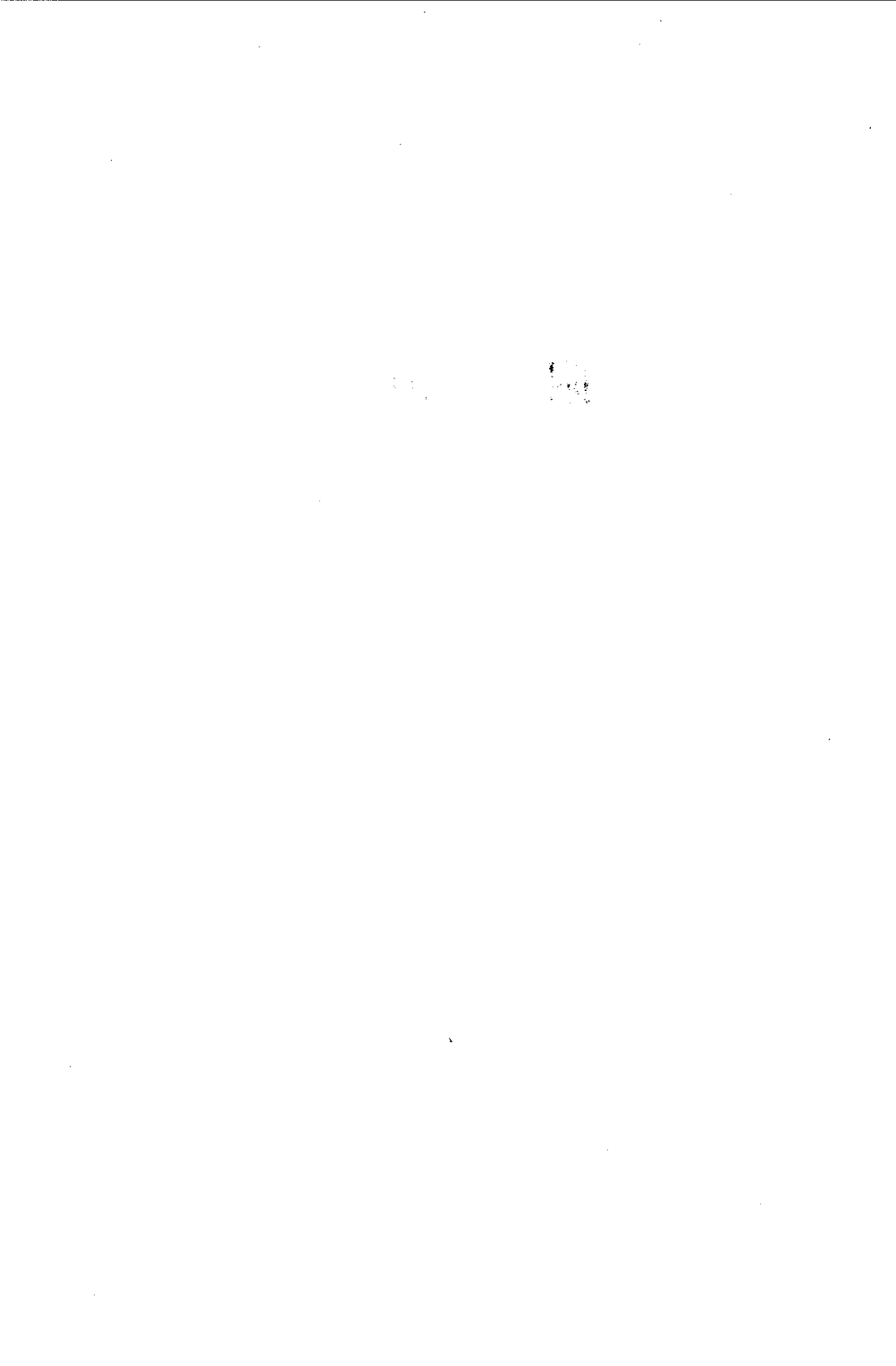
本仿司马子长体，而六卷本则用朱晦庵纲目笔法，非第详略之互异也。意者亭林当时著有同名异实之两《圣安本纪》，而温氏所采用者，则为二卷本而非六卷本欤？但同时著同名异实之两书，在事理上终觉为不可思议耳。六月三十日亚子又记。

继见近人安阳谢国桢(刚主)所撰《晚明史籍考》，知《圣安本纪》二卷本，确为亭林手著，已刊入《亭林遗书汇刻》本，易名《圣安纪事》。其六卷本实即文秉《甲乙事案》，不知何人改题亭林，收入《荆驼逸史》，致贻误三百年之久。江阴缪荃孙(筱珊)“云自在龕”藏有《甲乙事案》钞本三卷，原题竹坞遗民文秉撰，与《荆驼逸史》之《圣安本纪》前三卷相合，盖缪本逸去后三卷也。海盐朱希祖(遏先)著有“钞本甲乙事案跋”，考证此书之稿为文秉作，而非亭林。举证三事：一为序题“竹坞遗民文秉书于考槃之南云庵”，《圣安本纪》六卷本改题为“崑山遺民亭林氏，而文笔与亭林不类（按余所见《荆驼逸史》本作“崑山亭林氏”顾炎武书”，无“遺民”二字）；二为序中所云，“遭仲氏之难，屏迹深山”，与亭林身世不类（余所见《荆驼逸史》本，仲氏已改崑城；三为钞本书中所述予故大学士文某谥，《圣安本纪》作“文震孟”，显见改窜之迹云云。据此，则《圣安本纪》之疑问可以解决矣。九月二十日补记。

（10）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跋

右“晋王李定国列传”一首，明遗民刘彬撰，载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云南杂志社出版之《滇粹》中，社址在日本东京，迄今三十余载。《滇粹》已不易觅，余从钱杏邨君借读，因获是传。末有附注，称彬字玉章，滇都之永北县人。父如冰，仕永历朝为总兵，从帝出亡。帝蒙尘，如冰遁塞外。彬往返万里，奉父以归。遂隐居不出，苦力著述，年八十余始卒。兄范，字正木，亦工诗文云云。可以窥见其大略矣。史家为李晋王立传者，有冯甦《劫灰录》、查继佐《罪惟录》、王夫之《永历实录》、邵廷采《西南纪事》、温睿临《南疆逸史》、徐鼐《小腆纪传》及亡友江都王鍾麒诸文。除《永历实录》、《西南纪事》诸书未获外，就余所见诸传，俱无能及此文之详者。例如晋王本为滇都人，各传皆不载，惟此传有之。即其他可知矣。但此传亦多疵谬处。例如帝发滇都，各书皆作永历十二年戊戌十二月，而此传作永历十四年十二月，相差二年。其蒙尘在永历十五年辛丑十二月，而此传作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又相差一年。且晋王之薨，在永历十六年壬寅六月二十七日，为帝崩后之二阅月，而此传不详月日，但系蒙尘之后，亦嫌疏略。然其为宝贵之史料，则无可疑者。因彙录一通，为流布之。他日修南明史者，或有取于是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亚子记。

附 录



(一) 季明四帝世系表

朱元璋(太祖)
八世孙

朱器(裕王)

九世孙

朱聿键(唐王) (3) 朱聿(绍宗)
(1622-1647) (1602-1646)
绍武 1 年 隆武 2 年
(1646 丙戌) (1645 乙酉-1643 丙戌)

朱翊钧(神宗)
(1563-1620)
万历 48 年
(1573 癸酉-1620 庚申)

十世孙

(长子)
朱尚灏(忠端王)
(?-1644)

(第三子)
朱常洵(福恭王)
(1586-1641)

(长子)
朱常洛(光宗)
(1582-1620)
泰昌 1 年
(1620 庚申)

十一世孙

(4) 朱由樞(昭宗)
(1625-1662)
永历 15 年
(1647 丁亥-1662 壬寅)

(2) 朱由崧(安宗)
(?-1646)
弘光 1 年
(1645 乙酉)

(第五子)
(1) 朱由校(熹宗)
(1611-1644)
崇禎 17 年
(1623 戊辰-1644 甲申)
(长子)
朱由校(熹宗)
(1605-1627)
天启 7 年
(1621 辛酉-1627 丁卯)

注: 1. 季明四帝: (1)崇禎(思宗、毅宗、威宗烈皇帝); (2)弘光(圣安帝、安宗简皇帝); (3)隆武(思文帝、绍宗襄皇帝); (4)永历(昭宗匡皇帝)。崇禎生于万历 38 年 12 月, 按万历 38 年为公元 1610 年, 推该年 12 月(阴历)已为 1611 年 1 月。永历生于天启 5 年, 为公元 1625 年; 但亦有作 1623, 即天启 3 年。唐王称帝, 改元绍武, 仅一月余, 自丙戌十一月(1643 年 12 月)至十二月(1647 年 1 月)。

2. 1644 年甲申, 为清顺治元年; 1662 年壬寅, 为清康熙元年。

(二) 南明人物志目次

上 编

(1) 奇女传

1. 赵夫人传
2. 杨娥传(附:年表)

(2) 义士传

1. 吴易传
2. 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附:夏完淳年表)
3. 吴志葵传
4. 孙璋传
5. 徐弘基传
6. 周之藩传

(3) 遗民传

1. 吴炎、潘圣章合传
2. 王锡阐、戴笠合传

(4) 诸王传

1. 周王伦□传
2. 遂平王绍焜传
3. 义阳王朝埏传
4. 东会王肃景传
5. 奉新王肃□传
6. 保宁王绍烜传
7. 安昌王恭棨传
8. 楚王华璧传
9. 楚世子华堞传
10. 通山王蕴舒传
11. 东安王盛蕙传
12. 武冈王华增传

- | | | |
|------------|------------|------------|
| 13. 通城王盛徽传 | 14. 蜀王至澍传 | 15. 德阳王至潜传 |
| 16. 延长王识鏐传 | 17. 辽王术雅传 | 18. 宁靖王术桂传 |
| 19. 巴东王某传 | 20. 嵩滋王俨□传 | 21. 益阳王术□传 |
| 22. 光泽王俨铁传 | 23. 济王帅敏传 | 24. 瑞昌王议沂传 |
| 25. 石城王统錡传 | 26. 弋阳王某传 | 27. 建安王统钲传 |
| 28. 岷王禔洵传 | 29. 南安王企钰传 | 30. 韩王某传 |
| 31. 韩王本铉传 | 32. 唐王聿鏐传 | 33. 唐王聿鐔传 |
| 34. 邓王器墉传 | 35. 陈王聿鏐传 | 36. 石泉王聿鎡传 |
| 37. 赵王由棖传 | 38. 郑王某传 | 39. 襄王常澄传 |
| 40. 荆王和□传 | 41. 荆王常采传 | 42. 淮王常清传 |
| 43. 德兴王由杅传 | 44. 上饶王常沅传 | 45. 嘉兴王某传 |
| 46. 崇王慈煊传 | 47. 吉王慈燿传 | 48. 德化王慈焯传 |
| 49. 徽王某传 | 50. 新昌王某传 | 51. 延津王常澹传 |
| 52. 益王慈灸传 | 53. 罗川王由炫传 | 54. 安仁王由楫传 |
| 55. 郢西王常潮传 | 56. 泸溪王由□传 | 57. 和顺王慈欽传 |
| 58. 永宁王由榑传 | 59. 衡王常漉传 | 60. 荣王由楨传 |
| 61. 贵溪王常淝传 | 62. 潞王常滂传 | 63. 颖王由渠传 |
| 64. 瑞王常浩传 | 65. 惠王常润传 | 66. 桂王由援传 |
| 67. 崇阳王某传 | 68. 澹溪王某传 | 69. 松溪王某传 |
| 70. 高安王常淇传 | 71. 靖江王亨嘉传 | 72. 靖江王亨默传 |

(5) 宗室传

- | | | |
|---------|---------|---------|
| 1. 朱敬鏐传 | 2. 朱谊抖传 | 3. 朱敏濛传 |
| 4. 朱敏浮传 | 5. 朱盛浓传 | 6. 朱容藩传 |
| 7. 朱道济传 | 8. 朱寿鏐传 | 9. 朱奉钶传 |

- | | | |
|----------|----------|----------|
| 10. 朱俊浙传 | 11. 朱谋型传 | 12. 朱统𣪠传 |
| 13. 朱统𣪠传 | 14. 朱统𣪠传 | 15. 朱统𣪠传 |
| 16. 朱议漉传 | 17. 朱议漉传 | 18. 朱议漆传 |
| 19. 朱议霭传 | 20. 朱奄传 | 21. 朱企𣪠传 |
| 22. 朱由𣪠传 | | |

下 编

- (1) 复社名流吴日生传
- (2) 江左少年夏完淳传
- (3) 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汪辟疆)
- (4) 夏完淳家中几位女诗人(汪辟疆)

(三) 南明后妃、宗藩志目次

(1) 后妃传

1. 孝诚皇太后传 2. 慈禧皇太后传 3. 孝哲简皇后传
4. 孝义简皇后传 5. 童妃传 6. 裕皇后传
7. 光华太姬传 8. 孝毅襄皇后传 9. 孝正端皇后传
10. 昭圣皇太后传 11. 匡皇后传 12. 郭良璞传
13. 某嫔传 14. 鲁监国元妃传 15. 鲁监国贞妃传
16. 鲁监国继妃传 17. 鲁监国郡主传 18. 延平王太妃传
19. 延平王董妃传 20. 瑜娘传 21. 延平嗣王唐妃传
22. 延平世子陈妃传

(2) 皇考传

1. 孝皇帝传 2. 裕皇帝传 3. 礼宗端皇帝传

(3) 储贰传

1. 皇太子琳源传 2. 皇太子慈□传 3. 皇太子慈烜传
4. 鲁前世子弘□传 5. 鲁后世子弘□传 6. 鲁监国子弘桓传
7. 延平世子克璽传

(四) 南明史料纂征社(简称南史社)条例*

- (1) 本社以搜集南明史料,加以研讨,辑成《南明纪年》、《南明纪事本末》及《南明史》三书为宗旨。
- (2) 本社设社长一人,副社长二人,由发起人担任;必要时得设纂修员若干人,由社长聘任之。
- (3) 凡热心扶助本社而德高望重者,得由社长延聘为名誉社长,或名誉顾问。
- (4) 海内贤达,对于南明史料,素有研究,或富有研究之兴趣者,得由社长延聘为纂修顾问。
- (5) 对于本社事业热心赞助者,得由社长延聘为经济顾问。
- (6) 社中经济情形许可时,得编印《南明史料汇编》、《南明史料新编》以及《南明史料月刊》之属。
- (7) 本社自三十三年六月一日起,暂设办事所于桂林丽君路廿三号楼下,开始办公。
- (8) 本社条例有未尽事宜,得由社长随时修改公布之。

* 此条例原载 1944 年出版,由南明史料社同人编印的《柳亚子先生五十周年纪念册》上。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宋云彬

发起人柳亚子同订

朱荫龙

(五) 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

王 瑞 丰

柳亚子于中日事变后，留居上海租界，自颜其庐曰“活埋”，从此就埋首从事于南明史料的研究。后来，租界的势力，渐渐如冰雪般的消失，“埋”也无法“埋”了，遂又乘桴浮于海，寄足香港。我记得在他“自撰年谱”里，曾记载着，那大概是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吧？先住在九龙经诗台，后又移于柯士甸道一一一号的二楼，与许世英、杜月笙为左右邻，在这段时期里，他除了有时写写文章，吟吟诗外，大部分精力，都化到南明史料的工作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在《大风月刊》，曾发表一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同时在茅盾主编的《笔谈》上，他也提到关于南明史料工作的话，一时文坛权威对他在史学上致力之勤，备极赞扬。

十二月八号香港战争，在一般人的睡梦中爆发了。住九龙的自然格外吃惊。尤其是所谓“前进”的文化人，一时摸不清头绪，只慌手慌脚的忙着逃命，身外之物，当然不能顾及了。其中

* 本文原载 1944 年 9 月 16 日在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 55 期。

如范长江夫妇，离九龙时必需衣物都没能带走，连他前一天还系在腰里并且最心爱的一条牛筋腰带也遗弃在床头的小茶几上。——住尖沙嘴一家白俄公寓的三楼，由此推想到柳亚子，既在同样情形中逃走的，也不能例外，所以他年来心血的结晶——南明史料，竟抛之一旦。在当时或不觉得怎样，时过境迁，回想起来，自亦不免有所惋惜了。可是天下事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批作品同很多有关书籍，任谁也想不到在大战中又屡易藏主之后，仍安然无恙，更在一个故事化的经过中重整卷帙，妥为收藏起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柳氏寄寓的楼房，在战争进行中，听说就住过几次军队，迨战事结束，又作了民政部情报班班长的官邸。班长黑木清行在民国二十五年间，曾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参议，同那时代里的军政界人交往的很多。香港战后，他由台湾初到香港时，因受某少将之托，向各处探询《大公报》张季鸾先生的下落（不知先一年作古），因而在他的旧友、我的同乡家里认识了他。他又是一口十分道地还带点天津口音的中国话，谈论起来，连我这拙口笨腮的山东人，也得甘拜下风。基于这点，彼此初交上加了许多方便，在当时普遍感到困难的“吃”与“行”上，我们几家都因而得到了特殊待遇。

有一次，他招呼我们到他那里吃晚饭，我在客厅里欣赏了几幅油画外，更在靠近的小屋里一只玻璃书橱上面，发现了双清馆主——何香凝——画给非杞的一幅梅花，下边有柳亚子的题诗，当时我便意会到这便是柳亚子的书斋了。我与柳氏素昧生平，只由沈谱女士（范长江夫人）代求在纪念册上题过一首诗，在战争中也丢失了。书橱里摆列着重重迭迭的书籍，想当时被重视

的南明史稿，必在其中，一时心急的就要动手，但一转念，同黑木班长毕竟是个初交，又当那个时候，只有可望而不可即了。就从那时起，藏在心里的一点焦急，折磨的坐卧不安，甚至形之梦寐。一天晚上，在同乡家里又会见了，我几次要开口，但终是面红耳热的自己拦阻了自己。后来，还是幸亏了一位辛子女士，先在那里，拿给我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并一再加添我的勇气。过了一天，我才专为这事去拜访黑木班长。话从很远的地方，渐渐吐露此意，黑木班长不待细思，便微笑着对我说：“可拿一部分看看。”我除了对他这点雅量，表示感激外，当时心里真有一种“探梅始嫁，白发登科”的愉快。

这次取来的，均为柳氏所著南明史稿，计有“吴易传”初稿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吴日生传”一册全（文言体，廿九年八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一册全（修订本），“吴易传”一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一册全（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九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一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一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为七册。

过了不久，黑木忽地发了神经病，辞官之后，跑向一个远的地方去了。房子就由他的至亲八木田留守。还有同黑木交往不久的一位女友张莉莉也住在那里。张莉莉是香港著名的交际花，渐渐闹的门庭如市。八木看她太不像样，同她吵过几次嘴，最可恶的，是她认为不需要的东西，就拿去随便送人。我知道就有不相干的人，从她手里拿去了书籍字画。一天，八木怀着满腹

牢骚，跑到我家，很诚意地对我说：“王先生，请您快把我那里的书籍都拿来吧。不然，她今天送人，明天送人，更没有淘成了。”当下不敢怠慢，就同八木一路去了。在张莉莉怒目之下，检出了与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捆载而归。详细检点后，有下列各种：《南明史料书目》稿本一册（有二十九年六月九日后记二则）补遗第一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二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三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辛辅年表》合订本一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又足本《南疆逸史》八册全。第一册为纪略一至四全。第二至第八册，为列传一至五十二。附杨跋十二首。按他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十四日，合诸钞写时期，共为三十四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夏太史遗稿》一册全（从旧钞本遂录，有卅年九月十七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二册全（从旧钞本遂录，有卅年六月二十八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南疆绎史》七册（卷首至卷二十终）。《海东逸史》一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一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一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一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七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

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钞本，原题淝水柰村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二十二年五月印行，有柳氏眉批）。《南明史纲》散稿一束，一至六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见闻随笔》一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收藏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这话，是民国卅一年的春天，香港物价还算便宜，只花了几十元军票，订制了几套夹板，并就柳氏所题书名分别摩刻在上面，倒也装璜的很美观。只是书未到手时，虽寝食不忘的害着单思病，既已如愿以偿，反觉得是条沉重的担子。因为自身还在漂泊，正不知作何究竟，对这些饥不能食，渴不能饮，走又不能带的笨东西，终是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直至离香港的前几天，才毅然决然的同我一部分家私，存放在一位知己的朋友家里，最近来信，关于这项书籍的消息，还有“请勿为念”的字句。我记得在杂志中，曾见到有柳亚子在澳门的消息。我固然盼望早得原璧归赵，俾著作者继续完成这部工作，不然的话，为研究史学者保存这点资料，也不算毫无意义的吧。

编者按：

这篇内容新鲜奇异的文章，载于抗战期间上海在伪政府统治下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在准备编集本书时，我曾撰一短文“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刊于1982年5月11日香港版《大公报》副

刊上,但未得到一点反应。王氏此文,说明柳亚子在香港羿楼的南明书籍与文稿,并未如他自己在桂林时所想象的全部化为灰烬,而且照我现在的看法,当时以为遗失的书,大部分有物归原主的可能性。这虽是我的假设,亦不难自圆其说。此文发表时,柳亚子尚在重庆,当然没有看到。但于1945年底自渝返沪后,会有友人把王氏的文章告诉他。经过这条线索,柳亚子可能找到王氏,从而取还这些遗落在香港的“南明史稿”。我这个想法的根据如下:柳亚子于1941年在香港时的主要工作,为补辑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并编成其目次;而北京图书馆赠我的缩微胶卷中,正好有“皇明四朝成仁录”、“皇明四朝成仁录目次”、“皇明四朝成仁录屈、徐两本目录”三种(参阅柳亚子“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此外,王氏文中提到的有“《南明杂传》一册全”,与“《夏太史遗稿》一册全”;而北图的胶卷中亦有此二种稿本。更巧的,王氏所得到的《夏太史遗稿》,系以中文打字机打出,而北图所藏此书,同为打字本。现在,倘使在北图能找得柳亚子手抄的温睿临《南疆逸史》五十六卷足本,就可以证实我的假设了。

此按语写出后数日,去司丹福大学胡佛中文图书馆,用馆中的显微阅读器,浏览各种南明史料的胶卷,在《夏太史遗稿》的末页,竟发现了这条柳亚子的跋语,照录如

下:

“此册与《玉樊丙戌集》两册，太平洋战后，落日本情报部手，盖余香岛寓庐，自署羿楼者，为日人所占据也。山东王念忱仗义取归，依余题署制夹版，仍自港携沪，归余赵璧。呜呼，王君诚可谓义薄云天者矣！……余以此二册经历艰辛，颇拟赠诸北平图书馆，以公同好，且志王君之高谊于无穷云。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吴江柳亚子记于北平颐和园益寿堂之北窗下。”

编 后 记

先父柳亚子对于明季史籍，早在十七岁时，就已发生兴趣。在故乡黎里家藏旧书中，他曾阅读温睿临的《南疆逸史》（二十卷本）与《海甸野史》。据他自己说，这是他“涉猎南明史集之始。”同时，他读了夏完淳的遗集，心仪其人，为撰写“夏内史传略”^①一篇，可惜“今其稿不可复得。”此后，他为新思潮所激动，投身于二十世纪初年的民族革命事业，以文字为宣传工具。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他忙于南社的工作，对于南明史料“渐渐有些生疏了。”

这样，一直到中日战争，上海为日军占领，柳亚子在孤岛的“活埋庵”内闲闷着，方始再从事南明史的研究。这份工作，自1939至1944年，在上海、香港、桂林，延续有五年之久。这几年中，战争的烽火一直追随着乱离中的柳亚子，阻挠他的著述活动。为避免上海伪政府的威胁，他放弃了当时兴趣甚高、成绩卓著的南明史研究，匆忙地

① 此文曾刊于柳亚子青年时编的《复报》月刊（日本东京印刷，上海发行）第6期，1906年出版。

于1940年底去香港。一年后，他的南明史“工作报告”发表不久，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沦陷，柳亚子自称为羿楼的寓所成为日军情报班的巢窝，而他所有自沪携港的那些南明书籍与文稿，虽并非如当初他想象中那样的成为“劫灰”，也一时不知下落。柳亚子于1942年初自香港脱险，一路备尝艰辛，走了半年始达桂林。生活稍为安定，在痛苦的回忆中他又预备重振旗鼓，与宋云彬、朱荫龙（南明靖江王裔孙）发起“南史社”，以搜集与研讨南明史料为目标。那知敌军又自长沙、衡阳南下，桂林危急，一切计划都成泡影。柳亚子的逃亡生活在重庆暂告结束，但南明史研究的工作却终于不再继续下去了。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柳亚子以全力从事南明史研究，大部分著作都在这时期完成。最重要的，有《南明史纲》、《南明史纲历日表》、《南明后妃、宗藩志》三种；还有南明人物传记十余篇，预备集合起来，编成《南明人物志》第一辑。现在，且就这些著作的编写经过，刊印或遗失的情形，略为叙述。最初的《南明史纲》原稿，于1939年底完成，共六卷。下一年，得到钱杏邨的鼓励与帮助，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参考书籍，重为增订，于1940年10月完成此书的第二次稿本；曾请人录清，题《南明史纲草藁》，并有意把书名改为《南明纪年史纲》。这两份手稿与一份缮录的抄件，现均存北京图书馆。在香港时，柳亚子又把此稿扩大为八卷本，每卷一编。这部八卷本的《南明史纲初稿》，

于1941年在友人陆丹林编的《大风半月刊》上陆续登载，自84期至102期^①，共刊出一至七编，与第八编的上半部。刊载“八编上”的《大风半月刊》102期，于1941年12月5日印行，数日后香港为日军侵占《大风》停刊，《南明史纲初稿》未得刊全（只缺第八编下），真所谓功亏一篑。柳亚子编撰与此书相对照的《南明史纲历日表》，亦于1939年完成。这是一部参考性质的作品，并未刊行，后来未见提及，原稿亦不知下落。更可惜的，是《南明后妃、宗藩志》一部大书，内有《南明后妃传》一卷、《南明追尊三帝传》^②一卷、《南明储贰传》一卷、《南明诸王传》若干卷、《南明宗室传》若干卷^③。此书于1940年底柳亚子离沪赴港前“拼命赶写”而成的。带到香港后，录出正、副二本。正本交《华商日报》的胡仲持，拟为编入《羿楼丛书》；副本的《后妃传》部分，交茅盾拟于《笔谈》上先行刊出。二者均因战事发生而未果。现在，《南明后妃、宗藩志》全稿已不存，仅余下半部的《诸王传》与《宗室传》，收入《南明人物志》内。这部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南明人物志》稿本，是一件

① 第一编，84期（1941.2.20），3790—2794页；第二编，87期（4.5），2901—2907页；第三编上，91期（6.5），3055—3057页；第三编下，92期（6.20），3093—3096页；第四编上，93期（7.5），3125—3127页；第四编下，94期（7.20），3164—3167页；第五编上，95期（8.5），3203—3204页；第五编下，96期（8.20），3246—3249页；第六编上，98期（9.20），3321—3323页；第六编下，99期（10.5），3355—3356页；第七编上，100期（11.5），3402—3405页；第七编下，101期（11.20），30—31页；第八编上，102期（12.5），64—66页。

② 又名《皇考传》。

③ 此处所载各传的卷数，系根据“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撰文时柳亚子手头并无此书的稿本，故未能忆及篇幅较长的《诸王传》与《宗室传》的卷数。

重要的发现。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的传记均以文言撰写，有(1)奇女传两篇，(2)义士传六篇，(3)遗民传二篇，全是柳亚子手笔；而(4)诸王传七十二篇，(5)宗室传二十篇，则是请人缮录的。下编有白话文写的传记四篇，由他人代抄。首二篇为柳亚子自己写的吴日生传与夏完淳传，曾载上海出版的《宇宙风乙刊》(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后二篇则是中央大学汪辟疆教授在重庆发表有关夏完淳及其家中几位女诗人的文章。^①

在撰写这几部成书的著作期间，柳亚子还陆续发表其他有关南明史料的文字。除了那些后来编入《南明人物志》的传记^②外，他另有一些关于南明史的零星作品，曾先后登载在香港的《大风半月刊》^③、《笔谈》^④与桂林的《文学创作》^⑤(熊佛西编)。后来在上海出版的《怀旧集》

① 参阅本书附录“南明人物志目次”。

② 这些南明人物传，发表在上海《中美周刊》的，有“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及“夏完淳年表”，“杨娥传”及“杨娥年表”；上海《世界文化》月刊的，有“吴易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弘基传”、“周之藩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香港《国民日报》(1940年12月24日)“新垒”副刊上，亦载“郭良璞传”，惟删去文中注解15则。以上均为文言。白话文传记二篇，刊于《宇宙风乙刊》，已如前述。

③ “季明四帝谥法考”与“南明追尊二帝谥法考”(78期，1940.11.5)，“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82期，1941.1.5)。

④ “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7期，1941.12.1)。

⑤ “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卷3期，1942.11.15)，“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1卷4期，1943.1.15)，“丹楼川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1卷5期，1943.2.15)。

(耕耘出版社)，亦收入几篇前已发表的文章^①，可供校订时相互参考对照之用。这些单篇作品，我们汇集在《南明史纲》、《南明人物志》之后，作为本书第三部分《南明史料研究》，并从《磨剑室文集》稿件内取出前未发表过的、有关南明书籍的序、跋、后记多篇，充实这部研究文集。

在校订本书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为编出一部完整的《南明史纲》。这是以《大风半月刊》所载从第一编至第八编上的印刷件作为底本，参照现存该稿的各种六卷本，以移花接木的办法，补全《大风》未得刊完的第八编^②。如此，这部柳亚子十分重视，凡三易其稿、而仍以定稿称为初稿的审慎严谨的历史著作，可以传诸后世了。编校《南明人物志》前面十篇传记时，我们以《人物志》内柳亚子亲写的定稿为根据，参照革命博物馆所藏柳亚子手书的原稿^③，与前已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刊本，录成我们订正的清稿。在这方面，我们尽量补足有些传记内所缺的注解。遗憾的是，从未发表的“吴炎、潘柽章合传”与“王

① 除在《文学创作》上所发表的三篇外，尚有白话文“明季吴江民族英雄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关于前者的题目，在《南明人物志》上柳亚子改订为“复社名流吴日生传”。

② 六卷本《史纲》原稿，亦即《大风》刊出的八卷（编）本的第七编与第八编。后者所缺的第八编下，自永历帝 33 年至 37 年的《史纲》本文，根据六卷本第六卷的最后部分补全，并无问题。惟六卷本第六卷的注解，共 123 条，却在八编本内分为两部分：前 73 条即第七编的 73 条；而 74—123 条，应等于第八编的 55 条。我们依此排列，正好补上所缺第八编的 1—55 条。

③ 共八篇，为“赵夫人传”、“吴易传”、“吴志葵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炎、潘柽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郭良璞传”。

锡阐、戴笠合传”二文，虽有柳亚子手笔的草稿与定稿，却并无注解，只好付诸缺如。另外，我们在《南明人物志》上编内增加第六类“后妃传”一栏，列入“郭良璞传”^①与“鲁监国元妃传”^②两篇。

至于篇幅浩瀚的“诸王传”与“宗室传”，虽然是新发现的材料，我们无法全部编入本书内^③，只有从近百篇的传记内，选择了“诸王传”八篇、“宗室传”二篇，作为代表，以见这种列传的体例。这十位王室人物，他们的记载较为详尽，在南明史上较为重要，而《南明史纲》之本文或注解内亦偶有提及。同时，我们尚发现两篇文章：“明清战谭”^④，署“稼轩润词”；“明季遗民滇贤著述举述”^⑤，作者“弃疾”。或有以为都是柳亚子的作品^⑥。经过我们考证，“明清战谭”确为柳亚子所撰，在壮年时他曾用“稼轩”笔

① 此文原为南明后妃传余存的一篇，柳亚子曾列入现已遗失的《南明后妃、宗藩志》内。这篇“郭良璞传”，共有三种稿本，包括柳亚子手书的原稿，与《世界文化》及《国民日报》两种刊印本。

② 有柳亚子抄录的手稿。关于此两篇在原书中的排列，参阅附录“南明后妃、宗藩志目次”。

③ 为补此遗憾，我们建议可请一位南明史专家，利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书籍稿件，编成一部《南明史丛刻》，其中可包括柳亚子写作的《南明宗藩传》（为“诸王传”与“宗室传”的合称），他编集的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与夏完淳《夏太史遗稿》，以及他撰的《南明史料书目》。（据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他见到此书的稿本一册与补遗三册，但此稿尚未发现，仅存柳亚子写的跋一篇。）

④ 刊于《民报》20号（1903年4月）及22号（1903年7月）。

⑤ 刊于《图书季刊》新1卷1期（1939年3月）及新1卷3期（1939年9月）。

⑥ 参阅余秉权编《中国史学论文引得》（香港，亚东学社，1963），170—171页。

名^①，但此文却是说部性质，其内容^②与南明史实无涉；故未编入本书；而“明季遗民滇贤著述举述”一文，从其论调，写作地点及年代看来，不像柳亚子所撰^③。

在编校本书的长期过程中，得到亲友们许多帮忙，最大的是我的妹妹无非，她有人缘与地理之便，为我联系北京图书馆的丁志刚与馆中办公室的诸位同志，以及革命博物馆的万冈、纪秋晖与周永珍三位，对于他们的协助我极为感激。北图送给我馆藏的先父遗稿二十三种，印成缩微胶卷8匣，长215.2米，其中大部分为南明史料。革博为我查得馆中保存的《磨剑室文集》原稿内有关南明书籍的序、跋、后记等十余篇，复制寄赠，外加从前给我的南明人物传八篇。没有这些第一手材料（大部分为先父手迹），这本《南明史纲、史料》就不会如现在那样充实丰富。还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司徒琳（Lynn

① 柳亚子在“关于我的名号”（徐文烈笑，刘斯翰注《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文内写道：“辛氏（辛弃疾）又号稼轩，我在《民报》上发表的《桑海证征》和《明清战谭》时，也曾抄袭地署名‘稼轩’过。”（附录，483页）

② 有一段可引的文字：“明季亡国之君，崇禎尚矣，弘光贤子不足道，永历仁慈非浅乱才。唯隆武英雄豁达，有人君度；卧薪尝胆，不忘恢复，而困于郑氏，卒遭膏衣之祸。其人愈可敬，而其事愈可悲。”（《民报》20号，“译丛”2页）这是柳亚子在二十一岁时对于南明四帝的批评。

③ 此篇似为抗战期间最初迁昆明（后移重庆）的北平图书馆馆员就地采书而成的作品。文内提及昆明的“昆华图书（馆）”又说“滇无藏书，未得查”，足为证明。《图书季刊》新1卷刊于1939年，其第1期在该年3月。此时在上海的柳亚子方才开始南明史研究，后来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南史”，未用“弃疾”。在“关于我的名号”文内，亦说“所以我在三十七岁（1923）那年创办新南社，就把弃疾，安如一概取消，只用柳亚子三字一直到五十三岁（1939）的现在。”（《柳亚子诗选》，483页）唯一例外，为在上海孤岛时期发表的文章，用“南史”笔名，有如上述。

Stpuve), 司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中文图书馆的谭焕廷与胡宇镜, 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杨玉峰(他从冯平山图书藏的刊物内复制给我好多篇父亲的南明史文章), 或代为查书, 或供给资料, 或给与阅读时种种方便, 在此一并致谢。最后, 虽然事隔四十个年头, 我愿意追随父亲之后, 对于王念忱(瑞丰)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抢救并保存这些弥足珍贵的南明史籍(终于完璧归柳)的义举与高谊^①, 表示谢忱。

末了, 得说明一下, 南明史我从前一无所知。此次为编订本书, 从先父的遗著内学习了不少知识, 又从司丹福大学胡佛中文图书馆内查阅一些书本, 以为参考。这是我近年来最艰巨^②也最值得做的工作, 但在校订时仍不免有错误疏忽的地方, 盼读者不吝指示, 俾得在本书再版时改正之。

柳无忌

1985年12月10日

美国加州孟乐公寓

① 参阅本书附录中王瑞丰撰的“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及编者的按语。

② 除对于南明史背景不熟悉外, 问题在父亲的原稿及他的文章的钞件, 有许多字不易辨识, 而在刊物上(包括《怀旧集》)亦有若干误字及脱落处, 校时颇费斟酌。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南明史纲初稿

（八编）

第一编

第二编

第三编

第四编

第五编

第六编

第七编

第八编

附：

（1）季明四帝谥法考

（2）南明追尊二帝谥法考

二、南明人物志

上编

（一）奇女传

（1）赵夫人传

（2）杨娥传

（附：杨娥年表）

（二）义士传

（1）吴易传

（2）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

（附：夏完淳年表）

（3）吴志葵传

（4）孙璋传

（5）徐弘基传

(6) 周之藩传

(三) 遗民传

(1) 吴炎、潘柽章合传

(2) 王锡阐、戴笠合传

(四) 诸王传

(1) 辽王术雅传

(2) 宁靖王术桂传

(3) 韩王本铉传

(4) 唐王聿? 传

(5) 邓王器? 传

(6) 潞王常淐传

(7) 桂王由? 传

(8) 靖江王亨嘉传

(五) 宗室传

(1) 朱容藩传

(2) 朱议漉传

(六) 后妃传

(1) 郭良璞传

(2) 鲁监国元妃传

下编

(一) 复社名流吴日生传

(二) 江左少年夏完淳传

三、南明史料研究

(一) 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经过

(二) 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

(三) 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四) 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

(五) 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六) 南明史料序、跋汇编

(1) 《南明史纲》自序

- (2) 《南明史纲历日表》自序
- (3) 《南明史料书目》跋
- (4) 《残明大统历》及《残明宰辅年表》合钞本

序

- (5) 《残明大统历》跋
- (6) 《残明宰辅年表》跋
- (7) 钞本《明季北都殉难记》跋
- (8) 《思文大纪》书后
- (9) 《弘光实录钞》书后
- (10)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跋

附录

- 一季明四帝世系表
- 二南明人物志目次
- 三南明后妃、宗藩志目次
- 四南明史料纂征社
(简称南史社) 条例
- 五柳亚子南明史稿收藏记
(王瑞丰)

编后记

后记